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九九册

全宋文

本套書收錄了全宋文獻，包括詩賦、駢散文、書牘以及其他的其他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涉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九九册



# 目錄

全宋文卷六八一一

釋居簡 一四

祭佛照禪師	一
祭佛照禪師圓鑑之塔	二
代佛照祭淵清叟	二
祭錢竹巖	三
祭虞稅院	三
祭于君實宮講	四
祭齊國趙夫人	四
祭趙寺丞	五
祭上元長官趙紫芝	五
祭盧玉堂直院	六
祭神林慧元發	六

祭覺無象以淵清叟配	七
祭蘿湖雲卧菴主瑩仲温雲居老宿聰首座	七
代鄉人祭璉瓌衲	八
祭葛無懷	八
祭韶維邦	九
代佛照祭雲莊主	九
祭源上人	〇
代佛照祭理監寺	〇
祭昭文錢公	一
代人祭何康叔	一
祭錢妙明居士	一
山門祭吳寺達	二
山門祭振監寺	三
代信新戒祭悟侍者	三
代下竺印祭上竺珪	三
代祭興上座	四



代人祭印元實……………一四

代祭前人……………一五

代祭達首座鄉老人……………一五

祭秀州簡上人湖州選上人……………一六

達首座索生祭文……………一六

祭杲無外講師……………一六

祭超老宿……………一七

祭勤淨頭……………一七

### 全宋文卷六八一二

釋居簡 一五

祭主侍者……………一八

祭雪溪臯老……………一八

祭魏鶴山……………一九

空聖予哀辭 并引……………一九

下竺印哀辭 并引……………二〇

吊池陽郡博盧蒲江喪耦與女……………二一

招魂 并引	二一
智門能禪師哀辭 并引	二二
四月初八疏	二三
朧月初八日疏	二三
二月十五日佛涅槃疏	二四
天台忌辰疏	二五
遠法師忌辰疏	二五
承天造水陸堂榜	二六
泗州生日疏	二六
普照水陸閣成設冥一月榜	二七
當湖建觀音殿念佛道場榜	二七
鹽官慧力寺幹期懺堂榜	二八
慶寧鐘樓榜	二八
廣照建藏殿榜	二九
高麗造華嚴觀堂榜	二九
道場建千僧行道閣榜	三〇

寶梵崇壽建閣榜	三〇
育王請雲退谷湯榜	三一
超山建慈氏閣下作方丈榜	三一
圓明結夏光明經會榜	三一
白蓮花寺翻蓋法堂榜	三一
請印鐵牛住靈隱茶湯榜	三一

全宋文卷六八一三

釋居簡 一六

靈隱修前後兩殿榜	三四
妙湛月巖中茶湯榜	三四
淨光江月閣榜	三五
龍井法堂榜	三五
報恩重修鐘樓榜	三六
梅屏茶湯榜	三六
西菩寺建五鳳樓榜	三七
鄉講榜	三七

錢塘江上寂照寺幹佛殿藏殿僧堂浴室鐘樓兩廊榜	三八
韜光庵修造榜	三八
下竺九品觀修造榜	三九
仙林火後建舍那佛閣下作戒壇于中殿榜	三九
普照寺修西方佛閣展殿軒榜	四〇
超果教寺展墻展岸造橋砌路榜	四〇
井亭橋華嚴院重修榜	四一
神林寶雲誦蓮經會榜	四一
中竺造佛殿榜	四一
憲聖太后大行開散道場疏	四二
華亭超果幹田疏	四二
靈隱翻蓋僧堂疏	四三
覺海鑄鐘疏	四三
化閻美人冷淘供疏	四三
建三門旦過浴室疏	四四
化煎筭疏	四四

靈鷲修造疏	·····	四四
天竺靈山寺九品觀堂成修法華期懺疏	·····	四五
智鎧求僧疏	·····	四五
真如山門檀越二疏	·····	四五
印可堂住廣福山門諸山兩疏	·····	四六
代延慶山門蓮社兩疏請奎梅峰	·····	四七
赤城山門檀越兩疏	·····	四七
一菴忌疏	·····	四八

全宋文卷六八一四

釋居簡 一七

代錢氏請超果主人山門檀越兩疏	·····	四九
智詮畫觀音求僧疏	·····	五〇
刺血書經求僧疏	·····	五〇
買屋疏	·····	五〇
法花寺建鐘樓藏殿疏	·····	五一
盧溪盧行者求僧疏	·····	五一



趙智才求僧疏	五一
雙峰捺田疏	五二
石佛金地寺塑佛并廊屋疏	五二
大浮山建寺疏	五三
四祖建傳衣閣于中宮疏	五三
小江寺懺堂疏	五四
師子吼寺修造疏	五四
菩提寺砌撒骨池疏	五四
城北寶嚴建佛殿疏	五五
韓菴顯侍者刺血書法華楞嚴華嚴諸經幹緣盧舍那佛并龕座疏	五五
慧光菴慧明求僧疏	五六
馬要寺建浴院疏	五六
勸請明因全維那住傳法疏	五六
圓老骨歸澱山塔疏	五七
夏港龍祠疏	五七
修慈受開山塔疏	五八

老壽庵湯妙應求僧疏	五八
長興元保光砌路疏	五八
南高峰修塔疏	五九
祈晴疏	五九
梵天建藏殿并藏疏	五九
如意院幹塗田疏	六〇
虎丘重修池上施食亭疏	六〇
德清集雲建西方殿疏	六一
天台螺溪再造疏	六一
楞嚴院念佛會疏	六一
楞嚴幹長堂疏	六二
蘭溪密山寺建佛殿浴室翻蓋廊宇疏	六二
憲聖香火寺修造于中殿疏	六二
新涇淨土寺修造疏	六三
白蓮寺建千佛羅漢閣疏	六三
南高峰建五通殿疏	六四

華亭南禪展三門藏殿鐘閣疏	六四
請寶幢維那疏	六四
開元改三門爲殿并塑佛疏	六五
建康天寧脩佛殿疏	六五

全宋文卷六八一五

釋居簡 一八

四安梵慧院普賢閣疏	六六
廣教水旱後化齋糧并修造疏	六六
淨慈請明晦翁山門諸山兩疏	六七
臨平佛日請度老疏	六八
矮道智辯砌路疏	六八
行者求僧疏	六八
開散楞嚴會疏	六九
海上白峰山慈濟寺三身中粧普賢疏	六九
巖少瞻住其兄杜仲喬菴疏	七〇
五峰請愿毒果疏	七〇

一老住紫籜院疏	七一
川行者求僧疏	七一
請慧愚極住華亭北禪疏	七一
育王席煖簾疏	七二
宣石橋開雪豆語疏	七二
佛迹山幹田疏	七三
修兄淮南持盃疏	七三
臨海尼如奉求僧疏	七三
化席簾疏	七四
宇文樞密精嚴請涓公疏	七四
鍊牛住靈隱疏三首	七四
真相火後建法堂疏	七五
化菜疏	七六
百官渡惟一建藏殿疏	七六
講合疏僧疏	七七
義烏縣東江接待疏	七七

離相請光老疏	七七
蒙養正建僧堂疏	七八
台州請宣老住瑞巖疏	七八
黃巖慶善修塔頂疏	七八
錢昭文直香火道人求僧疏	七九
諸暨牌頭建藏幹田接待疏	七九
謝孔日舍緣作道士疏	七九
慧峰建僧堂疏	八〇
湧金門外砌路疏	八〇
下竺智仁求僧疏	八〇
炭頭疏	八一
請梅屏疏	八一
蘄州東禪幹鐘樓疏	八一
蘄州東禪幹僧堂疏	八二

全宋文卷六八一六



西菩造五鳳樓挂鐘於西偏建藏于其下疏	八三
城東楊相橋再造并修五里塘仁和縣尉爲首求疏	八三
南翔遠老幹麥豆莊疏	八四
淨土移寺造觀堂疏	八四
智盧求僧見李知省疏	八四
開夏講疏	八五
普光教院山門檀越兩疏	八五
代人持益買屋疏	八六
梨洲化主疏	八六
日者陳氏命子作道士疏	八六
諸山爲李臨海昌宗保安眼疾於千眼大悲殿疏	八七
黃檗湛愛堂造房舍疏	八七
大雄寺白龍殿幹直廊疏	八八
杜寺普光幹柴蕩疏	八八
造鐘樓疏	八八
普照寺修西方閣展殿軒疏	八九

超果無礙浴院幹前軒疏	八九
華亭證覺觀堂教院檀越山門兩疏	九〇
延慶觀堂翻蓋疏	九〇
陳寺修圓通閣疏	九一
淨慈冬節疏	九一
智門能老開堂疏	九一
昭慶淨土池疏	九二
妙湛月巖中開堂疏	九二
寄居疏	九三
碧雲建藏疏	九三
正海爭徽廟道場不應作貢院遭別駕之暴使求僧以償其勞	九三
心老住道場疏	九四
淨覺法師齋忌疏	九四
下竺修造疏	九五
拜郊臺天真院移普賢塑佛疏	九五
小白花橋疏	九六

請亨老住報恩疏……………九六

全宋文卷六八一七

釋居簡 二〇

婁公瀆中興接待疏……………九七

常熟道友焙經得舍利無數榜……………九七

烏青鎮廣福火後修造榜……………九八

長安明兄修造榜……………九八

南翔修造化糧榜……………九九

龍華寺火後修造榜……………九九

侃都寺重開大慧語錄疏……………一〇〇

祥後堂住天童疏……………一〇〇

印老住天童州府山門諸山三疏……………一〇一

修造疏……………一〇二

蘇公堤南屏寺修造疏……………一〇二

四衆塔疏……………一〇二

西谿接待建華嚴閣疏……………一〇三

東陽雙魚接待疏	一〇三
延慶修造未辦疏	一〇四
致道觀副觀化朝真法服疏	一〇四
吳江聖壽修造疏	一〇四
華亭普照置柴蕩浴疏	一〇五
證覺買地建延壽堂疏	一〇五
梅里勝法起三門修造疏	一〇六
崇德普寧接待疏	一〇六
慧日僧堂疏	一〇七
彰教法堂上梁文	一〇七
大梅護聖僧堂上梁文	一〇八
育王姚氏子裹飯奉母主僧宗印墟其廬利州定哀金新之上梁文	一〇九
華亭楊木浦朱寺法堂上梁文	一一〇
碧雲藏殿上梁文	一一一
下天竺造僧堂上梁文	一一二
丘運使後堂上梁文	一一三

慧日僧堂上梁文……………一一四

全宋文卷六八一八

傅行簡

樓大參吳山井詩跋……………一一六

式敬齋銘 并序……………一一七

曾 漸

乞鏤版頒行補授格法奏……………一一八

改曆法事奏……………一一九

乞以近曆推算氣朔頒用奏……………一二〇

題蘭亭考……………一二〇

敕賜威顯廟記……………一二〇

舒師臯

重建御書閣記……………一二二

留 籛

謝賜謚先臣忠宣表……………一二四

鮑澣之



乞造新曆奏 ..... 一二六

九章算術後序 ..... 一二七

周髀算經序 ..... 一二八

幸 樵

雲安龍脊灘題名 ..... 一二九

嚴 滋

請謚陸九淵狀 ..... 一三〇

全宋文卷六八一九

綦 奎

讀書室記 ..... 一三一

白檜軒記 ..... 一三二

范 蓀

論施黔等州客戶奏 ..... 一三三

八陣圖說 ..... 一三四

鄧諫從

題蘇軾贈文長老詩刻 ..... 一三六

祭周必大文	一三六
劉淮	
方是閒居士小稿序	一三七
趙希淵	
五仙洞碑記	一三八
臧辛伯	
濂溪祠堂銘 并序	一四〇
史彌忠	
癰疽辨疑論序	一四一
羅茂良	
畏說	一四三
錫夫人贊	一四四
馮申之	
增學田記	一四五
全宋文卷六八二〇	
劉宰 一	

漫塘賦	一四九
昭君曲	一五〇
和樓倅宗簿	一五〇
其一	一五一
其二	一五一
月桂辭送陳兄部運京口	一五一
書竇文卿墓	一五二
代賀孝宗瑞芝表	一五二
代賀光宗瑞芝表	一五三
代錢丞相奏劄	一五三
辭免除藉田令第一狀	一五五
辭免除藉田令第二狀	一五五
辭免除藉田令第三狀	一五七
辭免特改奉議郎添差建康倅第一狀	一五八
辭免特改奉議郎添差建康倅第二狀	一五九
辭免特改奉議郎添差建康倅第三狀	一五九

辭免除直秘閣宮觀第一狀	……	一六〇
辭免除直秘閣宮觀第二狀	……	一六一
辭免除直寶謨閣宮觀仍令吏部理未陳乞磨勘年月日與依條轉官給告第一狀	……	一六一
辭免除直寶謨閣宮觀仍令吏部理未陳乞磨勘年月日依條轉官給告第二狀	……	一六二

全宋文卷六八二一

劉 宰 二

辭免除太常丞第一狀	……	一六四
辭免除太常丞第二狀	……	一六五
辭免除太常丞第四狀	……	一六六
辭免除太常丞第五狀	……	一六七
回王殿院遂宣諭玉音劄子	……	一六七
辭免除將作少監第一狀	……	一六八
辭免除將作少監第二狀	……	一六八
辭免除將作少監第三狀	……	一六九
辭免除將作少監第四狀	……	一七〇
上錢丞相論罷漕試太學補試劄子	……	一七一

代金壇縣申殿最錢劄子 ..... 一七四

回趙守問開七里河利便劄子 ..... 一七六

勸農文 ..... 一七七

泰興縣勸農文 ..... 一七八

勸尊天敬神文 ..... 一七九

全宋文卷六八二二

劉 宰 三

通田輅院書 ..... 一八一

通趙章泉書 ..... 一八二

回李秘書心傳書 ..... 一八二

回柴安撫叔達書 ..... 一八三

回周馬帥虎書 一 ..... 一八四

回周馬帥虎書 二 ..... 一八五

回何撫幹處恬書 ..... 一八六

回宜興趙百里與慙書 一 ..... 一八七

回宜興趙百里與慙書 二 ..... 一八八



回宜興謝百里奕修書	.....	一八八
回句容吳百里淇書 一	.....	一八九
回句容吳百里淇書 二	.....	一九〇
通泰興王大夫淪書	.....	一九〇
回新於潛尤大夫書	.....	一九一
回鎮江權倅史延陵時之書 一	.....	一九二
回鎮江權倅史延陵時之書 二	.....	一九三
回真州倅權州鄭運管次甲書	.....	一九四
回艾節幹慶長書	.....	一九四
回滕主簿嘉書	.....	一九五
回新武進張尉文德書	.....	一九六

全宋文卷六八二三

劉 宰 四

回趙御幹書	.....	一九七
通胡伯量泳書	.....	一九八
回憚上舍子肅書	.....	一九九

回湯德遠鎮書	一九九
回士友書	二〇〇
回項宜父書	二〇一
回項宜父書	二〇二
回朱丹陽令嗣書	二〇二
回陸秘書令嗣鎮書	二〇三
回湖南陸提幹書	二〇四
上史丞相劄子	二〇五
上史丞相劄子	二〇七
上史丞相劄子	二〇八
答鄭丞相劄子	二〇九
通王中書墜劄子	二一一
通王中書劄子	二一二
<b>全宋文卷六八二四</b>	
劉 宰 五	
回王中書劄子	二一四

回王中書劄子	二	.....	二二五
通王中書劄子	.....	.....	二二五
回王中書劄子	.....	.....	二二六
通王中書劄子	一	.....	二二七
通王中書劄子	二	.....	二二八
通王侍郎劄子	.....	.....	二二九
通知鎮江傅侍郎伯成劄子	.....	.....	二二〇
回知鎮江史侍郎彌堅劄子	一	.....	二二一
回知鎮江史侍郎彌堅劄子	二	.....	二二二
回知鎮江史侍郎彌堅劄子	三	.....	二二三
通史尚書劄子	.....	.....	二二四
通知臨安趙尚書師宰劄子	.....	.....	二二五
通知鎮江倪尚書思劄子	.....	.....	二二六
通茹尚書烈劄子	.....	.....	二二七
通張寺丞鎬劄子	.....	.....	二二八

全宋文卷六八二五

劉 宰 六

回張寺丞劄子 一	一二一九
回張寺丞劄子 二	一二三〇
通張寺丞劄子	一二三〇
通張潮州劄子 一	一二三一
通張潮州劄子 二	一二三二
通常州趙通判時侃劄子	一二三二
回臨安趙通判劄子	一二三三
賀趙滁州劄子	一二三四
回趙滁州劄子	一二三四
回浙西安撫趙侍郎劄子 一	一二三五
回浙西安撫趙侍郎劄子 二	一二三六
答知鎮江趙龍圖劄子 一	一二三七
答知鎮江趙龍圖劄子 二	一二三八
答知鎮江趙龍圖劄子 三	一二三八
回江東安撫趙尚書劄子	一二三九

回江淮大使趙端明劄子	一四〇
回知鎮江楊大監紹雲劄子	一四一
回知鎮江趙大監范劄子	一四二
通知鎮江趙大監劄子	一四三
通知鎮江馮大卿多福劄子	一四三

全宋文卷六八二六

劉 宰 七

回鎮江馮大卿劄子	一四五
回知鎮江桂吏部如琥劄子	一四六
賀知鎮江何秘監處久除太府卿劄子	一四六
回嘉興何知府劄子	一四七
回平江守吳秘丞淵劄子	一四八
回提刑吳秘丞劄子	一四九
通知鎮江吳侍郎劄子	一五〇
回鎮江高倅不倚劄子	一五〇
通浙西劉提舉屋劄子	一五一

回提刑煥章趙大監汝樞劄子	一	二五二
回提刑煥章趙大監劄子	二	二五三
回提舉袁秘丞肅劄子	一	二五四
回提舉袁秘丞劄子	二	二五五
回提舉袁秘丞劄子	三	二五五
回嚴州陳寺丞畏劄子		二五六
回鄂州制置李侍郎稟劄子		二五七
回知遂寧李侍郎劄子		二五八

全宋文卷六八二七

劉 宰 八

回四川制置李侍郎劄子		二六〇
回李尚書劄子		二六一
通知泉州真侍郎德秀劄子		二六二
回真侍郎劄子		二六三
通真侍郎劄子		二六五
回真內翰劄子		二六六

通鶴山魏侍郎了翁劄子	二六七
回夔帥魏侍郎劄子	二六八
回都督魏樞密劄子 一	二六八
回都督魏樞密劄子 二	二六九
回李校勘心傳劄子	二七〇
通潭帥余侍郎嶸劄子	二七一
回余侍郎劄子	二七二
回李司直燔劄子	二七三
回袁知縣喬劄子	二七四

全宋文卷六八二八

劉 宰 九

回福帥李大卿駿劄子 一	二七六
回福帥李大卿劄子 二	二七七
回紹興帥汪大卿綱劄子	二七八
回紹興汪侍郎劄子	二七九
回浙東帥汪大卿統劄子	二八〇

- 回江東帥陳侍郎鞞劄子……………二八一  
回衢州袁大著甫劄子……………二八二  
通浙東余提舉鑄劄子……………二八三  
復嚴州陸守子橘劄子……………二八四  
回太平王大卿元春劄子……………二八五  
通寧國陳宗卿卓劄子……………二八六  
回司農張寺簿霆劄子……………二八七  
回盱眙劉帥瑋劄子……………二八八  
回周馬帥虎劄子……………二八九

全宋文卷六八二九

劉 宰 一〇

- 通總領岳侍郎珂劄子……………二九一  
回荆門守張寺簿元簡劄子……………二九二  
通徽州謝守采伯劄子……………二九三  
回季理卿直柄劄子……………二九四  
回婺守趙告院必愿劄子……………二九五



通鄭常州萬劄子	……	二九六
回張和州謙亨劄子	……	二九六
回沈秘讀劄子	……	二九七
回建康范教授光劄子	……	二九八
通常州余教授申劄子	……	二九九
回高郵黃教授復劄子	……	三〇〇
回溧水史知縣彌革劄子	一	三〇一
回溧水史知縣劄子	二	三〇二
回宜興趙知縣與哲劄子	……	三〇二
回丹徒趙知縣劄子	……	三〇四
回句容吳知縣淇劄子	……	三〇四
回句容趙知縣熙劄子	……	三〇五
<b>全宋文卷六八三〇</b>		
劉 宰 一一		
通江寧陸知縣衍劄子	……	三〇七
回前於潛程知縣燾劄子	……	三〇八

回呂節幹好問劄子……………三〇九

回王縣丞唐卿到任劄子……………三一〇

回潘尉彙征到任劄子……………三一〇

回陸縣尉慶長劄子……………三一〇

回倪監鹽祖智劄子……………三一〇

回信州鄭新恩夢協劄子……………三一三

回鎮江守韓監丞大倫到任劄子……………三一四

回鎮江守何秘監處久到任劄子……………三一五

回葉知縣峴到任劄子……………三一六

回魏知縣文中到任劄子……………三一七

回林知縣佑卿到任劄子……………三一八

回丹陽臧知縣鏞到任劄子……………三一九

回趙撫機與勲通問劄子……………三二〇

全宋文卷六八三一

劉 宰 一一

上江東安撫啓……………三三一

通上元知縣啓	三二二
通江寧簿啓	三二三
通吳真州洪啓	三二三
通石漕宗昭啓	三二四
通鄭倅炤啓	三二五
回程司理桂啓	三二六
謝韓漕樞舉練達科啓	三二六
代兵官上吳守請假赴省啓	三二七
通揚帥趙尚書師翠啓	三二八
通郭倅啓	三二九
通蔡僉啓	三二九
通參議啓	三三〇
回泰興向尉啓	三三一
賀趙帥元正啓	三三一
賀李參政壁冬節啓	三三一
通永嘉留教授啓	三三一

通唐提幹啓……………三三三

通台州劉倅啓……………三三三

上安撫辛待制啓……………三三四

謝章倉變舉改官啓……………三三四

全宋文卷六八三二

劉 宰 一三

謝袁侍郎燮舉自代啓……………三三六

謝喬左史行簡特薦啓……………三三七

特旨改秩謝史丞相啓……………三三八

秘閣奉祠謝史丞相兼賀徐少師啓……………三三九

謝宣參政啓……………三四〇

謝薛參極啓……………三四一

謝葛參政洪啓……………三四一

郊贈謝王侍郎暨啓……………三四一

謝王趙二知縣啓……………三四二

除直寶謨閣宮觀尋除常丞謝鄭丞相啓……………三四二

賀辛待制棄疾知鎮江啓	三四四
謝辛待制啓	三四五
通知鎮江倪尚書思啓	三四五
賀趙守師畀禱雨即應啓	三四六
謝史守彌堅招鹿鳴宴啓	三四七
賀丘守壽雋再任啓	三四七
賀趙守善湘到任啓	三四八
回趙守賀冬啓	三四九
回趙守賀除司令啓	三四九
賀趙守除集撰再任啓	三五〇

全宋文卷六八三三

劉 宰 一四

賀趙守除待制帥金陵啓	三五一
送馮守多福奉祠歸啓	三五二
賀趙守范冬至啓	三五三
回趙守送節物啓	三五三

代邑人謝韓守大倫放苗啓	三五四
回韓守公劄報免總所吏攤上户和糴錢啓	三五四
回韓守送物并賀除寶謨再任啓	三五五
賀韓守除總郎啓	三五六
回韓總賀除寶謨奉祠啓	三五六
回韓總賀除常丞啓	三五七
通何守處久到任啓	三五七
回何守賀符請舉啓	三五八
謝王料院林免起夫運上供米綱啓	三五八
回高倅不倚賀冬啓	三五九
回葉知縣峴到任啓	三六〇
回葉知縣賀年啓	三六〇
回魏知縣文中到任啓	三六一
回林知縣佑卿到任啓	三六二
回王丞唐卿到任啓	三六二
回趙丞彥相到任啓	三六三

回張簿文之到任啓	三六三
回劉簿師成到任啓	三六四
回張簿杓到任啓	三六五
回潘尉彙征到任啓	三六五
回陸尉慶洪到任啓	三六六
回劉尉文明到任啓	三六六
回趙尉崇邁到任啓	三六七
回柴監愿到任啓	三六七

全宋文卷六八三四

劉 宰 一五

通新太平曾侍郎喚啓	三六九
上鄧侍郎友龍啓	三七〇
上錢丞相啓	三七一
上衛參政涇啓	三七二
賀江淮黃制置度除禮書再任啓	三七三
送金陵余帥嶸奉祠歸啓	三七四

回金陵趙帥善湘惠酒兼賀誅李全啓	三七五
回金陵趙帥善湘啓	三七六
回端明趙大使賀年啓	三七七
回趙度支時侃啓	三七七
賀張寺丞鎬得郡啓	三七八
回知盱眙劉都統倬賀除司令啓	三七九
賀符丞仁壽啓	三七九
回呂制幹好問賀除直秘閣啓	三八〇
回臧丹陽鏞賀除寶謨奉祠啓	三八〇
回張尉文德賀除常丞啓	三八一
謝泉南陳尉惠周禮說啓	三八一
回新真州杜教授輔良啓	三八二
回修江劉君啓	三八二
回友人求館啓	三八三

全宋文卷六八三五

劉 宰 一六



辭鄉友請主課會啓	.....	三八四
代外舅梁漕謝舉自代啓	.....	三八五
代外舅賀司諫啓	.....	三八六
代外舅賀丘宣撫密啓	.....	三八六
代賀黃察院啓	.....	三八七
代賀豐提舉啓	.....	三八八
代陶惠民上史丞相啓	.....	三八八
代謝知縣差學賓啓	.....	三九〇
代縣庠士友上張守尚書啓	.....	三九〇
代恭靖兄調建平尉謝錢總領啓	.....	三九一
代建平尉兄謝李倉舉關陞啓	.....	三九二
代張句容尉謝余帥舉關陞啓	.....	三九三
代張穿山鹽場回交代啓	.....	三九四
代姪用辰謝鄉舉啓	.....	三九五
代姪用辰謝鄉舉啓	.....	三九六
代姪崇雋謝鄉舉啓	.....	三九七

代姪崇雋謝鄉舉啓	二	三九八
代姪應龍謝鄉舉啓	·	三九九
代姪孫子勤謝鄉舉啓	·	四〇〇

全宋文卷六八三六

劉 宰 一七

通鎮江趙守范劄	·	四〇一
慰趙守冬至劄	·	四〇二
回韓守大倫劄	·	四〇二
回韓守請鹿鳴劄	·	四〇三
回韓守減苗斛劄	·	四〇三
回韓總送賀新除禮劄	·	四〇四
回韓總賀符請鄉舉劄	·	四〇四
回何守處久送賀七袞禮劄	·	四〇五
回張平江嗣古送七袞禮劄	·	四〇五
回吳守淵到任劄	·	四〇六
回吳守中秋送物劄	·	四〇六

回溧陽徐百里謂禮劄	四〇七
回邑官請送龍劄	四〇七
回閩士惠啓劄	四〇八
謝殷生惠詩劄	四〇八
謝蔡親惠雪糕劄	四〇九
答余兄惠詩劄	四〇九
回司馬提舉述劄	四〇九
定諸葛氏婚啓	四一〇
定周氏婚啓	四一〇
聘張氏婚啓	四一一
定倪氏婚啓	四一一
定郭氏婚啓	四一二
聘郭氏婚啓	四一二
定湯氏婚啓	四一二
聘湯氏婚啓	四一三
定王氏婚啓	四一三

聘王氏婚啓	四一四
定袁氏婚啓	四一四
聘袁氏婚啓	四一五
聘潘氏婚啓	四一五
定孫氏婚啓	四一五
代湯氏定趙氏婚啓	四一六
代張氏定丁氏婚啓	四一六
回湯氏定禮啓	四一七
回蔡氏道日禮啓	四一七
回蔣氏定禮啓	四一七
回蔡氏定禮啓	四一八
回洪氏定禮啓	四一八
回張氏定禮啓	四一九
回黃氏定禮啓	四一九

# 全宋文卷六八一

釋居簡 一四

祭佛照禪師 代同參

嘉泰三年三月二十八，四川、兩浙、二廣、七閩、江淮東西、荆湖南北參學比丘某，與諸比丘衆注香煮茶，奉微供于鄮之東菴佛照禪師拙菴大和尚之靈。於戲，師之所自立亦難矣哉！方其升應菴之堂，則登東山而小魯；晚入雙徑之室，然後登泰山而小天下。妄庸醜正，獻羣困折，不可柰何而後已。卒能橫翔捷出，縛虎兕，鞭龍象，搏扶搖，跨閭闔。阜陵英主也，曰兢兢業業當如禪師之言；史真隱帝者師也，謂其氣雄萬夫；陸放翁山陰耆舊也，贊其話行四海。非有大過人，一聖二賢，曷以若此？它日行輩鼎立，更迭而逝，師則巋然，獨殿諸老。紛紛晚進，競春爭妍，秋新露零，一掃而盡。于是時也，方孽阨之木蘭、洲之宿莽，凌霜厲雪以自怡，收卷波瀾，一菴至樂忍死，不敢寧居逸體。今亡矣夫？昧者謂其果亡矣。有法門名無盡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則師長在而不忘，尚何悲焉！

《北磻集》卷一〇。又見《增修雲林寺志》卷五。

### 祭佛照禪師圓鑑之塔

代秀巖

嗚呼師乎！虛舟悠悠，不知斯文壽命所託；疾雷殷殷，不知蟄戶管籥所繫。浩浩乎心與理冥，智與神遇，不知人間世所謂榮枯得喪果何物耶！指後學之心則皇天后土昭乎其鑑，孚大信于物則海東日本不約而至。恢拓象末，邈然寡儔。顧不肖似，敢稱先德以黼黻太空，而與世諦流布哉！靜惟始終，逾二十年，潛鞭密鍊，倒行逆施，雪霜憑陵，陽春煦嫗，恩積丘垤，報未涓塵。故山來歸，靈骨未冷，慚非跨竈，誠謂續貂。無聲之哀，菲薄之奠，哀慕之至，靈其鑑之。《北磻集》卷一〇。

### 代佛照祭淵清叟

清叟未發足時，商周三百篇，漢魏六朝，下逮唐宋，沉潛反覆，得其指歸。幡然舍諸，亟來相從，鄉所蘊藉，登龍門而洗空，禪悅法喜。蓋自得之，亦復棄之，放浪形骸之外，高眠塵表，若將終焉。諸天儼臨，無路推轂。仁者必壽，古聖格言，子胡不然，我心則折。嗚呼清叟，其如命何！《北

磻集》卷一〇。

## 祭錢竹巖

於戲竹巖，其死欲期，謬我不敏，乃今始知。嗟嗟諸孤，不我告爲，豈不念我，休戚以之！彼不知者，謂之何其，匪謗則讒，匪譖則擠，匪誕則謾，匪畏則欺。竹巖曰嘻，恣若所爲，恢乎有容，空洞十圍。吾游四方，交天下奇，惟古所是，惟今所非，廩姿孤標，其殆庶幾。乃于度外，悠然不疑。前年之官，流金欲西，約我必偕，我病不支。蚤料及此，雖病輒隨。殮不及眠，葬不我期。雖不我期，悠悠我思。於戲竹巖，昭昭在茲。《北磻集》卷一〇。

## 祭虞税院

冠卿，會稽名士。

靜而樂，其樂也；全志也；敬而誠，自誠而明性也。嗇其壽，中壽而死，命也。百骸潰矣，疇知夫不病不死者，罔然而笑我未能免俗也。《北磻集》卷一〇。

### 祭于君實宮講

異時丹丘有顯者，謂于公曰：「《詩》《騷》何益興亡治亂？」

兩巖風高，半江澄秋。三柱鼎立，而吞潢流。維三伊何，公與戇翁。我輒龍斷，並驅兩雄。倡焉是醜，必反而和。花陰晝遲，竹榭月墮。琅然而歌，若出金石。山城無人，使萬籟寂。風雅道大，與天同休。豈無聖人，雜刪並收。或曰此道，不關亂治，四夷交侵，自《小雅》廢。公則掉頭，背俗子論，笑訕譏嘲，怒如不聞。耆此而生，耆此而死。易簣之際，笑命其子。使具大白，而次第酌。捷出機鋒，抵掌諧謔。酒盡雙玉，玉山不頽。揮手整衿，槁木冷灰。死亦大變，了了若此。德宜生芻，莫奇男子。《北磻集》卷一〇。

### 祭齊國趙夫人

景獻之母

《洪範》五福，錫厥庶民。懿淑具并，厥庶莫倫。丹心日星，短世蒲柳。弗變弗遷，孰不曰壽。金貝珠璧，匪飾匪御。爲善最樂，善日以富。壽富而康，既清以寧。天其靳斯，勿輕畀人。惡石吾師，甘言吾賊。舉非吾好，所好在德。識真擬杜，教子擬孟。手種手穫，而考終命。命則有終，匪終者存。昭昭在茲，曷云不聞！《北磻集》卷一〇。



## 祭趙寺丞

公去蘋渚，琳館容與。我託蔭樾，三慶初度。芳墨猶濕，忽得凶訃。一聞此聲，如市有虎。迄于再三，實淚如雨。我淚非雨，悲豈兒女。云胡能然，滴滴心膂。湖氓蚩蚩，念公如父。嚴而不苛，威而能恕。亦復念公，如子憶母。或楚或讓，爰煦爰嫗。昧者不知，百喙簧鼓。事久論定，表表益著。日俟公起，倏爾仙去。經春貧病，弔不及赴。酒不注觴，饋不登俎。椀翻素花，鼎蔓碧縷。接武生芻，一慟千古。《北磻集》卷一〇。

## 祭上元長官趙紫芝

西陵岩巖，之人遥遥；西陵瀾瀾，之人不歸。之人何其，雪調冰度。豈無它人，盟獨鷗鷺。官不稱德，德榮其身。榮不療貧，假文以鳴。不曰種瓜，居無一廛；不曰種豆，耕無寸田。未就刀圭，莫起君死。天孫錦裳，夜付其子。君死不作，我恨弗掩。昭昭在茲，鑑此匪諂。《北磻集》卷一〇。

### 祭盧玉堂直院

噫蒲江公，蚤蜚雋譽，頡頏雲霄，粵與仲俱。翻水文詞，九河倒輸。拍肩《過秦》，長揖《子虛》。駿騰渥注，翠峙碧梧。訪孤山春，濯西子湖。起我摧頽，偕尋物初。一笑分携，九華絳幘。仲則先之，鈞天帝居。鷗盟在公，雁足枉書。契闊十年，鵬行峻除。復來澗陰，策我故吾。蓬萊道山，夜嚴漏徐。種橘賦詩，雪枝模糊。黎明繡鞍，入承明廬。潤色誥盤，章明典謨。演雅簡繁，命騷有餘。用不及大，澤不及敷。志不及行，蘊不及攄。百身莫贖，嗚呼天乎！《北磻集》卷一〇。

### 祭神林慧元發

非吾子親，非吾子師，以警以飭，子不我違。子質固渾，胡俟我爲。將子藏怒，氣平色怡。日俟子成，以慰遠期。子雖未成，大略近之。子親子師，喜動睫眉。足以培壅，壽焉再者。前冬沉綿，或謂不支。亟往視子，子起不疑。兩年西湖，好音日馳。日俟子來，竟不我之。我去江東，子死浙西。契闊死生，悠悠我思。泣子莫聞，酌子莫知。念昔語子，萬化指歸。了觀化元，月印萬池。將子無爽，廩然在茲。《北磻集》卷一〇。

## 祭覺無象以淵清叟配

南北山三天竺，禪講之秀者。聞覺無象訃音，哀金作供，祭之于

冷泉之上，請余文以告之。令朴翁讀祭文。

鷲峰全盛之日，衲子一世龍門。方是時也，渥注汗血豈少哉，兩公已負駿聲于九方臯之廐矣。方佛海、佛照對揚天子之休命，則懲風葉擁趺而自求其志；諸方葛藤滋蔓，則卷舌冥懷而制乎末流。典刑半座，冠冕羣英，則不矜不伐，以爲勵志勉力之方；羣飛刺天，尋即墜地，則無適無莫而自高歲寒不彫之操。固兩公之所同也。若夫奔軼絕塵，超途軼轍，黜智爲愚，寓巧于拙，豈無象優于清叟？遊戲翰墨，藻飾萬象，法度謹嚴，詞章宏放，豈清叟優于無象？于以潤色祖業，要未足以盡兩公之蘊。百未一施，遽止于斯。願力所覃，重光叔世，則後之建最勝幢者，舍兩公則誰與？《北磻集》卷一〇。

## 祭蘿湖雲卧菴主瑩仲溫雲居老宿聰首座

瑩隨妙喜悅衆于衡，梅聰侍雪堂于龜峰。

淵有珠，山有玉，華草木，媚川谷。清明在躬，玉韞珠匱。矧二大士，並峙芳躅。歐阜千仞，蘿湖一曲。影不出山，塵不涴足。逾四十年，倏于轉矚。低俟國命，高雲漢日。漁樵爭席，蘭茝騰馥。

著書自樂，卷舌自默。衡陽瘴面，雲山短服。眼底江山，胸中杼軸。物初幽尋，象外遐逐。遜必自肥，謙必自牧。長不自有，善不自淑。妙喜密付，雪堂正續。尸素塞路，蠹聚蠓族。典刑在茲，不戰而衄。《北磻集》卷一〇。

### 代鄉人祭璉瓌衲

大江以南，狂瀾日肆。問其津涯，罔知攸濟。障而東之，聊資一戲。時之所慕，已則甚恥；時之所棄，已則爲美。煮五合陳，答千山翠。夫何道人相尋于五乳峰前，萬杉雲際。開古叢林，益侈乎昭陵之賜。不動聲色，咸自化于顛沛造次。酣熙淋漓，沛然飽滿，不知師者爲誰，誰爲弟子。存乎中形乎外者，真實而已。熏陶發生，春風和氣，翩然西歸，此道未墜。匡廬之陽兮萬竅畏佳，番陽之東兮月透清泚。無乎不在，與化終始。《北磻集》卷一〇。

### 祭葛無懷

朴翁

才也不羈，命也數奇，賦之者天，厄之者時。騷雅風賦，淡泊是師。機警詼謔，迅捷倔奇。素患難則一眦險夷，外形骸則兩忘是非。冠兮峨巍，佩兮陸離。柳下繫船，鷗邊忘機。非蟬蛻于塵埃之

表，而相索于形骸之外者，未之或知。《北磻集》卷一〇。

### 祭韶維邦

天台擊蒙，少林直指，染指教外，具鼎中味。方其學教，江漢淮濟，會歸于禪，萬殊一揆。行天下，見尊宿，興盡東歸，婆娑天育。咫尺故廬，不一舉足。厥疾弗瘳，一笑瞑目。死無可愧，生豈不足。惟鐵錚錚，惟石碌碌。《北磻集》卷一〇。

### 代佛照祭雲莊主

變之大莫大乎生死，達生死莫大乎空寂。學而至空寂，則死生之際，蛻若露蟬。靈學空寂，兩忘寂喧。即喧而靜，心遠地偏。方尋訪之，南宗北祖，擔簦負笈，翩然竟去。其歸休也，東阡西陌，嘯月吟風，若將終焉。折脚鐺中，人或罕識；鑿頭邊事，吾固忘言。不負所學，高風凜然。悠悠我思，雲深水寒。《北磻集》卷一〇。

祭源上人 鄉人

大江以西，支分派別。至于東山，四分五裂。一鼓猊絃，衆絃斯絕。賞此音者，蜀有俊傑。蜀叟盡矣，遺響頓歇。豈無它人，奮迅像末。爲人中龍，爲星中月。猗歟後來，不媿前哲。弗患不學，患不勇決。靈則不然，油然奮發。力挽千乘，革此覆轍。加以數年，拭目超越。一日千古，我心則折。冷泉芳甘，蘋蘩豐潔。些作楚音，慰此永訣。《北磻集》卷一〇。

代佛照祭瑄監寺 潮陽人

我念往昔，水旱仍歲，此大道場，洗鉢萬指，虛倉朽廩，罔知攸濟。豈無它人，及以近事，坐困無策，飽飯安睡。子則奮然，慨慷陳誼，分衛四方，鉢歌其綴。一葦杭海，深入瘴地，錫振千門，粟移萬里。變凶爲豐，易畝于砥，逋者知歸，孳者蹶起。編蒲興動，復振歸袂，日俟挈音，訃音鼎至。月沉鰐渚，雲寒玉几，永懷相從，南望賁涕。《北磻集》卷一〇。

祭昭文錢公 臨終見佛

嗚呼！我公歸兮，公將焉歸？清泰之國，在天一涯，八德甘芳，泠然綠漪。瑤肪甃池，金沙湧坻，水鳥和鳴，樹林陸離。芬陀利花，長鮮不萎，一人繫心，花開一枝。公于是中，託上上栖，非公等倫，姓名弗題。芳既騰矣，既芳以滋，襯步承趾，如其所之。夷猶徜徉，樂且有儀，復均此樂，滌昏拯迷。北鬱之南，人自嶮巖。罔念作狂，愈不可醫。斷港絕潢，知津者誰？又將于公，先覺是依。公其勿忘，爲大導師。《北磻集》卷一〇。

代人祭何康叔

嗟哉蒼蒼，主司生人，胡不均耶？胡不使吾康叔壽而康耶？某少寡助，內交于兄，志合氣同，弗啻昆弟。博約之益，于我何多。去年之春，掉鞅場屋。載賈餘勇，一鳴驚人。國子先生，擢上上考。俊傑如堵，爭先快瞻。視兄奮亨，喜若己得。同歸里閭，倏以病聞。老我家居，往訊所苦。歸甫閱月，遂以訃聞。一再聞之，倘恍投杼。逮至三四，果如初傳。頓足失聲，我心則折。嗟哉蒼蒼，獨靳壽康于斯人也，何其酷耶！《北磻集》卷一〇。

### 祭錢妙明居士

惟靈之生，惟一真實。一真實外，孰非長物？本之以朴，守之以質。確乎其心，可卷非席；凜乎其志，可轉非石。乃于鄉評，無意無必；而于宗黨，非矯非激。又于子孫，衆多如一。獨于空寂，投膠于漆。昧者不知，謂其佞佛。佛不受佞，福豈妄得？悠然獨見，判然剖析。寺起百廢，橋飛千尺。路險持平，歲凶加恤。有餘是損，不足是益。起以勤勞，享以燕佚。白圭之智，陶朱之術。暗合孫吳，不師其跡。我萬里客，一笑莫逆。胡不百年，交臂如失。酌此一觴，爲鄉黨惜。英靈不死，爰昭爰格。《北磻集》卷一〇。

### 山門祭吳寺達

十萬買鄰，古人所願。井泉分脉，垣隙借光，遂令東家，不愧南阮。弗起于座，安若泰山。不揮案示徒而講學肅如，非通難對機而檀施起敬。豈雨花動地，白石點頭，不足干其思慮，而齣齣栩栩，無用其心哉！夫香積國以香飯作佛事，蓋用香積故事也。萬事有窮，一死無欠，我作是說，靈其謂何？《北磻集》卷一〇。



## 山門祭振監寺

惟靈跡羣塵囂，心清秋濤。興盡月輪，名氏自逃。盍歸乎來，愈晦愈韜。絕聽反聞，聲沉響銷。于日用中，應念頓超。我堂曰頤，均賢佚勞。靈栖其間，飛來爭高。歲寒一枝，霜茁二毛。入甘露門，自肆老饕。萬緣俱休，四山沈寥。逝者如斯，有些可招。《北磻集》卷一〇。

## 代信新戒祭悟侍者

同登師門，同尊所聞。法惟一味，相爲弟昆。臭味草木，博約禮文。道義講明，深禪細論。十年歲寒，晝窗夜燈。梅檀叢林，均雨露恩。悠悠光陰，惜寸及分。謁來侍傍，席未及溫。疾急莫支，甚于救焚。如可贖兮，百身可捐；不可贖也，遂初反元。百骸固亡，所亡者存。《北磻集》卷一〇。

## 代下竺印祭上竺珪

靈胡爲乎，三綱總持，逾二十年，厥問四馳。又胡爲乎，老而不衰，擁半千徒，風從影隨。天台

慧命，廩乎一絲。乃登雋髦，乃振表儀。分半榻雲，舉以授之。有典有則，彼將安歸。日就月將，冀挺倔奇。俾盤石安，易累卵危。謬我不敏，亦與品題。謁來爲鄰，隙光借輝。倏又去我，曾不我知。克繼克承，魚網鴻離。人亡人得，又焉楚爲。靈胡爲乎，其來鑑茲。《北磻集》卷一〇。

### 代祭興上座

鄉人

太白勸遊，欲觀凌霄，乃于化城，一念頓超。昔者萬里，一簞一瓢。欲就有道，洗焚釋囂。急如救焚，喜如聞《韶》。其心則降，其意也消。惜哉妙齡，倏如槁苗。秀而不實，惟莠翹翹。念此永別，鄉心寂寥。孰知此心，靈焉孔昭。《北磻集》卷一〇。

### 代人祭印元實

吳寺

先師避席歸休，上賞有薦賢之譽；老子被命補處，成規如畫一之歌。連璧之明，罔罔在目；斷金之利，悠悠同心。杲也晚生，日敬執友；靈乎崇篤，時分隙光。方懷好音，忽得凶訃。我心則折，泫然而永歎曰：霽月兮殞團，桂零兮露乾。靈一去兮不還，猿鳥淒涼兮寥寥空山。《北磻集》卷一〇。

## 代祭前人

於戲靈乎！尸乎此山也，春江白鷗兮，自然相宜。洪川之西，煙霏霏，雲依依，向蒙蒙兮，今誰撤之？抑山靈得以自私，將物各有數兮姑待時。錫駐不飛，油然發揮。勃窣兮伽黎，古野兮丰姿。巨鏞橫撞兮萬指景隨，瀾翻四辯兮四河渺瀰，不起于座兮金碧光陸離。茲特緒餘耳，終將觀其大有爲。胡不期頤兮朝露晞，一燈不夜兮懷哉一夔。《北磻集》卷一〇。

## 代祭達首座鄉老人

畢生辦死，以至於死，了了死生，乃不負此。此誠何如，不亡不存。其去無蒂，其來無根。公活于此，坐而待祭。十虛配食，萬象依位。風切蘋渚，月批雲蘿。昨猶可分，益猶可歌。風止月沉，四山寂寥。罔然心初，珠明塵消。《北磻集》卷一〇。

### 祭秀州簡上人湖州選上人

觴有沆，豆有雋些。爾簡嘯，爾選延，爽余望促爽余展。執御兮忘遠，軸折兮輪弗碾。焚爾瓚，瘞爾璉，實于有聞兮又何怨？《北磻集》卷一〇。

### 達首座索生祭文

嘉定十二良月十六，靈隱達老宿致雪竇老融所作穀觶索生祭。乃具函牛之鼎，奏庖丁之技，然東溪之菜，煮北磻之水，肆其大嚼，盡身前權，慰別後思。贅疣其生可嗤，歸根其亡誕詒。膠擾乎合離，又奚以爲？是道也，謂公不知，謂余不知，嗚呼其誰知！《北磻集》卷一〇。

### 祭杲無外講師

下竺元粹直友

友我以正，遇我以謹，爰及我私，以振以警。孝其所孝，敬其所敬，旦評稱其義，友道以其信。寧死去食，有生必殞。大信既孚，風雨不渝。損友者三，僞飾諂諛。鵠鷗晝冥，自盲自愚。靈欲正

之，瞑眩取疏。罟穽文繡，馬牛衿裾。永懷高標，一龍一猪。《北磻集》卷一〇。

### 祭超老宿

富陽人

諸方說禪，靈獨種田。諸方角逐，靈事退縮。人皆逸豫，靈不尸素。八十有三，雲間一龕。憧憧水雲，自北自南。揭厲玄旨，密機飽諳。昨非旋除，老夢更酣。萬籟號風，孤蟾印潭。了了生死，以酬罷參。采采澗蘋，擷芳薦甘。《北磻集》卷一〇。

### 祭勤淨頭

通泉

惟靈欲步大方，以稅其駕。太白之陽，萬機休罷。彼上人者，或怒或罵。直行徑前，縱奪陵跨。忘言而領，與之俱化。嫉者或衆，識者蓋寡。寓以持淨，而正用舍。臨機專對，如遠侍者。如顯淨頭，寓北山下。移錫冷泉，閱秋徂夏。了本無生，分暝爲夜。我思古人，悠悠並駕。《北磻集》卷一〇。

# 全宋文卷六八一二

釋居簡 一五

祭圭侍者

圭羅漢，通泉。

沉默而方剛，專靜而明偉。似不能言，言輒可紀。初友萬杉，借一鉏地。雙劍五乳，相高寒翠。主賓道同，密契針水。由吳適越，閱兩暑寒。培塿貿山，問津冷泉。一疾弗支，倏如蛻蟬。於戲！圓悟不作，卮菴已矣。瞎堂別峰，化門既敷。餘波末流，無所不至。秋池之蛙，遂當兩部鼓吹。靈其再來，任此重寄。《北磻集》卷一〇。

祭雪溪臯老

直節介特，如竹不倚。與猶俱生，不與俱死。雖霜不蕃，擬停紫鸞。翾蜚啾啾，鬧叢薄間。遂將

此耳，往雪溪洗。亦復小住，牛刀初試。鷄肋之微，全力弗棄。別峰故廬，莆田可鉏。舊榻解懸，滿榻焚書。翳我頽墮，身外慵課。不扶不携，使爾叢脞。燕雀風高，墜纔須臾。風乎不來，婁棄路隅。人曰爾已，我謂未已。凌霄巍巍，瞰暮山紫。《北磻集》卷一〇。

### 祭魏鶴山

天之降才，生民所繫。以其所餘，爲用于世。公生人間，鳳凰匪瑞。況復芝草，明月火齊。品有定價，不足酬貴。峨岷之秀，河嶽之氣。蚤蜚華問，震天下士。聞輒意消，見輒心死。校書天祿，咸問奇字。西蜀旌旄，令負弩矢。逮于更化，表表愈偉。簪不小低，望益峻峙。絳灌斗筲，交口讒詛。不獨不用，抑又棄置。清流之類，潛涕交泚。諸老日零，溪東山起。如魯靈光，屹若不倚。騎箕而上，天弗愍遺。官隨身殞，不殞名氏。青史芬芳，終古不墜。《北磻集》卷一〇。

### 空聖予哀辭

并引

新安空聖予倜儻有大志，喜勝己者，雖年小事之謹。老叢林有從上爪牙，先佛照愛之重之。橘洲中飛語，故舊匿影，公毅然奔走，借援于大縉紳，諸老躉之，余亦躉之。辭曰：

可忘者年，不可忘者言；可勝者人，不可勝者天。交以此道，匪自棄焉。我方耕于委羽寬閒之野，兄則峙兩化城于阿蒙宿兵之地，而丹明聖鮮。簞食豆羹，酣嘻沛然。不作不食，彝訓在前。寧即鬼羣，耻加素餐。視貨殖而傲岸，嗟幾何非乞墦？志尚與我同兮，防愈決而愈堅。兄死行羶，彼生骨殘。贖可百身，吾身可捐。不可贖兮，淚交涕潛。我哀不聲，兄聽不遷。《北磻集》卷一〇。

### 下竺印哀辭

并引

盛世苦心如公者，或寡矣。貧而游學，隙光席地，汗牛充棟，反覆沉潛。肯綮砉然，吾方發硎，不則如求亡子，如喪考妣。百花成蜜，味中邊甜，豈獨忘言，亦復忘意。通宗極九難則疾風敗葦，虛堂得不前席；感般若寂寥則奔川渴驥，解空得不奠枕。起廢住山，名動九重。以境攝心，觀開九品。無生可樂，有死無憾。哀勝幢之將仆，系之以辭。辭曰：

旦講兮花飛，暝講兮雨新。換菱一去兮弗言歸，優曇闐寥兮芬陀淒。其天台正續如一髮引千鈞，未即斷者幾何？措之于泰山盤石兮，其誰振之？豈無他人，未若靈之簡繁撮要兮，單拈徑提。於戲噫嘻！靈山儼然，絲毫不移，詎知夫塔中兩雄與諸分身？僉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者，舍靈其誰？《北磻集》卷一〇。



## 吊池陽郡博盧蒲江喪耦與女

池陽郡博盧蒲江盧申之室人與女之喪也，或以韓愈用魚子、細腰、鴟梟、蝮蛇已孟東野失子之戚，而已蒲江之悲。韓愈之說行，吾怨赤子不得養于其父母矣。雖然，能不悲乎？悲而不知止，非中也，要歸其中而已。作而吊之曰：謂生可一兮生則萬殊，謂其萬殊兮死同一趨。胡壽夭之不齊兮，夫人所以籲天長號而疾呼。彭不貸殤，鶴不續鳧，吁其來也久矣，將安悲乎！《北磻集》卷一〇。

## 招魂 并引

招魂，楚俗也。天長右統軍吳從龍陷賊，賊偉其勇，釋縛而使喻泰降，至則囑泰堅壁，而死于賊。吳之中表韓應祥慷慨，三招其魂，使余爲之辭。辭曰：

肩鏑兮失常，鋒鏑兮濫觴。遜入兮鷲翔，跨青齊兮距張，拊海泗兮扼吭。既反噬而陸梁，恩懷柔而霏雩。冀小寤其醒狂，厥類愈其突唐。陽貢琛而偃蹇，陰欲鬻于真陽。狼烽直兮地近，鐵城橫兮天長。真將軍兮藐視，控三面兮獨當。策羣寇之素蘊，雖六奇而可箱。嗟衆寡之不競，聯逸響于解陽。死雖死而弗亡，盍歸來兮故鄉。

海陵兮重圍，銜枚兮疾馳。令兮吾誰違，死有所兮得之。忠以義持，援不我支，弦開空卷，馬蹄不飛。忍死兮詭隨，登樓車兮反詞。大勇兮死弗移，彼不乏與數奇。洎齧氈兮乳羝，斫頭便斫頭兮何怒爲！齧穿爪透兮氣凜，而將軍兮孰分等夷！魂兮安之，歆余招兮來歸。

天險兮濤山高，一衣帶兮百虎牢。滔滔兮東之，孰湔兮腥臊。積骸兮山白，灑血兮原赤。鬼餒兮暗暗，人眩兮岑岑。鬼兮無人祀，人瘡兮詈鬼。野迴兮不耕，望秋兮無穗。盍歸乎來兮，古登陸之大邦。潮打城兮流瀧，雪激灑兮三江。雲帽岑兮崑崙，石玲瓏兮四窗。海物貢兮品夥，海塗穰兮歲康。鄰用情兮浹洽，俗好古兮厚厯。故廬兮在其下，音戶。葉落花开兮朝暮。《北磻集》卷一〇。

### 智門能禪師哀辭

并引

公與松原岳公同參密菴而嗣岳，或以大瀉之于翠巖、卮菴之于大慧爲之說，公輒掩耳。出世後提倡大非分座時，吾哀之，爲之辭。辭曰：

發足兮銅梁，觀方兮不知方；觀方兮知方，跨九州兮不越乎銅梁。飄零匆匆，半生轉蓬。可友者親，可媿者攻。視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佛祖心之所同兮理之所同。劍池兮鷲山頂，萬象兮清涵兩鏡。造詣兮深穩，碧落碑兮無假本。心兮密傳，意兮在弦，倏兮泠然，覺後覺兮孰爲乎先。雲蜚兮水回淵，蕙帳淒涼兮嗟爰。《北磻集》卷一〇。

## 四月初八疏

優曇一花，五濁離垢；景緯孤朗，八紘無雲。藐粟散王受命之符，恢覺皇子聯芳之應。駕紫金畢逋之馭，夢兆殊常；滿白玉蟾蜍之輪，相無不足。莫颺風于八葉，龍翻水于九淵。祥應初分，潔表新沐。負克長克君之岐嶷，豈載生載育之劬勞。嗟珍御之楛身，棄金輪于脫屣。逆旅絳闕，故家雪山。揚鞭逾城，拔劍斬髮。苦形四相，雲泥堅密之身；樂止一生，杳鑿妙嚴之福。閱六年于彈指，集萬善而匪躬。方掉鞅于三空，遂捐軀于半偈。非真精進，即大闡提。與其徐行後長者于慈氏，如來逮如實際；曷若善價而沽諸于城東，老姥忒老婆心。叵測叵量，是則是倣。伏願愍末運迷津者衆，以盡爲期；俾未來補處之尊，仰成而已。《北磻集》卷八。

## 臈月初八日疏

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一日復出，既出而無名。以星明處爲疑〔一〕，則河清時妄冀。玉樓春透，金鑰玄通。謂有得耶，弗授然燈之記；以無爲也，迴超彌勒之先。初喻日出則高山先明，終知根殊則覆盆迷照。不齊物之情也，行健天何言哉。惟利鈍之參差，故偏圓之別異。剎說熾然說，無說無聞；

大空勝義空，不空不有。話頭瞥轉，衆目斯張。拈花則微笑隨之，乞乳則深譏至矣。設吾權變適宜之巧，順逆兼資；徇爾顛倒所欲之私，衡從相濟。半字滿字，別傳正傳，莫非塵沙法門，具有智慧德相。泉蒙始達，既三轉于法輪；雷迅不驚，遂一開于蟄戶。深心奉塵刹，諸佛如虛空。誓在捐軀，式資援手。伏願祇夜瀾翻珠璧，尚可忘筌；渾儀光轉璇璣，式慙尋劍。《北磻集》卷八。

〔二〕爲：抄本作「無」。

### 二月十五日佛涅槃疏

傳燈無白日，開長不夜之光明；分暝作黃昏，見本不常之代謝。與其法固應爾，曷若身先徇之。故于花笑鶯啼，示以鐘殘漏盡。輪希再轉，曾聞吾轉輪耶；道記當成，既見子行道矣。重摩萬字，雙舉輻文。審諦觀于垂盡之時，印後至于忘言之頃。紫金岌岌，一丈六尺煙滅灰飛；明月瞳瞳，八斛四斗珠回玉轉。登地以前則嬰兒失乳，預流以往則逋客迷家。含識以還，不言而喻。據涅槃岸，既云始從鹿苑，終至跋提河；于《法華經》，又曰常在鷲峰，及餘諸住處。擬之則失，證而乃知。尚堪薦供，效野人之芹；譬夫存羊，告宗廟之朔。噬臍可媿，揆禮爲宜。本師釋迦如來，伏願愍信相思壽量之弗遐，室中宣演；眷優填幻旃檀之惟肖，天上來歸。等越僧祇，長如佛世。《北磻集》卷八。

## 天台忌辰疏

古塔開扉，半座平分風月；靈山在目，三周俱付筌蹄。摧我慢自高之幢，示吾今親證之地。陳隋應運，蠻貊同文。小根小莖，毋望洋向若而嘆；大枝大葉，皆拔茅連茹而征。衆丘繞司命，遂其高寒；諸子駕安車，鞭其馘鯨。生民以來未有，愈高太山北斗之具瞻；此舟過後更無，益重浮木盲龜之難值。玄珠休景，智鑑沉光。攪酥酪之既成，收卷波瀾而遐舉。象武方絕塵于無何有，鄭聲將亂雅于侏離淫。允賴正音，洗空邪說。謬記刻舟之蹟，輒營諱日之齋。擷芳于沼沚之毛，式資明信；展敬于涓埃之效，允答洪休。法空寶覺智者大禪師，伏願有伴即來，招手勿忘于金地；如月初上，分身豈間于潢流。再振玄猷，庶昌厥後。《北磧集》卷八。

## 遠法師忌辰疏

無處繫心，憶江蓮之白羽；買鄰有地，滄籬菊之黃金。豹闚心鏡之九流，蠡酌影堂之六事。大書特書屢書，書之不盡，盡則重書；惟止能止衆止，止則旁流，流而莫止。十七人下風北面，八百年白雪陽春。《易》明未畫，則直指三聖之同；《詩》授既刪，則曲盡四家之異。示共學則懿揚雄，百川

學海；論不敬則符孟軻，莫我敬王。山北山南，野花啼鳥；佛前佛後，慧日慈雲。用則行，舍則藏，波羅提開遮自若；瞻在前，忽在後，芬陀利孕育芳鮮。肯投明月于潢洿，必反斷航于清泰。爰憑海木，式荐谿蘋。白蓮社主正覺辯覺圓悟大法師廬山尊者，伏願一刹一塵，即五老舊遊之風月；難兄難弟，揭兩雄分座之儀刑。車不司南，品希直上。《北磻集》卷八。

### 承天造水陸堂榜

小峨眉普賢住止，界開白銀；大精舍慧感護持，功蓋緇籍。種德有地，設冥無堂。豈因仍而不爲，亦講明之未至。要見聖凡融會，必先輪奐莊嚴。袈裟裹草鞋，道者非修造手；須彌納芥子，使君結殊勝緣。庶補缺文，以嘉成績。惟心淨土，筌蹄九類之苦源；焦面蓬頭，條帽萬間之蔭樾。《北磻集》卷八。

### 泗州生日疏

既是泗州，却在揚州出現；苟非列聖，盍爲散聖之歸！蟾規圓印千江，羊角清號萬竅。香花吳蜀，自其小者觀之；雨露塵沙，是謂大成者也。孰不曰萬靈之本，豈止于一國之師。默贊盛明，顯揚

湛寂。橫空三百尺，障龜山既倒之瀾；踞地十三成，藐鷲嶺平分之榻。矧茲三輔，稱此獨尊，冰雪炎熇，稻梁饑饉。疇大恩于誕慶，同詠春沂；哀小善于微茫，復祈秋稼。《北磻集》卷八。

### 普照水陸閣成設冥一月榜

于一毫端，出現莊嚴藏樓閣；超三際外，豁開險惡道津梁。金山風月平分，谷水門庭肇造。半空橫亘，美輪美奐之洋洋；萬目聳觀，如岡如陵之岌岌。恩兼二利，法運四檀。後天先祝于大年，淨供敢忘于幾月？機雲故宅，鼓鐘禮樂如平時；華梵舊章，裘褐稻梁于長夜。《北磻集》卷八。

### 當湖建觀音殿念佛道場榜

白衣幻月輪之相，在佛左邊；黃金開車軸之花，題名萼上。盡是契經所說，又于方冊重書。欲分海岸風煙，來壯湖山棟宇。化千二百五十之衆，施亦如之；想十二萬九千之餘，見而後已。擬超濁劫，合辦西資。應以此身，現此身而說法；示諸淨土，于淨土以求生。看飛檐橫不度之雲，對懸鼓狀欲殘之日。自憶而念，同上九蓮臺；從聞而思，共入三摩地。《北磻集》卷八。

### 鹽官慧力寺幹期懺堂榜

唐張巡、許遠，宋張九成，皆鹽官人。

過迷真懺，處堂亦奚以爲；中悟假名，在我固如是已。矧一身之易集，嗟四衆之難盟。須風雨大  
厦之併幪，作釋梵隨身之觀闕。人天交接，事法融通。長短期安用他圖，前後佛皆從此出。波翻五欲  
滔滔，誰障狂瀾；塵淨寸田蕤蕤，自滋芳稼。鈞天密邇，金地淒涼。盍補缺文，庶幾具體。忠肝義  
膽，格雙廟之虎臣；誠意正心，符百年之龍首。《北磻集》卷八。

### 慶寧鐘樓榜

平地一聲，欲震驚于天表；重簷百尺，方經畫于胸中。冀先柱石之求，副以棟梁之用。未任獨  
力，盍扣四檀。陳箕箒于重楹，着教穩審；夢檀蘿于五曉，喚起懵騰。周匝闌干，吐吞雲月。部勒山  
川氣象，足成刹土莊嚴。鐘到客船，半夜何妨得句；潮生浦口，遠明尤快觀瀾。壽與樓高，慶隨基  
壯。《北磻集》卷八。



## 廣照建藏殿榜

百萬買鄰，依桐山之正直；十三聳級，對瑤馭之稜層。橫陳湖山這邊，政在煙雨佳處。度經之藏，琅函玉笈俱收；旋軸之樞，福海壽山齊運。諸緣易就，此殿難成。大力量，大富貴，拈起話頭；阿練若，阿闍黎，敢忘恩紀？神龍湧出，行看八面玲瓏；賀燕歸來，坐待一門超越。《北磻集》卷八。

## 高麗造華嚴觀堂榜

鼎分三觀，靜于幻寂居先；根具三期〔一〕，長視下中爲次。是謂真懺悔處，孰非諸勝善人。盡大千刹土之提封，着百億彌盧之日月。期須有制，觀可無堂？敢忘經始之勤，終冀落成之喜。蒼荀旃檀，曉露側布黃金；桃花流水，春風岑開翠玉。鏡燈十界，車軸九蓮。姓名題在花鬚，福報收歸果位。《北磻集》卷八。

〔一〕期：抄本作「朝」。

### 道場建千僧行道閣榜

幽谷徹青霄雲雨，沈沈大厦；清池照瑤席鴛鴦，翼翼層簷。四垂橫檻危闌，兩以行空複道。象龍蹴踏，燕雀棲遲。老玉堂仙愛此山看不足，昔金園客謝諸侯弗爲高。是真六和合身心，盍住千莊嚴樓閣。泉甘一勺，澹尋君子之交；德懋寸田，願廣善人之施。《北磻集》卷八。

### 寶梵崇壽建閣榜

院是京師舊制，內侍相攸；額懸武肅新題，宗藩請命。欲建妙莊嚴閣，以容上尊勝王。啓翼闌複道之煙霏，拓尺土寸金之田地。童子斂念，睡夢覺蓮花開；頭陀擎拳，所作辦梵行立。自片瓦根椽之始，承千秋萬歲之終。轂走香塵，通八荒之壽域；檐栖翠霧，渺一亘之仁天。既託帡幪，敢忘報效？

《北磻集》卷八。

## 育王請雲退谷湯榜

直前橫床，示尊事名勝之禮；午後需蜜，忍死檢毗尼之文。起泉石之膏肓，同芝蘭之臭味。恭惟某品黑石蜜，中邊皆甜，祖花木瓜，根性特異。一點都無菜氣，百花具有天香。苦爲誰甜，甘分衆妙。小酬沆瀣，是中惟一味醍醐；略講叢林，于斯見三代禮樂。《北磻集》卷八。

## 超山建慈氏閣下作方丈榜

開山祖師與宏智同行。

一錫勸游，相攸得雲山之勝；六傳有託，策勳擅蘭若之雄。根椽片瓦，皆願力中來；繡棟蜚薨，如畫圖中出。欲借雲霄之便，須開樓閣之門。上以容百城徧歷之方，下以闢二士共談之地。重重無盡，光寒帝網之珠；綽綽有餘，量廣王燈之座。作塵刹妙嚴之事，答乾坤浩蕩之春。旁通教外之傳，仰贊域中之大。《北磻集》卷八。

### 圓明結夏光明經會榜

常轉如是經，盡在筌蹄之外；不省遮箇意，徒膠文字之繁。要結千人萬人，豈但一卷兩卷。桃花三級，看喁喁羽化之魚；金鼓一聲，笑栩栩夢回之蝶。《北磻集》卷八。

### 白蓮花寺翻蓋法堂榜

寺在風篁嶺下，肇法師誦經于此，蓮生陸地，芡亦能誦經。

一闡提皆具信根，羽禽何與；修多羅如標月指，龍藏咸詮。高原陸地，不生蓮花；水鳥樹林，皆念佛法。境如清泰，後夜此堂空月明；桃似玄都，前度劉郎在何處？壁疏屋漏，雨震風陵，持危扶顛，因陋就簡。菩薩居四依之次，姑待重來；芡亦百尺之簷，行看先賀。《北磻集》卷八。

### 請印鐵牛住靈隱茶湯榜

玉虎何知，先動山中消息；雲龍早貢，首膺天上平章。價雖重于連城，產獨珍于雙璧。恭惟某寵光五葉，一杯分萬象之甘；彈壓羣英，數水劣諸方之勝。方圓制度，清白華滋。笑瀉源春夢，不到池

塘；眷老圃秋容，尤高節操。頰牙騰馥，四河衮衮無邊；襟袖生涼，兩腋颼颼未已。

洞庭君子封下邳，箕裘不墜；洛誦孫父事副墨，文采難藏。試從師友淵源，欲起煙霞沉痼。恭惟某攬雜毒海，設醴奚爲；開甘露門，飲河而止。直指單傳，其來有自；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荐醜翻一味之醇，擷芝朮衆芳之助。行精進定，是上藥草，起一生成佛于膏肓；見善知識，如優曇花，慰千載得賢于季孟。《北磻集》卷八。又見《增修雲林寺志》卷五。

# 全宋文卷六八一三

釋居簡 一六

## 靈隱修前後兩殿榜

入雲表刹，化成南度莊嚴；倒景浮圖，彈壓北高巍峭。桂子從廣寒飄下，蓮峰自西竺飛來。一龕長放光明，誰名彌勒，孰是彌勒；兩地平分風月，有是文殊，即非文殊。欲策勳輪奐之餘，忍袖手顛危之際？扶持得起，同享太山磐石之安；蓋覆將來，遂有凌雨震風之託。《北磻集》卷八。又見《增修雲

林寺志》卷五。

## 妙湛月巖中茶湯榜

枝槁不春，此外如何采摘；樹空無影，是中特地婆娑。小團破新錫之珍，方諸勺初修之月。恭惟

某圓頓培壅，山林品題。正其味于森嚴，舌須具眼；回餘甘于苦醞，甌已翻雲。要驗同盟，更無別味。肆辯河之衮衮，疏瀹道腴；導正派之滔滔，洗空禪病。

耆婆死而百草皆泣，世豈無醫；良遂徹而諸人不知，禪寧負教！不須染指，只貴點頭。恭惟某會獵玄中，笑守株而自苦；獨漁言外，如課蜜以分甘。可無一施，具有衆毒。飲者若諳此味，瞑眩膏肓；學人未達其源，肝膽楚越。《北磻集》卷八。

### 淨光江月閣榜

一宿覺道場。

傑閣凌虛，頗稱松風題榜；小軒總勝，未舒江月襟懷。不須杜老千間，要架元龍百尺。陰晴態度，看江上數峰青；《騷》《雅》平章，補天邊一鳥下。盡除菑翳，都著闌干。歌夢生春草之詩，快遠送飛鴻之目。造鳳樓之手段，秦豈無人；視井榦之規樞，風斯在下。《北磻集》卷八。

### 龍井法堂榜

二士共談，必說妙法，際元豐元祐昌明之時；三人同行，必有我師，駕難弟難兄賢良之選。蜀仙

去後，吳僧寂寞；華表歸來，塵世淒涼。要見一堂冷澹，千古分明；還他百世楷模，六種成就。法空爲座，可無高廣之床；道直如弦，亦有恢洪之地。青眼皆逢北阮，未稱全提；一瓣竟爲南豐，休尋別調。《北磻集》卷八。

### 報恩重修鐘樓榜

箕箒不虛，任大扣大鳴之責；簷楹幾墜，思既安既固之圖。休論卓地無錐，須信擎天有柱。就中獨步，更上一層。半江月在前峰，兩幘雲橫絕頂。五鳳造樓手，梓人策相道之勳；疏鐘到客船，衲子合詩人之轍。《北磻集》卷八。

### 梅屏茶湯榜

攬春小摘，不孤培壠工夫；亭午新烹，要驗平章手段。欲破一規玄壁，如珍萬選青錢。長恐暗投，直須明破。恭惟某轆轤汲曉，露冷銀床；杵臼策勳，香浮鐵磨。與萬象平分秋色，提折鐺自煮松聲。腋涼生可御之風，湯老却未佳之客。被渠搜攬五千卷，何以當之；喚爾懵騰二三子，何濡滯也。



鼯鼠飲河，弗信醞醐海闊；黃蜂分釀，放教姜杏杯深。尋他海上同盟，嚙我山中餘瀝。恭惟某是上藥草，雨露惟新；眇小根莖，雲泥有異。舐鼎快昇騰而去，折肱須諳鍊而知。笑諸方五味，不療人饑；試三昧單傳，反攻他毒。非時不食，或送客或拒客，法固知斯；入手便知，能殺人能活人，吾無別味。《北磻集》卷八。

### 西菩寺建五鳳樓榜

佛奚爲哉，妄自崇樓傑閣；法如是故，從它善境冥心。人間旅泊，葺一日之居；桑下禪棲，遵信宿之戒。《雜花》尊貴，宗廟百官之美何以加諸；《圓覺》密嚴，天地萬物之情盡在是矣。欲舉此役，豈圖偉觀！橫陳五朵，如鳳凰來儀；洞開六扉，看龍象蹴踏。蒲牢吼五更之月，留取危層；玉函載三藏之文，却于平地。三千世界徧莊嚴，綽綽有餘；十二闌干普光明，重重無盡。《北磻集》卷八。

### 鄉講榜

火宅只一門，出門便了；髻珠不兩箇，得箇方休。居寂乘尤自索車，投夜光徒勞按劍。于斯三者，但說一乘。彈偏擊小，示性具光明；顯實開權，揭山家要奧。歌太平于無象，物共熙熙；嘉豐樂

于有年，民生皞皞。吹去菱花，更雨新者，答乾坤浩蕩之春；安住神通，轉不退輪，結香火團圓之社。《北磻集》卷八。

### 錢塘江上寂照寺幹佛殿藏殿僧堂浴室鐘樓兩廊榜

黃金田地，斬新舍衛祇園；紫陌塵埃，依舊長安古路。層雲渺虛徐梵放，一頭低彈壓春潮。欲觀螺髻橫秋，先辦璇題納月。更借琅函出海，却看機軸旋風。高架宏撞，直須百尺；衡眠倒卧，各要三椽。祖師有意傳衣，莫書墻壁；居士本來無垢，謾煮薺薇。咨爾衆檀，成茲六度。插草梵刹竟揮戈，慧日西頽；隔岸越山多縱目，大江東去。《北磻集》卷八。

### 韜光庵修造榜

喚韜光，歸舊隱，安用草北山之移；思白傅，詠甘棠，尚可明南國之教。花偈曾煩招隱，白鷗終不寒盟。排闥送青來，知何日了；問春從此去，更幾時回。宜速加鞭，未堪勒駕。把茆欲墜，隻力奚爲。萬間倘遂併幪，一盃儘歌藜藿。飯猿臺畔，起四三橡栗之翁；布地園中，須百萬擣菹之手。《北

磻集》卷八。又見《增修雲林寺志》卷五。

## 下竺九品觀修造榜

持遠與人同，學惠不師其蹟；劉雷不世出，晞顏亦聖之徒。無初禪天上，劫壞三災；有泰華峰頭，花開十丈。雲橫小嶺，洞鑱香林。悉力同心，齊肯室肯堂之可否；較奇荐巧，嘉美輪美奐之莊嚴。浮圖合尖，公案便了。擬議則疑城在目，可容錯過了黃面瞿曇；承當則淨土唯心，終待重來之黑王相國。《北磧集》卷八。

## 仙林火後建舍那佛閣下作戒壇于中殿榜

堯天雲靜，式瞻舜日晶明；佛閣門開，要見法身充滿。梵宇雄雄，稱仙遊林苑；奎文爛爛，旌律部毗尼。劫灰新掃之餘，天道好還之日。橫翔百尺，巍然複道之登；平步三層，凜若齋壇之拜。塵刹無非輪奐，京都盡是莊嚴。刀斧不痕，衣盂有託。曲闌衡檻，風雲會處扶持；片瓦根椽，仁壽域中成就。《北磧集》卷八。

普照寺修西方佛閣展殿軒榜

真懿大師請作

觀無量壽，開仁壽以同躋；從善導師，知宗師之可數。矧機雲之故宅，懷持遠之高風。燕唐棣之偏反，種芬陀之芳潔。霜鐘敲月，發萬家深省之初；性海澄秋，笑二瓠獨醒之晚。璇題霧暗，欹側飛甍。雪砌苔封，淒涼老屋。古寺無錐卓地，未免求人；華亭有柱擎天，何妨借力。幻層軒之翼翼，襯重閣之渠渠。答乾坤浩蕩之春，聽幢樹從衡之說。《北磻集》卷八。

超果教寺展墻展岸造橋砌路榜

岸趾深移，侵魚鳥忘情之地；墻腰縵繞，拓象龍禦侮之方。雲垂野渡陰陰，路透長安蕩蕩。何妨鑑水，荐橋流水不流；弗用占烏，看人好烏亦好。庶幾前人，無不了公案；抑見超果，皆可種福田。檀度樂然，吾事濟矣。《北磻集》卷八。

## 井亭橋華嚴院重修榜

向來八十一院，等《華嚴》八十一卷之文；只今千百億人，受菩薩千百億身之託。故址淪于八九，後生習以尋常。晉宋而來，典刑不墜。一日必葺，先資起廢之緣；三椽是圖，未遂守成之計。風雨飄搖既久，塵埃湮沒居多。耘它五福之田，作我萬間之庇。井冽寒泉食，似楊枝徧洒之初；珠從合浦還，正舊物重收之後。《北磻集》卷八。

## 神林寶雲誦蓮經會榜

結香火團圞之社，是謂正修；答乾坤浩蕩之春，可容虛度？六萬言之花偈，數百衆之鄉粉，入三昧門，皆一乘法。靈山未散，如天台親見之時；炎丘正然，笑諸子爭馳之際。《北磻集》卷八。

## 中竺三造佛殿榜

以大圓覺爲伽藍，豈有方隅建立；將此深心奉塵刹，可無位次安排？不須實際，理上提撕；且就

事相，門中商略。坤寧見在，佛曾分祇樹之金；天寧應化，身未託把茆之地。看他伎倆，累我兒孫。俟黃河三千年，優曇未謝；多彭祖二百歲，寶掌重來。如南極現則主福昌，效華封祝則聖人壽。《北磧集》卷八。

### 憲聖太后大行開散道場疏

贊列聖之休光，虞嬪易老；動曾孫之終慕，周母難忘。爰啓梵筵，上嚴仙馭。大行憲聖太后，伏願藏海三千刹，式資汗漫之遊；神山十二樓，長燕逍遙之地。

二《南》基王化之源，丕承前懿；五福叙彝倫之本，克享天全。美鍾厥躬，哀動率土。大行憲聖太皇太后，恭願火珠欺月，湛本體之精明；飛佩凌空，奉在天之睿哲。《北磧集》卷八。

### 華亭超果幹田疏

開山打十方，水雲易集；負郭無二頃，鐘鼓難停。且看秧馬追風，不放泥牛入海。合耦相助，斯近古之可書；一飽忘饑，繼自今而無媿。犯人苗稼，非我儕流。結千年常住之緣，享五福康寧之報。

### 靈隱翻蓋僧堂疏

未除滲漏，可容一日安居；既已揭翻，豈怕七間閒却。倘有併幪之託，遂無風雨之虞。行住坐卧在其中，哀君五福；造次顛沛必于是，還我三椽。《北磻集》卷八。

### 覺海鑄鐘疏

林浦在錢塘江上。

收拾六州之鍊，盡入洪爐；範圍十斛之規，方成大器。仰而爲鼎，鳴則驚人。作興禮樂于山林，號令人天于夜旦。羣峰答響，不妨境與心空；兩岸皆聞，喚得潮隨月上。《北磻集》卷八。

### 化閻美人冷淘供疏

明月團團，鑿刀細縷；素絲縱縱，雪浪輕浮。典刑見高槐葉之詩，功業擅温淘君之傳。開單萬指，培他五福之基；飽爾百饑，自我一餐之惠。《北磻集》卷八。

### 建三門旦過浴室疏

薄暮投栖，已有客舍并州之夢；黎明徑去，豈無鼇山雪夜之人。不惟妙觸宣明，抑見此門廣大。弗勞斤斧，涅槃三德圓常；重振規橛，契經六種成就。《北磻集》卷八。

### 化煎筭疏

江漢春曉，抽簪滿林；箕筭夕曛，噴飯滿案。歲晚屢形歌詠，春風又長；雲仍直節虛心，敢辭鼎鑊。太虛有口，也共盤飧。《北磻集》卷八。

### 靈鷲修造疏

千年箕裘，得人則成住；一日鐘鼓，失度則壞空。擬抗衡三竺之雄，冀復還兩晉之舊。補苴罅漏，首法堂翼兩廊；扶持顛危，襟蓮峰帶雙磻。便便惟謹爾，誓將以就緒爲期；戛戛其難哉，豈敢言信緣而已！《北磻集》卷八。



## 天竺靈山寺九品觀堂成修法華期懺疏

五欲翻濤，過懷山襄陵之患；諸子出戶，免焦頭爛額之虞。欲問津於碧甃涼池，先曲突于炎丘火宅。四生路滑，蟻何啻于循環；九品觀成，燕敢忘于賀厦！借《法華》三昧之力，辦此身心；看靈山一會之人，無復枝葉。《北磻集》卷八。

## 智鎧求僧疏

觸事無心，弗從它覓；明宗有偈，不倩人題。身欲等于象龍，盟敢寒于鷗鷺？橫眸看梵字，答未了之恩休；露頂洒松風，見本來之面目。《北磻集》卷八。

## 真如山門檀越二疏

倚門墻則麾之，風生荷橐；出思議之表也，春透梅梢。矧脫穎之難藏，繫敗羣之當去。恭惟某心如古竈，內史灰然；足謝黃塵，將軍手污。友古人于既往，振末緒于將零。洗充棟汗牛之書，革滯殼

迷封之弊。市驂騮之骨，來千里之權奇；彈師子之筋，斷衆弦之嘈雜。

學到空宗，謝歸墨歸楊之嘆；民歌至化，尊即心即佛之聞。至於白叟黃童，盡在春風和氣。恭惟某茶如語苦，薺豈非甘；境與人佳，蔗何妨倒。無補而食前方丈，吾不忍乞墦之羞；知權而度外直尋，彼安知軼轍之騁。尚堪布地，一笑如給孤園；已辦趨隅，再拜執弟子禮。《北磻集》卷八。

### 印可堂住廣福山門諸山兩疏

珠豈知合浦之渾，去而忘反；璧安俟連城而重，全亦何難。既虛載月之舟，當順回淵之水。恭惟某人落落蛻俗，兢兢履冰。雖捐軀爲法，詎敢辭勞；至踐青折萌，未始少忽。振故山于將廢，必然肯來；爲此道而扶顛，何所不可。眷玄學葵傾之敬，慰紫荷持橐之靈。尚堪一行，敢怠三請？山門。

因頓入圓，江漢朝宗于海；彈偏擊小，丘陵不至于山。續半千間世之燈，償百萬買鄰之願。恭惟某人惟一真實，攝諸律儀。統有宗，會有元，辯說無礙；進以禮，退以義，去留適宜。方欲事玄龜六藏，豈謂中青銅萬選。車谿正令，全提又見重新；貧女短檠，分照何妨遙夜？諸山。《北磻集》卷八。

## 代延慶山門蓮社兩疏請奎梅峰

平生所得，瓣香敢負南豐；流俗無根，別調俄從下里。一夔足矣，衆楚咻之。欲超絕于諸方，革謬悠于雙稟。某人犀眸不瞬，象膽奚爲，匪素定而不移，抑貿遷而失據。太原孚上座，笑雪峰畢竟鄉情；清涼觀國師，與荆谿向背宗旨。懸知口授，莫若心傳。殆將務勿勝而勝焉，以俟弗期然而然者。

旋掃劫灰，百堵皆作；別開表刹，一塵不生。橫陳並水樓臺，合致住山龍象。某人戒撿鵠白，心源砥平。振雪曲于夜弦，換菱花于曉砌。眷茲淨社，咸我同盟。授樓煩之詩，景英游于千載之下；種濂溪之藕，題芳字于一花之中。賜以惠然，諒其勤止。右景迂強梅峰為嗣子，作疏闢之。《北磻集》卷八。

## 赤城山門檀越兩疏

戶外都無俗駕，雲關赤城；壺中別有春風，京扁白玉。雅宜振起，亦可棲遲。恭惟某人飽五合陳，醉三大部。辛勤十年讀，自弦自歌；淒涼一把茆，且耕且戰。幼則學矣，長而行之。釋籤流傳，

盡得江山之助；孫賦典麗，式增泉石之光。偉茲兩奇，伸此三請。

祖師傳衣，任豈不重；侯國勸駕，禮爲最崇。還它的的流通，副此區區推挽。恭惟某人不住學地，欲闕性天。魚忘筌，兔忘蹄，得何所得；劍在床，詩在手，鳴果誰鳴？自憐出岫之雲，何與點頭之石。諸賢淵藪，請爲西晉社之游；二瓠浮沉，願駕東海若之說。《北磻集》卷八。

### 一菴忌疏

四明中微，嗟欲斷之縷；五世再振，回既倒之瀾。遂令糟粕之餘，即反醍醐之正。洗空名相，爰立師宗。潛符雖應于心弦，緘授莫逃于己子。如愚不肖，實類難齊。揮斤長想于當時，記劍敢忘于諱日！式資後供，允答先期。某人伏願雙輪載馳，行與願廣，寸燄不滅，人亡器存。見未散之靈山，禮重開之古塔。《北磻集》卷八。

# 全宋文卷六八一四

釋居簡 一七

## 代錢氏請超果主人山門檀越兩疏

太虛解講經，源流袞袞；信相徒思壽，瓜瓞綿綿。須善聽于無情，庶永延于正命。某人中青銅之選，青衿影從；擅白雲之場，白衣首肯。賡載歌于伐木，藐六震于飛花。尚口數窮，于心無媿。客帆風送葉，試參水檻之詩；王孫夜簸錢，拈却法身邊事。

先君子再振超果，印實相之；方丈室久虛繩床，梓蒞來者。起此廢弊之劇，付茲流通之長。恭惟某人樂在心傳，如適華胥氏之國；攻于性具，欲栽清泰土之花。自二威緘授之餘，至諸老縱談之後。悠悠半榻，忍負初機；落落全提，消歸自己。孫又生子，長開六勝地之門；谷可爲陵，無忘七聖財之益。《北磻集》卷八。

### 智詮畫觀音求僧疏

幻白衣相，欲圖白足之歸；遇青眼人，妄冀青銅之中。到此無非選佛，蛻塵便是酬恩。于一毫端，普示圓通境界；仰叢霄上，霈沾雨露恩光。發槁枝春，看大士面。《北磻集》卷八。

### 刺血書經求僧疏

七軸玄文，兩回刺血；十年苦志，一等關心。不假修持，是真精進。粲芬陁利，點發何難；求鬱多羅，拈來便了。《北磻集》卷八。

### 買屋疏 代人

木上座歇脚，院小無可容之單；孔方兄點頭，鄰高有可買之屋。庇士之心易廣，告人之口難開。翼瓦侵天，既荷包涵之量；面墻隙地，願承展拓之恩。《北磻集》卷八。

## 法花寺建鐘樓藏殿疏

尼總持塔上雙蓮花開處。

法花名字，源流于玄學比丘尼；塔石莓苔，冠冕于清茗阿練若。別傳器重，直指才難。周雖有婦人焉，魯豈無君子者？芳騰菡萏，宏開百堵之宮；舌粲芬陀，密贊萬年之慶。即今鄰刹，疇曩附庸。待扣蒲牢，欠稜層一百尺；欲栖海藏，分突兀千萬間。借擣菹一擲之零，洗膚髮一毛之靳。有餘補不足，登門如變化之魚；益寡以哀多，賀厦待歸來之燕。《北磻集》卷八。

## 盧溪盧行者求僧疏

投剗草機，國家舉子；挂非臺鏡，田野樵夫。既爲禪衲清規，又屬盧溪故事。不如同姓，扣諸父之門牆；不如待時，趁九天之雨露。《北磻集》卷八。

## 趙智才求僧疏

慕西印古竺乾，去依空寂；自東嘉古洙泗，來覓伽黎。囊無半錢，鉢有五綴。付諸身外，奈此心

初。成佛還一闡提人，殊恩當報；出家乃大丈夫事，小知何堪。承九天雨露之餘，赴一日風雲之會。

《北磻集》卷八。

### 雙峰捺田疏

門戶雁宕，從雙峰來；喉舌龍湫，聽萬象說。相傳既久，閱名流其幾何；所收不多，飯遊客者過半。漲塗可捺，綿力奚爲。遂游舍衛城中，借援善財童子。自無心得，還如罔象。求珠便趁春耕，莫遣泥牛入海。《北磻集》卷八。

### 石佛金地寺塑佛并廊屋疏

定起時月滿回廊，空聞梵放香銷處。苔生古殿，不見瞿曇。直須土木經營，然後丹鉛像設。寺砌明如鏡，何妨路入塵中；山房冷似冰，小竚春生天上。《北磻集》卷八。



## 大浮山建寺疏

蜃樓幻出岑樓，初非實事；石鼓夢符金鼓，豈是虛聲。如靈山未散時，發造物無盡藏。驅龍蛇，斬蓬藿，行且破荒；履巉巖，披蒙茸，何妨尋勝！點頭便了，插草當成。殿閣參差，冢冢開大圓鏡；風煙彈壓，巍巍着小浮圖。福我邦家，及爾黎庶。《北磻集》卷八。

## 四祖建傳衣閣于中宮疏

濁港相逢，得周氏處女之子；深巖示寂，載龍眠居士之銘。佩中印最上乘，爲震旦第四祖。陰翊王度，導萬善于淮西；直指人心，揭單傳于天下。子生孫，又生子，南陽鹽官唐爲帝者師；今視昔，後視今，佛海拙菴宋致天子問。拈起話頭，雖云記劍；欲開重閣，名曰傳衣。兩朵翬飛，一門超出。野僧如憨皮袋，持盃入鄜；母儀在率陀宮，肯首領話。纖塵不立，萬壽無疆。《北磻集》卷八。

### 小江寺懺堂疏

寺近禹廟。

小江輔並，惟天福古金園；列刹相望，似永和修竹寺。墜緒嗟懺堂之廢，扶顛非一木之支。欲乾五濁濤瀾，更息三禪風火。盡在是矣，豈有他哉。幻世塵勞，看《華嚴》知佛貴；行宮香火，觀河洛思禹功。誰賞此音，我作是說。《北磻集》卷八。

### 師子吼寺修造疏

葛丞相家邊。

此寺最古，曾聞師子嘯呻；它刹弗如，佇看象龍蹴踏。昔受靈山付囑，今蒙大造鈞陶。可無頌禱輪奐以承終，抑亦扶持顛危而振始。叢林改觀，式昌袞繡之鄉；人物增華，願借帡幪之託。《北磻集》卷八。

### 菩提寺砌撒骨池疏

漾漾涵空，安用黃金作底；方方裁碧，却須白玉爲堤。平分一曲湖光，闊着九蓮池水。看我湘南

塔樣，指出分明；比他城外饅頭，相去多少。《北磻集》卷八。

### 城北寶嚴建佛殿疏

佛可師也，邁先覺之天民；人皆仰之，媿後成之靈運。嚴事或虧輪奐，淒涼忍吊摧頽！喚回諸上善人，共入普光明殿。豐逢大有，歲歲宜秋；旅進同人，家家無事。當此閒暇之際，舉茲遺缺之文。哀一錢至億千萬錢，若初地至四十一地。郊關之外，徹鐘梵于叢霄；帷幄之中，混車書于四海。步師

司在側。

《北磻集》卷八。

### 韓菴顯侍者刺血書法華楞嚴華嚴諸經幹緣盧舍那佛并龕座疏

選盡衆生，幻舍那千花之相；瀝乾十指，書《華嚴》諸部之文。非外馳求，是真精進。函盛百軸，血滴滴，苦口丁寧；光透一龕月，明毫宛轉。《北磻集》卷八。

### 慧光菴慧明求僧疏

五十求僧，魯叟絕韋之始；八旬行脚，渭濱入夢之初。事豈嫌遲，時安可失？心空一舉，便如登第之人；身貴兩全，即是承恩之地。《北磻集》卷八。

### 馬要寺建浴院疏

澡身浴德，始聽滄浪之歌；就室更衣，要須盤礴之地。土木之事必作，茗雪之清可齎。取材于山，務選掄于梁棟；畫宮于堵，盡工巧于準繩。豈惟沾沐恩波，亦乃栖遲仁宅。舞雩聲裏，詠歸三月和風；無垢人前，着得一杓惡水。《北磻集》卷八。

### 勸請明因全維那住傳法疏

黃巖尼寺。

淵靜無滓，珠明直透沙渾；爐深欲冰，豆爆弗知灰冷。借諸天一臂之力，雨四種錯花之香。法固如斯，衣傳罔既。某人一駒應識，萬馬皆瘖；衆目斯張，六宗俱墮。要打劉鐵磨，孰知流水之音；只

見漚麻池，甘屈黃金之膝。離倫絕類，轉位回機。明月落誰家，待尋盟于北道；涼風起天末，如致爽于西山。《北磻集》卷八。

### 圓老骨歸澱山塔疏

到處死到處理，聊復爾耳；或在彼或在此，亦豈徒然！化緣易盡于劍津，熟處難忘于湖上。欲問三姑僦地，作小浮圖；却教諸子施工，干大檀施。《北磻集》卷八。

### 夏港龍祠疏

菩薩龍依佛而住，獨砥橫波；清河公御風而行，一帆到岸。遂輟襄陽之俸，來興梵釋之居。尚餘龍祠，未愜公意，揭虔弗稱，坐視何堪。敢辭載馳載驅，行頌美輪美奐。濤瀾帖帖，錫多惠于舟航；土木區區，集成功于檀度。《北磻集》卷八。

### 修慈受開山塔疏

詔頒三命，開壯觀之叢林；葬僅百年，嘆摧頽之塔戶。感行嗟于道路，忍坐視而盤飧？只有求人，別無出着。起雲門一夔足矣，孰不知歸；擬寒山千偈琅然，法當嚴事。自憐赤手，誰豁青眸。欲光奮于前修，冀復還于舊貫。《北磻集》卷八。

### 老壽庵湯妙應求僧疏

庵標老壽，借慧日之大名；姓嗣湯休，誦碧雲之新句。以二師爲準的，仰百世愈芬芳。要先雨露旁沾，然後衣盂密付。一燈續晝，發明本地風光；五福開田，回施當家檀度。《北磻集》卷八。

### 長興元保光砌路疏

道非墻外，何須泣岐；車出門前，便應合轍。此外別無欵仄，是它自作艱難。方將行險之時，已味扶顛之步。磨稜合縫，經營確實工夫；以石代磚，成就平生履踐。《北磻集》卷八。

## 南高峰修塔疏

江分東浙，仰西浙之光華；塔在南高，俯北高之培塿。尺五去叢霄之上，百尋居壽域之中。若非梵釋莊嚴，何以人天交接？自晉東土，逮宋行都，奉古德涅槃後身，作長安几案間物。人人瞻仰，增修未有梯媒；面面飄零，坐視可無慚愧？倘記靈山密付，遂依輦刹中興。集事弗難，合尖便了。待肅宗皇帝請師塔樣，留與人看；如善財童子發足機緣，即成佛去。《北磻集》卷八。

## 祈晴疏

八家力田，田則既粒；六府重穀，穀惟其艱。潦欲淨而雨霽，秋已高而天怒。倘賜宥過，敢忘祈哀？伏願轉凶爲豐，退狂瀾于三舍；斂陰而霽，升晴日于叢霄。式資洪休，允賴終惠。《北磻集》卷八。

## 梵天建藏殿并藏疏

半字滿字，筌蹄三部之文；美奐美輪，頌禱萬年之壽。殿有併幪之德，藏開容攝之功。樞運轉而

莫窮，經流通而無盡。大福田于斯爲盛，無盡燈舍此何之？根大部宗，本自龍宮嗅得；修多羅教，爰從任灌知歸。悟海眼于靈巖，一期破讀；證法華于南嶽，三昧見前。橫迷津洲，豎濁世眼。誰非施者，自辦肯心。梵天華觀，何許飛來；竺土貫花，是中拈出。《北磻集》卷八。

### 如意院幹塗田疏

泥牛入海，瘠田有力誰耕；秧馬絡頭，熟稼無風自下。欲嗣鼓鐘之響，盍充庖廩之虛。孰非可白之人，自笑不黔之突。文深蘭若，舊無市產之章；水淺蓬萊，新有捺塗之利。藉資糧而加行，成定慧以謀身。退海若三舍之餘，借善財一臂之力。厥土燥剛之日，八福開田；黃雲穰稔之秋，十方同會。

《北磻集》卷八。

### 虎丘重修池上施食亭疏

冷浸雲根，寒碧劍湧龍光；煖浮樹杪，晴融亭垂虹影。巖巘橫開有地，轆轤自轉無聲。老屋凌虛，修梁架險。損七財之餘力，我欲扶顛；開八福之良田，君其種德。《北磻集》卷八。



## 德清集雲建西方殿疏

火後精廬，喜瑞雲之再集；光中化佛，思古殿之重新。缺文欲奮前修，成事須乘樂歲。觀無量壽，度有緣人。非惟徑路之求，攝心以境；是謂不言之化，與物爲春。一博一覽，皆願力中來；美奐美輪，豈福田外覓？溪浮紅藕，酣酣九品之花；路入青雲，步步四檀之報。《北磻集》卷八。

## 天台螺溪再造疏

十五州之地小，錢寺惟崇；三千歲而河清，螺溪再振。挈頽綱于台嶺，會新學于狼煙。懋孫枝于天竺四明，狂瀾既倒；傾祖室于震風凌雨，一木難支。賴惻隱之片言，試權輿于百廢。美輪美奐，皆從願力中來；同德同心，何必宗徒外覓。《北磻集》卷八。

## 楞嚴院念佛會疏

佛名無量壽，初度將臨；人生有限身，末梢何託！必欲脫屣五濁，當先題名九花。式東林入社之

芳塵，爲西土問津之捷徑。半日閒休云易得，便合歸來；千年調却是難爲，莫教蹉過。《北磻集》卷八。

### 楞嚴幹長堂疏

擬辦長堂，輒陳短疏。疏上都無別語，堂中儘有同衣。須是寒灰槁木，道者無心；管取華屋朱門，諸天打供。清磬是非外，數聲又送斜陽；生涯鉢盂中，一飯不憂明日。《北磻集》卷八。

### 蘭溪密山寺建佛殿浴室翻蓋廊宇疏

寺虧殿宇，網未提綱；殿欠佛天，衿猶缺領。欲頌它時輪奐，試看今日權輿。無心便脫根塵，拊令反顧；有酒先澆柱石，囑使毋傾。紫金山一一橫陳，白銀闕巍巍化出。雙鴟棟脊，乘時直亘層雲；千輻輪文，指日重光偉迹。《北磻集》卷八。

### 憲聖香火寺修造于中殿疏

憲聖在天之靈，福康後聖；天台傳心之教，光贊上天。顧香火之蕭條，避簷楹之欹側。玄穹后

土，隨覆載以爲春；凌雨震風，惟帡幪之可託。《北磻集》卷八。

### 新涇淨土寺修造疏

新涇淨土，開天台教觀之坊；舊日炎丘，幻水鳥樹林之地。既擅此方之勝，又居列刹之先。闕見室家，墻虧數仞；入見宗廟，戶欠重關。屋老欲支，湖堙將浚。然後樂所求之道，身貧道不貧；却來瞻爰止之烏，人好烏亦好。《北磻集》卷八。

### 白蓮寺建千佛羅漢閣疏

白牛

大比丘僧一片瓦，皆成佛事；芬陀利寺千花臺，雅稱樓居。未見勝光明幢，已住大莊嚴藏。周遭闌楯，透徹根源。倘知是中無地，高卧元龍；須信向上有詩，不題黃鶴。方廣馴玄虎，莫非阿羅漢神通；華亭近白牛，盡是王老師檀越。《北磻集》卷八。

### 南高峰建五通殿疏

篤實輝光之德，聰明正直之神，欲大顯于南高，暫小休于北塔。可無環堵，雖百堵未足爲多；只有五通，那一通何曾欠少？《北磻集》卷八。

### 華亭南禪展三門藏殿鐘閣疏

展拓三門，寬着廣庭明月；接連兩廡，平吞大廈清風。東開貝葉之輪，西架蒲牢之閣。舉行衆役，式賴四檀。福皆可種之田，心等無偏之施。鶴鄉蕃衍，佇觀華表之歸；雁塔標題，追復慈恩之盛。《北磻集》卷八。

### 請寶幢維那疏

《雜花》繁于《圓覺》，義在約觀；圭峰默契清涼，印叨真似。試筌蹄于諸部，歸橐籥于斯文。恭惟某人千偈濤瀾，未酬初志；十年燈火，擬策新功。八十卷一嗅無遺，未盡善也；百十城徧參便了，

反太速乎！屬茲緣遇風雲，政爾果薈霜露。圓融行布，發明言外之文；講貫流通，仰贊域中之大。  
《北磻集》卷八。

### 開元改三門爲殿并塑佛疏

佛者覺也，盍開先覺之權；天何言哉，當示不言之化。幻跏趺千輻相，如光明七金山。即自舊之門，可無餘地；揭維新之榜，別有奇觀。風動銀鐺，聲沈萬籟；春生枯朽，歡沸層城。分輝月滿千江，據令草深一丈。浮圖插筆，清茗寫盡陰晴；梵放薄雲，大施增成富貴。  
《北磻集》卷八。

### 建康天寧脩佛殿疏

佛者覺也，出乎其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殿宇有嚴，人境無別。古殿欲壓，此心敢安？須大力量、大富貴，來振顛危；則小招提、小比丘，均蒙休庇。霧沈半壘，盍觀用晦之時；潮打空城，試聽翻瀾之辯。  
《北磻集》卷八。

# 全宋文卷六八一五

釋居簡 一八

## 四安梵慧院普賢閣疏

開白銀界，莫非功德莊嚴；截紅塵區，盡是旃檀樓閣。菩薩分身之地，信心種福之田，須輪困捎日之材，飛突兀切雲之觀。欲識普賢住處，何必它求；試看童子來時，端從此入。《北磻集》卷八。

## 廣教水旱後化齋糧并修造疏

相國師斷際備，無求斷際之徒；祖師摧六宗來，不拒六宗之黨。石混俱焚之玉，沙藏未汰之金。惟反己而恕人，聊抗塵而走俗。損餘補不足，蓋惻隱之常心；持危扶其顛，在秉彝之懿德。領言前意，須箇中人。歌有道之朝廷，九年水七年旱；笑不靈之佛法，二生受三生冤。試聽八十歲老僧之

言，來下百千劫信根之種。《北磻集》卷八。

### 淨慈請明晦翁山門諸山兩疏

鼎湖龍去，追嚴敢怠于夤昏；印土花開，分布已周于華夏。須空王入室之子，奉先帝在天之靈。恭惟新命某人轉位回機，別行一路，息陰休影，不羨羣飛。弗打諸方葛藤，是謂邁往；自有一種風度，孰非蛻塵！九河翻四辯之瀾，一髮引千鈞之寄。盍觀反擲，毋藏奮迅之威；所向無前，更試崢嶸之步。

禪教並作，魚鳶自樂天淵；劍佩相譏，肝膽徒分楚越。小低高韻，以慰同盟。恭惟某人志在聯燈，明集《聯燈》三十卷。氣吞列祖。語無遺恨，知我罪我惟《春秋》；道不虛行，以指喻指齊天地。鈴鎚妙密，鐘鼓鏗錡。老圃澹秋容，更持晚節；鄰燭分餘照，竚望強宗。試眼親手辦之機，免唇亡齒寒之歎。《北磻集》卷八。

### 臨平佛日請度老疏

敷門著書，曾千萬乘；提藍撼盞，已落諸方。翻身巨關重關，拭目橫飛一鷲。恭惟某人了行脚債，是到家人。披龍藏而徧探，過屠門而大嚼。水遶臨平有路，舟橫野渡無人。紅藕香中，數聲柔櫓蒼茫外；碧雲句裏，一箇閒人天地間。凡馬羣空，法輪三轉。《北磻集》卷八。

### 矮道智辯砌路疏

道者少機關，得路塞路；矮人多計較，要平不平。辨心自我笑談間，得力在他行履處。磨稜合縫，踏着便解通方；就下平高，蹉過休言不道。《北磻集》卷八。

### 行者求僧疏

教必尊僧，乃佛祖所自出；人能弘道，非將相所獨爲。將探道之根源，豈竊僧之形服？望禮部牒，如蟾枝入手之榮；揮長者金，過驪頷得珠之喜。《北磻集》卷八。



## 開散楞嚴會疏

具足圓覺，住持圓覺，金屑猶存；示等虛空，證得虛空，蠟人何與？那伽在定，佛頂旁宣，衆口同音，諸天聳聽。伏願六殊勝地，展升平磅礪之基；一闡提人，同盛大光明之選。

三月安居，圓覺伽藍具足；一音宣演，普門風月平分。當盡反于聞聞，豈獨忘于見見。伏願光明佛頂，燭蔽天最勝之幢；久遠僧祇，歷磐石無疆之祚。《北磻集》卷八。

## 海上白峰山慈濟寺三身中粧普賢疏

高宗曾到。

合水和泥，三大士曾同出現；縷金間碧，獨普賢不受塗糊。深藏此段光明，曲爲今時開發。寒潮震海，激二千酬瓶瀉之機；滿月無塵，壯億萬歲龍游之地。《北磻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六五三二。

### 巖少瞻住其兄杜仲喬菴疏

伯氏吹埴，仲氏吹篴，靜聞逸響；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橫制頽瀾。把茆寄罔極之思，一枝託勸飛之翼。恭惟某人曾分半座，略露一斑。將軍射虎而不侯，聲名益振；諸子索車而出戶，童穉何知。遲遲去父母之邦，落落掃箕裘之業。平生嫌佛不做，袖手藏鋒；行止非人所能，隨機應變。《北磻集》卷八。

### 五峰請愿毒果疏

鳳兮德之衰，嗟光明幢之將仆；虎哉角而翼，知霹靂手之難藏。無心借重于王公，據令折衝于佛祖。恭惟某人金雞讖粟，鐵舌翻瀾，尋臭味于芝蘭，略玄黃于騏驥。深涵厚養，半生有口慵開；捷出橫飛，一笑與時俱奮。拔乎其萃，鳴則驚人。試尋海上英靈，來看關西雋傑。《北磻集》卷八。

## 一老住紫籜院疏

高卧白雲，花雨從渠狼藉；不題黃葉，姓名何自知聞？雖蟠縱壑之鱗，孰掩騰芳之麝！恭惟某人三池養駿，如渥注千里駒；四辯翻瀾，是曹源一滴水。方其學也，譬如農夫，是穰是藜；語其證也，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白巖十載，鴻祐三年，親曾小試；冀北一空，青銅萬選，竚看全提。密贊弦歌，斬新鐘鼓。《北磻集》卷八。

## 川行者求僧疏

不耕不桑，所難出耕桑之右；忘寢忘食，所急在寢食之先。誓委質于六和，敢負恩于四重？是真法器，可無位次安排；雖百伽黎，亦有龍天辦集。《北磻集》卷八。

## 請慧愚極住華亭北禪疏

奪得驪珠光照夜，不枉登靈鷲一峰；自有鸞膠續斷絃，試聽取華亭一曲。當仁不讓，快便罕逢。

恭惟新命某人教外別傳，機先三應。經歸藏，禪歸海，向來已屬平章；翼有鳳，足有麟，到此豈容隱晦。太守從公決擇，大衆咸願諦觀。由西溪而來，三級浪高魚尾俊；向北禪而去，九霄雲靜鶴程遙。設最險關，談無義語。要于火冷灰寒處，喚醒馬耆；更待風定月明時，招回船子。《北磻集》卷八。

### 育王席煖簾疏

零亂收來，全身入草；見成拈出，八面當風。休論做處工夫，領取卷時消息。玉樓起粟，春歸雲會堂中；金鑰開關，誰在夜明簾外。《北磻集》卷九。

### 宣石橋開雪豆語疏

龍藏不能容攝，是謂重玄；乳峰曾未流通，斯爲缺典。禪士本儒林之秀，副墨乃洛誦之孫。文采難藏，印板打就。《北磻集》卷九。

## 佛迹山幹田疏

插草建精廬，徒襲瞿曇氏之迹；開田說大義，抑觀先百丈之心。丘園隨分經營，道德敢忘耕獵？異苗翻茂，因中果惟我能知；別甌炊香，飯裏沙知誰咬着。《北磻集》卷九。

## 修兄淮南持盃疏

諸方曲木，床邊葛藤弗少；箇裏死柴，頭上火種無多。且續光明，不須狼藉。等心分衛，何妨直入長淮；卒歲忘憂，佇看香炊別甌。《北磻集》卷九。

## 臨海尼如奉求僧疏

覺無象族人。

毗耶室內橫機，在家菩薩；娑竭宮中奮辯，學佛威儀。是真出家，決定成佛。四十年此心如鍊，猶在半途；剎那間一簣成功，不妨全節。《北磻集》卷九。

## 化席簾疏

本自玲瓏，却作無邊障礙；放教周匝，打開自己光明。雖然枯木霜花，自是春風和氣。機機相付，還它日用工夫；面面皆同，要見歲寒門戶。《北磻集》卷九。

## 宇文樞密精嚴請涓公疏

肅愍公跨虹霓去，衣鉢親傳；稜道者從象骨來，典刑不墜。義膽忠肝，輝天鑑地；深禪密行，續焰聯芳。委寄得人，承當無媿。恭惟某人淮山夢斷，又移茅舍入深居；笠澤春歸，只有湖水無行路。松瘦鶴立，雲疏月寒。霹靂手藏袖間，軒昂氣蟠胸次。丹衷貫日，結皇天后土之知；表剎摩霄，付孝子順孫之託。《北磻集》卷九。

## 鍊牛住靈隱疏三首

石橋住淨慈，同法嗣。

道北道南，自是同工異曲；難兄難弟，孰非跨竈衝樓。四蜀兩翁，一門雙駿。恭惟某人建瓴不

竭，側管徒闕。如雲無心，等一身於土木；尊法有體，重九鼎于山林。長蘆起劫灰之前，小朵在屋簷之下。袖中有東海，豈錦衣不榮故鄉；屋裏販揚州，携紙被便歸方丈。時在本寺西堂。右山門。

見謝公不住大瀉，神交方外；識荊州不願萬戶，道契環中。判將車子橫推，不礙襪頭番着。恭惟某人忘懷于衆，無媿於心。要潑除臨濟一宗，風清下載；未拈著正因二字，草沒前除。如當來彌勒下生時，有不待周文而興者。豈無它人，不如同姓，久俟來歸；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右州府。

弗會佛法得黃梅衣盃，求之與，抑與之與；指陰涼樹爲黃檗兒孫，不爲也，非不能也。要明宗于度外，須領話于機先。恭惟某人不重己靈，匪從人得。一千五百善知識，邪法難扶；四七二三諸祖師，死灰欲焰。近龍床角，踞鷲峰頭。八千歲以爲春，嵩呼祝帝；九萬風斯在下，鷗化爲鵬。《北磻集》卷九。

### 真相火後建法堂疏

禮兄受業。

甲乙傳家，砌草深逾一丈；丙丁失職，劫燒幾至三禪。豈遂無雨花新好之吹，尚堪聽瓦礫從衡之

說。白雲爲蓋，可無位次安排；頑石點頭，自有虛空證據。控此情于大施，依舊經營；揮老淚于遺墟，斬新建立。《北磻集》卷九。

## 化菜蔬

栽培不得，到海方知；撈攬將來，望洋而嘆。萬錢無下筯處，八珍有絕交書。入五綴盂，同一鹽味。春浮波面，夜潮載月明歸；驗在舌頭，午盃隨香積去。《北磻集》卷九。

## 百官渡惟一建藏殿疏

毘盧藏海，面面莊嚴；大士家風，人人具足。枕回廊之寂寂，開厦屋之渠渠。展茲壯圖，補此闕典。舜井作推輪之響，舜井在寺首，井中聲如雷半年餘。已有先徵；支郎詠《伐木》之詩，式觀後效。

《北磻集》卷九。



## 講合疏僧疏

藏海莊嚴，染指莫非圓頓；法源浩渺，濫觴終至滄溟。以心爲宗，回頭是岸。恭惟某因標見月，得兔忘蹄。三大部談笑無遺，何濡滯也；百十城刹那便了，反太速乎！眷此頽綱，煩公老手。文字語言之外，盡力提持；難疑答問之間，全機獨脫。《北磻集》卷九。

## 義烏縣東江接待疏

陳道姑賣田創建。

無休歇地，寧免奔馳；賣藥石田，以創接待。從它下榻瞌眠，解腰共飯；然後擔簦取友，負笈尋師。大厦終成，便是營巢之燕；一餐必報，何殊反哺之烏。《北磻集》卷九。

## 離相請光老疏

舍妻子入道。

錯自南來，悔鑄六州之鍊；又隨流去，洗空萬馬之羣。不甘涇渭同流，何苦草木俱腐。某機迅飛電，身如槁株。笑領言前，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陸沈衆底，有朋來遠方，不亦樂乎。一念萬年，

全身半偈。力追逸駕，又移茆舍。深居自撥寒灰，暫向人間借路。《北磻集》卷九。

### 蒙養正建僧堂疏

梓人畫堵，巍然相道之尊；圻者操鋤，徒爾楊朱之善。願施宏大，以振摧頹。須知百念灰時，不守三條椽下。盤根錯節，咸歸剪伐之餘；凌雨震風，盡在併幪之內。《北磻集》卷九。

### 台州請宣老住瑞巖疏

惺惺人去，萬牛回首難追；莫莫機橫，千偈翻瀾未已。儀刑龍象，眼目人天。恭惟某一仲名高，百念灰冷。捧紫泥而去，方快橫翔；眷赤城而歸，尤知靜勝。爲法來當酬居士，買山住應笑支公。看明月，憶峨眉，毋復詠謫仙之句；下喬木，入幽谷，不妨歌《伐木》之詩。《北磻集》卷九。

### 黃巖慶善修塔頂疏

再經回祿，萬牛難挽如山；獨御蜚廉，五鹿易摧其角。三百尺規樞之壯，八百年輪奐之虧。遠目

未瞻，寸心先折。八觚著地，是中發多寶光明；一舉冲天，向上寫四檀名氏。《北磻集》卷九。

### 錢昭文直香火道人求僧疏

現童女身，聽宰官身說法；居環堵室，來方丈室飛花。欲爲白足之歸，未就青銅之選。雲霄有路，穩騎鶴上揚州；雨露無私，亟看魚翻禹浪。《北磻集》卷九。

### 諸暨牌頭建藏幹田接待疏

八面玲瓏，不動中間樹子；三乘半滿，撥開向上機關。發明自己靈光，來吃家田米飯。立錫無地，運斤成風。儘教聖凡雲水，倒卧橫眠；坐看龍天鬼神，左出右沒。《北磻集》卷九。

### 謝孔目舍緣作道士疏

刀不利，筆不銛，弗與蕭曹異道；突不黔，席不煖，未應孔墨殊途。欲託黃冠，以干青眼。蛻九衢之塵土，已覺灰心；冀一粒之刀圭，重看換骨。《北磻集》卷九。

### 慧峰建僧堂疏

坐對聖僧折足牀，無安著處；卧看水牯支頭石，有轉移時。莫言一宿桑間，不似三條椽下。選佛青銅萬个，驗在堂中；賞音青眼雙明，春生筆下。《北磻集》卷九。

### 湧金門外砌路疏

樓吞山翠，賦疏影於橫斜；路遶牆陰，詠甘棠于蔽芾。積雨秋淫潢潦，康莊日困輪蹄。平高就下，可以扶顛；歷塊過都，咸資履坦。等心持地，布髮掩泥。此段難能，誰人笑領。前者呼，後者應，時行時止於王畿；朝而往，暮而歸，無黨無偏於周道。《北磻集》卷九。

### 下竺智仁求僧疏

拙直較遲，禮部牒不期而至；蹺蹻務速，福田衣得亦奚爲？與其僥倖圖成，爭似艱難耐久。我作是說，殊非誑嚇閭閻；汝勿他求，直下相逢特達。《北磻集》卷九。

## 炭頭疏

燒槽樵柴，單丁何媿；無賓主話，萬象同參。欲知槁木春回，試待寒灰豆爆。出爐黃獨，旋收冷涕垂頤；炙手朱門，一任諸人進步。《北磻集》卷九。

## 請梅屏疏

姓名住持，問此心有媿無媿；口耳授受，揣自己曾明未明。直饒六反軒騰，更俟四花紛委。阿師領話，老子忘言。恭惟某人水可投針，囊非藏穎。不立文字，孔方兄有絕交書；深入山林，張乖厓要捩鼻木。是真精進，豈錯承當。水國秋高，難駐橫空虎錫；海山雲靜，來登踞地猊床。少慰同盟，全提正令。《北磻集》卷九。

## 蘄州東禪幹鐘樓疏

禮獨山出世時，求此二疏。

高著簷楹，爲我橫陳篋篋；重開闌楯，從它平接風煙。試從複道危層，直眺岑樓高處。客愁千

緒，斷魂白叟洪撞；何許一聲，開眼黃梁未熟。《北磻集》卷九。

### 蘄州東禪幹僧堂疏

東禪乃盧祖傳衣之地，墜腰石尚在此。

觀水觀山，一飯之恩易報；聽風聽雨，三椽之地難圖。終看凡馬空羣，始對聖僧無媿。丁寧北秀，自今莫惹塵埃；問訊木平，誰道不勞斤斧。《北磻集》卷九。

# 全宋文卷六八一六

釋居簡 一九

西菩造五鳳樓挂鐘於西偏建藏于其下疏

辨才、參寥受業寺。

自昔山川，已屬兩公彈壓；只令樓觀，要看五鳳翱翔。幻成京樣規樞，收復潛川氣象。嵐昏翠掃，煙斂霏開。下容龍藏橫陳，上有華鯨待扣。俗子標于門外，倚則麾之；何人合住其中，與之進也。《北磻集》卷九。

城東楊相橋再造并修五里塘仁和縣尉爲首求疏

橋名楊相，扣子產濟人之心；事屬梅仙，試相如題柱之手。春至甘棠夾道，秋來潢潦無根。咫尺長安，淹回半路。欲展扶顛之力，平步青雲；要知架險之功，橫陳砥柱。《北磻集》卷九。

### 南翔遠老幹麥豆莊疏

南山荳稀，又見歸田之作；崆峒麥熟，難忘憂國之心。勿從有麵處提撕，須向未芽時薦取。一擲不受，二者何先。斷大千維摩詰神通，還它願力；盡大地王老師檀越，歸我福田。自在發生，徒勞助長。《北磻集》卷九。

### 淨土移寺造觀堂疏

避溺于一溪雲外，遷後盤庚；求友于九品蓮中，夢超清泰。顧劫波之可畏，舍樂國以焉歸？作而象之，誓將去矣。惟心攝境，就繩墨之權輿；聞性見前，聽樹林之宣演。《北磻集》卷九。

### 智盧求僧見李知省疏

人惟求舊，水必朝宗。豈遂忘選僧未了之羞，亦自負嫌佛不爲之勇。龍門無宿客，懸知速化何難；驪頷有玄珠，勿謂弗求而得。《北磻集》卷九。



## 開夏講疏

師者人之模範，厥任非輕；學者世之津梁，所繫至重。德先務學，吾豈無師。某人蠹簡潛心，十年燈火；白蘋滿櫂，幾度風煙。直須六萬餘言，隻字三嚙；然後五千餘卷，殊途同歸。會看名相俱忘，始信虛空解講。南薰入奏，無絃不是無聲；上士見幾，爲法元非爲座。《北磻集》卷九。

## 普光教院山門檀越兩疏

杜氏香火。

芳池生葑，笑陶靖節顰眉；別甌炊香，聽支離疏攘臂。佛法元非奇貨，金湯可是虛文。與君大方同歸，爲我一粲而已。恭惟某人擅跨竈衝樓之雋，掃同經異傳之譏。欲解背時之嘲，一窮自判；弗瘳稽古之癖，此樂渠央。黼黻新功，筌蹄舊學。如虎不用則鼠，凡馬皆空；入戶闐其無人，先師猶在。

射虎秋深，飲羽方知是石；囊螢夜老，披沙盡汰非金。破讀從它，全提自我。恭惟某人鷲鳥之鷲，大章者夔。曩事先師，一仲父二仲父；今皆北面，猶昔人非昔人。直饒良遂總知，正是玄沙未徹。城南諸杜，被尺五昭回之光；天下三支，奮九萬控搏之舉。《北磻集》卷九。

### 代人持盃買屋疏

地上錢流，方掩鼻過崔烈；句中眼活，盍沽酒飲陶潛。敢辭辛勤三十年有此廬，安得突兀千萬間見此屋。寸金寸土，西子西湖。各開並水樓臺，誰念滿城風雨。一枝足矣，歌歸來出無車；數竹蕭然，賦可使食無肉。《北磻集》卷九。

### 梨洲化主疏

諸方羅籠得住，肯上梨洲；一盤苜蓿無餘，更分香積。尚可儀刑七佛，何妨教化衆生。與其令逐客于陪堂錢，則吾豈敢；曷若登壠斷而罔市利，于汝安乎？我固丹心，誰開青眼。《北磻集》卷九。

### 日者陳氏命子作道士疏

入王屋山，無錢粥牒；隱成都市，信口談天。顧豐財有道，拙不如人；雖異傳同經，猶懷舐犢。相逢求售，直欲圖成。老子五千言，誓忘筌於紙上；令威一千歲，期化鶴於遼東。識破話頭，何妨注

脚。《北磻集》卷九。

### 諸山爲李臨海昌宗保安眼疾於千眼大悲殿疏

禱爾神祇，感通久矣；爲民父母，休戚以之。惟杲日之行空，掃昏花之無蒂。借千眼司明之助，罄乃先心；策三年治劇之勞，俾其終惠。伏願金篦刮膜，增罔罔於雙瞳；蓮掌舒光，副拳拳之輿頌。

《北磻集》卷九。

### 黃檗湛愛堂造房舍疏

大雄

黃檗歸來，滿船載月；青山不改，半榻眠雲。玉川破屋難支，金地高風欲喪。桑榆遲暮，風雨飄搖。古人之戒，三宿無留；君子之居，一日必葺。真箇蕭條四壁，未免求人；假饒突兀萬間，莫非報德。《北磻集》卷九。

### 大雄寺白龍殿幹直廊疏

去年旱魃，膠斷港之舟航；傍寺蜿蜒，霈隨車之雨澤。涸轍見重甦之喜，槁苗起九死之餘。吏答恩私，遺像有嚴于輪奐；神非尸素，妥靈無媿于陰晴。欠回廊三十間，盤飛磴一千尺。密雲不雨，既孚京尹之求；三日爲霖，敢後傅巖之助！《北磻集》卷九。

### 杜寺普光幹柴蕩疏

足食足兵，京兆曾稱武庫；無柴無水，家風渾似疏山。鼓鐘自可忘憂，樵采猶當軫慮。欲栽葑草，直從白鳥明邊；不礙釣船，橫截碧蘆深處。豈獨烹飪以奉祭祀，亦可樊圃以代垣墻。何患日生，便爲歲計。《北磻集》卷九。

### 造鐘樓疏

鼎老請作

振此洪撞百尺，橫陳壯麗；舉斯重寄數尋，直上青冥。不曰才難，孰云器小。閭浮以聲爲佛事，

必有因緣；斧斤以時入山林，可無梁棟？財當配法，福自開基。《北磻集》卷九。

### 普照寺修西方閣展殿軒疏

寶閣橫陳，樂哉如佛淨土；劫灰屢掃，巋然如魯靈光。支大厦之將頹，須真才之起廢。爰諏匠石，以扣檀門。自四十八萬至四十八錢，滿法藏比丘之本願；由千百億化接千百億衆，式雁門伯仲之芳塵。要見異時花內標題，便是今日疏中名氏。《北磻集》卷九。

### 超果無礙浴院幹前軒疏

無礙浴院前榮，未舉修梁；叵量福基後效，須還大施。要爾同超濁土，爲渠辦取涼池。尺土寸金，千金易得；一湯二水，滴水難消。雖無位次安排，只貴寒溫得所。成佛子住，行看妙觸宣明；舞雩詠歸，不在春風洙泗。《北磻集》卷九。

### 華亭證覺觀堂教院檀越山門兩疏

末流所至，濁涇清渭何當分；齊人所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渠方合耦而助，吾欲同途殊歸。有可平章，毋忘推挽。恭惟某淨覺梅花樹下，十載掩關；永和修竹寺邊，一枝容膝。自打諸天交道，儘教諸子揶揄。似不能言，扣之則應。九花開觀，作興清泰宗風；一步到家，來問華亭船子。

相羣炙手，陸梁井底奚爲；何補承家，醉飽墻間未已。自守臺衡計拙，放教燕雀風高。真箇流通，何妨冷落。恭惟某寸田可稼，丈室曾開。負循循善誘之宜，扣止止不譚之要。柯橋水逆，笑射羿之逢蒙；谷水秋深，豈鳩人之叔子。買山且置，擇地徒勞。判一生硬兩脚根，跨諸方出幾頭地。《北磻集》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五二五。

### 延慶觀堂翻蓋疏

直明生死，欲空冀北之羣；橫絕娑婆，大勝終南之逕。惟此觀堂之設，示人淨土之津。一花題名，五濁離垢。矧劫火洞然而不壞，恐梅霖霏淫而難支。滲漏不除，帡幪何託？鴛鴦翼翼，可無望於

同盟之人；荷芰酣酣，結有緣于未歸之客。《北磻集》卷九。

### 陳寺修圓通閣疏

處處普門，迷隔弱水三萬里；巍巍重閣，何必崑臺十二層。是雖土木之成，寧免陰霾之蠹？蠹須再振，成則中興。豈敢擅千金獨創之榮，要當致萬福攸同之助。三熏海木，式嚴檀施之家；百轉宮鶯，同入圓通之境。《北磻集》卷九。

### 淨慈冬節疏

兜率荔枝，中老素三種毒；法昌橘子，欠韋郎一夜霜。驗人只這些兒，笑我知它幾許。冬年解結，自非舍富從貧；南北東西，誰解生心受施。《北磻集》卷九。

### 智門能老開堂疏

表海大邦，杳杳蓬瀛有路；住山本色，明明刀斧無痕。陽春不是無聲，霽月豈曾諧俗。恭惟某人

名晞盧老，墨盆毳衲猶存；脚踏智門，荷葉蓮花使用。先師意旨，未夢見在；諸佛法印，可得聞乎？試露鋒鋦，要知源委。嵩呼祝帝，八千歲以爲春；鵬舉摩天，九萬里斯在下。《北磻集》卷九。

### 昭慶淨土池疏

載笙歌去門，喧北宕之船；聽樹林談花，託西池之藕。斷尋常之擾擾，開丈六之巍巍。即俗明真，事則有成有立；惟心自性，人皆無欠無餘。欲謝炎丘，必尋涼壑。由初願至四十八願，佛不虛言；捐一錢至百千萬錢，君其樂施。《北磻集》卷九。

### 妙湛月巖中開堂疏

向來擊小彈偏，揭單傳第一義；譬夫尊王賤伯，尚六藝黜百家。永懷先物之難，要見續弦之斷。恭惟某人諸天響合，羣衲影從。明明百草頭邊，會其有極；落落九淵之下，亦與之俱。學妙屠龍，機深陷虎。偶虛蕙帳，不須賦《北山移》；休打葛藤，佇看行摩詰令。《北磻集》卷九。



## 寄居疏

太虛無口，誰翻四辯之瀾；頑石何心，自領重玄之旨。至若墻壁瓦礫，洞然見聞覺知。凡我簪纓，式此龍象。恭惟某人家有哲匠，心冥正傳。會於聞處知歸，肯向說中取辦。務到不疑，方酬半偈；雖曾小試，未稱全提。雷欲驚春，潮仍吼月。非男女等相，不須問境中人；碎佛祖玄關，便豁開頂門眼。《北磻集》卷九。

## 碧雲建藏疏

達摩耶藏，要看八面玲瓏；娑竭龍宮，未見層簷峭峙。事竟成于有志，珠固得於無心。坐令海嶽旋時，盡在機輪活處。日暮碧雲合，鉏雲耨種德之田；雨來修竹鳴，題竹俟登龍之客。《北磻集》卷九。

## 正海爭徽廟道場不應作貢院遭別駕之暴使求僧以償其勞

奉先帝在天之靈，仗節死義；惟空王入室之子，荷法忘身。珠中業影分明，柱後惠文寬大。燭不

勝月，嗟盆覆而不遭；魚漏吞舟，雖網疏而弗漏。甚矣割支之慘，徒斬春風；懷哉圓頂之逢，霈沾德澤。《北磻集》卷九。

### 心老住道場疏

叢林止黃葉之啼，一夔有托；廊廟中青錢之選，十日無私。泥登埏埴之盤，翼駕扶搖之御。重增九鼎，喜抃三山。恭惟某從道場來，成佛子住。象鼓聲前不死，塗毒休過泥洹。震徹無聞，知音猶在。盡掃百廢，方屬半提；瞥轉一機，何妨全璧。西湖乘興，有如雪堂居士留石塔師；北磻揮毫，大似太原上座勘石門句。《北磻集》卷九。

### 淨覺法師齋忌疏

淨覺與其師四明法智辨論不合，遂歸天竺慈雲懺主，後人目之曰山外宗。

異傳同經，等述一王之法；家雞野鷲，咸歸八法之書。雖統有宗，會有元，始可流通；必青於藍、寒于水，方堪付託。受斤有質，投針不疑。毫釐少差，腹背大敵。金石玄中逸響，筌蹄紙上陳言。脫穎難藏，當仁不遜。智齊范樞則師減半德，技經肯綮則目無全牛。仰事激揚，俯從振厲。以咒

以詛，敢辭禍出斯門；載馳載驅，未知鹿死誰手。具位伏願山無外界，勝幡樹十丈之紅；水有四淵，孤權反九池之碧。《北磻集》卷九。

### 下竺修造疏

殿古雲深，一會靈山面勢；閣蜚天迴，九花芳沼爲鄰。此外皆椽差栢脫之餘，於是乎雨震風凌之甚。礎難勝任，未聞澆柱之箴；梁昧持危，有待架虹之手。行將壓矣，坐視惘然。思創建不曰惟艱，顧因循尚安敢肆？三檀應無住相，兩磻不盡恩波。矧王舍城，乃古佛國。春風著力，齊吹入此門來；梵刹重新，何莫由斯道也。《北磻集》卷九。

### 拜郊臺天真院移普賢塑佛疏

玉象回顧，在法界中；古殿重脩，出人意表。鮮明如爛銀闕，象設如七金山。江月洗空，不見塵囂之蹟；樓鐘遞響，時聞梵放之聲。城南尺五雲霄，花藏三千幢刹。大功德海，大富貴人，只有皈依，更無擬議。生心受施，敢貽居士之譏；住相生天，莫負如來之記。《北磻集》卷九。

### 小白花橋疏

雄跨中流，玉局老仙曾度；大書巍柱，繡衣使者重來。陋溱洧之乘輿，快雲霄之得路。比石如櫛，擬芻尼銀浦之高寒；飛梁繞雲，爲儀鳳甘棠之伯仲。此費實重，小才罔功。振百年皇祐之規樞，增一曲蘋洲之壯麗。看卧波之峭峙，未雲何龍；若遵路之坦夷，其直如矢。《北磻集》卷九。

### 請亨老住報恩疏

睡虎眼開，聽它搏噬；孤鸞影動，還自回旋。是誠彰教兒孫，孰掩丹山文采。某冠冕萬指，筌蹄百非。等將淵奧根源，付與緒餘土苴。有口挂壁，早嫌葛藤；無心出山，已成途轍。來作鄜中佛事，式慰同盟；撥開度外塵機，掃空邪說。《北磻集》卷九。

# 全宋文卷六八一七

釋居簡 二〇

## 婁公瀆中興接待疏

古婁公瀆，舊化城基。藏雖八面玲瓏，缺殘衆相；地乃千年常住，緣募三檀。畢命爲期，亟圖接續；餘生未泯，便欲圓成。祇陀太子開給孤獨園，劫劫爲前佛後佛舍；妙眼善女虔修破損像，世世生天王人王家。試聽八九十老僧之言，必享百二十長年之壽。《北磻集》卷九。

## 常熟道友焙經得舍利無數榜

蠹不在魚，在執紙上語者；焙非待火，待忘言外詮時。本自清涼，何曾熱惱。珠回玉轉，單聯複貫無遺；霧濕嵐昏，一暴十寒殊甚。歸諸藏，藏白不能說；藏諸身，身在則有餘。第二義門，恢五福

聚。佛法不怕爛却，死灰不復然乎。弗於鼻觀上聞經，安能火焰裏說法。墻壁有耳，分明於此知歸；舍利無根，畢竟從何流出？《北磻集》卷九。

### 烏青鎮廣福火後修造榜

炎炎三毒，競起無明；落落千間，遂成烏有。可惜千年常住，適遭兩木相因。采壯采明，不激不發。厄會驚喧兩鎮，劫燒幾至三禪。玉石俱焚，鬼神弗赦。掃殘瓦礫，重布準繩，豈憚辛勲有此廬，行看突兀見此屋。工師得大木，莫非佛刹重光；太子布黃金，便是法輪再轉。《北磻集》卷九。

### 長安明兄修造榜

逃虛空時，倏喜足音之響；過長安市，遙知日馭之高。弗超火宅炎丘，誰識涼池芳鬢。殿古將仆，閣今欲蜚。懷哉一木難支，偶爾四緣俱順。幻出九花幢刹，宏開百尺簷楹。複道行空，落日懸鼓。佛無高下莊嚴，萬德皆同；土有西南淨穢，兩途相遠。長玩壺中日月，盡收劫外風煙。更上一層，不移寸步。高閎大第，毋求住相生天；林樹水禽，等是無情說法。《北磻集》卷九。

## 南翔修造化糧榜

鶴南翔去，幾時華表重還；錫北飛來，指日祇園側布。寺占蕭梁之地，浦停博望之槎。風嫋經幢，蓮開品觀。六萬字誦芬陀偈，半千僧同梵音聲。未策歲功，先了日課。開梵天之壽域，爲王者之福田。佛放光明，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法城峻峙，壞者既妄，護者亦空。徒欲捕風，還如繫影。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庇託萬間；取上方皆維摩詰神通，香酬萬指。虛空有盡，一鉢長歌；實際無私，百堵皆作。《北磻集》卷九。

## 龍華寺火後修造榜

雲蟾樓觀，天開三會風煙；水鳥樹林，地接九花池沼。錢氏五王舊德，皇家萬禩丕圖。毳衲星居，瀟灑半千之衆；鑑堂塔在，流通四十餘年。司烜氏玉石俱焚，古寺基乾坤獨露。殿宇衆法，次第重修。嗟撞鐘伐鼓之時，欠展鉢開單之地。要見百世楷模，六種成就；還它一堂冷澹，千古分明。大富貴人盡是王老師檀越，小聲聞衆願觀維摩詰神通。天道好還，老胡有望。《北磻集》卷九。

### 侃都寺重開大慧語錄疏

濤湧瀾翻，尚想衡陽瘴面；雲開天霽，式符江漢歸心。撚指一十有七年，信口八萬四千偈。人天龍象，在則人亡則書；草木芝蘭，出乎類拔乎萃。奎文寵錫，海藏珍收。雖非魯壁之藏，甚于秦火之酷。欲哀衆施，盡與重刊。掃古今螢爝之微，還皎潔蟾蜍之照。遺音猶在，妙賞須逢。如金聲玉振無遺，免邪說暴行又作。《北磻集》卷九。

### 祥後堂住天童疏

東晉高風，想見蘭亭勝踐；後人表剝，遂成蓮社清游。典刑懷古衣冠，氣象壓今叢席。與選掄者，皆奇偉人。某人峭峻全提，淹回半座，雖云借路，是亦明宗，便當捷出橫蜚，未有長行不住。佛法扶顛之際，春秋責備之時。水迷涇渭之分，如何著眼；烏藐雌雄之辨，只合忘言。莫論三種住持，要見一門超出。《北磻集》卷九。



## 印老住天童州府山門諸山三疏

有法付國王大臣，金湯惟固；無法付空王真子，衣鉢親傳。斯文欲並皇明，王度敢忘陰翊！某人身藏北斗，口吸西江。滕公三代後，跨竈衝樓；肯堂一着先，摩頂放踵。康莊失步，指陳自己珍奇；死水觀瀾，又屬他家風月。與其輦轂，曷若山林。指碧巖石玲瓏，達四聰于丹宸；觀黃河水清淺，導萬派於銀潢。右州府疏。

會佛法人，何啻稻麻竹葦；無陰陽地，不關水旱豐凶。幾箇知歸，其誰踏著。某人浮華消盡，真實獨存。一點無私，十年起廢。春去桃花片片，綠繞庭除；夜開月觀沈沈，翠磨星漢。孰謂平常是道，安知坐死平常；自憐計較俱非，不解巧生計較。出乎其類，少慰同盟。豈無它人，願觀盛作。右諸山疏。

名徹前朝，得松巖之奎畫；道參中貴，服稻畛之金欄。道人分上，安用多般；明眼人前，不直一笑。某人敕住天竺，敕歸天童。靜退于演遁菴，機尤峭峻；遭逢如清道者，寵更光華。樵谷成陰，睦州擔板。佛燈珣後佛燈，印又聯芳；事法界中事法，門當再振。右山門疏。《北磻集》卷九。

## 修造疏

住處不支，嗟前修之尸素；傍觀者哂，見後進之因循。適當承乏之秋，妄冀中興之業。門庭大敞，囊橐無留。想翼翼之修廊，悲涼故老；眷沈沈之古殿，懷仰空王。闕典猶多，成功尚遠。需側布黃金之手，於豁開青眼之時。意在鈎頭，春生筆下。《北磻集》卷九。

## 蘇公堤南屏寺修造疏

臻公寺老，門掩斜陽；西子湖春，堤橫綠水。楊柳芙蓉富貴，旃檀薜蔔淒涼。屋既摧頽，僧尤寂寞。因陋何妨就簡，惟新豈易圖成。瓴甌再翻，帡幪可冀；柱石重振，棟梁欲堅。大福德人修，大福德人受用；明因果者壽，明因果者承當。此話纔行，施心便廣。《北磻集》卷九。

## 四衆塔疏

湘南潭北，層落落，影團團；天上人間，峭巍巍，孤迴迴。雖示兩雄分座，何如四衆同歸。一路

涅槃，千年矩範。腐截朽骼，有菴中不死人；華屋朱門，賞絃外無聲意。留十方常住之地，駐一原不老之春。壽君壽親，利彼利此。《北磧集》卷九。

### 西谿接待建華嚴閣疏

天上雲開兜率，靡不涵容；門前路透長安，可無接待？庫院修廊未建，廣堂傑閣方營。不知法界無邊，豈信雲霄有路。朝往西天，莫歸東土，何日到家；南詢諸友，北謁文殊，一生成佛。盡是華嚴富貴，孰非藏海莊嚴。法法圓成，人人具足。《北磧集》卷九。

### 東陽雙魚接待疏

騷人著語，好風千里吹來；劉禹錫在京師作詩來。山鬼挑燈，清曉一時逃匿。天巧無從自獻，地靈遇物斯彰。起乾沒之峭巍，如蠖信平聲之雋傑。佛宮儒館，鐘鼓絃歌。試看止息化城，孰若詠歸沂水。創物惟智，聚人曰財。堂扁生秋，掃大暑，去酷吏；山有飛瀑，如白雪，停陰岡。絕唱雖高，同聲必應。《北磧集》卷九。

### 延慶修造未辦疏

四明道場，蕩而復振；一乘法味，流而不窮。自寸椽尺瓦重新，幻傑閣崇樓如舊。菴虧藏六，義欠函三。缺典猶多，全功未既。上方有世界，化菩薩無路搏香；厥土惟塗泥，東海若隨潮退舍。先資糧，次加行，始一簣，終成山。扣富貴人，看鄉里面。《北磻集》卷九。

### 致道觀副觀化朝真法服疏

明信在躬，沼沚蘋蘩可薦；蓬心飾外，文章黼黻奚爲？欲振殊儀，先崇內照。不脫走塵之屣，難覲寥陽；未更漬汗之裳，敢延真馭？必辦盛服，其如空囊；只有求人，別無出著。含風疊雪，輟侯家舊賜之餘；垂佩采香，昌桂窟巍攀之報。《北磻集》卷九。

### 吳江聖壽修造疏

三江既入，松江如畫圖中；萬壽無疆，聖壽絕囂塵外。起於石晉，側布金園。劫灰再掃無遺，天

道好還可俟。堂無周屋，欠翼翼之鴛蜚；鐘未上樓，噎鉉鉉之鯨吼。其它罅漏，以次補苴。善人樂捐有餘，君子自求多福。人惟尋舊，事不避難。祝大哉堯，南極春秋；翊壯哉縣，太丘風化。《北磻集》卷九。

### 華亭普照置柴蕩浴疏

鼎容百斛，注不竭之滄浪；衆浴千僧，盡將來之垢濁。未建瓴于溫室，已脫體於汗膚。楚言刈于錯薪，賈特高于丹桂。獨無樵曠，會有檀家。直從芳草連天，遠至平蕪盡處。壽拓八荒之域，妙觸宣明；福開萬頃之田，諸塵清淨。《北磻集》卷九。

### 證覺買地建延壽堂疏

創十方爲老病，老病未安厥居；歌一鉢飽蕨薇，蕨薇未實其腹。旋欲經營餘地，永爲種植良圖。顧朝齏莫鹽之缺如，恨尺土寸金之難致。革東鄉笙簫之地，掃去腥膻；騰西方菡萏之芳，同歸清淨。

《北磻集》卷九。

### 梅里勝法起三門修造疏

皇皇四達，春風吹散天香；翼翼層簷，夜月隨行道影。梅里一方勝刹，檀林四衆禪栖。風雨飄搖，梁柱頽圯。欲振尊卑次序，別開壯觀門庭。如正人心，以致其敬。凡淒涼之老屋，擬輪奐于新規。淮海貴人，既受靈山之囑；粉榆野衲，遂扶小刹之顛。《北磻集》卷九。

### 崇德普寧接待疏

官塘暑晝，暍思待扇之人；水驛雪時，寒軫欲回之權。不斷商胡袞袞，方來雲錫憧憧。熱須漱滌清泠，息免淹回叢雜。菴宜竝路，亭可臨津。開千年鐘梵家，作九夏茶薜供。渴者易爲，飲涼于滴滴醍醐；逋者不忘歸，笑彼區區逆旅。不勞三宿，擬報一時。昔賢有志酬恩，今日其誰負德？《北磻集》

卷九。

## 慧日僧堂疏

摧頽老屋，何以安單；欹側櫺窗，若爲掛鉢。一木巍撐不得，千金改作猶難。要見一堂冷澹，千古分明；還它百世規樞，六種殊勝。載觀出著，只合求人。豈無王常侍，與臨濟同遊；亦有張無盡，爲永安撰記。《北磻集》卷九。

## 彰教法堂上梁文

法道隆替，存乎其人；土木壞成，繫之于類。顧行藏之由是，在營建以何如。細爲桷，大爲杗，取其長而已矣；斤者斲，刀者削，審厥技而庸之。庶逃盡力之訶，抑免棄才之謬。北磻老子錐也無卓，益猶可歌。信開百福之田，壽拓八荒之域。不求侈靡，以取譏嘲。人其人，廬其廬，哂愈之強爲辯也；爾爲爾，我爲我，於惠也初何傷乎！願聞堂下之言，以悟雪中之立。劍須高挂，慰徐君九地之知；梁欲橫飛，相匠氏一時之巧。

兒郎偉！拋梁東，疏雲薄霧鎖空濛。霜鐘敲月回僧定，人在煙蘿第幾重。  
拋梁南，稚松孫竹間榷楠。沾沐九天新雨露，參差濃翠影交參。

拋梁西，雲從黃鶴度雙谿。千載子安呼不起，來依蕙帳隱淪栖。  
拋梁北，北阜深雲鉏不得。長刀短笠斬荆藁，留取梅花伴蒼蘘。  
拋梁上，雪卷水晶雲母幌。自是丁山壓衆峰，一泉一石皆宏放。  
拋梁下，泓碧濺濺生石罅。張公名字至今存，清清不改消炎夏。  
上梁之後，伏願人安里社，米熟家田。恢釋梵而鼓行，贊唐虞而陰翊。衣傳止六代，已分北秀、南能；我獨有二天，得依龔遂、黃霸。《北磻集》卷九。

### 大梅護聖僧堂上梁文

絕頂有天，宛與壺中不別；深居無說，誤從紙上虛傳。衆含蒼蘘之芬，衣倣芰荷之制。榮公長老，來踞此座，不負大梅。住山無刀斧痕，談玄有虛空口。斲輪自若，血指紛然。掄材而爲棟梁，挂椽以庇風雨。一堂冷澹，道南派別清流；千尺婆娑，濟北涼生大樹。賀厦燕雀，展單象龍。彈指翬飛，何必指將軍之廩；聽渠豆爆，不須然內史之灰。欲相修梁，爰歌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瞳瞳海日上空濛。晴卷煙霏橫獨秀，光搖寒碧泐羣龍。山有潭湫極靈。  
拋梁南，俯瞰諸峰鎖翠嵐。秋攬千林吹桂子，影高羣木綻優曇。  
拋梁西，一牛鳴地兩招提。山噎曉聲鐘斷續，煙消晚翠玉參差。



拋梁北，風滿天香浮毳毳。佳士能來似有期，俗駕自回安用勒。

拋梁上，鳴鶴在陰飛逸響。畫簷低與暮雲平，覩史夜摩無此樣。

拋梁下，整整斜斜排萬瓦。要知身是太平僧，善頌不妨歌至化。

上梁之後，伏願雲歸雙嶺，門掩孤岑。松花有餘，聽松風此山老；梅子當熟，問梅仙何日歸。捲

百衲于三椽，選一麟于衆角。《北磻集》卷九。

### 育王姚氏子裹飯奉母主僧宗印墟其廬利州定哀金新之上梁文

仇餉既讎，貪殘自斃；嗟來可食，禮義誰明？某愚魯有餘，困窮無告，執爨可曾知味，頡羹妄冀封侯。變從顏子墨埃，禍逮杜陵茆屋。墮卵覆巢之酷，震駭鄰人；牽衣頓足之哀，怨咨行旅。青山不老，感桑麻燕雀生成；黃粟難賒，嗟兄弟妻子離散。眼空環堵，心折分羹。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衆擎易舉；至矣盡矣，不可加矣，此恨難平。方自貽草創之羞，笑渠墮苟安之計。先事後食，從今忍渴于盜泉；傑閣重樓，自古閱人如傳舍。

兒郎偉！拋梁東，剪剪茆茨枕鄮峰。卧燕歸來尋古壘，飯牛歌罷撫長松。

拋梁南，一眼平蕪接大涵。霧雨漲空無處覓，曉來依舊色如藍。

拋梁西，家家茆舍擁疏籬。淺深野草空緣砌，寂寞閒花自滿枝。

拋梁北，松奮老髯空翠滴。不隨桃李嫁春風，可自春風無氣力。  
拋梁上，咫尺浮圖涵萬象。爲問劉郎安在哉，一聲清磬深雲響。  
拋梁下，小小數椽如大廈。爲誰革故爲誰新，山中千古成佳話。  
上梁之後，伏願春回玉帳，光透金壇。驅虎豹于山林，致鳳麟于郊藪。洛陽都蓋，正須綾襖。橫  
陳寒士俱歡，不管吾廬獨破。《北磻集》卷九。

### 華亭楊木浦朱寺法堂上梁文

楊木陰陰，人在鞦韆圖上；浦雲冉冉，僧歸清泰城中。發露天藏，幻成雲構。檀越某人孤韻絕俗，半生如僧。願輪拂盡銖衣，結習洗空紈袴。只勞精舍，不築菟裘。豁開重閣大講堂，招延三觀法檀度。聽經之浮圖，是中湧出；隨身之宮殿，何許飛來。刀斧無痕，林泉增氣。蕙帳空兮夜鶴怨，賞機雲二仲之音；潦水盡而寒潭清，印持遠千江之月。一堂冷澹，萬象證明。潮聲雜善頌，洋洋行看賀厦；劍氣與遙穹，蕩蕩盡屬鈎簾。華觀欲成，修梁爰舉。

兒郎偉！拋梁東，江流萬折繞吳松。長憶法華新道者，冥冥千仞沒孤鴻。

拋梁南，南翔老遠是同龕。此堂後夜有明月，更復與誰相對譚。新道者乃開基之人，死矣。南翔遠勸請造寺。

拋梁西，陰陰翠樾鎖煙霏。風急層樓高突兀，煙消鴛瓦碧參差。  
拋梁北，莊嚴面面皆殊特。若非胸次有規模，此段風光總乾沒。  
拋梁上，雲垂平野開屏障。諸天無路花不飛，梵放有聲山答響。  
拋梁下，桃李無言時自化。衆角雖多貴一麟，驥子驕騰空萬馬。  
上梁之後，伏願步武龍象，筌蹄兔魚。白石點頭，黃金布地。梅熟許同朱老喫，覺林泉四事之饒；山高豈礙白雲飛，看賓主一時之盛。《北磻集》卷九。

### 碧雲藏殿上梁文

殿舍藏，藏皮經，擬海伯宮之輪奐；樞發機，機運軸，尋山檣樹之根源。曩聞十二部所詮指歸，遂得八十卷重玄嗅出。記所見者，作而象之。以境攝心，與人爲善。北磻豨叟貧也非病，剛而用柔。浚智井而罔功，墾廢畦而弗穫。寸才如玉，斲小貽工師之羞；尺堵畫宮，用大笑夫子之拙。所住之刹斗大，所臻之雲鼎來。茹苦分甘，共作同息。幻成四朵，跨出叢霄。月車日馭，東湧西沉；牛鬼蛇神，左出右沒。晒乃閣蜚樓迴，燕雀風高；眷茲地轉天旋，鷓鴣路闊。三轉法輪如舊，萬年玉曆惟新。舉爾修梁，聽吾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碧雲峰對紫雲峰。冉冉碧雲歌日暮，紫雲峰下聽疏鐘。

拋梁南，種杉僧老雪毵毵。却憶閩山生處樂，驚猿空守綠蘿龕。

拋梁西，淹田秋稼與雲齊。未必侏儒皆飽死，只令臣朔一人饑。

拋梁北，平地獨山無草木。山名。天生境确不中樵，如何容得牛羊牧。

拋梁上，雲際何年埋石像。舉頭雲斂建招提，祇陁太子金園樣。

拋梁下，禁屨侏離隨俗化。自是陽春調絕攀，可但只今人和寡。

上梁之後，伏願帶經成俗，佩犢變風。鵲鳩在原，視弟有愛兄之道；虎豹遠跡，耻人懷食子之

心。繫崇佛乘，陰翊王度。式全父愛，陋袁彥道之呼盧；庶答母慈，嘉穎封人之錫類。《北磻集》卷九。

### 下天竺造僧堂上梁文

靈隱前，天竺後，三千刹外風煙；西湖上，畫圖中，尺五天邊雨露。旁開仁壽，幻出莊嚴。性具爲宗，法門有議。兩雄孰先孰後，聽《法華經》；一瓠載沉載浮，寓東海若。住山某人行輪碾霧，戒香逆風。萬指影從，四花雨集。追惟故事，半座穆如清風；來歸舊山，一會儼然靈鷲。既滿戶外之履，頗隘堂中之單。欲旃檀蒼蘂成林，以枯木留香爲式。旁搜柱石，出深山大澤之耆髦；聊布準繩，付盡堊斲輪之妙密。

拋梁東，一川風物在壺中。砌下水明深湛染，樹頭雲濕小玲瓏。

拋梁南，上中下竺寺分三。四山如畫開屏翠，中有青青小蔚藍。  
拋梁西，山高孤塔與雲齊。層層落落琉璃殿，咫尺叢霄路可梯。  
拋梁北，一奩寒碧瀦明玉。放開三板雪虹飛，疑是飛廉翻地軸。  
拋梁上，覩史夜摩無此樣。萬竅無風籟寂虛，隱隱薄雲聞梵放。  
拋梁下，陰陰壽木藤蘿挂。近寺時聞鐘磬聲，莫隨風雨飛遙夜。  
上梁之後，伏願一單如倚岡陵，百祿長于箕翼。崇功報德，嘯月眠雲。得覺道成，同結內官之社；使聖人壽，祝如華封之人。《北磻集》卷九。

### 丘運使後堂上梁文

昌黎獨步，辛勤三十年有此廬；浣花何時，突兀千萬間見此屋。曷若本支餘慶，共承先緒幽光。整頓丘園，團欒長幼。某官心涵江月，髻老淮雲。三徑就荒，夢想歸來之詠；四郊多壘，敢忘蜚輓之勞！揀盡寒枝，莫如喬木。龜筮叶吉，祖宗妥靈。凡曰同盟之人，共存諸父之國。安昌未老，尚堪弟子趨隅；太傅欲歸，又見君王前席。

拋梁東，梓匠輪輿欲奏功。故侯新築生和氣，稚耄喧呼賀燕同。  
拋梁南，湖光雲影兩相參。六月涼生清晝永，荷花落日正紅酣。

拋梁西，門開深窈止輪蹄。古藤細柳成行列，時有子規來上啼。

拋梁北，催詩急雨油雲黑。璧碎珠零在筆端，四座喧譁翻醉墨。

拋梁上，鸞尾掃除雲物障。八面玲瓏一鏡中，主人胸次同昭曠。

拋梁下，莫論少室山人價。百家姓裏聖人名，無道桓文之事者。

伏願上梁之後，紅塵擾擾，明月瞳瞳，始知弓未嘗亡，益信珠元不去。舊巢燕子，喜歸從百姓

家；初日寒烏，弗須占丈人屋。《北磻集》卷九。

### 慧日僧堂上梁文

門如市，心如水，喧寂惟人；山有玉，淵有珠，秀整超俗。此大蘭若，如小祇園。自跨虎野哉僧，來相攸壯哉縣。一堂欹側，十載經營。今茲策勛，老當袖手。北磻老子閱世欲槁，與雲俱遲。絕憐買沃洲山，大似捷終南徑。究此生無生學，畢命爲期；絕諸方孔方交，于吾何有。至若土木興建，與夫金碧莊嚴，力非不能，智弗可強。誦《永安僧堂記》，爲平生座右銘。咨爾後人，遵予明訓。式陳善頌，以相修梁。

兒郎偉！拋梁東，扶桑初日上龍葱。霞明高下叢霄碧，光透東西兩鏡紅。

拋梁南，童子南詢五十三。一從去後無消息，懶聽行人說徧參。

拋梁西，水通清泰九花池。宗雷靜社人心別，告戒丁寧不變移。

拋梁北，舊井依稀言子宅。千古弦歌在武城，鄉邑至今爲軌格。

拋梁上，太平無象天垂象。捷書夜報甘泉宮，江東諸葛猶宏放。

拋梁下，閣扁景言誰並駕。小戴經從大戴傳，不察不苛民自化。

上梁之後，伏願利兼百衲，德懋四檀。食于斯，息于斯，勿云當得，迷于是，悟于是，切莫它

求。如是則廣居正位，汝尚堪任；不然則夙負昔因，人誰與代！《北磻集》卷九。（以上吳洪澤校點）

# 全宋文卷六八一八

## 傅行簡

傅行簡（一一六八——？），字居敬，一字敬父，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泰二年進士第一，詔授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開禧元年除正字，歷校書郎、秘書郎。嘉定三年遷著作佐郎，四年致仕。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之二六、二之三十一、二二之九、二二之一一，《宋歷科狀元錄》卷七，《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

### 樓大參吳山井詩跋

井之惠利，得是詩而愈無窮。主祠道流王德正持詩相示。予謂後世官民既分，凡利在于民者，以官治之，非徒無益，祇有害。且捍江有卒，開湖有司，浚治河渠亦有職，利孰為興，害孰為去？徒蠹財蝕廩而已。他時一有修治，直重費縣官而後事克舉。今王德正主井旁龍祠，道家者流因利為利而不言利，沿功為功而不言功，德正勉之！窒罅平圯，鍾美屏惡，民不擾而惠以遷，繼正者益勉之！官毋



奪其職，庶乎井之利其永存。詩載樓氏家集，王德正能求記而不能刊詩以傳，亦一欠事也。《咸淳臨安志》卷三七。

## 式敬齋銘

并序 開禧元年五月

邢君典獄金陵，扁其齋曰「式敬」，求銘於予。予觀古人論刑獄之道，曰明刑，曰祥刑，曰哀矜庶獄，曰庶獄庶慎，雖不止於一端，而所以本之者敬也。蓋敬則心體常存，動合于理。推是心以典獄，豈惟匹休蘇公，殆將邁德皋陶矣。因叙，用「式敬爾由獄」韻作之銘曰：

敬以直內，刑屬五極。我思古人，蘇公是式。大祭大賓，心罔不敬。何敬非刑，咸中有慶。惟敬惟一，純一不已。斯須或忘，薄乎云爾。片言折獄，其惟仲由。由何敢望，匪敬奚求。明慎哀矜，敬無不足。皋陶垂休，亦惟典獄。

開禧改元仲夏日，四明傅行簡欽父銘，金華邢庚應辰立，河陽李大節德操書。《景定建康志》卷二一。

（以上郭齊校點）

## 曾 漸

曾漸（一一六五——一二〇六），字鴻甫，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承事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歷知滁州、興化軍。召爲秘書丞，數遷至秘書少監。官至權工部侍郎。開禧二年卒，年四十二。見葉適《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水心文集》卷二二）。

### 乞鑿版頒行補授格法奏

慶元四年十二月

太宗正司、內侍省、太史局、太醫局，皆有補授遷轉之法，未嘗不關由吏部，而吏部無明文可以參考，以至省部寺監、史職補授亦然。當官者苟欲參究本末，不免迂回詰問，且又有不可得而取索者。乞將一司一所補授遷轉及省部寺監、史職補授應所專用格法及續降指揮，命官立限，聚爲一書，仿淳熙一州一路酬賞法之體，鑿版頒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八（第七冊第六四九〇頁）。

## 改曆法事奏

開禧三年

改曆，重事也，昔之主其事者，無非道術精微之人，如太史公、洛下閎、劉歆、張衡、杜預、劉焯、李淳風、一行、王朴等，然猶久之不能無差。其餘不過遞相祖述，依約乘除，捨短取長，移疏就密而已，非有卓然特達之見也。一時偶中，即復舛戾。宋朝敝在數改曆法。《統天曆》頒用之初，即已測日食不驗，因仍至今，置閏遂差一月，其爲當改無疑。然朝廷以一代鉅典責之專司，必其人確然著論，破見行之非，服衆多之口，庶幾可見。按乾道、淳熙、慶元，凡三改曆，皆出劉孝榮一人之手，其後遂爲楊忠輔所勝；久之，忠輔曆亦不驗，故孝榮安職至今。紹熙以來，王孝禮者數以自陳，每預測驗，或中或不中；李孝節、陳伯祥本皆忠輔之徒；趙達，卜筮之流；石如愚獻其父書，不就測驗晷景，止定月食分數，其術最疏；陳光則并與交食不論，愈無憑依。此數人者，未知孰爲可付，故鮑澣之屢以爲請。今若降旨開局，不過收聚此數人者，和會其說，使之無爭。來年閏差，其事至重。今年八月，便當頒曆外國，而三數月之間急遽成書，結局推賞，討論未盡，必生詆訾。今劉孝榮、王孝禮、李孝節、陳伯祥所擬改曆，及澣之所進曆，皆已成書，願以衆曆參攷，擇其與天道最近且密者頒用，庶幾來年置閏不差。請如先朝故事，搜訪天下精通曆書之人，用沈括所議，以渾儀、浮漏、圭表測驗，每日記錄，積三五年，前後參較，庶幾可傳永久。《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

### 乞以近曆推算氣朔頒用奏

開禧三年

慶元三年以後，氣景比舊曆有差，至四年改造新曆未成時，當頒五年曆，迺差官以測算晷景、氣朔加時辰刻附《會元曆》頒賜。今若頒來年氣朔，既有去年十月以後、今年正月以前所測晷景，已見天道冬至加時分數，來年置閏，比之《統天曆》亦已不同，兼諸所進曆並可參攷。請速下本省，集判局官於本省參攷，使澣之覆考，以最近之曆推算氣朔頒用。《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

### 題蘭亭考

澤卿彙次《蘭亭考》，凡方冊所紀，卷軸所題，亦略備矣。其不可致者，天上書耳。秘閣藏唐人鈎摹，并鍾離景伯摹三軸，皆有跋語，錄以遺之。南城曾漸書於道山堂。《蘭亭考》卷末。

### 敕賜威顯廟記

天之愛人也甚矣，均之爲人而獨能出力以有功於衆，天意雖不可知，□□□□必矣。民生不幸而

罹五代之禍，抑何其慘歟！狂□之□，賊盜之質，一旦悍然其上，斯人斃於賦斂兵革，何可勝記。嬉笑反覆，死生係焉。蓋有更一字而活人者，亦有更一字而族一家者，窮兇極虐，腥聞於天。好還之報，亦不旋踵，於是乎有洞胸流腸、刳若羊豕、摻裂蹈踐，斯須而盡者。嗚呼！此爲何等時耶？於此有人焉，其才有以過人，而一鄉受其蔽遮，賴以全活，陰德無驗則已，如誠有之，享無窮之報，亦何異哉！貴溪之南十五里有侯祠者，是爲五代時人，名卿，仕南唐爲靜邊總轄，所謂其才足以蔽遮一鄉，則侯其人也。蓋自唐末失馭，楊氏、李氏相繼以有江南，而信隸焉。其□□□□戰而敗其師，論者第以爲偶然耳。其後折北於周室，□旅拒我宋，至於臣服，是皆大力役也。信民之征調□□不可得考，然一國皆亂，無寧家者，其間危存，倡者□賞以信叛，而楊氏之攻虔、韶，李氏之攻福州，則信之兵馬與焉。其攻楚也，又特以信州刺史主之。耗矣□□□□命矣，孰能率其子弟而得全於征役歟？孰能□□□□得免於剽掠歟？侯之行事雖不甚著見，然鄉之□□□之哉！久而祠之益嚴，自非出於人心所同，而足以合天意而能至此！紹興四年，信使者參驗得實，乃請於朝。慶元二年，得請，以威顯廟爲額。鄉人侈上之賜，將以迎來□□告□□而桂氏族子琦者，嘗從予游，實來請記。予既考請具實，以爲天心在於愛人，當其糜爛鼎沸之中，苟有以及物，天必相之，顧又有事。可以決知天意者，大抵爲善之報，嘗驗於後。今夫提百萬之師出死入生，爲國禦大災，捍大患，意氣偉偉然，足以激懦夫而震殊俗。人力所逮，無欲不遂。然其行不再傳，輒遂不振，往往而有。此非其富貴服用取數已多，權勢憑藉快意過當，久而不能不爾耶。今侯之後世二百年，高大門第，環居祠旁，生殖蕃盛，

好禮服義，科第縉紳，相望不絕，而長者樂於教，少者競於學，源源未艾也。由是而推，若侯者將必有隱德焉。天之與人，未嘗不相因□□□永世緒者而篤族義，思所以相生養者而輯鄉鄰，思所以振家聲者而勤術業，夫非桂氏之所當勉者歟！道光《貴溪縣志》卷三一，道光四年刻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 舒師臯

舒師臯，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清國子。嘉泰三年知道州。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三三。

## 重建御書閣記

開禧元年十一月

臣師臯仰惟我高宗皇帝受天景命，握符中興，得道統之正傳，昭人文之大化。方時寧謐，留神就將，尊六經而表章，擷羣言而紬繹，嘉惠宇內，丕變時雍。皇皇哉，盛代之懿鑠也！紹興乙丑，先臣左史清國以直龍圖閣守道州。明年春王正月，首奉恩命，頒賜御書十有六軸，則有《易》、《書》、《孝經》、《孟子》及《周官》、《中庸》、《宣聖贊》、《羊祜傳》；有再頒六軸，則有《詩》、《論語》；又明年冬十有一月，復頒書如始賜之數，則《春秋經》、《樂毅傳》。是日總書之日，十有二焉，書之軸三十有八。龍書龜文，輝映日星，大義微言，罔不咸在。先是，學宮在郡東北，迺奉賜書閣而藏焉。臣叨

侍宮下，尚及記之。歲癸酉，徙學於郡西，復唐薛伯高之舊。自時厥後，若帖、若贊、若記、若詔，屢賜凡十餘軸，悉儲於閣。道居楚南，極沐聖化，寢爲禮義之區矣。嘉泰癸亥〔一〕，臣以愚不肖嗣領郡事，即謁學，徘徊顧瞻，天榜昭揭。歛襟肅容，俯伏登拜。誦昭回之章，閱檢校之籍，先臣姓名猶得附以不朽。獨惟是閣歷禩既深，不植將仆，非所以尊君上、重聖言也。退與心謀，俯仰逾歲。通守臣楊長儒實來，遂與協力，革其舊而新之〔二〕。聚瓌材於林衡〔三〕，授全模於梓匠〔四〕。抗梁驤棟，結椽飛椽，歸乎其上者爲閣；中嚴藏室，下敞論堂。其修七尋，廣眡修加其三，崇眡廣去其四。比聯巨舍，又爲閣三間以貯簡冊。環會之宇，有壞必修，俾與閣稱。中夏經始，十旬而成。鳩僦匠庸，一如私家，不敢勞民也。於是涓吉具儀〔五〕，寶軸安奉唯謹。金扁再飾，崇門重扃，使至起敬焉。於戲！玉韞石而山輝，珠潛淵而川媚，賜書之藏於春陵，豈獨微臣父子之榮，承學之士得以詠聖經，窺道闢，厥賜宏矣。矧今皇緒重光，文風增煥，涵養作成之澤，日恢洪而豐大之。精白承休，則何以哉！觀六經之載道，則於簡嚴易直之中，知有皇帝之軌度矣。觀孔孟之垂訓，則於傳道授業之際，知有聖賢之楷範矣。觀樂毅、羊祜之行事，則仁以安邊，知以藏用，又知有名卿將之施設矣。《書》不云乎：「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又曰：「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觀感之下，其孰不歸皇極之歸與？臣師臯謹拜手稽首，叙其大端而饒諸石。開禧乙丑十一月，知道州軍州臣舒師臯記。

光緒《道州志》卷一一。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三，同治《永州府志》卷三，光緒《湖南通志》卷三三。（王曉波校點）

〔一〕亥：原作「酉」，據同治《永州府志》改。

〔二〕之：右引作「是圖」。

〔三〕環：原作「環」，據文意改。光緒《湖南通志》作「名」。

〔四〕全模：原作「金撫」，據右引改。

〔五〕儀：原作「議」，據同治《永州府志》改。

## 留 籟

留籟，字端父，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留正第三子。歷知邵州，入爲司農寺丞。使金，察其勢必亡，歸陳邊五策，除度支郎官，提點湖南刑獄，尋移江西，改知廣州。端平中直龍圖閣，奉祠，卒。見《閩中理學源流考》卷三一，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七六。

## 謝賜謚先臣忠宣表

先臣盡瘁，嘗歷輔於三朝；盛代尊名，特並稱於二行。恩放當宁，感謚闔門。臣中謝。竊以六家之作以寓表懲，一字之加不渝褒貶。疇故庸而錫嘉號，厥有彝章；軫遺老而侈殊封，允爲異數。未有



寵卹游申於明命，湮淪載發於幽光，極鋪張追往之榮，示風勵後來之勸。伏念先臣奮身疏逖，值世休明。從乾道之屬車，分憂藩翰；贊淳熙之禪詔，獨相終始。內洽穆於三宮，外調虞於萬務。剴切之牘隨削，今復幾存；安危之幾攸關，後將有考。視險夷而一致，甘燥濕之百羅。維時先皇，毓德嘉邸。參諸前代，采漢家三月豫建之文；訂以本朝，撫思誨諸臣奏請之語。累形手疏，屢罄面陳。暨光廟之鑑衷，堅助聖摹之決；適福建之俄服，遂稽盛典之行。退惟餽覆之不堪，進思袞闕之莫補。方效辛毗引裾之諫。遽嗟帝鴻成鼎之迎。六奏建儲，蓋舉先年之定議；一時攝禮，欲存萬世之常經。屬聖體未即於清安，致俞旨亦因而猶豫。逮祈哀而垂許，紛異論以他從。觀遜辭大寶之王言，豈寧考得已之意；力存護兩朝之孝治，乃先臣無二之心。繇結知明主於生平，斯稔嫉群奸而幾死。賴曲全於聖世，獲歸沒於窮閭。幸際丁辰，著稱甲令。惟有虞總高辛才子之德，謂之八元；故我宋易范公純仁之名，節以一惠。彰善不圖於今日，匹休俾繼於昔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振勵羣工，作興庶事。將丕剔於茂烈，復濟雋圖；爰加賁於故臣，並隆曲澤。烏奕絲綸之播，晶熒簡冊之傳。臣叢爾孤蹤，承茲遺緒，夙叨分於郎被，曾濫綴於朝紳。垂白暮年，焚香先隴。瞻已陳之宰木，頓沾雨露之新；諒不死之忠魂，恍附風雲之舊。《清源文獻》卷四。（吳洪澤校點）

## 鮑澣之

鮑澣之，字仲祺，處州龍泉（今浙江龍泉）人。舉明經，慶元末爲迪功郎、靖安縣主簿。開禧中，爲大理評事，充曆書參定官，撰《統天曆》三卷。嘉定六年累官承議郎、權知汀州軍州事。見《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三。

### 乞造新曆奏

開禧三年

曆者，天地之大紀，聖人所以觀象明時，倚數立法，以前民用而詔方來者。自黃帝以來，至於秦、漢，六曆具存，其法簡易，同出一術。既久而與天道不相符合，於是《太初》、《三統》之法相繼改作，而推步之術愈見闊疏，是以劉洪、祖冲之之減破斗分，追求月道，而推測之法始加詳焉。至于李淳風、一行而後，總氣朔而合法，效乾坤而擬數，演算之法始加備焉。故後世之論曆，轉爲精密，非過於古人也，蓋積習考驗而得之者審也。試以近法言之：自唐《麟德》、《開元》而至於五代所作者，國初《應天》而至於《紹熙》、《會元》所更者十二書，無非推求上元開闢爲演紀之首，氣朔同元，而七政會於初度。從此推步，以爲曆本，未嘗敢輒爲截法，而立加減數於其間也。獨石晉天福

間，馬重績更造《調元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七曜之會，施於當時，五年輒差，遂不可用，識者咎之。今朝廷自慶元三年以來，測驗氣景，見舊曆後天十一刻，改造新曆，賜名《統天》，進曆未幾，而推測日食已不驗，此猶可也。但其曆書演紀之始，起於唐堯二百餘年，非開闢之端也。氣朔五星，皆立虛加、虛減之數；氣朔積分，乃有泛積、定積之繁。以外算而加朔餘，以距算而減轉率，無復彊弱之法，盡廢方程之舊。其餘差漏，不可備言。以是而爲術，乃民間之小曆，而非朝廷頒正朔、授民時之書也。漢人以謂曆元不正，故盜賊相續，言雖迂誕，然而曆紀不治，實國家之重事。願詔有司選演撰之官，募通曆之士，置局討論，更造新曆，庶幾并智合議，調治日法，追迎天道，可以行遠。

《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

## 九章算術後序

慶元六年六月

《九章算經》九卷，周公之遺書，而漢丞相張蒼之所刪補也。算數之書，凡數十家，獨以《九章》爲經之首。以其九數之法，無所不備。諸家立術雖有變通，推其本意，皆自此出，而且知後人無以易周漢之舊也。自唐有國，用之以取士。本朝崇寧亦立于學官，故前世算數之學，相望有人。白衣冠南渡以來，此學既廢，非獨好之者寡，而《九章》正經亦幾泯沒無傳矣。近世民間之本，題之曰《黃帝九章》，豈以爲爲隸首之所作歟？名以不當，雖有細草，類皆簡捷殘闕，懵于本原，無有劉徽、李淳

風之舊注者。古人之意不復可見，每爲慨嘆。慶元庚申之夏，余在都城，與太史局同知算造楊忠輔德之論歷，因從其家得古本《九章》，乃汴都之故書。今秘館所定著，亦從此本寫以送官者也。謹按《晉志》，劉徽所注《九章》，實魏之景元四年。觀其序文，以謂析理以辭，解體用圖，又造重差于勾股之下。辭乃令之注文，其圖至唐猶在，今則亡矣。重差之法，今之《海島算經》是也。又李淳風之注，見于《唐志》，凡九卷，而今之盈不足方程之篇，咸闕淳風注文。意者此書歲久，傳錄不無錯漏，猶幸有此存者，今此乃是合劉、李二注而爲一書云。其年六月一日乙酉，迪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括蒼鮑澣之仲祺謹書。《九章算術》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周髀算經序

嘉定六年十一月

《周髀算經》二卷，古蓋天之學也。以勾股之法，度天地之高厚，推日月之運行，而得其度數。其書出於商周之間，自周公受之於商高，周人志之，謂之《周髀》，其所從來遠矣。《隋書·經籍志》有《周髀》一卷，趙嬰註；《周髀》一卷，甄鸞重述。而唐之《藝文志》天文類有趙嬰註《周髀》一卷，甄鸞註《周髀》一卷；其曆算類仍有李淳風註《周髀算經》二卷，本此一書耳。至於本朝《崇文總目》與夫《中興館閣書目》皆有《周髀算經》二卷，云趙君卿述，甄鸞重述，李淳風等註釋。趙君卿名爽，君卿其字也。如是則在唐以前，則有趙嬰之註，而本朝以來，則是趙爽之本，所記不同。意

者趙嬰、趙爽止是一人，豈其字文相類，轉寫之誤耶？然亦當以隋、唐之書爲正可也。又《崇文總目》及李籍《周髀音義》，皆云趙君卿，不詳何代人。今以序文考之，有曰「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靈憲》乃張衡之所作，實後漢安順之世；而甄鸞之重述者，乃是解釋君卿之所註，出於宇文周之世。以此推之，則君卿者其亦魏、晉之間人乎？若夫乘勾股朱黃之實，立倍差減并之術，以盡開方之妙，百世之下，莫之可易。則君卿者，誠算學之宗師也。嘉定六年癸酉十一月一日丁卯冬至，承議郎、權知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主管坑冶括蒼鮑澣之仲祺謹書。《周髀算經》卷首，四部叢刊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 幸 樵

幸樵，字山父，開禧初爲雲安軍幕僚。

### 雲安龍脊灘題名

開禧元年正月

郡賓房牋司幸樵山父、史彥正父、朱彭年壽春、楊大淳德美、符拱子玉、冉中行直夫、杜恭子温、常嵩山父、使院張仲春德茂、廳吏趙春從太守講人日故事，訪古嘆昔，抵晚而退。是年開禧改元

乙丑識。正父之子壬仲侍行。《龍脊石題刻》卷一。又見民國《雲陽縣志》卷二二。（吳洪澤校點）

## 嚴 滋

嚴滋，字泰伯，號守軒，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從陸九淵學，舉進士不第。晚主郴陽簿。著有《寄松窗稿》、《守軒草錄》、《東征雜著》。見《宋元學案》卷七七。

### 請謚陸九淵狀 嘉定八年

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歉焉。《象山先生年譜》。（曾棗莊校點）

# 全宋文卷六八一九

綦 奎

綦奎，字仲文，北海（今山東濰坊）人。寧宗時歷知建陽縣，知衢州，湖廣總領，又知平江府、太平州，福建運判。見《宋史》卷四一、四〇八，《吳郡志》卷一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四，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一。

## 讀書室記

開禧元年七月

建陽縣治之東偏有陋室，榜曰「讀書」，即而視之，乃晦翁先生爲邑宰張以道書院也。好事者乃曰，是室曾無松竹，「讀書」之義，蓋取諸《論語》，以寓譏耳。先生以誠明之學模楷斯世，雖遊戲翰墨，片言隻字之間，抑豈無意哉！思無以釋或者之言，遂於東樓之後，剗削蕪穢，敞屋三間。其後徙石爲山，植松種竹，揭斯名以稱之。又即山創小亭，前挹縣之登高山，故人游公誠之題以「擁青」。適堂後有海棠連理之異，榜曰「連理」，因通小徑以步焉。開禧乙丑七月望日既成，領丞陳德符、簿

趙誠之、尉林成之、稅官董天錫及游公而落之，因語游曰：「斯邑隳壞久不治，惟前載儲君行之舉百廢而一新之，如城山樓觀、弓手營舍，皆其特傑者也。自晦翁快倚題柱之外，乃無一字以自紀，久之恐莫有知者。」請公作記以識之。公曰：「即此意可爲記矣，願承命！」不兼旬，而游公以君命召，未及再請，公以亡，而斯記遂輟。懷賢感事，因援筆以識山之石。北海綦奎仲文記。嘉靖《建陽縣志》卷六，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 白檜軒記

嘉定十四年

姑蘇爲二浙望郡，乃今密拱行闕。其土沃，其民醇，控江湖於左右，授淮海以綿屬，秀鍾人傑，衣冠雲盛，而昔之牧是邦者類多賢哲。郡治之後，曩有堂以奉韋、白、劉三賢之像。紹興二十八年戊寅，陽羨蔣公更新之。越四年，鄱陽洪公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公二像，復堂舊名曰「思賢」，皆有功德於民而卓然冠冕也。今二碑對峙，巉然可考。祠堂之前，即郡地後池，池中有島，島上有檜，歲久池湮，島圯，而檜亦爲藤蔓所蒙。嘉定十三年庚辰冬久不雨，浚池封島，芟夷其下，得一湖石，上有篆刻，蓋紹興三十一年辛巳洪公所記，斯知是檜昔傳樂天手植，而洪公復植之，且曰毋忘白公之德，是不可不繼其志。予既嵌斯刻於稜玉之巔，仍新思賢堂於池光亭西偏之故址。竊謂甘棠勿剪，懷其人也，蓋公名堂，師其言也。所憩之木猶敬愛之，矧白公手植之檜邪！所避之舍猶欽慕之，



矧五賢親所治郡邪！詎可不致其所以尊尚之實？檜島直南有堂五楹，庫陋且將壓。明年春葺而高之，翼以兩廡，闢一軒於堂北，以挹是島，榜以「白檜」，將於是聽訟焉。惟五賢高標英氣，凜凜如生，今祠像相望於斯咫尺間，則居乎此者不特見斯檜，瞻斯祠，想像五賢之風采，凡一念慮，一施爲，當常若五賢之參乎其前，鑑乎其後，而求無愧於此心者，是則予之志也。故并述思賢堂之本末云。嘉定辛巳十一月朔，朝奉大夫、知平江軍府北海綦奎記。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又見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九。（以上楊世文校點）

## 范 蓀

范蓀，字季才，成都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傳張栻之學，講學于成都滄江書院。歷官大理丞、宗正丞，知邛州，夔州路轉運判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二一、職官七五之一九，《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宋元學案》卷七二，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 論施黔等州客戶奏

開禧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路施、黔等州界分荒遠，綿亘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爭地客，誘說

客戶，或帶領徒衆舉室般徙。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逃移之法稍加校定。諸凡爲客戶者許役其身，而毋得及其家屬、婦女皆充役作。凡典賣田宅，聽其從條離業，不許就租以充客戶，雖非就租，亦無得以業人充役使。凡假借錢物者止憑文約交還，不許抑勒以爲地客。凡爲客戶身故，而其妻願改嫁者聽其自便。凡客戶之女聽其自行聘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不至爲彊有力者之所侵欺，實一道生靈之幸！《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六八（第七冊第六三六三頁）。又見《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二。

## 八陣圖說

夔州八陣之蹟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今存於峽口之江浦。往時每過其下，惑於傳聞，眩於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恩從宦於此，始得以暇日登崇臺而縱觀之。臺高而磧平，累石粲然，一一數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爲之說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爲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爲十二者二，皆南北嚮，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爲正也，圓者所以爲奇也。夫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救，而陣法無餘事矣。然則前爲八者八，後爲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以八計之，是以爲八陣也。前爲八者八，總而計之爲八八六十四；後爲十二者二，總而計之爲三八二十四。凡爲八者十一，絕長補短而三分之，以其二爲正，而

以一爲奇，合爲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別凡八，李筌《陰符經》以爲常山之勢者是也。武侯之法，爲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爲常山之勢者固自若，桓溫之言近之矣。若武侯之所以爲八者，未知溫能悉之否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而以爲奇者，古也。武侯之法，八八六十四爲正，三八二十四爲奇，是十一取三焉以爲奇，則精於古矣。夫奇正也，方圓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其陰，圓者其陽也。前爲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爲圓者三八二十四，絕長補短，大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一陰而一陽爲《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爲《臨》。嗟乎！武侯之意，儻取諸此乎！古者用奇之法，或取于中，或列于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垓下之勢也，伏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漢與楚決勝垓下，淮陰侯自以三十萬當之，皇帝在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與高帝、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於左右者，奇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爲奇者列於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爲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出將不可禦，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也。武侯之法密矣！《全蜀藝文志》卷四八。又見《古今圖書集成》戎政典卷九三，光緒《奉節縣志》卷三六，《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二。（以上楊世文校點）

## 鄧諫從

鄧諫從，字元卿，嘉定府（今四川樂山）人。傳南軒之學，嘗與范仲黼、范蓀等九人講學于成都二江之上，時稱「二江九子」。嘉泰四年以奉議郎通判黎州。見《宋元學案》卷七二。

### 題蘇軾贈文長老詩刻

鈍菴覺禪師圓悟、同郡行解師古爲拙菴嫡，似蘇□□□□三公案，因師乃傳，因楊寺簿乃授。余，峨眉翠掃中人也，可不爲再來文公記此奇？□菴居士鄧諫從手識。《兩浙金石志》卷一〇。

### 祭周必大文〔二〕 嘉泰四年

嗚呼公乎！道德四朝之老，文章百世之師。殊科異等以振奮，淵識奧學以發揮。得鄭圃潤色之妙，續廬陵神清之碑。玉堂掌制之坦白，金甌覆名之倚毗。八表衍《洪範》之壽，一品著《平泉》之辭。綠野晉公之遠韻，赤松張傅之前規。下白屋以謙益，進丹宸于君違。庶幾百歲于召保，忽歎逝川

于宣尼。返傳說于甲坎，歎生申于丙離。宸極爲之震悼，夷夏爲之齎咨。嗟木稼而星隕，哽山頽而哲萎。指《太玄》于侯芭，受麟經于董帷。駮祚道以馳訃，瀉江河之涕悲。跪陳辭而瀝醑，尚精爽之鑑知。《文忠集》附錄卷一。（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原署「奉議郎、新差通判黎州軍州事鄧諫從」。

## 劉 淮

劉淮，字叔通，號泉翁，又號溪翁，建陽（今福建建陽）人。嘗游學於朱熹之門，紹熙元年進士及第。

博學能文，尤工於詩。著有《嘉禾縣圖經》。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九。

### 方是閒居士小稿序

嘉定十年

有隱君子劉習之，屏山先生的孫七者翁之暮子也，飲酒賦詩，自其家風。年未五十，忽移家築室於南山之下，疏林別藪，引泉植竹，蒔魚種秫，造亭立館。其最宏敞者，乃方是閒堂也。堂據池上，芙蓉碧水，桃霞梅雪，具勝四時，若壺天然。日與佳客飲，飲醉吟詩，詩成更酌，或至達旦，明日復

然。若竹林避世者，今十年矣。游季仙近得其新舊稿一編，歸以相示，予歎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至若《松江哨遍》，直欲與蘇仙爭衡，真奇作也。使屏山先生、七者翁二君子不沒，見其若子若孫如此，豈不欣愜！不惟季仙溟滓弟之，雖老漢亦須放之出一頭地。但近世詩人零落殆盡，無可攷訂，前輩唯一章泉老人，近在玉山，予欲爲之拈出，以求印證。季仙學詩於習之者，當毋吝一往。嘉定十年立冬日，溪翁劉淮叙。《方是閒居小稿》卷首。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詠宋樓藏書志》卷八九。（羅國威校點）

## 趙希淵

趙希淵，字潛父，宗室，封崇國公。開禧元年爲宣教郎，通判成州。見《宋史·宗室世系表》、乾隆《成縣新志》卷四。

## 五仙洞碑記

開禧元年

同谷以景名者八，五仙洞其一也。世傳公孫氏五子嘗於此學輕舉之術，往往靈蛇曝日，神魚泳淵。其事雖不經見，然意其林巒扶輿磅礴，必有如揚子雲所謂山澤之臞者居之。閏八月，余被檄慮囚

武階，因往遊焉。愛其雪崖蒼古，煙巖隱翳，翠篠寒松，流泉飛瀑，映帶左右，蕭然若離塵濁。有道者宗辯揖余而言曰：「昔吾晦庵禪師崛起關西，道價甚高，飛錫南遊，輒關禪林之口而奪之氣。茶馬趙公、太守毋公深相敬重，有《語錄》行於世。遊師門者衆矣，而宗鑑實爲上首。異時五仙洞蔽於榛棘蒼莽中，鹿豕晝遊，狐狸夜嗥，蹊術不通，人跡罕至，獨樵叟獵師，斧斤罝蔚，時肆蹂踐。自鑑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爲之室廬，安處徒衆，里人屈仕顏又舉環洞之木章竹箇，願助清供，氣象翳鬱，於是五仙之勝，與雞鳳爭雄。繼鑑者曰宗嶽，曰宗顯。顯又造觀音像，爲閣三間以覆之。顯既遊方，乃命宗辯主掃灑之役。宗辯不量力，營新葺舊，辛苦累年，始克創塔亭，建重門，丈室僧寮，粗若備具。且誘化信士，從成都置大四部經，歸鎮山門。繇鑑迄今蓋三十餘年矣，每惟開山之勤，未有紀述，使來者無所考信，願以爲請。」則告之曰：「子之師晦庵，余不得而見之，於鑑也又無晤言之暫，然嘗讀毋、趙二公若銘若贊，則知晦庵之爲高，以其師信其徒，則知鑑之爲賢。自昔佛家流草衣木食，宅幽而阻深，蓋欲屏遠囂塵，離諸染着，以學苦空寂滅之道，末世比丘知此者鮮。鑑也侍晦庵巾瓶最久，乃能於戒律陵遲之際，篤志自修，結茅巖洞，不與物接，其胸中所得，必有過人者。今子又增而大之，薨棟參差，戶牖依約，爐香卷經，絕去俗累，視前人可謂無負。吾聞善學於師者，不於其迹於其心，談空析妄，設爲問答，翦荒除穢，化爲殊勝，此皆其迹，而非其心也。子誠不忘鑑之勤，與夫子之師所以付囑，盍自其心焉者求之，精進不已，則晦庵一燈之傳，雖與此洞相爲無窮可也。」辯曰：「唯。」遂書之以爲記。時開禧改元南至日也。宣教郎、通判成州軍州事、崇國趙希淵潛父撰

并書，朝奉大夫、知成州軍州事、嘉定辛樞之明父篆額〔一〕。《隴右金石錄》卷四。又見乾隆《成縣新志》卷四，光緒《甘肅新通志》卷九二。（尹波校點）

〔一〕自「宣教郎」以下原無，據乾隆《成縣新志》補。

## 臧辛伯

臧辛伯，湖州歸安（今浙江湖州）人。淳熙十六年上舍釋褐，嘉定三年爲太學博士，八年通判永州。

見所撰《濂溪先生祠堂銘》，《兩朝綱目備要》卷一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 濂溪祠堂銘

并序 嘉定八年

濂溪先生祠在通判廳拙堂之右。治平三年，先生與郡侯陳藻□□於零陵郡，繼其政者未有能表而出之也。紹興戊寅，郡博士廬陵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學東廂祠之。前通判武岡方疇走書九江，求先生遺像於其孫，而零陵始有先生之祠。淳熙庚子，郡守張挺來自鄱陽，闢學館三公堂，而益以先生及丞相張魏公爲五公，扁曰「思賢」，春秋從祀於學。然雖像于學，而未像於治中。嘉定乙亥，臧辛伯倅永，乃於廳事之西繪貌龕奉，且爲之銘曰：



《太極》渾成，萬象包括。《通書》簡明，言行有法。貫天地人，獨見昭徹。成己成物，大巧若拙。筆窮本源，文字抑末。吏隱州縣，一意全獲。瘴烟可入，民冤難達。天生範模，伊洛講切。胡不假年，禮樂諸葛？嗚呼濂溪，道無生滅。參前倚衡，光風霽月。洪武《永州府志》卷五，洪武刻本。又見《濂溪志》卷二，道光《永州府志》卷六，《道州志》卷七，《太常周氏宗譜》。（郭齊校點）

## 史彌忠

史彌忠（一一六五——一二四四），字良叔，號自齋，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史漸子，楊簡門人。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初為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橐中裝視赴官時為多。父怒，發視皆書帙。宰廬陵，知南安、吉州，均有能名。紹熙二年，提舉福建常平鹽茶事。淳祐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賜謚文靖。見《延祐四明志》卷五，《宋史》卷四三、二二四、四一九，《宋元學案》卷七四。

## 癰疽辨疑論序

余嘗觀隋大業中巢元方等著《諸病源候論》，其論癰疽諸證，固多本于古書，但能定人以必死之期，而未嘗示人以救死之方。然則此書流傳于世，見之者毛骨竦立而已，果何益乎？近時陳無擇《三

因方》盛行，所謂病有三因者，實源于《金匱要略》，非臆說也。其爲癰疽叙論，謂陰滯於陽則發癰，陽滯于陰則發疽。而此二毒，發無定處，常以脉別之。浮洪滑數則爲陽，微沉緩瀉則爲陰。陰則熱治，陽則冷治，可謂明白簡易矣。然考其所用之方，則不能無疑，如乳香、連翹與漏蘆二湯。及洪丞相所序內補散，固已明言不可守此一法而普攻之矣。但謂內因則用遠志，外因則用大黃，不內外因則用甘草，所謂陰則熱治者，初未嘗有方及之，後雖有內塞散一方，亦用附子，但施于熱退膿血不止之時，非是用于其疾興作之際。則夫熱治之說，竟成泯默而無可傳乎？余弟定叔得此疾于積年患渴之後，不數日間，腫大如杯，勢極可慮，不敢輕用外科。父兄子弟相與爲謀，惟有李君太醫老成更練，可付茲事，亟致禮招之。至則診其脉，察其證，遽舉手相賀曰：「此陰病也，見得甚明，無庸過憂。但用多備雄附等料耳。」暨服其藥數日，病者大覺煩躁，且索冰水，沃手盥湔。至呼諸子來前，而誥李君曰：「汝以附子殺我，我死，兒輩不從汝取償命乎？」李君但笑而唯唯，不得已而應之曰：「今夜乃住此藥。」退而語諸子曰：「今正是服附子時，舍則無藥可進。況病人飲食精神皆不失常，瘡潰而膿如湧泉，皆善證也，非附子之功而何？但用附子，稍雜以他劑而進之，使不能別其氣味，斯可矣。」諸子如其言，遂收全功。病涉數月，用附子逾三百之數，皆余所目擊。向使李君初無定見，終無定力，顧不殆哉！余于此尤惜陳無擇《三因方》證治，未及處熱治之方也。李君世攻外科，壯歲從古緝陸從老學，指下明徹，如洞見肺腑；用藥親切，如射必中的。晚歲遂爲吾鄉獨步。一日與余言：「今老矣，且憚于出入。然醫書之備，莫盛于今日。學者倘能按圖而索焉，十豈不能得其五六？但癰疽一

證，實爲至危之疾，乃絕無所謂熱治之方，後學何所考據？况近世有不幸而罹此疾者，多發于陰。如憂慮鬱結，色欲過度，陽氣衰弱，榮衛不調，非陰類乎？某輒患不遑，著《辨疑論》，乃以常用既效之方，具述于後。因欲命工刻梓，以廣其傳。幸不靳一語，與之印可，則其爲不費之惠，夫豈淺淺？」彌忠當以不文辭，而此論不必以文而行遠，于是乎書。淳祐壬寅季秋既望，端明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史彌忠序。《癰疽辨疑論》卷首，鈔本。又見《中國醫籍考》卷七〇，《宋以前醫籍考》第四三九頁。  
(曾棗莊校點)

## 羅茂良

羅茂良，字學溫，號竹谷，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羅大經之父。早登慶元諸老之門，與周必大、曾三異、楊萬里及其子長孺有交往。見《鶴林玉露》甲編卷三《畏說》、卷四《清廉》、《月下傳杯詩》、卷六《象郡送行詩》及乙編卷五《二老相訪》諸條，《象臺首末》卷三，《東南紀聞》卷三。

## 畏說

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

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吁！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以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效切磋於朋友云。《鶴林玉露》甲編卷三。（曾棗莊校點）

### 錫夫人贊〔二〕

《禮》云「八十非人不暖」，則人固可以安老也。然黃太史之詩不云乎：「小姬暖足卧，或能起心兵。」則人或適以爲病老也。夫人有安老之功，而無病老之患，其賢於人遠矣。孔子曰「《關雎》樂而

不淫」，錫夫人有焉。《東南紀聞》卷三。（此篇劉琳校點）

〔二〕按據《東南紀聞》載，「錫夫人」即俗稱「湯婆子」，被中用以暖足之器，以錫爲之，故羅茂良雅稱曰「錫夫人」。蓋茂良嘗戲作《錫夫人傳》，此處所引乃文末之贊。

## 馮申之

馮申之，開禧中爲涪州儒學學正。見萬曆《重慶府志》卷二七、三七《文梓傳》。

## 增學田記

開禧中

涪之地在春秋爲巴人，在秦、漢爲巴郡南鄙，名涪陵縣。唐并天下，乃置州，領邑四，隸山南道，其後或隸黔中，或屬荆南。界於岳險，僻在南荒。迨至我宋平定寰宇，文風被於八極，聲教溢於四表。於是涪之士，在政和間則有若藺朴，以治書冠天下藝文；在建炎初則有若譙定夫，以布衣明《易》，召除直秘閣，扈從。伊川、山谷二先生又嘗盤旋於此，作起風聲。自是涪之衣縫掖者，議論學術，與中華齒。獨學校廩餼，歲僅千緡，俎豆鍾□，殆爲虛器。上即位之十年，命朝散大夫、唐安文

公來守是邦。公始至之日，謁先聖先師，退閱兩廡，則慨然曰：「學校論政育才之地，而荒廢乃爾，得非爲郡者之責耶？前是涪令李君猶能開其始，檢院盧公又能振其中，前人爲之而未成者其在我乎！」方振頹興弊，日不暇給。越明年，凡籍沒之田有欺隱者，悉括以贍學，又捐緡二千以買田，而簞瓢有樂，學廩視舊，實增其三。右泮諸生，德公之賜，乃相與爲歌詩以咏嘆之，又繪公之像而祀焉，且群進而來言，亟請申之爲記，以誌無忘。申之聞之，六經治天下之法也，學校所以治法之地也。古昔先王其出征也，必謀於學，《記》曰「受成於學」；其返也，獻馘囚焉，《詩》曰「在泮獻馘」。蓋道隆三代，則六經之治明。後世六經之治晦，法律之治顯，以學校爲虛器，以儒者爲不通世務。於是獄訟之政，箕斂算架，以爲賦斂之政，深文剝骨，專明吏牘刑書以爲功。因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而可？嗚呼！是亦不知其本矣。夫仁義本也，法術末也；學校本也，獄訟、賦斂末也。誠使天下郡國學校興，而人人知禮義，則民興遜，可以無訟；知君臣上下之分，則民興義，皆知竭貨財以事上，可以不斂而用足倍。吏所謂獄刁篋箕斂算架之術，可束而不用矣。不然，雖日撻以求治，如民之不心服者何？今公奮於流俗，以經術本吏事，以學校崇風化，以仁義揆法律，六經之治用於州，故撫摩凋瘵，視民如子，尊賢敬士，無一毫忽。至其擊姦強，戢盜賊，又鷹鷂之逐鳥雀，斷然無姑息意，茲豈非學力至而用心剛者乎？豈非以經術爲治而不以法術爲政歟？昔子產不毀鄉校，夫子以仁人許之。公惠顧涪民，至尊禮其儒者，振興其學校，則又不特子產之不毀而已！若在孔門，其不得爲仁人矣乎？公諱梓，字楚材〔二〕，博古通今，談論宏遠。其治涪，興利除害，百廢俱舉，樽節用度，

儲米石三千以備荒，始權以平物價，終捐俸以代賦輸。其養士以及民者如此。萬曆《重慶府志》卷七八，  
萬曆三十四年刻本。（尹波校點）

〔一〕字：原作「名」，據文意改。

# 全宋文卷六八二〇

## 劉 宰 一

劉宰（一一六六——一二三九），字平國，號漫堂。鎮江府金壇（今江蘇金壇）人。紹熙元年賜進士出身，歷江寧尉、真州司法、泰興令。開禧間爲浙東倉司幹官，尋告歸，監南嶽廟。理宗即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未幾，遷太常丞，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嘉熙三年卒，年七十四，謚文清。宰隱居三十年，於書無所不讀。著有《漫塘文集》（存）、《語錄》、《京口耆舊傳》（存）。見《宋史》卷四〇一本傳、《漫塘文集》附錄。

傳世《漫堂文集》三十六卷，有明刊本。本書所收劉宰文，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漫塘集》爲底本，以民國四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簡稱嘉業堂本）比勘，釐爲四十卷。



## 漫塘賦

張端衡謂漫塘叟曰：「余昨宦東州，客有問漫塘之景者，余無以應。或又有徵圖於余者，曰：『子漫塘里中人也，寧無之？』」余又謝無有。既歸，將與好事者謀之，而游乎塘之上，見景物之無奇，游觀之無所，難之，可若何？」叟不對，退而援筆爲之賦。其辭曰：「東沿柳巷，北屆蔬畦。小溝環其南，通川漫其西。靡種靡藝，不疇不治。平聲葭蘆茁而映帶成行，沙土潰而壅底爲堤。茶蓼叢生，蒲稗因依。菡萏紅白，錯如布棋。爛乎若吳陂初按於彩陳，去聲粲兮若月宮更下於瑤池。翠蓋亭亭，芳氣菲菲。鷺慣圓沙之宿，魚便密藻之依。蛙蚓爭鳴而鼓吹百萬，鴛鴻來下而爛斑舞衣。雲斷而霞散錦綺，風平而月漾玻璃。茲實天壤之真趣，有非世俗之可知。亦有新齋臨乎水涯，小橋斜徑，矮屋疏籬。雨未多而泥沒膝，門雖設而草侵扉。朽木慣宰予之晝寢，青苔驚玉川之夜歸。仙舟自去，誰爲元禮？高軒不來，孰爲退之？」叟之辭未畢，端衡曰：「止。余聞李愿安盤谷之居，杜老喜浣花之寓。彼豈玩志於物，縱心佚豫，蓋以厭俗喧卑，脫身遐舉，要必有偉麗之觀，幽閒之趣，以澡雪其精神，澄清其志慮。庶白日可到於羲皇，而宵夢足通於帝所。况如吾子，內絕意於聲色，外忘懷於圭組。爲計已決，歷年已屢。而是塘也，廣深雖愧蘇夫子之滄浪，而僻遠亦殊柳先生之鉅鉞。其隘也可闢，其闕也可補。胡不增其高而爲基，夷其平而爲圃？畫舫浮深，修梁跨阻。嘉花美木之列植，真館涼臺之

接廡。使鄰曲改觀，兒童欣舞。顧乃計失於因循，事仍於莽鹵。豈惟無以自適於一時，抑恐因之貽笑於千古。」漫塘叟曰：「吁，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顧吾與子，雖同聲氣，尚殊出處。子寧規我以目前之苟且，毋寧怵我以方來之謗譽。彼花迷金谷之園，雪冷袁宏之渚，淒涼釣瀨，富哉郿塢，試由今而視昔，果孰去而孰取？」張子由是俛然而思，釋然而悟，曰：「子無俟於索言，吾特從而戲汝。」

《漫塘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二九，《南宋文範》卷二，光緒《金壇縣志》卷一四。

### 昭君曲

讀鄭虞任所賦及石湖諸賢題卷昭君事，反復略盡，管見容有未合，漫書卷尾。

朝日曜兮春花，玉壺炯兮清冰。耿余心兮不欺，付妍醜兮丹青。君王兮宵衣，壯士悲歌兮戰死。豈余身兮憚殃，抗風沙兮萬里。崔嵬兮增城，璀璨兮昭陽。羌末路兮多艱，幸朕時之不當。氈裘兮娛嬉，穹廬兮容與。怨羣胡兮我欺，諗九天兮誰許。南風兮徐來，掩涕兮無語。四十五兮無家，抑有慙兮夔女。《漫塘集》卷一。

### 和樓倅宗簿

昉

某病不可仕，歸老漁樵。郡通守樓宗簿好古樂善，意其違世獨立，似古隱者，歌楚詞以遺

之，辭嚴義正，足與屈、宋並驅。友人王仲永料院復用韻見寄。見黃門而稱真，雖不能不爲知言之累，然厚意不可孤也，謹次韻以謝，前以自見，後以見區區之望云。

其一

草莽莽兮平臺，鳥翩翩兮去來。側身兮別睇，長太息兮徘徊。攬余轡兮高騫，豈不夙夜兮謂行多露。漱流泉兮枕石，憺無營兮得我所。同心兮離居，未傾蓋兮有書。歲既晏兮無娛，我思君兮君開關而望余。

其二

余幼好此奇服兮，歲荏苒而華顛。聞若人之好修兮，搴衆芳而獨專。結微情以陳詞兮，鱗鴻杳以無傳。惟聖哲之茂行兮，在舉能而任賢。橫江湖以揚舲兮，寧維楫之可捐。爛晨光兮破羣幽，清風發兮涼氣颼颼。瓊珮兮鏘鏘，玉鸞鳴兮啾啾。時不可兮驟得，君胡爲乎此留。《漫塘集》卷一。

月桂辭送陳兄部運京口

芳菲菲兮月之桂，子之家兮傳芳世世。月之桂兮古猶今，往則得兮子寧不嗣音。冠鶡冠兮謝章

甫，司征商兮河之澚。更兼官兮部運，幸訖事兮無忤。歸來兮歸來，倚門悵望兮高堂慈母。《漫塘集》卷一。

### 書竇文卿墓

棟宇兮煌煌，鬢髮兮蒼蒼。羌一言兮會心，駕吾車兮建陽。車既駕兮遄歸，今良是兮昨非。釋衆累兮春冰，耿吾心兮夕暉。斯道兮孔壽，斯人兮不忘。十載兮重來，沈湮兮此堂。風撼兮寒松，霜凋兮百草。佳城兮蔥蔥，萬古兮是保。《漫塘集》卷一。

### 代賀孝宗瑞芝表

慈親有喜，洽和氣於九重；列祖垂休，發佳祥於三秀。慶源增永，薄海均驩。恭惟太上泊然無爲，靜而能應。一飯再飯而乃間，釋聖子之憂勞；先天後天而弗違，格高穹之瑞應。旬有二日，序半三秋，當世世勿毀之庭，有葉葉重光之慶。於昭景貺，兆自淵衷。臣猥以非才，肅將明命。先覩爲快，莫陪俊武於金闈；盛事流傳，遠想靈華之玉潤。《漫塘集》卷一四。

## 代賀光宗瑞芝表

未央稱壽，先萸萸之再旬；清廟發祥，產靈芝之連葉。慶均八表，兆自一人。竊以受帝祉而施于孫，蓋創業開基之本意；有天下而尊歸父，亦繼體守文之常經。非宸心曲盡於精微，則和氣曷從而感格。陛下以虞舜之孝，盡文王之勤。富貴不足解憂，惟思順志；朝暮必親問膳，迄底復初。千秋開震肅之期，九陛集尊崇之典。輿情悅豫，宗祏光輝。宜齋房之英，曠百王而啓瑞；當禘祭之室，表列聖之同休。臣猥備驅馳，欣傳盛美。特揖屢揖而三揖，悵阻奉於威顏；大書特書而屢書，諒增光於紀述。《漫塘集》卷一四。

## 代錢丞相奏劄

臣以非才，世受國恩，再陪政路。茲又叨承乏使，躡登次輔。揣分度德，震懼靡寧。累上封章，丐歸田里，方命罪大，猥荷矜容。天威所臨，其敢喋喋，而職事所在，有不得不先爲陛下言者。國家萃幾務於中書，而總之以二三大臣，此其任甚重，其責甚專。昨自憚人弄權，率意妄作，政令之施設，始有不由中書；人才之用捨，始有不由廊廟。予奪失當，措置乖方。迄至年來，毒流華夏。陛下

聖明，雖深懲已事之失，而禁廷深遠，猶恐狃前日之習，謂爲常事。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凡舉一事，凡用一人，若大若小，若內若外，必與臣等公議而公行之。凡特旨內降，一切不出；或猶有蹈常襲故者，容臣執奏，一切不行。庶幾國是不搖，倖門不啓。或臣等議有未盡，行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糾正，必無偏黨，上累聖知。此臣所以不得不先爲陛下言者一也。比者儉黨既除，朝廷虛位，一時遷轉不一，正自不得不爾。今小大之臣員數略備，遠外人物收召方來，若猶更易不時，不惟職業廢墮，賢路充塞，亦恐播之天下，不知朝廷擢用率本才能，但謂名器冒濫有加前日，終無以作新耳目，興起事功，徒使方來者無所可容，已廢者得以藉口。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專以職業厲羣工，期年之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庶幾大小之臣各以職業自勉，不以苟且存心，內治修明，外憂可弭。此臣所不得不先爲陛下言者二也。凡是二者，皆臣常職，而臣言若此，蓋中書失職已十有三年，若非預此奏陳，異時求倖進而無門，欲速化而無策者，必且以怙勢專權間臣於陛下，陛下左右亦且以人主不得自由之言證成之。方是時，臣雖欲自辯，有不可得，故不得不先爲陛下言之。陛下以臣言可行，則乞以臣此章誕告中外，俾皆精白一心，以待朝廷之公選。臣雖至愚，猶能勉策疲駑，圖報萬一。不然，所謂具臣爾。具臣去留，寧計重輕？願陛下毋俾臣留，全臣之去，臣不勝至願。取進

止。《漫塘集》卷一三。

## 辭免除藉田令第一狀

伏準省劄，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劉某除藉田令。某螻蟻微生，忽叨恩命，戰悸不知所云。抑區區情素，有不容不吐露者。某蚤由科舉，僥冒出官，爲尉、爲掾、爲令，汲汲寸進，初非忘情宦達。一自辟屬倉臺，偶得風疾，浸淫滿面，乃丐嶽祠以歸。曾未兩月，復拜堂審之命。某是時猶意此疾可療，欲俟小愈，奔走赴闕，不謂所感日深，百藥不效，以迄於今，形容變改，語音僅存。竊自循省，豈堪綴班行之末。重念某幼時家匱，不免饑寒，病廢以來，一意耕桑，服勞過甚。年甫六十，手戰而難於執筆，髮脫而不可勝冠。晝以目昏廢書，夜以心忡忘寢。雖欲少效尺寸以自見於明時，有不可得，瞻望闕廷，但深悃結。所有省劄，不敢僭效達官，寄留州縣，謹端拜襲藏，傳之將來，爲子孫榮。伏惟鈞慈，特賜敷奏，改命時髦，以光初政，容令孱瑣，自放漁樵。須至申聞者。

《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藉田令第二狀

某伏準省劄，以某辭免新除藉田令，奉聖旨不允，疾速起發前來供職。某洊膺寵命，俯極戰兢。

伏念某蚤歲效官，位不過掾幕；中年屏居，身不入朝市。容臺列屬，中旨趣行，皆耳目之所不接，夢想之所不到。况聖上天德出震之初，正萬化維新之日，而公朝進擢，猥及么微，在某可謂非常之遇。雖無知如草木，亦覺欣榮；雖無情如鳶魚，亦當飛躍。某其敢固執其愚，仰孤鴻造！實以衰疾之軀，不但形容如鬼，疏率之性，時或語言如狂，且久安漁樵，遂廢筆硯。猶之猿鳥，必不可與麟鳳同瑞聖時；猶之瓦礫，必不可與珠玉竝登王府。惟當退伏田里，含哺鼓腹，詠歌太平。所有藉田令職事，或聖君賢相必欲矯俗之敝，擇不求者與之，則世之志不苟求而學行才美百倍於某者，何可勝計。姑以所知言之：前鉛山縣丞羅愚，鹽官縣丞周師成，新湖州錄事參軍杜範，新真州教授潘彙征。愚乃故樞密點之季子，餘皆進士第。是四人者，稟性不同，至事親以孝，律己以廉，蒞官以勤，臨民必恕，行之以公，不顧望以避怨，得之有道，不僥倖以干進，則四人者，同歸一揆。又前真州支鹽倉洪秉哲，初擢第，主歸安簿。甫數月，母病馳歸，因留不去。母病有間，勉之仕，不得已，授真州鹽倉。郡守豐有俊檄入幕，賴其助。有俊爲本路提舉，復携以行。及爲淮西帥，以隔路不可檄致，乃轉以屬江淮制置李珣。珣屢檄其出，而本路新提舉汪綱又欲其留。秉哲難於從違，遂兩不就，因以避事爲珣所劾，至今未得差遣。其兄亦四請鄉舉免舉不到省，遇赦不該恩。兄弟怡怡，不知老之將至。前修職郎戴埜爲麗水尉，寄居有挾勢奪村民之舟者，埜執不與，守怒撻吏，奪舟與之，埜即拂袖去。初埜弱冠，其父爲求同姓牒，因發國子解登第，埜以家狀中微，有遷就，言之輒愧汗。其後父喪服闋，遂自陳棄官，今已十餘年，家居深山惟讀未見之書，爲有用之學。閣學楊簡知温州日，已嘗論薦，乞命以官。



是二人者，其特立獨行，無求於人，尤爲人所難。或公朝不以某爲狂僭，於六人之中，特拔其一而改畀之，皆足以使頑夫廉，懦夫有立。惟是某自爲己計，既重於方命之誅，妄爲人言，更合貽犯分之罪。尚祈寬大之朝，曲賜矜貸，某不勝俯伏戰悸之至，須至申聞者。《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藉田令第三狀

某伏準七月二十七日省劄，以某再具申乞寢免新除藉田令職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某瑣瑣一介，仰勤君命，至再至三，魄褫魂驚，罔知所措，其敢固執愚陋，數犯天威？實以某賦分素薄，得疾多端，最是風毒上攻，形容變改，已嘗具申，不復喋喋。兼某少不涉學，懶與性成；長不通方，動與物忤。故偷安窮巷，以苟餘生。蓋欲仕不能，非能仕不欲，與老成前輩德尊行高、養素丘園者不類。若貪冒寵榮，強顏就列，則是積年抱疾，乃爲今日進身之階，必速煩言，上累初政，某雖萬死，不足塞責。伏望察其由衷，曲賜敷奏，檢會某已申事理施行。伏候指揮。

《漫塘集》卷五。

### 辭免特改奉議郎添差建康倅第一狀

某伏準鎮江府遞到八月十四日省劄，以某三具辭免新除藉田令，三省同奉聖旨，特改奉議郎，特添差通判建康府，仍釐務填闕。某么微之踪，方命至三，正爾戰懼，莫知所容，而異數沓來，驚魂益以四逸。竊惟改秩之必用舉主，丞郡之必更作縣，此祖宗成法，所以垂萬世之規，否則，必嘗登對而知其能，擢用而試之事。某近者雖荷甄收，俾綴奉常末屬，即具辭免，初非已經登對，及曾受任使之人。况藉田有令，雖官王朝，在昔列於九品，於今通差選人。某昨被恩除，已以疾控辭；乃今躡陞朝籍，遂佐留都則受之，是前日之辭爲飾詐，今日之受爲擇利。有一於此，罪在不赦，某則安敢！又某昔在先朝，年方強仕，嘗被旨赴都堂審察，亦以疾辭。迄於今十有八年，以年則昔壯而今老，以病則昔淺而今深。辭受一殊，萬死莫贖。伏望不棄小物，曲諒愚忱，仍賜敷奏，一并收回誤恩，毋使蟣蝨微臣，稽違君命，以速明刑，不勝席藁俟命之至。所有省劄，某不敢祇受，除已寄收金壇縣庫聽候指揮，須至申聞者。《漫塘集》卷五。

## 辭免特改奉議郎添差建康倅第二狀

某準鎮江府發到九月十六日省劄，以某辭免特改奉議郎、添差通判建康府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某疾病餘生，薦叨誤恩，半年之間，四上控辭之牘，自知狂僭，罪在不赦。今又拜不允之命，仰體天涵地育之仁，感深泣下。但某爲風毒所侵，漸類惡疾，委不可仕。若牢辭不已，不惟上紊清朝，亦恐得罪公議，謹當尋訪良醫，多方治療，儻數月之後，稍覺痊可，即祇拜恩命，以效奔走。或疾證已深，藥力不及，亦當續具情實，申取指揮。庶進不孤造化曲成之恩，退亦不失臣子拳拳奉上之義。須至申聞者。《漫塘集》卷五。

## 辭免特改奉議郎添差建康倅第三狀

準十月十三日省劄，以某申乞居家尋訪醫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給假兩月將理，候假滿日起發之任。某即已遵稟外，今假限已滿，所合具申。某聞事君當致其身，尤當用其情。故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士大夫致身之義。病則免，老則致其事，不强其所不能，不戀慕其所不當得者，士大夫所以用其情，國家所以原其情也。某愚不肖，蚤歲塵忝科第，服勤州縣，凡十有七年，見義必爲，當

仁不避，惟恐一日之失其職。雖位之卑，名之微，其於致身之義，略亦無愧。不幸有疾，屏跡田里，垂二十年，聖明御極，振起滯淹，某偶以踪跡近似，首預招延之數。嘗以情實申控，復拜改秩丞郡之命，凡海內陸沉七選之人，誰不欣艷，以爲非常之遇。某或牢辭不已，人必以爲沽激。故某一再控辭之後，不敢喋喋，只乞居家，博訪醫藥，候痊可日拜命。尋準前件省劄，某仰體造化曲成之意，多方從事醫藥。緣所感風證歷年已深，百藥不效，藉有良方，非年歲間可以責效。竊恐稽留成命，罪在不測，謹再具情實干紊。伏望哀矜，特賜敷奏，容令某守本官致仕，或以其年尚未及，不忍棄捐，即乞改注嶽廟差遣一次。異時或有痊可之日，誓當糜捐，以圖報效。須至申聞者。《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直秘閣宮觀第一狀

某伏準省劄，以某陳乞守本官致仕或祠廟差遣，正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舊奉議郎，除直秘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任便居住者。累月籲哀，實迫於疾，一朝從欲，俾便厥居，聞命震驚，拊躬感泣。仰恃乾坤之大，載陳螻蟻之私。夫老於選調而有脫選之榮，久矣逸居而冒均逸之寵，皆爲異數，所合牢辭。顧惟中廐之病駒，許仍伏櫪；更類深林之倦翼，得且安巢。其敢不已於言，以瀆蓋高之聽。惟臣子之直中秘，乃國家以表外庸，要須治郡而著循良之稱，按部而有澄清之效，倘不由此，弗輕畀之。深惟洪造之曲成，蓋援同升之近比。其實才品有異，又且輩行不同，彼真

養素於丘園，此特卧疴於田里。至學問源流於諸老，詞章模楷於後來，皆其所優，非某能及。倘恩榮略等，將負乘致譏。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直秘閣恩命，姑令某以奉議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任便居住，庶幾愚分得以少安，師言亦可允穆，實受天地終始生全之賜。須至申聞者。《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直秘閣宮觀第二狀

某伏準省劄，三月二十三日以某辭免特授直秘閣，奉聖旨不允。伏念某蕞爾小臣，懇辭恩命，展轉經年，若必待控辭貼職，得請而後拜命，實恐稽緩，以干慢令之誅，謹已望闕遙謝，祇受奉議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恩命。外有中秘之職，實非乍脫選階、素無朝績之人所敢冒居，謹昧死固辭，期必得請。伏望公朝檢會某前申事理，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直寶謨閣宮觀仍令吏部理未陳乞磨勘年月日與依條轉官給

#### 告第一狀

某伏準省劄，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劉某除直寶謨閣，依舊宮觀，令吏部理未陳乞磨勘年月

日，與依條轉官給告者。某恭覩省劄，不勝戰懼。某竊惟名以勸功，官以序功，祿以食功，乃聖世馭臣子之成法。故一命以上，苟效職公家，位分雖殊，皆可得祿；而官則不然，非有考任不遷。臣子苟有考任，則才品雖殊，皆可遷官；而職名則不然，有無不可以例言，遷轉不可以日計。蓋國家設此以鼓舞士大夫趨事赴功之心，故聖世重之。如某者蚤得惡疾，形容變改，不可以蒞官臨民，故三十年來，屏伏田里，未嘗尸一日奔走之勞。向叨祠命，已愧罔功，並不敢支請俸給。今又畀之，則非所以食功。久侶漁樵，姓名不入考功之籍，而令計在家年月進秩，則非所以序功。而况職名，向也無功而得，今也無功而遷，其於勸功也何有？某自揣微賤，不敢犯分控辭，以速罪戾，惟是光廟謨訓，內閣寶藏，寓直其間，至爲遴選，固有累任監司郡守而未得者。某實何人，其敢冒受？伏望公朝察其愧懼之真情，非有一毫欺僞，特與敷奏，賜之寢免，實受隆天厚地保全晚節之恩。某無任祈叩之至。《漫

塘集》卷五。

辭免除直寶謨閣宮觀仍令吏部理未陳乞磨勘年月日依條轉官給告

## 第二狀

某伏覩鎮江府遞到省劄，以某辭免新除直寶謨閣等恩命，四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某以

螻蟻之微，辱乾坤之造，控辭不獲，其敢薦有申陳，自速罪戾！而某區區愚心，有不容自默者。竊惟先朝以來，臣子有不由實歷而躡陞秩序者，非其學問過人，必其節行超俗。某蚤歲涉獵時文，竊取科第，一行作吏，即又棄置，汨沒吏塵，初無學問可言。中年得疾，醫藥不效，從所屬保明去官，疾勢綿延，以迄於今。蓋欲仕不能，非能仕不欲，初無節行可述。向沐誤恩，改官畀職，辭不獲命，黽勉祇拜，已深愧懼，今安敢復冒殊私？伏望憐其賦予之薄，察其祈叩之誠，特與敷奏，收還直寶謨閣等恩命，使某且得偷生閭里，與田夫漁父詠歌太平，實受隆天厚地之恩。伏乞照會申聞事理，伏候指揮。《漫塘集》卷五。

# 全宋文卷六八二一

劉 宰 二

## 辭免除太常丞第一狀

先準三月十七日省劄，以某再具辭免除直寶謨閣、仍舊宮觀，令吏部理磨勘轉官恩命，奉聖旨不允，尋準吏部給到朝奉郎、直寶謨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告一道。未被受間，太常寺轉人送到六月二十四日省劄，劉某除太常丞。某竊惟事君臣子之大義，欺君臣子之大罪，某幼知讀書，即識此理。不幸當強仕之年，得癡風之疾，形容醜惡，不可出仕，不得已從所屬保明申乞祠祿。後荷朝廷矜憐，特與改秩，仍畀職名，在某已爲非常之遇。今春復荷誤恩，遷官進秩。某實何人，有此僥倖，故縷縷控辭，不敢祇拜。今茲復冒恩除，載念延閣美名，容臺清選，雖皆非某所可當，然亦必非某祈叩所能並免。持衡二者之間，則延閣之名猶可冒受以養疴，容臺之屬必不可偷安而家食。矧某自入夏以來，不惟舊疾有加，老疾併作，腹臟滑泄，齒牙動搖，日食惟糜粥數匙。以至氣血益衰（一），目昏耳聾，視



聽不爽，手足戰掉，舉動失常。若使懵不自量，勉趨朝列，必致顛踣，爲明時羞。除已望闕遙謝，祇受朝奉郎、直寶謨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告劄外，所有新除太常丞省劄，見寄留金壇縣省庫。擬望鈞慈察其情之真而不敢爲欺，哀其命之窮而不可大受，特賜敷奏，收還恩命，庶或可少延殘生，實受造化終始生全之賜。須至申者。《漫塘集》卷五。

〔二〕至：原作「上」，據文意改。

## 辭免除太常丞第二狀

七月十三日，伏準省劄，以某辭免新除太常丞恩命，奉聖旨不允。某蟻蝨微生，叨塵清選，實千齡之幸會，其敢喋喋，游瀆鈞嚴，自速罪戾？而區區之心，有不容不盡吐露者。某幼讀《論語》，至「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竊疑冉耕聖門高弟，蓋嘗步亦步趨亦趨，情不爲不親，而其疾也，夫子獨嫌於一顧，乃自牖執其手，何哉？豈非疾證之彰，容貌之改，雖聖人亦有所不欲近耶！某不幸蚤迫親養，奔走田間，皮膚爲風毒所乘，得疾白駁。雖無瘡疔，亦無痛楚，而風毒浸淫，自頭面達於四體，強半變白，形容之惡，見者駭異。而臣子入朝，宜修陛見之恭。某疾證若此，其敢扣玉階方寸之地，望威顏咫尺之間！又某頃以疾由熱，致服涼劑過多，歲晚脾泄，十日而九，手戰脚弱，目

昏耳聵，實不堪奔走。伏望公朝哀矜孱瑣，曲賜奏陳，收還誤恩，仍畀一祠廟差遣，庶幾未填溝壑，尚苟餘生。某不勝祈哀請命之至。《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太常丞第四狀

昨準省劄，以某第二次辭免太常丞除命，又準鎮江府備坐省劄，津發催促起發某前來供職。某雖抱病日久，迫於朝命，不敢寧居，已於九月初二日望闕遙謝，祇受太常丞恩命，擇十月二十三日起發赴行在供職，回申尚書省。至日起發所居金壇縣，於二十八日至平江府，緣知平江府張殿撰乃某同年進士，提舉浙西常平事曹秘丞亦某年家，皆有疇昔契分，相率迎迓。而某識以病昏，神與形離，相見之初，爲贊者所誤，遽以曹爲張。既而兩司合席郊勞，即席題名，某復誤以曹爲薛。蓋其精神恍惚，如醉如夢，故瞽亂如此，乃兩司隨行吏兵所共見，非敢飾辭。若使某不自揣量，力疾前邁，必顛踣道塗。或幸善達，亦恐仍前恍惚瞽亂，有紊朝儀，不但負明時之選，且將爲頌臺之羞，某實不敢。除已於次日回舟金壇，尋訪醫藥外，伏望公朝察其情之真，憐其辭之哀，特賜敷奏，赦其罪戾，容其退歸，庶幾保全莫景，以苟殘生。伏候指揮。《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太常丞第五狀

伏準省劄催趣某疾速前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日分申尚書省。某蟣蝨小官，累勤朝命，震懼不能自寧。伏念某區區之蹟，一自去冬奔走赴闕，得疾中道，即具申聞，乞賜敷奏，容令退歸。尋準省劄，奉聖旨不允，給假將理。某時雖自揣疾證已深，非可朝夕責效，而感激洪造，貪慕明時，猶覬殘生未泯，勿藥有期，或可扶憊支羸，一造闕廷，故不敢薦有申控。不謂某命分之窮，瘡平無日，腑臟泄滑，晝夜不止，已及半年，肢體骨立，精神耗散，視聽俱衰。又犬馬之齒，實已七十，筋力亦有不可強者。擬望公朝哀其疾病之深，死亡在近，特賜敷奏，許令守本官致仕，庶免顛踣道路，詒笑方來。某不勝忍死祈哀，俯伏俟命之至。伏候指揮。《漫塘集》卷五。

## 回王殿院遂宣諭玉音劄子

敬承臺劄，宣示玉音。知不肖姓名，誤塵於簡記，意過情聲聞，或契於傳聞。致勤天陛丁寧，霜臺開曉。某退自修省，不任戰兢。伏念某少也獨居，無師友之益，長而爲養，惟農圃之依。自忝微官，即困多病。閒居三十載，恍不知歲月之更，嘉會一千年，徒緬想風雲之盛。頃洊叨於拔擢，其敢

昧於稟承！而疾弗可爲，久而益甚。自去歲還歸於中道，迄于今偃卧於一床。神識昏迷，事轉頭而輒忘；關隔否塞，言入耳而不聞。重以風虛，養成痰厥，顛沛而險易弗顧，委頓而饑渴罔知，將何以趨殿陛之間，對冕旒之下？敢祈敷奏，曲赦殘生。父教之忠，雖自幼不忘於畎畝；天奪之魄，竟此身莫望於軒墀。《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將作少監第一狀

準省劄，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劉某除將作少監者。伏念某衰孱朽鈍，狎被龍光，猶有人心，寧忘結草啣環之報，第病在肺腑，景迫崦嵫，勉造闕廷，必將中道顛踣，爲明時羞。昨者殿中侍御史王某宣示玉音，某已冀病證托奏知訖，不謂猶未徹聞，致游叨恩除，進貳匠監，皇懼戰慄，不知所云。謹再瀝血誠，歸投大造，伏望朝廷哀矜，特賜檢照某累申事理施行。所有省劄寄留金壇縣庫，某不敢祇受。須至申者。《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將作少監第二狀

伏準省劄，以某申乞辭免新除將作少監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某竊伏自念，一官漫浪，了無

寸長，猥以姓名，徹於造化。粵自嘉定改元，叨堂審之命，寶慶御極，冒藉令之除。繼官之陞朝，使外贊治於留都；祿之真祠，使內通班於延閣。以及端平更化，又復累被恩除，至略其未嘗身歷朝行，遽使之名參匠監。譬之犬馬，但未顛仆，猶當激昂，而某三十年間，懇懇控辭，有同一日。儻非病形於外，容顏不類於故常，病成於內，狂易或見之言動，則是飾其一時罔上之詞，以成其三十年慢上之罪，國有明憲，某其敢逃！伏望公朝察其一語不欺，念其餘生無幾，特賜敷奏，檢會某自去冬以來累申事理，容令某守本官致仕，實受隆天厚地終始生全之賜。須至申聞者。《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將作少監第三狀

伏準省劄，以某疊具辭免新除將作少監恩命，閏七月初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某蚤歲應舉覓官，逐祿州縣，非敢矯亢爲高，實緣肺受風邪，形容如鬼，不可出仕，黽勉退藏。聖上登極之初，端平更化之日，薦叨恩命，擢實周行。深原朝廷之意，似以其廉退而獎之，而某實非其人。辭不獲命，積負凌兢，更沐殊私，俾進貳繕監，苟可尚延視息，其敢不即欽承，有孤洪造！而某自舊歲以來，風邪內攻，不但形容變改，更苦氣血衰微，時一顛仆，如小兒驚癇狀。今夏至秋，此疾已三作，每作非經日不能省事，非半月不能起行。步履日艱，證狀日惡，倘不及尚有知識控露愚忱，祈得請於生前，則一旦昏迷填委溝壑，必且懷慚於身後。是用不懼么微，忍死喋喋，干冒鈞

嚴。伏望哀矜，即賜敷奏，特與檢會某累申事理，容令守本官致仕。須至申聞者。《漫塘集》卷五。

### 辭免除將作少監第四狀

伏準省劄，以某三具狀申省，乞賜敷奏，收回將作少監恩命，容令某守本官致仕，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某位下官微，不應屢控辭免；引年致仕，亦合從所居府縣保明具奏，不應數以自聞。寬大之朝，悉加原貸，怙終方命，國有常刑。竊念某昨所陳賤軀風眩之疾，感受已五六年，今歲自四月至七月亦一再發。甚者閏七月初十日，因縱步所居敷化里田野間，俄爾顛仆。比鄰驚異，亟褻子姪掖至卧榻之上，昏憤竟夕，生意復延。今若迫於君命，趨造周行，萬一旅進朝參，斯疾驟至，隕越於軒陛之下，朝廷始信某言不妄，亦已後時。謹再具情實，控告公朝。伏乞俯憐危悃，仰瀆聖聰，早賜檢會某累狀所申施行，庶免如前所述，上遺天朝之羞，而某視蔭幾何，亦遂首丘之願。天地大德，某之永畢，無所報酬。倘或未鑑愚誠，即乞行下鎮江府金壇縣廉訪某今歲閏七月內疾作事狀，一言不實，甘伏罔上之誅。伏候指揮。《漫塘集》卷五。

## 上錢丞相論罷漕試太學補試劄子

游士之聚於都城，散於四方，其初惟以鄉舉員窄，經營漕牒，夤緣京庠補試太學爲名。積而久之，來者日衆，其徒實繁，而又迫於饑寒，誘於聲色，始有並緣親故，以求獄訟之關節者，而獄訟始不得其平；有事縉紳之脣吻者，而毀譽始不得其真；有爲場屋之道地者，而去取始不得其實。其甚也，挾衆負氣，以取必於朝廷，而朝廷之勢日輕。大率富人之麗於獄，負者求勝，刑者求貸，死者求生，無辜者則欲其陷於罪。而理不可行也，游士則爲之文致，爲之游談，爲之請托，爲之行賂。或藉權勢以劫攘，或與胥吏相表裏，不直於憲則轉而漕，不理於部則伸於臺。以省寺爲常行，以伏闕爲常事。千變萬化，必欲獲所求而後已。所謂獄訟不得其平者此也。朝廷耳目之寄，外則付之監司郡守，內則付之給舍臺諫。而監司郡守不能盡知一路一州之事，給舍臺諫不能知天下之事也，則有采訪焉，有風聞焉。游士知其然也，於是擇其厚己者則多方延譽，違己者則公肆詆訾。或形之書疏，或形之歌咏，或述之短卷。爲耳目之官者幸其然也，招徠之，誘進之，采用之，或又畏憚而彌縫之。遞遞相承，賢否易位，所謂毀譽不得其真者此也。往者場屋之弊惟銓試，其後也補試亦弊，今則省試、御試無一不弊矣。弊者一曰冒名入試，二曰同場傳義，三曰換易卷頭，四曰計屬暗號，五曰計會分房。五者之中，如換易卷頭，計會分房，若非游士所得爲，而非游士與吏輩平時往來心腹相孚，亦未有能相

通者。方秦氏當國，私其親黨，場屋蓋嘗弊矣，至更化而盡革。今則更化之後，萬事維新，惟場屋不與焉。傳聞省場之中，以試卷字畫同異駁放者數人，其後夤緣覆試，而一人者不至，豈無其故，而上下含護，不復稽考。特科之就御試，行賂者皆不在末等。此其弊已久，而今舉尤甚。遠方孤寒，至有通榜無名者。傳聞榜中無名者二人，其一鎮江湯泳。銓試之冒濫，抑又甚焉，蓋有專一坐鋪議價者。入試之前，凡往投托，無不取效。雖不通文墨之士，亦可竄名高等，而場屋之去取濫矣。朝廷政令所出，處置一定，公議無愧，人言何恤，而年來事無巨細，求者從，欲者得。有如嘉興免解之事，上庠混補之事，朝廷深知其不可行而不敢固拒。蓋游士率斂錢物入己，志在必行，百十爲羣，徧走朝路。或謗詈以脅制，或佞媚以乞憐，或俯仰拜跪以祈哀。朝廷顧惜大體，重失衆心，俛而從之，以幸無事，而朝廷之勢輕矣。夫朝廷之勢輕，則緩急之際必有令之不行、作之不應者，甚可懼也。故嘗爲今之計，莫若散游士，而散之之道有二，一曰罷漕司之牒而增解額，二曰罷太學之補試而用鄉貢。今之牒試凡曰避親、曰隨侍、曰門客，鮮非僞冒者，而販鬻者居其半。士大夫皆知之而不忍絕之者，正以解額不均之故，故莫若罷漕臺之牒試而增其額於諸州，取開禧二年諸州所申終場人爲準，果欲行此，宜密而速。每三百人取一人。顧今天下士子多而解額窄者，莫甚於溫、福二州，且如福州終場萬八千人，合解九十名，舊額五十四名，與增三十六名。溫州終場八千人，合解四十名，舊額十七名，與增二十三名。他州準此。人多額窄則增之，人少額寬則仍之，度所增不過數州而已。自溫、福之外，所增不過三數人。通諸州所增之數，不過諸路漕司所罷之數，而士子之周流四方以營牒試者息矣。今諸州學田



日增，學舍日葺，而鄉校之去取無與於升沉，士子之去來無關於進取，往往有志者鮮入其間；而太學補試取一日之長，亦無以得州里之良士。故莫若罷太學之補試而取其入於鄉貢，取開禧三年諸州終場人爲準，每千人貢一人。溫、福二州向來解額太窄，出游者衆，非他郡比。今聚而歸之，恐人數驟多，則於終場合貢人數外，特增一半，謂如福州終場萬八千人合取八名，與更增九名。温州終場八千人合取八名，與更增四名。每州以一千人爲準。若及五千人以上，則間舉多貢一名，不及千人則許間舉貢一名，不及三伯人者免貢。其合貢人數並取於月書季攷，而或殿或罰並依學令，必求其行藝無玷者。前期上其名於太學，至省試之後，太學缺員之時，簾引參學。其遠方不願參學者與免文解一次。已貢入學而簾引不中，或簾引已中，一年之內無坐學月日者，罪及教授；而所貢得人者，教授亦與升擢。如此則太學所取皆鄉里所推之人，鄉校所養有登名太學之漸，鄉校之教養不虛設，太學之所取皆實材，而士之宿留都城以營補試者息矣。或以諸州教官未盡得人，嫌其徇私愚懵，則教官即學官之儲也，安有爲學官則可信，爲教官則可疑哉？向之鄉校既已無與於士之升沉，私意容或有之。今士子之升沉係焉，小有私意，謗議生矣，況取士之當否，復有陟罰行其間乎？愚知自今以往，鄉里之士皆自愛而重犯法，郡之教授有所畏慕，亦皆以職業自厲，不過三二年間，游士各反其鄉，場屋可清，朝廷可重，爭訟可省，風俗可厚矣。《漫塘集》卷一三。

### 代金壇縣申殿最錢劄子

照對鎮江府管下三縣，每歲趁發本府通判南廳經總制官錢歲額有常，未嘗欠少。本廳忽於嘉定十四年內行下三縣，稱嘉定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十四年三月中，一全年本廳合解淮東總領所錢一十二萬一千三百九十四貫三伯九十六文，已發過一十一萬三千六百貫文外，實欠錢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伯九十六文，皆係管屬三縣倉庫場務虧欠之數。今緊要上件錢趁赴比較殿最，合行下各縣補解。內丹徒縣附郭倪知縣係倪尚書之子，反覆論辯，僅認錢一千餘貫。丹陽以劉知縣方得罪上司而不敢辯，遂坐下錢三千三百餘貫。金壇厲知縣以久病在告，繼之以死，而不及辯，遂坐下錢三千四百七十貫文。若三縣所解比之常年委有虧少，固不敢辭。今且以金壇言之，嘉定十年四月一日至十一年三月終，解過一萬八百八十八貫四百三十一文；十一年四月一日至十二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百六十四貫二百三十三文；十二年四月一日至十三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三貫一百八十三文。所有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十四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五貫一百四十一文，比十年分計多解過一千五十六貫七百一十文，比十一年分多解過錢一千七百八十貫九百一十一文，比十二年計多解過錢一百七十一貫九百五十八文，比之遞年，並有增羨，何緣虧欠？兼照嘉定十二年以前，黃通判任內以歲額不敷具申戶部，已有減定之數，豈有通判廳合解總領所之錢則減於前，本府三縣合解通判廳之錢則反增於前之

理！又照通判廳合收經總制錢在本府倉庫場務者付之七八，在三縣者僅十之二三，藉有虧欠，只合行下實有虧欠處，或以州郡掣肘，亦合照額均科，豈有將十三年虧下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九十六文盡數科下三縣之理？推原其故，蓋緣是時通判張佺齡者懵不解事，惟吏言是用。吏人乘勢欺隱，及妄有支破，又與在城倉庫場務合若干人通同作弊，致有上件虧欠。及總領所行下補解，通判既不能根究弊端，姑藉吏輩以備償。本廳人吏又畏懼本府，明知弊端，更不敢將上件虧欠錢科下在城倉庫場務實虧欠處，平白創立殿最窠名，專困三縣。其後總領所亦知通判廳之非，遂追斷倅廳吏人行下三縣，索上創立殿最錢窠名以來行移，仍出榜禁約。而通判廳官吏利於贏餘，幸其歲有七八千貫之入，蔑視總司所行，催督如故，自是逐年援爲成例。其後又於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九十六文上增添數目不等，每歲必欲三縣於正額經總制錢外補解上件。其後又欲錢會中半數內科貼陌錢，慮縣道奉行稽緩，勾追典吏，綳弔禁繫，訊次之牒月不下數十紙。所差專人更迭往來，了無空日。每一吏人追到倅廳，非使用一二百千不得下縣。一專人到縣，非乞受四五十千不肯上府。使縣道寬裕，一事之內欲數外白撰錢一十四千已是難事，况丹陽地當孔道，田瘠民貧，金壇僻在一隅，商賈不至，此錢何自而來？故丹陽縣向來止將此錢於役錢上增科，後以民間詞訴而止。目今兩縣未免取之受輸之寬餘，又責之吏人鄉司與當案人吏，每名月納不下二三十千，鄉司最多，其他數目不等。下至一小貼司亦月納數千，而吏輩趁辦其他板帳，及移用酒錢等常賦自若，此何異縱狼虎食人而分受其肉！連年以來，本府雖有嚴明之帥，諸邑雖有慈惠之長，而民窮無告，民冤莫伸，弊皆由此。若非使府體恤三縣，速作措置，則縣道

日不可爲。其所施行之策，初不必大有更張，但乞行下通判南廳，具呈嘉定十三年未虧欠殿最錢，以前三年內諸縣解過錢數，從使府點定最多一年，行下各縣認解，責令通判廳人吏此外不得妄立殿最補虧等名，另項專人追擾。如此則縣道可以少寬。又所認解數既是最多年分，通判廳亦不得藉口以虧欠總所常賦爲辭，實爲公私上下悠久之利。《漫塘集》卷一三。

### 回趙守問開七里河利便劄子

某等伏準公劄下問開七里河事，其爲利甚公而恐妨民之私，其爲慮甚遠而恐擾民於近，幕畫已悉，而詢訪下及於邦人，此道甚古，此意甚厚。某等雖至愚極陋，其敢自默？竊謂爲民旅目前計，則但開橫塘堰，下至運河口，俗號七里河，其事小，其役省，不調丁夫亦可集事。若爲綱運計，則其事大，其役煩，非調丁夫不可，其勢必須農隙。蓋自七里河以至金壇，中有兩堰，北曰橫塘，南曰珥村。兩堰之間，地勢特高，水至不聚，所以置堰制水之平，使北不下運河，以洩於江，南不下金壇以洩於湖，其制甚善。但河太淺狹，又有堰無閘，所以不通綱運。今使府欲爲綱運計，則不但橫塘堰下之河當開，自運河口至金壇之荆城凡四十四里之河亦不容不開。河道既開，更須於橫塘珥村各置閘兩座，以便開閉。此其事大役繁，當此盛夏，豈惟妨農，亦恐屯聚久饑之民，日久不散，氣息熏蒸，疫癘滋起，有失大卿子愛斯民之意，故曰必須農隙。若但以橫塘堰下七里之河淤塞尤甚，欲且開通以爲

民旅輕舟往來之便，則不必調夫，不必須隅官，只乞委官到地頭先次募人開掘二三丈，見得每丈合用錢若干、米若干，却通記此河丈尺分，定料次。於來諭三策中，取中間優加日給之說，明出榜文，每料支錢若干、米若干，使民間自相結束，前來應募，依料次開掘。官司不問陰晴，不計工數，止據所關支盡數支還元料錢米。如此則不召自來，不賞自勸，不出一月，足可了辦。但此役斷無功於綱運，亦無益於久遠。管見如此，更乞於二者之中，詳酌施行。《漫塘集》卷一三。又見《吳中水利全書》卷一五，乾隆《鎮江府志》卷四八。

## 勸農文

代外舅梁總權鎮江府作

勸農，郡守職也。守未至，部使者適攝事，可以爲具文而不加之意乎？使者來是邦三年矣，爾地之瘠，爾賦之重，豈惟使者知之，聖天子蓋甚愍焉。故比年蠲丁賦百萬，實始此邦。兵興政煩，而是邦獨晏然無異於平時，顧不甚幸歟！然而力田尚寡，浮食尚衆，則有由矣。夫狃於私販之利而輕於冒法，倚臺省諸司之近而果於終訟，凡此皆害農之本，豈惟違天時、失地利，且凶于而家，害于而身，是可深長思歟！父老其敬聽斯言，歸而告諸子弟，相與專心致志，服田力穡，以無負聖天子優卹此邦之意。《漫塘集》卷一八。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二。

## 泰興縣勸農文

勸農令之職，不可一日廢。每歲仲春出郊而勞勉之，蓋曰謹其初也。爾父老其敬聽令言：凡農之害有三，令實司之，一曰奪其心，二曰奪其力，三曰奪其財。豪民梗之而不能制，姦民擾之而不能戢。或侵其疆，或訐其私，或負其直，或攘其有。使吾民怏怏然有懷弗伸，而惴惴然畏禍之及。耕弗克深，耨弗克易，鹵莽滅裂以苟朝夕，此之謂奪其心。工役繁興，獄訟滋熾，事雖微而迫逮者衆，理雖明而淹延弗決，一事未已而一事繼之，吾民赴期會之時多，而治稼穡之時少。或耕而弗種，或種而弗耘，此之謂奪其力。賦斂有常，漁取無度。或名爲公家興作，或並緣上司行移，官收其一，吏沒其十。重以兼并之家，因負債而再倍準折。僧道巫覡游手之輩，托佛老鬼神而誑惑乞取，使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冬暖而號寒，年豐而啼饑，此之謂奪其財。奪其心則弗康，奪其力則弗專，奪其財則弗裕。有是三者，雖日登進父老而勉之耕，督之殖，猶爲具文也。况一日之勸，而欲責其終歲之勤耶？令起於白屋，凡父老蘊而弗言，言而弗盡者，令略知之。繼自今以往，凡害農之事如前所云，令念茲在茲，敢不良圖！怨謗黜責，非令所憚。父老歸而語其子弟，相與專心致志，服田力稼，雖休勿休。或猶有遺害，則相率而告於令，令弗敢辭。《漫塘集》卷一七。

## 勸尊天敬神文

蓋聞非其鬼而諂祭之，聖門所戒；假於神而疑衆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裨明見。自有太極，已肇一元。既分三才而爲三，乃播五行而爲五。歲月欲其無易，定爲三百六旬；寒暑難爲驟更，次爲七十二候。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饑寒所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乃成癘疫，各有源流。氣相薰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儻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唯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謔，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灑掃不異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愆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恙不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之外，俚俗相扇，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像虺蛇，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魍魎之狀！况至貪者皂隸，有不取之贓；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坱圠鈞播，而乃饕餮盤餐！理固甚明，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托杯琖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反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挺利刃。其次曰齋聖，又其次曰樂神。晝夜留連，男女混雜，冥頑之童，附而爲鬼。鬼固不靈，腥臊之巫，降而爲神，神亦可恥。妄言禍福，以給昏愚。牲十餘不

供一夕之需，香數套僅充一爇之用。其他誘取脅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婦欺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遺，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資產破蕩，老稚流離。深原其情，有甚於盜。又病者欲療而禁其服餌，老者須肉而絕其肥甘。投以符水，不問症之陰陽；聒以鼓樂，不恤體之煩燥。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冤。揆以刑書，合坐故殺。甚至姦欲逞而杜其來往之親戚，言不驗而委其禍崇於先亡。使和順之俗變爲乖離，孝思之心更爲怨詈。則誣讎天理，壞亂人倫，貫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士師之權以執有罪，無先聖之道以正羣心，徒抱拳拳，未免喋喋。儻能崇德辨惑，曾不以人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且瘳人瘼，同底於壽富康寧。《漫塘集》卷一八。

又見《至順鎮江志》卷三，《永樂大典》卷二九五，光緒《金壇縣志》卷一四。



# 全宋文卷六八二一

劉 宰 三

## 通田輅院書

某得令名於士友間舊矣。亡師友周南仲無恙時書來，道執事有意見訪，汛掃敬聽，旋聞即遂榮上，不果此來。賦「未見君子」之詩，十年猶一日也。維時春和，伏惟接武清華，台候神相萬福。某蚤得惡疾，形容如鬼，自棄明時。今老矣，頭童目昏，頷髭無黑者，豈復敢自通於當世有位之士！惟聞賢者有進用之階，世道有清夷之望，以是自喜。敢問學省之除在幾時，大科異等，不過爲入朝計耳，似不必屑意。朋儕中同志者，以道卷舒，而不視時俯仰，竊計自處已定。《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敬誦此伸愛助。姪子某再請鄉舉，今就省闈，欲一識先達，因其行，敬以一紙寫繾綣，且以與姪子爲左右之容。居山林久，不嫻書尺，筆縱字大，伏惟亮之。《漫塘集》卷六。

### 通趙章泉書

某家金壇，去丹陽驛七十里，非時得枉道者不到，故欲寄音無從。中間凡再得詩，三復「可復自成疏」之句，鄉風長懷，幾不能遣。莫冬得三詩，欲屬范南卿附便，念南卿猶未除喪，寧能作置書郵，又爾中輟。今聞友人王去非將專人過番易，道玉山，謹以奉寄。宣筆百枝、匹劄併往。人生七十者稀，過此皆是羸，得吟風嘯月，其樂如何！世徒以陶靖節解印綬賦《歸去來》爲高，不知其《榮木》等篇所期甚遠，所任甚重，所樂甚真，洙泗以還，無此氣象。先生其斯人比歟？某欽仰。《漫塘集》卷六。

### 回李秘書心傳書

某自聞召命之頒，日傾耳以聽回船東下，且以日計，曰：「可矣。」忽奉手教，乃知當此春晏，猶艤舟江岸，爲泝峽計。易退難進，固足以崇高節、抗浮雲，獨不念當饋之思、側席之久耶！就審德盛仁熟，罄無不宜，隨軒眷集，動與吉會，良慰緬仰。聖上克勤克儉，有夏禹之德，務學不愧商高宗、周成王，而左右未有傳說、周公之輔。秘書辭歸之章再上，而報可未聞。深惟聖意，豈但欲以史

事相付而已。願戒舟師，亟挾旄乘流，以慰中外之望。某年迫七十，視聽俱衰，大非疇昔侍見時比。更化之初，羣賢彙進，頗聞有相援引者。今讀秘書奏疏，又知嘗置賤名其間。某少也不才，況今已老，求之在昔，固未有四十辭官，七十復出者。所幸與王去非爲婣家，備知此心，嘗爲請言於當路，已見諒矣。盛意如許，不敢忘。頒貺宣毫洪扇，使內得以寫素抱，外得以揚仁風，感喜可知。一故舊有錫渾天儀，幸求得之，謹以爲觀天之助。有懷拍塞探伺，舟過丹陽，因得吐露。春寒，猶力道間，厚愛是祝。《漫塘集》卷六。

### 回柴安撫叔達書

伏自丙寅開邊，敵勢漸殺，我之邊備亦小弛，然而遺患未除，邊虞故在。乃丁丑夏乘我撤戍，長驅絕淮，邊遽上聞，中外震駭。惟執事隱然孤忠，貫徹穹壤，才足以酬酢萬變，智足以奔走羣雄。以浮光孤城，二千羸卒，摧其堅鋒，剿其萬衆，爲長淮千里保障。當是時，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想見風采，恨不得備顏行，奉要約。某雖不肖，然嚮也亦嘗有志斯世，寧能泊然自棄？私謂執事之道且行乎朝廷矣，而浩然有歸興，殊不可挽。豈味黃石戒，又先子房一著？甚善甚善！甚盛甚盛！靖節窮士，得從檀公游，具有故實。况某與執事，寓里相望，不遠百里，命巾車，棹孤舟，亦非難事。自惟疾疢日侵，形容如鬼，不可以入城市，惟有懷仰。天與幸會，令嗣判院搏扶搖而上，實始吾邑，執事

復不鄙夷，因而賜之書。盥手發函，長跪疾讀，蓋溫乎如惠風和氣之襲人，炳乎如隨珠和璧之在日，洋洋乎如韶濩正音之入耳，其爲榮荷，可勝言哉！自冬徂春，以鄉邑民饑，瘋憂蠅營，無補毫分，有稽奏記，恐速罪戾。尚惟高明以度外處之，未賜斥絕，使猶得從綠野之游於他日，某伏紙拳拳。寵頒某物，尤切銘佩。吳箋三百，得之親舊間，頗勝常用者，輒以供翰墨之需。某物併以薦北海坐中一酌，辱命之留，幸甚。時事孔艱，正恐元戎未應終棄人間事。《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勉之。《漫塘集》卷六。

## 回周馬帥虎書 一

經年不上記，自識將軍禮數寬，必不加罪。但某平生願屬馮異，而台座亦逢人說項斯，人事好乖，老未相遇，謂此情何！春夏之交，峭寒猶在，恭惟味黃石戒，從赤松遊，岱嶽爭高，璇穹錫美，台候動止萬福。某病骨衰頹，鬢髮蚤白，猶幸鑷去，可誑人以未老，年來乃一向白盡，今白者又轉而黃。古詩云：「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念之憮然。太尉德成於身，功成於國，名成於天下後世。來者更言體益強健，神光炯炯，窮林園之勝，過綠野堂中人，集壽福之全，愈耆英會中客。盛矣哉，古未有也！敢問比日有何賦詠，願併錄示，使得成編。布金寺曩求書額，村僧無從往謝，謹爲納摹本去。近懇常平使者得錢，創社倉於里中，欲求「社倉」二大字，告不吝。唐裔李秀才自言將踐約修

敬，因得拜此，且以無灰酒十罇修歲貢。拈秃羊毛筆不能成字，伏惟照察。不宣。《漫塘集》卷六。

## 回周馬帥虎書 二

頃因李君便附書，其回也辱報字，甚慰。連月淫雨，陰雲不開，屏居水潦四壁，大似坎中蛙，氣悶悶不能吐。來教之頌，正爾啓緘，而雲翳劃開，日光穿漏，殆非偶然。就審比辰回旋舊栖，詠歌千古，百靈呵護，萬福來同，意氣開懌，不可言也。向來五噫，公論頗亦聞之。竊謂世上是非，初無定在；人生禍福，要有定分。以其無定在，則今日之是，安知不爲他日之非；今日之非，安知不爲他日之是。要不必深辨，要有定分，則聽之而已，雖辨何益？眼前一輩，說是說非、說禍說福之人，藉方得志，只是乞食播間者，稍饑則又前矣，願太尉一切達之。「社倉」二大字，筆力不啻千鈞重，而更端莊停勻，披玩不能釋手。某物并貺，暑月水飯有相，其敢不德！寒鄉寡人，無一物可薦誠，去歲一士友見教，造松醪，飲之可治風濕脚氣，造成香味頗勝，姑納上四尊，倘謂可飲，當續致。鄉間醋底，向聞庖下頗有知音，納三十小尊。輕瀆，愧甚。當暑，壽重是祝。《漫塘集》卷六。

## 回何撫幹處恬書

別不計年，悠悠我思，無日不在震澤潯溪之上也。春杪，幼子自梁料院處歸，忽領手筆，乃知圖南之鵬，曾未忘控地之鳩鷄，感外重慰。入夏多故，尋以雨水相仍，具謝不敏。明星有爛，有目具瞻，况嘗乘槎，誤至天漢者耶？朝來爽吹迎秋，恭惟幕府高閒，台候神相，動止萬福。仕於今難矣，而大府爲尤難，其位高而責不及、情親而言可入者，獨上幕耳。而執事再居，敢不重賀！雖然，盛名之下難居。執事疇昔以太學諸生上書論天下事，慷慨激烈，士無問識不識，讀其書，味其意，往往壯其氣，高其節。繼聞彈冠出仕，又孰不遡風而想，企踵而望，曰：「是嘗有言於未仕之前，其肯媿媿於既仕之後！」而側聽累年，未有聞焉。執事豈與庸庸者比，患不改秩，患不立朝，矜一語之合，希一盼之溫，以自爲重哉！《傳》曰：「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冲天。」勉之而已。須先正顯學《勤王錄序》，謾寫去，殆不可用。《唱和集序》續納。頒貺多品，甚感。吳箋、閩板、友書，真是未能免俗。書至此，亦以自笑。秋後登高望遠，必有佳趣，傷今弔古，必有奇作，毋惜寄示。金陵同官爲最多，其能以世道自任，不唯阿隨俗者爲誰，皆所願聞。《漫塘集》卷六。

## 回宜興趙百里與哲書 一

戊午、己未年間，某爲儀真掾，識門下士天台徐不愚，時執事年尚幼，方侍先少師官金陵。不愚爲某言執事高明之姿，凝遠之度，渾然天成，非學力可及。某時起敬，欲介不愚援外舅梁吏侍州里之舊，拜先少師下風，因扣東閣，快鳳星之覩。而局於官守，厥路無由。某既去儀真，而先少師寢上榮塗，以至開大藩、登禁從，某復限以位分，欲進不敢。然頗聞先少師逢人說項斯，所與外舅書，必賜垂問，知過庭之助爲多。感流水之知，懷高山之仰，今三十年矣。去歲治所人來，誦今大夫之賢不容口，大要以爲不吐剛不如柔，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問姓名爲誰，則執事也。乃知先少師家法有傳，徐不愚疇昔之言爲不謬，某三十年起敬爲不虛，喜欲起舞。林下殘生，不敢直以姓名自通，略因友人王穎叔附致拳拳。豈意撝謙，不問疏賤，得得遣介，賜之手書，辭旨溫然，若施之所敬，某何敢當！重以冊府之珍，文房之寶，上尊名茗，粲然前陳，使得仰高哲之風流，滌世俗之塵埃，澆胸中之磊塊，而濡毫引紙，又足以發揮之，真人生大快意事。而遲暮廢學，重不敢當也，惟有感愧。世變益下，人物隨之，州縣間殆不復見廉平之吏，執事其庶矣乎。《語》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惟勿恃其已成，而益求其所未至。士之狂者多忤人，勿怒其狂而虧待士之誠；民之頑者多撓政，勿疾其頑而虧拊民之仁；位之在上者多喜人同己，勿狃於同而虧行己之信，則善矣美矣，不可

以有加矣。執事其圖之。屏居無可薦誠，朱侍講語錄一部納上，絃歌之暇，時一寓目，或有補萬分。其他寒燠之問，頌禱之辭，某以爲無益於愛助，敢略，幸察。《漫塘集》卷六。

### 回宜興趙百里與哲書 二

一春煙霾障日，風雨不時，糴貴民貧，歎恨滿耳，烏啼花發，皆在愁中。傳聞某官周行原野，咨訪閭閻，逋租法不可蠲而代之輸，賑濟時不可行而給之食，其他慈惠之政，不可概舉。致人心權悅，天意感通，兩日來，氛祲掃除，天宇澄霽，施及鄰郡。敢昧所元，敬拜手書，殷勤問訊。而臘前之酒，有以沃其枯腸；雨前之茶，有以滌其滯思。空南山之竹，不足書謝忱，但有銘佩。某屏居莫聞時事，有自日邊歸者，能言已有明詔，趨上周行。某無任願忠之情，尚以財不盡用，留餘力以資代者，威不盡用，廣遺愛以貽方來，爲未解印之祝。《漫塘集》卷六。

### 回宜興謝百里奕修書

昨以厚意久不報，斐然一箋，聊寫寸衷。使介鼎來，雙緘併辱。薄物曾瓜桃不直，更貽瓊玖之酬。陽羨之茶，天子之所先嘗，竹冷之酒，中都之所貴重，羅列滿庭，而山海果羞，與花縑畫扇，又



從而侑之。拜嘉以還，感藏無斁。往來之人，誦賢者平估以便糴，散藥以起疾，慈惠之政，次第舉行，甚善甚盛。紹熙間，越人俞、高兩郎中相繼爲宰，創社倉。二君既去，鄉人徐大夫實繼之。徐雖學舍人，而識頗不逮，遂徹去，人至今惜之。前大夫才足以有爲，而牽於佛廟神祠之役，念不到此。絃歌之暇，亦可略尋墜緒否乎？某朋友故樞密羅文恭公之幼子，曩爲新淦令，某爲作《琴堂箴》，或傳至魏華父侍郎，爲作篆書入石，甚佳。偶存一本，僭以拜納，鄙拙不笑。相望不遠數舍，繼此時當奏記。或因風問生死，得略去寒暄頌望等語，幸幸。《漫塘集》卷六。

### 回句容吳百里淇書 一

某憚暑，如在釜甑中，台翰正用此時來，剝封莊誦，炎熱自去，清風自生。且審當喧囂倥偬中不廢絃歌之樂，武夫悍將撞搪叫呼之際，日與青衿子佩從容俎豆間，神之聽之，台候動止萬福，欣慰其何可言。某物併貺，登拜感甚。學記之委，深荷不鄙，若稽在昔，泮宮之修，鄉校之不毀，雖見史克之詩，丘明之《傳》，而千萬世所敬仰者，魯之僖公、鄭之子產而已。某其敢不勉，以發揚盛美。元符道宮，大有興作，驕將叱咤，賢大夫倘唯唯聽從，繼自今洞天福地，雞犬不復得寧，猿鶴不復得來，木石皆不復得其所矣，幸台座念及之。二學記寵教已領，閩師老丈上梁文筆力猶精健如許，敬服。因書爲致意，他須嗣音。《漫塘集》卷六。

## 回句容吳百里淇書 二

累日聞句曲之民悵朝天之鳥飛去，不留助之，黯然。劃奉誨函，乃知大鵬雖搏扶搖羊角而上，猶未能忘情於鳴蜩斥鷃，不惟自喜，且爲句曲之民喜二天之猶在其上也。某匆匆不及拜冰翁大卿書，會次爲致海內蒼生望霖雨之意。胡伯量兄計亦在，大卿東閣，數字望爲寄達。此去必即留中州，縣之不可爲，田里之不勝擾，固皆身履而目見之。言有可及，得毋愛於言；力有可及，得毋靳於力。是望。

《漫塘集》卷六。

## 通泰興王大夫瀹書

某宦海陳人，紹熙、慶元間尉江寧，則知績溪王大夫以古聖賢之學行之一邑，邑以大治。猶恨相去遠，所聞未詳。未幾，同年友張右史敏則自新安來，且言曾親到績溪，見大夫所爲，皆今世所無有，某以是起敬，不勝區區之情。開禧間隨牒東嘉，準擬叩門執弟子禮。既到，則甲第在外邑，三山非遠，而弱水隔之，惟坐馳此情。歸未幾，而木壞山頽矣。惜此世之失此賢，悵此生之孤此願，今猶耿耿胸次。比歲鄉人爲簿尉於龜城，簿之子歸，尉以書來，頌大夫之賢不容口。敬問爵里，知爲績溪

之嗣，其廉足以勝私律貪，而其爲人謀而忠，又有不可及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欽嘆欽嘆！王簿子得使邑爲其亡翁保明申府申部，可徵致任澤。適部中行下再保明，弱子茫然無措。某三十年林下，與世闊絕，復無從致力。其子自拜書控懇，累日來求書爲助，義不得辭，率易拜此。

《漫塘集》卷六。

### 回新於潛尤大夫書

某犬馬之齒，入新歲遂七十有一，目昏耳聵，而胸中復健忘，凡百皆如冥行，以此絕不敢與朋友相聞。郵置中，知己班改，且知己注赤邑，繼此榮塗，足可無壅，不勝贊喜。第修賀不武，而爲來教所先，物之厚、意之勤，皆非所敢望，但有感愧。來諭言世道之艱，且惜諸賢不能相與壯元氣、壽國脉，誠爲至論。若以爲皆坐相率引避、去之惟恐不速之故，却似未然。蓋見可而不進，固爲可罪，而冒然嘗試，以僥倖萬一者，亦非世道所望也。嘗觀自昔事變之多，莫如漢末。而諸賢隨用隨起，皆有以自見，亦無如漢末者。蓋當時諸賢相與講之深，見之明，守之固，斷然不以富貴貧賤、死生禍福入其心，故能隨遇有立如此。某久居田里，固罕見士大夫，或邂逅有見，未有不憂家之貧、身之不達者。竊謂吾國之士，苟有甘心於饑寒貧賤而死者，則豈惟吾國庶幾，其人亦過人遠矣。季端以爲如何？西州家學之粹，世德之茂，惟君一家。而昆仲間能以學問相勉，以德業相期，以聲望相高者，亦

惟君家耳。願益自力以開遠業。厚貺無以爲報，偶有某物，謾以友書。來書有秋深過吾里之意，拍塞滿懷，悉留面賦。來書累幅，而此但幅紙，又盡略彝儀，蓋昏耄有不容強者，亦惟眷予是賴，千萬矜體。《漫塘集》卷六。

### 回鎮江權倖史延陵時之書 一

某伏自大丞相當國幾三十年，山林閒散之人，間有與大丞相偶同姓氏者，輒辟易趨避，况真大丞相族耶！惟滄洲文昌公昨典鄉郡，不以某愚不肖，先之以手書。某非意望所及，且謂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其敢辱贈而報，自是得以姓名自通。其後溧水大夫介一二士友惠書叙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畯自處之意。某謂是我輩中人，非挾貴以來者，故亦願交下風。今承來翰，似事同而實異。蓋作小楷書，用畫一式，則小官事上之禮，某不敢當一也。以先生見稱，以懷才抱道、有志當世之士見待，某非其人，不敢當二也。不敢當者二，而不敢不當者一，則某郡之民，而執事郡之通守也，故敢援召役往役之義，修書以謝萬一。干將出匣，寶氣衝天，惟善藏其用，毋與牛刀爭一割之快，是望。

《漫塘集》卷二。

## 回鎮江權倖史延陵時之書 二

某再承台翰，禮愈恭，意愈勤，而所以開曉之辭愈悉。某感甚愧甚懼甚。抑某前所作報書，實有感於世變而然，不自意其有忤於執事也。初，某之爲江寧尉也，故參政衛公已以大魁爲他路常平使者，其父子文老丈實以朝奉郎爲郡僉幕，臺府一待之以巡廊官，略不少異。一日添倖去官，兩倖白郡，以衛攝事。衛辭以上轎官與巡廊官事體不同，又以僉幕以下皆受察之人，而通守按察官也，何敢當，力辭不受。帥主鄭知院僑聞之，曰：「吾固疑其如此。」即改委帥司機宜。今執事雖太師越王諸孫、大丞相諸族，然年甫三十，官猶選人，職猶監當，既攝僉幕，又兼通守，雖大官要職，皆君家所自有。而某因來翰之及，敬讀冰銜，回念四十年來事，不能不有感，誠不自知其言之過。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惟執事有以容之。又某所以不能不拳拳於文昌滄洲公以及溧水大夫者，某嘉定初年備數浙東齎幕，時大丞相以禮部、滄洲以兩浙漕同按視壽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一尚書處滄洲，誠未爲過，而滄洲懇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强之，故天下皆服大丞相之公，而仰滄洲之高。溧水之在太學也，以大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既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躐。得邑山陰，棄之而易溧水，在溧水爲郡所抑。自他人處此，干造物、求速化，溧水終安之，以俟秩滿。此某所以拳拳二公，願執鞭而不可得。執事遠觀疇昔金陵之事如此，近觀今日君家之

事又如此，則宜知所處矣。《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蓋以玉攻玉，安能有成，惟得夫他山麤厲之石，相與錯磨，則庶乎其可。執事無志於西序東廂之陳則已，苟有志焉，則他山之石，必在所取，請自某始。鄉縣去古延甚近，或因還鎮，枉道見過，甚幸。不然，某因謁季子祠，亦可求見。揮汗草草。《漫塘集》卷六。

### 回真州倅權州鄭運管次甲書

某少也爲貧，鄙事無所不歷。年甫七十，百疾叢之，雖知貴名之起，如日麗天，而養疴窮谷，進謁無階。又知叢爾孱生，所以得入於大鈞坱圠中，而不在清議擯斥之數者，無非一門海涵春育之賜，而日昏手戰，宜飾一箋以謝，亦竟不克。俯仰乾坤，惟有愧怍。忽奉華緘，粲乎其詞之文，溫乎其禮之勤而意之厚也，某何以當。靖思惟有歸翰墨於典籤，請罪戾於司過，庶於愚分容可少安。或幸而恕之，則所願也，非所敢望也。《漫塘集》卷六。

### 回艾節幹慶長書

某往歲承得命駕，過我漫塘上，雖貧居不能款，然已得意鄉於言辭之表，知必非碌碌隨世俯仰

以就功名者，爲吾道賀，爲吾鄉里賀。一別杜門，無從上記。比江延卿自池陽歸，具道得賢使者，爲之依歸，使者亦大得幕畫之助，喜欲起舞。方將因兒曹就試城中，宛轉附致一書，忽令兄專人送至來翰，且有某物頒貺，感何可言，慰何可言！徐斯遠尚友好學，安貧守道，不愧古人。頃歲校文上饒，惟以親得此人爲喜。所惠詩文三冊，回思在上饒見斯遠時，今整整四十年，而信上三君子皆已逝矣。某視昏昏，髮種種，在世能復幾時，不覺老淚之橫臆也。某少不學，中歲杜門養疴，復棄書冊，不復關人世事，謂可守此以終老。諸賢誤知，過相推輓，致洊被寵榮。且容臺禮樂之司，尤非懵不知古今者所可進，適已力上控辭之牘，且以書致禱於一二親舊，期必得請。來教實獲我心，敢不敬佩！聞考試後必歸，更喜有承接之便，他得以略。令兄承賜書，已別具答。秋色正佳，賢者在道，固應動靜有相，萬福來同。更相寒暄之宜，劬毖茵飪之奉，是祝。《漫塘集》卷六。

### 回滕主簿嘉書

經年之別，無非思見君子之時。伏奉手書，禮過乎厚，若施之所尊敬者，某衰晚固陋不足當，但深感愧。就審秋來行李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何可言！某昨聞束裝過淮西，意須少留，何歸騎匆匆如許。某平生知舊，十九皆爲淮西羅致，迎之敬以有禮，知舊間多不敢違，然到未久輒去。今詳味道間兩大篇，雖意別有屬，然浩然之略，亦於此見之。《詩》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

亦不我力。」史稱孔北海造次能得士心，士久亦不願附，豈其然耶？「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爲聖學堂奧。止者至善之地，不可以有加矣。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此地。來諭所謂資勿之義以止其妄，竊謂未然，人能止於至善，則妄去久矣，如何如何？需趙婺倅書，納去。其姪安吉大夫前月末一疾不起，可傷。王山陰到官數月，上官甚相知，然亦窘於酬應，相坐不得嗣音。冬仲能踐踏雪扣門之約，幸甚。東歸猶有餘暑，道間厚自愛，是祝。《漫塘集》卷六。

### 回新武進張尉文德書

某日伺回舟於綠蒲青葦之間，謂謁入必在他客先。忽奉誨函，恭審已拜除書，遄歸錦里，林泉改觀，門巷生輝，台候動止萬福。某四十載硯席之舊，慰浣不勝情，惟偵伺不敏，亦重自愧也。仰惟尊友兄以絕羣之才，負邁往之氣，揮毫落紙，正聲足以諧韶濩，高韻足以激天鯨，宜紬書東觀，載筆掖垣，皆榮塗發軔之地，顧俯就警曹奔走之職，自取廉矣。夫惟取之者廉，而後與之者過，金沙瀾瀾之祥，自古有之，某願拭目。區區王陽結綬貢禹，雖不復作彈冠想，而竊效其喜，有不容自己者。未辦一物薦賀，而厚貺鼎來，先施之道至矣盡矣，某何以當，但有悚荷。暑月，未敢掃門以速襪襪之誚，敬以儼高明之居、謹締綌之御爲侍介者請。《漫塘集》卷六。



# 全宋文卷六八二二三

劉 宰 四

## 回趙御幹書

自居田間，聞人從日邊來，即日動神駭，而左右方影纓其間，那敢上記，但有懷想。張壻遞到來翰，諄諄然如小官事上位，非所望於親舊也。伏審炎夏之月，忠勤有相，尊候萬福，至以爲慰（二）。今世仕宦頗難，西班牙尤不易，必得貴而賢者主之，庶易爲力。今左右真得所依矣。某病容衰鬢，視向來十餘年前相見時更覺醜惡。又賦性疏率，仕宦處雖爲君子所知，然亦爲小人所惡，故浩然歸志，遂不可遏。方來歸時，錢丞相、衛大參秉政，欲以掌故相處。命且下矣，某辭以自屬官得掌故，人必以爲入京考圖而後得之，不若且畀嶽祠，異時陶鑄未晚。荷二公相許，以二月八日奉祠歸。歸甫兩月，以四月八日降堂審之命。明年，又荷廟堂具未赴堂審之人姓名行下催促，某以賤疾形於面目，不可復出，遷延至今十九年。方初歸時，鬚髮未有一根白，今無一根黑矣。豈有血氣盛壯時不出，及血氣既

衰乃可出乎？傳聞大參屢借助於丞相之前，不知山林之人，何以得此？竊料大參以一世風俗爲己任，惡世俗之貪求，以某粗無求於人，故見取耳。然世間無求於人，亦有兩似，有可爲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真是自知其不可用，故甘心屏處。吾親因職事之暇，千萬爲大參明言之。或強之使出，既無以愈人，又不能謹言寡過，必爲大參門墻之累。免牘再上，其間語言狂僭，物論必是沸騰，山林之人，安識朝廷事體，肆意極言，那得是處。却望大參覆護，使不至得罪。舊作三篇，因寫與王大監，令女夫錄呈一觀。數日來方劇暑，都下想見尤甚，千萬厚愛。《漫塘集》卷六。

〔二〕至以爲慰：原作「至於尉爲」，據嘉業堂本改。

### 通胡伯量泳書

某入秋伏暑傷脾，正爾悶悶，而聞前句容吳大夫行，不及端狀。令親敬予丈平生自養有道，想亦未料其遽至此，故家事俱不遑區處。頃見契兄說敬予二子非同生，故其閤中不能概視之。今其親生子既爲門下壻，則協和內外，使四方朋友無得而議，全仗契兄與令女，千萬勉之。某鄉間社倉稍稍整齊，聞朝路中時有議者，今見在米本不能數千石，而論者已謂其多，深恐小遇水旱，必有科擾之患。

小蟹莊比來如何？石已至否？因風毋惜寄音，以慰牢落。《漫塘集》卷六。

### 回惲上舍子肅書

相望百里，而數十年來往鄭鄉，無一日雅，人事好乖，可歎也。忽奉長箋，幸賜之教，莊誦欣快。來示窮達之辨詳矣，某行年六十，寧不之覺。然某庸人也，善其身之不知，欲兼善得乎？執事之論，某懼不敢當也。抑某所聞，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之人固有飯疏飲水，樂以終身，亦有曳紫紆朱，戚然若不能一日安者，窮達果安在哉！執事有聲太學三十年，猶授道里門，所謂先生之門，必有尊足者存。某雖病且老，尚受教焉。脾泄幾月方小愈，羸劣，執筆猶戰掉，且此奉答。《漫塘集》卷六。

### 回湯德遠鎮書

二月初，省母舅於丹陽，歸拜兩緘之辱，知事不待報而決，因循不上記。寒食後，刊字戴生過希墟，念端便不可失，即草一緘奉酬，仍作得數字問訊。晚秀王翁既授戴生，一日見其言，將有禱於執事，求售其技，因爲之言，吾書非爲末藝爲先容者，遂索回。昨過雲邊，亦念別遣，懶與性成，得已

又已，當處之世法之外。然世益薄，交益難，聲氣之同、操尚之雅如執事者，里中實不多得。《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實寫此心也。鼎來真翰，喜審暑令權輿，朝來尊履有相萬福。臨川唱和帖得見前輩風流，使人嘆慕。端研小而佳，拜受，併爲陋室之光。朱氏書須併《中庸章句》、《或問》連得兩本，乃今尤郎中刊於衡陽及楊通老郎中刊於龍舒者，亦看得一過。今以龍舒本同來本納呈，恐欲較同異。倘無差誤，却望以今所納本示還，蓋欲以示兒曹故也。朱氏書年來盛行，今立要津者多自謂常登先生之門，承先生之教，而趨鄉舛差，尚多有之，使人嘆息。諸書惟《近思錄》尤切於學者日用，頃得數本，皆轉授學者，今餘一本，殆不可輟。度晚秀必多有本，願以一二置申義齋中，與學者共之。或無之，却幸見諭，一朋友處有之，當求數本去。申義規模當已立。某以丹陽趙令托求「真清」二字於能書者，字須大八九寸，欲望一言於晚秀，爲轉求此二字，不應轉托人。渠意蓋只欲以自警，此亦勉強爲作數語繫其下，不敢爲銀鈎鐵畫之累也。某近得足疾，一向不可對客，日事藥裹，披紙若蠹魚然，竟亦何益。無從晤對，惟力學以昌斯文是祝。《漫塘集》卷六。

## 回士友書

忘其姓名。

某從里中王去非游，知執事好古，學行古道，自期以古之人。願見無從，心如懸旌，無所終薄。忽承不鄙衰陋，遺以論心之書，感甚幸甚。就審秋來味道之腴，起居住適，欣快不可量也。世道既

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仗馬轅下駒，置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夷考當時，大率聞風景慕，率意行行，少有長慮却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則後日之事，亦非專彼計之得也。某於執事無一日之雅，而來翰之頒，便欲使效其區區之愚。此道甚古，此義甚高，某不肖，何足以當。抑嘗讀《郭林宗》、《黃叔度傳》，似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不識意以爲如何？聞田園僅自給度，稍加經理，必可有裕。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扣門乞食處，便覺氣象衰索，要須不到此地乃爲得耳。如何如何？古詩「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謹誦此以代節宣之請。《漫塘集》卷六。

## 回項宜父書 一

兩地相遠，別日已多。宜父日游京華，徧交當世知名士，猶不能忘情於某，專書問訊。况某屏居田里，海內知音有幾，其不能不拳拳於宜父，可知也。伏審冬來行李有相，尊候萬福，欣慰之至。示教擬古詩，視向所示諸作，更覺渾成，無模倣痕蹟，自此當盡棄晚唐之習，如何如何？陵陽先生誌先公墓，筆法嚴整，令人敬嘆。先公真不死矣，可爲人子賀。令親武進大夫賜書，且示先令娣安人誌銘板本，竊意大夫非無力刊石者，而委之盈尺之木，似亦有故。故夏兄書中云云，外此別無聞，幸悉。及來書謂嘗惠報濮氏事，都未曾領，試詢之。遣貺青柑，猶記在稽山時，故人謝古民專人致此，今拜

所贈，不但感德，更深懷舊之情。使回，謾有某物寄意，勿笑寒陋。會武進大夫，爲致下誠。胥會邈未有期，爲斯文勉旃，是祝。《漫塘集》卷六。

### 回項宜父書 二

某聞嵇叔夜謂素不便書，性復懶作書，以此得罪於俗。某辱書諄諄，所以見推予甚至，而率略具報，其罪固宜，所恃者執事非世俗之人耳。聞常過令親處，令親道相同，居相近，其來往之頻固宜。他亦有密友否？士生一世，苟知識稍異，必不肯與草木俱腐，況如執事之明爽非餘子比，願言勉之。彼官高位尊，世俗最貴者，非良貴也，願言審之。希孟謝丈少時，實有英氣，不幸爲利欲所昏，浩然之氣弗充，而專以血氣從事，故多不滿人意。然其天分之高，亦非他人可及。晚節如此，家事又如此，令人太息。或其遺息尚可扶持者，惟鄉曲念之。相望千里，古詩所謂「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惟愛厚以昌遠業是望。《漫塘集》卷六。

### 回朱丹陽令嗣書

某林下殘生，於君家無一日雅。先大夫來拊吾邑，某家金壇，亦未嘗有毫髮相關。前之日率爾數

字，特爲鄉曲發，且痛天之不右善人，賢令長之不得志於斯世云爾。裁謝諄諄，非所敢當也。釋氏說入中國，老子之徒效尤，喪祭禮大壞。仙里儒先之所講明，如揭日月。君儒家也，所以葬其親亦必有道矣，其忍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乎！夫生者須養，死者須葬，二事重輕略等。而君家上有重親，有諸父，則養生又其難者，惟精思而謹行之。正寒，扶護載塗，惟抑哀自愛。某無從面致，臨紙拳拳。《漫塘集》卷六。

### 回陸秘書令嗣鎮書

某頓首再拜。秋序方半，風露淒清，伏惟綵衣容與，綸誥方頒，尊候神介萬福。某已於令伯朝奉丈令兄判院書中致不敏之謝，不復喋喋。共聞大君有命，以先正安撫秘書盛德在人，祿及不嗣，爲明時墜典，特頒渥澤，以旌象賢，凡在識知，同深忭蹈。敬惟太夫人幸榮塗之有子，年家契喜祿養之及親，俯仰之間，歡慰無極。惟公家世德之厚，家學之粹，倍萬他人，更祈不自滿假而求師友之益，不徇尋俗而探聖賢之蘊，遂踐世科，益開遠業，不勝頌望。侍堂上太夫人，告拜千萬意。不宣。《漫塘

集》卷六。

回湖南陸提幹書 前人

某年衰志懶，至契如公家，亦曠不修問，惟有馳情。忽奉專教，驚喜折屐。就審春事向闌，天宇清淑，即日蓮幕須才，瓜時趣上，神職後先，尊候動止萬福。某托契雖厚而會見無從，願交雖切而款承則未，故於德履之粹，才業之茂，皆未能盡知。所知者辭婚趙氏一節，非立志之高，守義之固，疇能及此，不勝敬嘆。更在謹擇師友，明辨義利，視初節有光，於以一洗年來淫侈汙濁之習，是所願望。湖南帥余丈簡嚴可敬，一見當刮目。某雖聞其風而悅之，恨未之識。故人林自知爲湖南酒官，在其幕下，因見爲致意。此兄亦好賢樂善，必能爲余丈處先容也。度此去便爲榮改計，然榮進素定，要不在過於營求，居易以俟命，自有知己者。寵頒珍腆，僕僕亟拜，無任感刻。索居謾有某物寄意，非所以報瓊施，愧當如何語〔一〕。令姪不及拜書，怡集爲引誠，豚犬輩各上起居問。某年迫七十，目昏手戰，不復能楷書，故不及視來翰以報，千萬賜察。道間厚愛。《漫塘集》卷六。

〔一〕語：似當作「諸」，屬下句。



# 上史丞相劄子

一 謝除藉令及改秩添俸。

竊以季秋謹時，天宇澄穆，恭惟某官功在社稷，澤潤生民，一德格天，百神受職，鈞候起居萬福。某山林賤士，望光範門，邈在九霄間，欲以姓名自通，厥路無繇。然一氣均調，萬彙咸若，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某粗有識，寧不知歸。仰惟大丞相獨運化鈞，協成乾造，親扶日轂，直上天衢，使四時調玉燭之和，萬國仰金城之衛，宗社幸甚，海宇幸甚。某愚不肖，少雖妄意事功，中年得疾，自放於山巔水涯。聖主龍飛，善類雲合，某雖頽卧，亦躍然而喜，願與扶杖癯老，遊遨嬉戲，共觀德化之成，不自意身亦在獎拔一人之數。既陳情引避，至再至三，復使驟脫選階，躡佐大府。此事於國家爲曠典，於士大夫爲創見，於某爲非常之遇，不世之幸，盍即祇拜，以贖前來方命之罪，且勉自奮勵，以副大丞相特達之知。而骨寒命薄，病不可強，夷塗當前，自繫其足。惟大丞相推天涵地育之仁，深哀而曲貸之。某得全其疾病之軀，而遂其丘園之性，實重受生成之賜，身雖九殞，其何敢忘。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某病日侵，年亦邁而往，自度終無以自見，獨有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於先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輔道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台司，不俟溫席。晚歲駕安車，策靈壽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顛顛，謂且留相天子。曾未幾時，即榮袞繡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於人臣，德業勳勞，傳於子嗣。今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

日釋此重負，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勳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某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大丞相爵賞之用，無黨無偏；刑罰之行，無怨無惡；尊賢使能，不驕不吝。故在位雖久，而上下未有厭斁之心。一朝褰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貌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綱，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當世之士，必有能作爲歌詩頌贊，寫之琬琰，繪之縑素，使萬世之下歆艷嘆慕，以爲不可及者，又何疑焉。今議不及此，而惟狃目前，拂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縻之以爵祿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知術而事常出於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某病廢以來，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雖無富貴之樂而憂不入其心，每願持此以獻于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不逆畏其忤而直致其辭者寡，輒因叙謝裁，具短啓申獻。倘幸置坐側，時一覽觀，以致其思，是大丞相拔士疏賤，不爲無益，某受大丞相超擢之恩，不爲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某亦自悔其不及言，無益矣。是以不量位分，罄竭愚誠，大丞相果能從赤松之游，尋綠野之勝，從容天台、四明之間，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猶冀幅巾短褐，拜謁道左，以自附於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若乃言不成文，書不如式，則野人之常，併丐矜察之。《漫塘集》卷七。

上史丞相劄子 二 謝除直秘閣宮觀。

竊以夾鍾氣應，玉燭時和，恭惟某官對敷顯冊，增煥泰階，喜溢神天，慶關宗社，鈞候動止萬福。某林下殘生，故歲輒不自揆，因奏控謝牘，敢述其食芹之美，曝背之溫，九頓首獻之黃閣之下。自惟狂僭，宜在誅斥之科，大丞相不惟赦而不誅，又從而賜之答，若曰「余惟汝嘉，而不汝尤」。夫《易》之「含弘光大」，自是大丞相盛德；《書》之「翕受敷施」，亦爲大丞相餘事。某不足當，但有感懼。自爾累月，不敢狃僥倖之福以爲常。嗣有塵瀆，歸心元宰，實與海內含生受氣者不殊。茲審策蓋代之勳，進師垣之貳。使是君爲堯舜，固大丞相平生之盛心；學焉而後臣之，亦明天子今日之所以聖。既道備而實與名稱，宜命出而雷動風行。仰惟體貌之增崇，可但君臣之相悅！某惟當世載筆之士甚衆，當有作爲歌詩、播之金石者。某老矣，短啓一通，少伸燕雀之誠，幸賜采矚。某一介庸陋，昨由州縣之隸而列屬容臺，由合錄之資而躡丞大府，與脫身選調，賦祿祠庭，皆委曲以使其私，超越以爲之寵，一出鴻造，不候請祈。某非死灰其心，槁木其形，寧不知德！惟是中秘寓直，朝家所以旌外庸，某疾病之餘，且甫茲更秩，其敢冒居！已瀝愚忱，再乞寢免，終冀矜從。天時之律，不當請於寅亮燮調之地；屏內之問，不當發於寒遠疏賤之人。於前爲瀆，於後爲僭，懼二罪不敢自同他人，仰乞矜體。《漫塘集》卷七。

上史丞相劄子 三 辭直秘閣。

竊以孟夏謹時，恭惟某官弼亮再世，勳勞百爲，惟帝念功，惟天佑于一德，鈞候起居萬福。某昨不自揆，輒因顯冊之頒，飾其固陋之辭，爲宗社賀，且以申致寢免誤恩之情。竊計容光必燭，寧此獨遺！月律屢更，巖瞻惟謹。仰惟大丞相以海宇安危爲己心，以人才消長爲己任，其抱負所長于于然而來者，既已盡實之周行，其窮而在下者，復不欲其老死於溝壑，振而起之。如某之愚，亦與一人之數，則賢於某者可知矣。粵自去歲四月叨恩除授，展轉控辭，倏已經年。最後辱察其病之深，才之無所用，授以祠官，使自放於山林；華以貼職，使自別於閭里。朝家之恩意，至矣盡矣。若固執其愚，不思所以仰副造化曲成之意，某則非人。謹已望闕遙謝，祇受奉議郎、主管仙都觀恩命訖。惟中秘寓直，實非乍脫選調、素無朝績者所敢當，謹復昧死具申，期必得請。伏望鈞慈賜以開陳，即垂矜允。四明山水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蔭，皆欣欣然若有待，晝錦焜燿，此其時歟！某病少愈，猶能手種樹書，躡青鞵布襪，聽役於長公少公之間，惟所以命。《漫塘集》卷七。

## 答鄭丞相劄子

謝除太常丞。

季秋謹時，恭惟某官器使羣工，陶成萬化，誠通穹壤，喜洽神人，鈞候起居萬福。某一自屏居田里，混蹟漁樵，平生故人，位稍通顯，則引分不敢相聞，其敢以疵賤姓名自通於光範門下！頃飭箋稟謝，蓋如時鳥候蟲，感天地發生之恩，不能已已。大丞相微小不遺，如響斯答，區區之愚，猶以是爲景星慶雲，適爾臨照，非可屢得，乃今幸會，又過於此。夫公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舊矣，况當邊鄙未靖，甲兵之問日至，而大丞相獨運化鈞，固應自朝至中，食息不暇。顧於三接之餘，親灑五雲之翰，以光於華門圭竇衰疾無能之人，竊惟盛心，何可近論！昔人以千金市駿馬之骨，而千里馬至者三。某衰疾無能，猶之死馬，何所論報。竊意當世之士，抱負才能，而考槃澗谷者，必有聞風而起，爲明時用。某故不敢私爲一己賀，爲天下賀。某蚤歲爲士不成，去而爲吏，爲吏不成，歸而爲民，學農學圃，均之無成，安能知當世之務？今殿中王御史、密院尤檢詳，皆與某有宿昔之好；侍郎度公、尚書李公、陳公，某同年進士；故潔齋袁先生嘗置某薦士籍中，於今京尹袁公爲乃翁門下士。故六七君子過相推輓，以致其親舊之私情，言多溢美，惟大丞相察之。某比拜鈞翰，復承鎮江府備坐省劄，發到轎乘人從等，且委官及門，趣某起發，此昭代曠典，尤非某所可當。即具公牘，發回本府，且具行申省外，伏念某少更艱苦，晚景百疾交攻，目前最苦腹臑之疾，日三四作。今畏威懼罪，謹作急治

療，稍遂減，可即星夜犇走赴闕，抑恐薄命屯遭，溘先朝露，無以伸絲粟之報，有孤洪造。敢及稟謝，先陳其愚。某聞帝者之盛莫如虞舜，虞舜左禹而右皋。王者之盛莫如成周，成王左周而右召。下至漢、唐，亦惟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兩兩相承，號稱賢相，餘子不與焉。豈非天下至廣，萬幾至煩，非一相所能專任歟！恭惟大丞相以講學輔主上，續道統之傳；以勤勞佐主上，復基圖之舊。其精忠可以貫日月，其純誠可以通神明，固非漢、唐諸相所可望，直與禹、皋、周、召同科。而自爰立以來，揆席猶虛其左。或謂大丞相之賢，不欲名位之加於前；或謂大丞相之謙，常冀後來之居其上；或又謂論相人主之職，非大丞相所當言，當自主上發之，或他人啓之。某竊謂此意發於主上，則爲意向有他，委任不篤；發於他人，則爲讒爲間；惟發於大丞相，則爲中心之至誠，天下之至公。而徇左右之言則不能發，顧目前之小小利害則不能發。惟大丞相卓然奮高世之見，不爲左右之言所牽，不爲目前小利害所汨，則庶幾禹、皋、周、召之勳名復見今日。某儻尚不死，則殘年餘日，無非效死酬知之時。不然，則犯不貫之罪，不以誅死，亦且憂死矣。惟大丞相念之。昔人謂寒日邊顰急，此惟其時。正諸將敗軍之罪，恤沿邊征戍之勞，以警其餘，以固吾圉，以輯天下安靜和平之福，此通國所望。外此不敢私致頌禱，仰乞鈞照。《漫塘集》卷七。

通王中書暨劄子 一

竊以即日風蕩井梧，香催籬菊，恭惟某官經幄籌帷，日承清問，道山詞掖，總領羣英，天佑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者以傳聞未審，難於修書，專介上扣，即辱賜答，不但感情誼之厚，且歎服精力有餘，酬應不倦如此。舊見一故舊，謂執政方作縣時，目已昏。及在給舍，夜讀錄黃及書細字不難。又午間倦甚，必伏枕移時，後或連日夜應酬，不曾假寐。今觀門下精明如許，信其言不妄。豈悼亡以來，獨處之力耶，抑天實相之也？村僕既回，郡中亦專人送至差劄，使君書來甚勤，妄意有自，某不勝駭。某本辭藉令而遽得丞郡，本在七階之底而躡官陞朝，金陵留都，家山便道，恩意之厚，實無前比，一出裏言之助。何以辱此，感不容言。但某病既不可強，而義亦非所安，只得懇切具申，萬望致曲，使即遂寢免，毋致再有行下，使喋喋不已，坐罪不測。某靜思今世士大夫旅食京華，日登光範之門，欲陞一階一級而不可得者，何可勝計。某何物小子，乃爾僥冒！叙謝之書，若自同常人，一於道古今、譽盛德，則是亦常人爾，無乃孤非常之遇乎！凡齋心兀坐旬日，而後得一啓一劄致謝之外，並不敢及時事，只論出處進退之義。啓中猶援一二故事，劄中只以丞相先越王爲說。既成，焚香告之天地而後敢發。區區只冀萬一有所感悟，竊計書雖未到，先越王在天之靈則已知之。前承許爲轉達，自揣非台坐亦莫能達，謹併申省狀控浼，得不斥去，實受成始成終之賜。區區無一物可寄意，專

人過茅山，買得少芋栗，包裹將行，村僕慍見曰：「毋徒使我負重而取笑於閩人。」即收回芋栗而語村僕曰：「爲我致意閩人，以中書之門而有送芋栗之客，又併芋栗不敢遣，顧不偉歟！」村僕莫曉，因自書其說於書尾，以資一大笑。嗇神養性之說，門下已自得之，亦不敢贅。村僕回時，只求涓史一批收，切不煩染答也。《漫塘集》卷七。

## 通王中書劄子 二

竊以隆冬兆序，一雨生寒。恭惟某官主持國論，振起朝綱，宗社儲祥，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者介恃眷予，喋喋干溷，雖山間芋栗，亦恐累清德，輒不敢遣。村僕之歸，辱賜真染，先事而教誨之，至周至悉。重拜川附之貺，使孱弱之軀賴以少延，以愧以賀。繼又於遞中領所賜教及丞相答翰，知中書忠於爲人，終始不渝，大丞相寬以逮下，賤微不棄，尤極感歎。某三十六年選人，六十歲老翁，分席漁樵已二十年，豈復有榮望？一朝自天有命，使不用舉主而官陞朝，不歷親民而佐會府，此國家非常之恩，大丞相特達之知，中書推轂之力。某寧不知德，而牢辭不已者，實以某命薄數奇、性復多忤，所合飯蔬飲水，枕石漱流，不與世接，猶惴惴然若薄冰之履。一朝出而裹章服、事上官，與聞民事，有多少意外，況所感風毒之證，漸類惡疾，非復頃年侍教時比，陳居士備見之。以是只欲終老田間，爲太平幸民。已再寫成祈哀丐免之牘，而朋友見責，以爲君相知憐之意如許，中書所以開曉之者又如



許，安可不略致委曲？以是又寫得一狀，并以申浼，欲望中書悉爲過目，賜之區處。若見得丞相能洞達此心，不以牢辭爲忤，則望竟爲上丐免之牘；或覺意有未順，則且以後狀致訪醫之請。庶目前不太拒違，三兩月後，却可從容布露。惟中書推成始成終之心，爲深思而審處。偶得古銅小香爐一枚，拜納，庶幾釋氏瓣香之敬。或有以金猊寶鴨獻者，願舉此故實以謝之。趙玉父監鹽歸，言朝行中不受餽遺如中書者僅一二數，尤使人欽服。寒事方來，謹上爲世道壽重之祝。《漫塘集》卷七。

# 全宋文卷六八二四

劉 宰 五

回王中書劄子 一 前人

竊以一陽將復，愛日如春。恭惟某官羽儀禁從，黼黻皇猷，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比村僕回，及遞中連辱寶翰之賜。方愧稟謝無階，專使及門，重拜真染，辭意懇懇，無非曲爲某出處地。古道不行久矣，士大夫已致身華要，其視山林賤士何有？而中書獨拳拳如此，此古人盛德事，不謂某身親見之。頒示省劄及告命，其間勸勉之勤，獎予之過，皆出一力。某非木石，其敢忘之？抑有危迫之懼，不敢不預稟。某昨屢勤朝旨之頒，恐悚不安，因自思疇昔叨堂審之命，而引疾具申，乞且就醫，候痊可日起發。其後疾既不痊，遂得迤邐幸免。近者再做此意申上，一是仰承約束，不敢直截致辭，以孤造化美意；二是此狀別無施行，謂可留在省中，不再行下。不謂給假一節，反自趣期會，聞命震灼，寢食爲之不寧。所恃中書如二天在上，必能始終全覆之。所有告命，既未敢祇拜，謹且寄留縣庫。若

賤疾果有去除之漸，而敢執迷，不即敬拜君命，則是禽獸之類，無君之人，加之斧鉞，付之鼎鑊，夫亦何辭。萬有一疾證果不可療，亦望中書庇覆，朝廷哀憐，曲賜從欲。喋喋干冒聽嚴，正猶嬰兒不能不用情慈母，併惟矜炤。六氣之運，中書實贊燮調，不敢贅上節宣之祝。《漫塘集》卷七。

### 回王中書劄子 二

竊以比辰五雲呈瑞，化日迎長。恭惟某官仰稽天運，以贊皇猷，使衆正朋來，羣陰斂退，熙然六合，同此泰和，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竊伏田里，無由陪賀客下陳，鄉風謹上千歲眉壽之祝。濟獄已竟，正朝廷力行好事之時，向來施行太過，如胡評事等事，宜亟有以轉之，在中書良易耳。某區區出處，辱中書介念，前者使介之回，具謝草略，《詩》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賤疾所當用去風之劑，比圖速效，服涼劑太多，反傷脾胃，日食無幾，氣息奄奄，大懼有孤推輓之厚意。小須假滿，續具申稟。今因里中趙玉父鹽場行，先此控露萬一。《漫塘集》卷七。

### 通王中書劄子 前人

竊以歲華薄晚，物意回春，恭惟某官總運籌簪筆之任，推陳善閉邪之忠，羣聽具孚，百靈森衛，

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因里中趙監鹽行附貢一箋，計已呈徹。不嗣敬又踰月，奎壁之光，下飾萬物，昏旦仰瞻。士大夫平時局於職分，嘗抵掌扼腕，悵有懷不申。中書今以心膂之臣而居喉衿之地，經帷籌幄，機庭宥府，皆得歷階而上，攘袂正言，必不忍唯阿所好，浮湛流俗，使百世之下有所追憾。某愛莫助之，徒深頌望。區區之蹟，自十月之末拜給假將理之命，即遵諭急事醫藥。緣所感疾多用涼藥，服餌稍過，幾墮鬼錄。亟服溫劑，僅可少延，然悴乎其容，羸乎其軀，不復可仕矣。骨寒命薄，言之於邑。緣假限久滿，迫不得已，再以狀具述控告，伏望哀憐委曲，借言於化地，明其本心，非敢因爲沽激，許令守本官致仕。或未忍終棄，則且畀一嶽祠，實受終始生成之賜。某本候開歲申稟，以狀中所述，非達官歲首所樂聞，故及歲未盡，因里中符尉到選附呈。或即爲屬之省吏，或只迤邐，免再紊煩洪造，惟所以命。《漫塘集》卷七。

回王中書劄子 前人

竊以陽春布澤，萬彙欣榮，恭惟某官主盟國是，對越在天，天棊忠忱，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符、趙二友之行，再貢稟謝劄，且致懇悃。不嗣敬又已閱月，時時尊慕，矯首璇霄，見奎壁之光爛然，輒以自慰。伏承專使，頒示省劄，且賜珍染，所以開其未悟、誨其不及者，纖悉曲盡。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筆舌可狀。改秩予祠之命，雖非所敢當，敬遵來教，不復引辭。中秘寓直，朝廷所

以旌監司郡守之有勞效者，某實何人，而敢冒此！藉有趙昌父例，某寒鄉晚學，豈敢望昌父萬一？申狀中字字真實，不敢飾僞。得更借裏言之重，即賜矜允，使不至有再三之瀆，幸甚。故臘有雷，野雉皆驚。今二月日日，雷雪交作，雖不知其占何如，然要非祥瑞，亦必有爲而然。中書於丞相情分至厚，宜有以佐之。乘此一反前事，順人心以回天意。不然，異時小有不至，或者不能無歸咎也。中書愛某異於他人，故某所望於中書者亦非他人比，伏惟勉之，則某與海內函生均拜大賜，不啻於薦引除授之私也。某狂率死罪。《漫塘集》卷七。

通王中書劄子 一 前人

竊以春序強半，花事方殷，恭惟某官舉國宏綱，納君當道，好是正直，通于神明，台候動止萬福。某與樵夫漁父含哺鼓腹于山巔水涯，時時自思，吾輩所以自適若此，非元、凱承華、勳之故歟！既以生斯世自幸，又以嘗執鞭自喜，忘其身之遠、別之久也。比飾一箋，謝專使之辱，言不盡意。後旬日方作得丞相啓劄各一通，內劄子欲見感激之真情，手自書寫，放蕩之餘，筆縱字大，惟丞相以情亮之，以度外處之。不然，適以慢易速戾矣。某世念已空，貴賤榮辱，皆非所計。然前日寵數之超越，恩意之委曲，丞相之施於某者固厚，而中書所以推輓於前後，維持於左右者至矣。某非木石也，寧能無一語以謝？亦既裁成短啓，又重自念中書不以衆人待我，我之自處亦安可自同衆人，故雖成不

遣。昨納紙帳，嘗口占四句，匆匆失於寫去。又頃辱賜草堂詩，不勝敬歎。以陳居士未行，竟不曾和納，併錄去，幸資一笑。但恐心地清涼之句，旁有顰顙者爾。叔全國博爲况佳否？學省雖清華，恐不療饑，亦可把一麾去否？會間幸致意。足繚村市，目環四壁，無一可薦誠者，鄉醋、家釀各六尊，拜納。酒味薄而苦，必非新賜黃封比，却真是無灰，可以入藥。《漫塘集》卷七。

通王中書劄子 二

昨村僕歸，既拜答翰之辱，且領珍餉，又知村僕旅食之費，悉出宅帑，不勝愧感。不上涓史敬又再閱月，仰止拳拳。夏五書月，南風薦涼，恭惟某官羽儀禁從，振起朝綱，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聞天之於物，因其材而篤焉。某當強仕之年而厄於疾，拜起家之命而厄於行。傾者覆之，時乃天道獨主張之，維持之，使既壞而成，既枯而榮，是天之所難，乃中書之所易，某之幸大矣，感當如何！但貼職一事，終非乍離選調、素無勞效者所敢安。公狀再有干瀆，伏望哀憐，於化地一言，述某真情，質諸天地鬼神，非敢毫髮矯僞，特從所乞，以安末路。不然，於所不當受而受，是身外之榮，曾不足以蓋中心之愧，一時之幸，且將爲無窮之差。惟中書深念之。所有奉議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恩命，已照前申，望闕遙謝祇受訖。示教具單劄謝丞相，謹遵稟親自寫去，望借一介，併申省狀送似。參樞向未嘗通名，今亦以短啓致謝。伏恐欲知選人印紙，向以收藏不謹已批壞，今僥倖陞改，已是過望，

豈敢更求改給，切不煩介念。里中符丞歸，能言中書自處不異在縣齋草堂時，雖服食器用，亦無所改。貴而能貧，使人欽歎。中書清儉，既本於天資，又眷集不多，生計所須能幾，凡百省之又省，使斯世仰之，如一段清冰，在凝風寒露之玉壺，顧不偉歟！區區願望。《漫塘集》卷七。

### 通王侍郎劄子 前人

竊以孟冬之月，和氣如春，恭惟某官對揚新渥，領袖禁途，天佑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者恭審釋內史贊書之煩，進天官冢宰之貳，紀綱立而吏知所畏，衡鑑公而士得所歸。凡在縉紳，同深誦詠。某疾病餘生，雖不復作彈冠想，然爲天下賀，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惟是累月不上涓史敬，非山斗之瞻有時間斷，道行乎朝廷，與身安於巖谷者，情雖同而分有異，不敢瀆爾。當沐矜照。士之得時爲難，得其時矣，以得位爲難。侍郎當明良會遇之時，而居朝夕論思之位，宜有公正之論，深長之策，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地。某疏賤，它不當言，竊怪今之世，君相之所舉行無非寬大之政，公卿之所建明無非忠厚之說，而郡國之政，一於聚斂，其苛細如牛毛，迫急如星火，豪奪同乎寇攘，巧取甚於販夫販婦。其求之廣，獲之豐，宜帑庾有贏，足爲方來之備，又往往朝夕凜凜，有不足之憂，不知何故？深恐一朝有警，此輩身謀不暇，何暇爲國家計。惟侍郎深念及此，言之君相，有似此等處，早爲之處，無使其他日冒知言之名，天下幸甚。某以受知異於他人，區區圖報，亦當視他人有異。輒因賀

牘，僭致愚忱，覽訖即付丙丁是望。外此，謹上爲國壽重之祝。《漫塘集》卷七。

### 通知鎮江傅侍郎伯成劄子

竊以季秋之月，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守國要衝，寬上憂顧，神天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草茅下士，昔歲隨牒稽山，適際建臺，獲陪下走。方朝家頒一禮之書，當路上三人之薦，萬目盱盱，視予奪爲榮枯。某實何人，獲塵奏牘，國士之報，于今拳拳。顧事與志違，懶與病會，一歸養疾，三易歲華。中間審聞制闔政成，彤庭趣召，遂由農扈，進長諫垣，道之將行，某甚爲當世喜。旋聞進貳春卿，出鎮南服，道方行於天下，惠復斂於一州，某又爲當世惜。其喜其惜，事公平當世，而不私於一人，故不敢修辭以自別。《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某於侍郎有焉。鄉郡薦饑，民不聊生，上心惻然，更選良牧，鼎來千騎，權動列城。矧嘗受知，曷勝引領。而登門之敬闕然，竿牘紆誠，亦落衆人後。擢髮數罪，猶懼有遺。然區區之情，則有可諒者。開府之初，羣聽所聳。而某以門生故吏，飛緘納謁，與有位者爭先，或侍郎未忘疇昔，借之色辭，則觀聽所繫，或非屏居者所宜。故逡巡畏縮，以迄于今。政令已孚，規模已定，方敢徹姓名於記府。仰惟侍郎宗主斯道，劑量人物，方如匠氏之制木，不加櫟社以斧斤；如單父之觀魚，不取陽鱈之迎吸。某之不敏，尚庶幾在寬假之數，不然，某戮有餘也，何敢自貲。直道致身而不爲權勢所屈，正色立朝而



不爲高爵重祿所餌，侍郎之事偉矣。建寧之行，謂爲錦畫之階，猶俯焉爲此來，豈以北府地重，年來事力彫弊，不欲辭難故耶？下車以來，已逋賦，弛推禁，薄征省繫，古循吏之政，略已舉行矣。向也早荒連年，道殣相望，今家有餘廩，禾已登場，婦子寧止，室家溱溱，召和致祥，繫誰實爲之！千里受塵，式歌且舞。某叩角侍先君筆耕以餬口，一第二十年，銖積寸累，乃得田三頃。先人棄世，悉舉以授兄弟。浙東之歸，復買田百畝，於是仰以自給。雖故歲之旱，亦免啼號之患。惟是疾日侵，學日落，志日頹，已定交漁樵，不復可與縉紳齒，有負推輓之初意，以是自愧。雖然，侍郎之門，固有尊足者存，豈屑計不全足者哉！度報政之後，即爲入覲之計，某是時或可陪父老送別謝賜於丹陽道中。尚遠參承，敢上爲世道崇重之祝。《漫塘集》卷八。又見乾隆《鎮江府志》卷四八。

### 回知鎮江史侍郎彌堅劄子 一

竊以恢台之月，晝永風清，恭惟堂上北顧，守國要衝，善政致和，高穹錫美，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賤士，賦分涼薄，得疾膏肓，意氣消磨。漁樵混迹，聽輿人之誦，以爲昔有沒世不決之訟，今剖折無餘；昔有數科并催之租，今蠲閣殆盡；綱目張而官不敢慢，防禁嚴而吏不敢欺；姦猾有所畏而不爲善，良有所恃而不恐。皆舉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見古循吏之政。」某幸生其間，甚願率先鄉人，謝賜黃堂之下，而賤疾有加，形容日惡，雖鄉也命之進猶不敢進，其能無因而前！敢謂盛德兼

容，謙卑自牧，特枉來介，貽以誨函，落紙雲煙，爭光日月，而又實之厚幣，佐以上尊。此王弘、檀道濟所不能兼施於陶靖節，某實何人，而可稱此？惟當銘佩，永矢弗諼。侍郎名德之重，蓋在廟堂，機庭宥府，亦多虛位。賜環之召，海宇顛顛。然竊窺盛心，體國愛民，等視內外，似不靳少留，以幸此邦。某既趨進無由，徒深愛助。抑聞尹鐸之爲晉陽，不爲繭絲而爲保障，趙氏卒賴之。昔人慮事之深、計效之長如此。伏惟高明燭微探蹟，過鐸萬萬，此邦之人既以屬厭仁政，惟勿替此心，既寬之又寬之，異時外折遐衝，內固吾圉，或於此乎有賴。某不勝幸願。自餘頌詠之語、祈鄉之私，度亦厭聽，不敢以瀆，伏乞台照。《漫塘集》卷八。

### 回知鎮江史侍郎彌堅劄子 二

竊以炎夏方中，甘霖繫望，恭惟某官寅奉寬書，盡蘇民瘼，精微一意，奔走百神，台候動止萬福。某田里宅生，追胥不及，日得與樵夫牧叟詠歌德政，以樂餘年，有萬斯幸。惟是事上有常禮，而某獨以疾廢，望黃堂若方丈瀛洲然，亦甚自悵凡骨之不仙也。某一介無所肖似，昨荷郡博士不鄙惠書，道使君將修方志以重此邦，令某搜訪前輩行治，以裨蒼萃。繼邑大夫過訪，出所得台翰，亦謂如此。顧惟晚末，豈足以知前言往行，第以奉命爲寵，不敢引辭，黽勉期年，幸已就緒，名曰《京口耆舊傳》。以私居之紙札俱繆，繕寫不虔，不敢徑達，謹納郡博士處。倘得台旨收上，略經電覽，賜以

數語，冠諸篇端，庶藉品題，足傳不朽，某冒昧控懇，皇恐之至。侍郎再歲此邦，百廢具舉，議者以爲盡還承平文物之舊，甚善甚盛。文昌虛位，薄海傾瞻，邦人拳拳，預恐不得久私大惠。抑昔人有言：道行乎朝廷，則天下被賜。祇奉遄歸之詔，茂隆夾輔之勳，某與海內函生日旦引領。《漫塘集》卷八。

### 回知鎮江史侍郎彌堅劄子 三

伏拜台翰，以某寓居之邑開賑濟局，不鄙委令，與令佐講求利病。仰見某官惻怛爲民，由己饑溺，謙虛接下，忘士賤微。某至愚極陋，何以辱此！伏念某早歲無恙，服役塵埃間，頗嘗究心此事。中年一病，屢試三年之艾，竟不復痊。今不但形容變改，心志亦已彫落。以此杜門，人事盡廢，那能出入公門，參預荒政？惟侍郎念之。雖然，老馬不任鞭策，蓋嘗識路。謹以所著《荒政編》一冊上獻，其間自始至末，纖毫備具。蓋其少壯所嘗親歷，非道聽臆說者比。乞付局討論。其間預計一條，別紙錄出，須特關崇覽。若其言可行，某雖不得身在執事之列，然實與預聞末議者無異。不然，所言既是舛繆，所行可知，侍郎亦何取於若人者？所準使牒，已別具公狀申聞外，伏乞台照。《漫塘集》卷八。

通史尚書劄子 前人，時閒居滄洲。

竊以炎夏之月，氣爽如秋。恭惟某官文昌之躔，光連上相，祠庭均逸，薄海傾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寒鄉下士，伏自京口召還之日，得飭一箋，致燕雀賀厦之恭，叙犬馬戀軒之誠。旋辱親答，今一周星矣。家窮山，如坐坎井，而猶得以自慰者，郇翰在焉，常若五雲之覆其上也。尚書道足以濟時，誼足以正君，德足以範俗，忠言嘉謀足以詔天下後世，顧以大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內缺望。然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况世位三公，身登八座者哉！外間傳聞，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言人之所難言，裨公卿大臣之所不及，使國勢危而復安，人心散而復一，惟尚書是賴。尚書雖與平原草木居，與午橋風月游，而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固不落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者後，甚盛甚盛。某受才不穎，賦分數奇，當強仕之年而得風疾，形容變改，遂不復可仕。方嘉定初元，朝廷更化，首叨堂審之命，既以疾辭矣。安有辭榮於血氣方剛之時，而可求榮於血氣既衰之後乎！尚書念提封之舊，而忘其陸沉，欲曲成之，故當聖天子求士之初，首加論薦。朝廷觀人以所主，復不加攷察，俾綴縉紳之後，某實何人，有此殊遇。《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之謂矣。而自揣如前所云，不容勉強，有孤尚書之厚恩，則又重自歎也。或又謂某所以受知，止以十八年忍貧不出之故，則尤非所敢當。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某豈有異於人。使天假之年，一朝疾愈，則抱關擊柝，某不耻爲。雖三上書

如韓吏部，兩及門如張師德，猶以爲簡也，惟尚書察之。某已再具情實控辭，乞終老漁樵。因及二三同志之士，可備朝廷采擇者。居山林，久不知分義，敢爾妄發，度必得罪，然某固甘之。拙作三篇，皆十年前所作，錄去資一笑。區區願忠之悃頗多，此未敢遽爾。當暑，惟祈滌煩致爽，以毓天龢，以爲我宋宗社無疆之福，某一飯必祝。潭府列仙之集，非寒賤所敢貢問。舊治有委役，敢不敬承？某義當修辭，以致知己之謝，僻居無便，某又非巧於伺便者。里中趙和仲侍郎之子爲穿山硯鹽場，其家僮行，便無過此者，敬勒此以叙下悃萬一。《漫塘集》卷八。

### 通知臨安趙尚書師宰劄子

竊以炎夏正中，甘霖繫望，恭惟某官冠六卿之位，總三輔之權，威行惠孚，人頌神贊，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開府之初，冒貢尺牋之敬，侯貢士還家，聞已關電覽。日後以農桑務急，曉夕弗遑，亦知京尹事殷，應酬弗給，承候之恭，不惟不敢，亦不暇。文昌之光，上映三台，萬目睽睽，同此引睇。天府之任，久不當才，黠吏姦民，相爲肘腋，視法禁如無有，以號令爲等閒，幾不可爲矣。尚書視印，曾幾何時，即變而通之。姦民革心，黠吏破膽，鉦箠不壅，桴鼓稀鳴，商賈阜通，驩聲載路。基圖由之鞏固，朝廷因之尊嚴。古有趙、張、三王，其尹京兆也，或一至而窮，或再至而敗。尚書今四至矣，事愈難而才愈裕，此固非淺鮮者所能測識。宜遂登庸，使周、召之勳不專美於前，而制綽未

頌，豈猶有待而然！即時甘雨未至，暑氣日隆，尚書鍾天地泰和，方將燮調陰陽，以福斯世，視履觀頤，特其餘事，某不敢贅請。《漫塘集》卷八。

### 通知鎮江倪尚書思劄子

竊以秋臨季琯，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卷懷經濟之業，來惠疲瘵之民，萬井歡呼，百神呵護，台候起居萬福。某陋巷孤生，不幸食貧，早與世接，悠悠風塵，未見剛者，尚書其人歟！尚書大節，日星昭明，奴隸皆知之，不贅叙以爲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不勝拳拳。時事如大厦之傾，所憂棟撓，顧非綢繆若蘿蔓然者所可知。幸有一二任重之才，進不居高位，在高位亦罔克久，天歟，其人歟？尚書立朝，天下懽然曰：「尚書位冠文昌，其遂將秉鈞乎！」某曰：「不然，尚書之所抱負，之所言論，之所設施，異乎今之從政者，天未悔禍，解絃伊始，而覆轍不懲，尚書其遂去國矣。」未幾而京口之命果下。或者又曰：「尚書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被其賜，其肯斂之一州乎，其遂將隱矣！」某又曰：「不然，尚書朝舊臣，二十年法從，既非潔身亂倫者，進以禮，退以義，綽然有裕，亦豈諫不用則怒悻悻然者哉。且千里而守，有社稷，有民人，有財用，有刑賞之柄。又地當要衝，北府兵天下所畏，孫仲謀、劉下邳所藉以興。方時多虞，得人焉而靜鎮之，折淮北之衝，固浙右之圍，其庸多矣，尚書乎何辭。」今

聞已諷剛日，遂抗前旌，幸甚幸甚。某懶與性成，病與運會，烏復可處於士君子之列，以是奉祠東歸，掃迹衡茅，種蔬藝麻以自業。暇則挾冊讀書，詠歌古人，不復以姓名聞于有位者。尚書之來，自以松苓遠志，小大才殊，而氣味相似，緘辭薦誠，不能已已，輒裁短啓而侑以一箋。窮居無書史，強所不能，筆縱字大，或塗之或乙之，非所以事上，惟幸恕之。一登龍門，疇昔所願，乃今受塵爲氓，往役有日矣。而病不可前，遇合固有分耶！天未厭宋，聖德又新，選衆而舉伊臯，不夙則莫。謹上爲世道崇重之請。《漫塘集》卷八。

### 通茹尚書烈劄子

竊以即日恭惟某官下清吏選，上沃聖心，天棐人佑，台候動止萬福。某瑣尾之跡，伏自庚午歲草率一牋，以道鄉仰去思之情。辱賜報章，浪跡江湖，無從嗣敬。去歲審聞九重求舊，一札賜書，起安石於東山，登巨源於選部，縉紳興起，宗社安榮，爲當世賀，曲踊距躍。顧久自放繩墨之外，不復敢以姓名自達，仰高泳深，何日忘之。仰惟某官端靖之操足以鎮俗之浮，溫潤之氣足以納君於善，卓越之才足以措生民於理。早冠多士，歷著外庸，回翔三紀之間，望實之孚，如揭日月。故一朝召用，海內函生顙顙望賜，夫豈橐從所得久稽柄用之期，匪朝伊夕。某雖萬念已空，猶願拭目。某迫於手足之義，僭越有稟云云。某舊疾不可復療，飯蔬飲水，足活餘齡，猶望知己登庸，使庶績咸熙，物無疵

癘。庶含哺鼓腹，得長爲太平幸民，敢私以請。神依正直，隲相靡遙，節宣之功粗矣，故略。《漫塘集》卷八。

### 通張寺丞鎬劄子

竊以雨洗清秋，天開霽曉，恭惟某官脫屣周行，岸巾故里，神依正直，人仰退閒，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念祇伏，通德里門，贊歸來之喜，謝臨訪之勤。仰惟累年去家，一朝反旆，方點檢賜書，按行松菊，必未暇接納鄉里晚生，以是夷猶未敢前。不腆某物，專人賚獻，少寓區區之誠，敢望台慈不賜斥絕。事以久明，論以久定，有如望實炳如日星，豈氛霧所能久翳。竊計清議有歸，聖朝求舊，趣還之詔，近在朝夕，某尚及於未束裝之先，一展尊德事長之恭，茲得以略。《漫塘集》卷八。



# 全宋文卷六八二五

劉 宰 六

回張寺丞劄子 一 前人

竊以堅冰在候，愛日舒和，恭惟某官家山容與，宣室興懷，溫詔鼎來，明神胥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疇昔修敬，辱下陳蕃之榻，開北海之尊，使之侍教誨於左右，觀道德於後先，屬饜連日而後歸，慰感裝懷，非復言辭可狀。亦屢與二三朋友約合辭稟謝，出處不齊，迄今未遂。辱華翰先之，剝封莊讀，識先生長者所以容接後進之意，委曲周悉，一則以喜；而退惟不敏，亦一則以懼也。倒指還轅，倏已累月。竊計區畫已定。昔人所謂林園之勝，鐘鼓之樂，當不偏廢。何當操仗履，一從名勝之後，臨風依詠，悵無羽翼。家釀漓薄，與官酤相伯仲，客至無以接殷勤，正爾作惡，乘壺拜貺，色清味勝，因以想見德人風味，更深銘著。亟此稟控，不究謝悃萬一，尚須專狀。《漫塘集》卷八。

回張寺丞劄子 二

竊以涼風應律，殘暑俶裝，恭惟某官心與雲間，氣涵秋爽，貴名益起，新渥方來，台候動止萬福。某一牋致敬，辱賜之答，日念造通德里，以三徑之開爲松菊賀，雲關之不掩爲猿鶴賀，賞心樂事之并爲明月清風賀，顧以病未能，摇摇心旌，胡靡有定！方舊疾未愈，而新疾交作，內爲濕所攻，而外爲風所襲，兩手足俱痺，醫藥未效。使者正以此時持台翰至，剝封莊誦，詞如《離騷經》，而意不減《逍遙篇》，疾讀一再過，令人意氣豁然，不覺沈疴之去體。矧又重之以腆貺，筆墨等四者尤極製作之精，都文房之選。顧寒陋何足以稱，惟珍藏什襲，永矢弗諼而已。長者賜而弗親具謝，乃使兒曹代書，速戾無可言者，而情則猶在可恕之域，上乞矜體。某已與張端表、王穎叔約，須餘暑盡去，即同棹小舟，聽命于喜歸亭下，毋使山靈勒移，幸甚幸甚。《漫塘集》卷八。

通張寺丞劄子 前人

竊以秋序平分，殘暑退舍，恭惟某官清名日顯，好語天來，人頌神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區區之蹟，不到函丈者踰年，不修子墨之敬亦十閱月矣。不敢以漫浪自諉，少長有分，不敢瀆耳。仁心仁

聞，善言善行，與西山爽氣靡日不在。某蓋仰之彌高，挹之愈深，涵泳之，嗟歎之，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橘綠柚黃，正一年好處，桂樹蜚香，菊梢亦已著蘂矣。伏惟某官以陶、謝胸次，得枚、鄒賓友，晚風夜月，觴詠相屬，其樂如何。然上方凝思宣室，正恐謝太傅不得久安東山之卧耳。某輒恃眷私，敢布僭越之懇。云云。某久與穎叔約爲青龍洞之游，後月初，穎叔或遂此行，當便道伏謁，茲不贅叙。仰乞台照。《漫塘集》卷八。

通張潮州劄子 一 前人

竊以即日寒事方殷，微陽已復，恭惟某官趣行之詔，將下九重，百神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反旆家山，首修門墻之敬，辱予其進，留連飲食之，慰感裝懷，非筆舌可狀。日念展紙濡毫，寫萬分一布之涓史，屬以乞祠未下，進退失據，方寸擾擾，因循迄今。乃若事閒心寧，則常若染教餐和於函丈間也。朝家盡屏羣小，開示正塗，善類朋來。有如名德，豈容先一州而後天下，竊料戟衛未及門，而介圭已入覲矣，非佞。某小幹自吳門回，偶得某物，稽昔人美芹故實，僭越持上，方華筵羅水陸之珍，得齒桃李盤，幸甚。永嘉棋局，視他處所製差勝，併以一副拜納。瀆尊，愧懼之至。《漫塘集》卷八。

通張潮州劄子 二

竊以春事向晚，生意方殷，恭惟某官錦衣容與，千騎趣行，神天默扶，台候萬福。某不上燕興問恰四閱月，棄官歸來，日與漁樵爭席，姓名不徹于王公之前，理則宜然。德盛望尊如門墻，則乃心依乘不若是愬也。忽墮誨墨，欣浣無涯。某物禮隆物腆，顧施之晚未閒散之人，台意厚也。幼賤有分，不敢控辭，即已祇拜。惟是才疏性拙，出門無與，惟欲招並舍漁樵之侶，共擊鮮醜酒之樂，顧恐知所自來，爭席者避，猶豫未能也。潮陽文公之政，數百年無繼之者，乃今得人。千里之民，引領北望，庶拊我乎！猶遲其驅，豈斂惠一州，固非君相意邪？詔音鼎來，某雖與世相忘，猶能矯首爲天下賀。朝暮猶有微寒，惟爲世道珍嗇。《漫塘集》卷八。

通常州趙通判時侃劄子

伏以涼秋九月，金氣高明，恭惟某官貳政雄藩，政聲籍甚，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逃去顏範，倏忽累載，酷罰所鍾，肝膽摧裂。苟延視息，以奉几筵，坐是雖涓辰滌篆，亦不克奉一紙伸燕雀之賀，惟有尊仰。契丈天資之高，才具之敏，輔之以問學，發之以文華，行乎今之世，何啻錐處囊中，

其末立見。而以天球河圖，橫陳道上，佇當挈歸，爲清廟器。下車以來，雖未獲預聞維新之政，到京口見餉使說毗陵經總制錢連年積壓，方未知所以爲計，忽得賢者來，以身任責，且經畫有方，自此必無欠折之患，歎服不已。又見里中人就試毗陵者，歸來稱誦區處試院事井井有條，亦知解數千牛之刀，批大郤，導大窾，無不可者。欽歎欽歎。云云。進見未有期，所祈恣於珍養，重於自將，以須召對，副鄉里顛顛之望。《漫塘集》卷八。

### 回臨安趙通判劄子

前人

伏以清和在候，恭惟某官別駕之功，著于天府，簡于上心，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春間匆匆過都，不及爲上賀之客，幅紙謝不敏，審即關徹。既還敝止，惟藥裹是親，失於嗣問。正極馳仰，伏拜台翰之辱，愧慰不可言。契丈政理之長，學業之富，過人遠矣。京之少尹，自昔爲華要之階，矧在今日，由鄉闈而上禁途，不夙則莫，縉紳顛顛，式佇除目之頒。某學淺才疏，無能爲役，重之以疾病，形容日惡，萬念灰冷。疇昔丐祠，殆非得已。相君以向來名在屬吏，必欲委曲成就之。又得契丈借以裏言，猥叨堂審之命，敢昧源流！小官不敢干方命之誅，只候秋間賤疾少退日起發，尚慮以逋慢違戾，有可爲委曲借言處，毋愛於言，幸甚。尚遠披承，惟爲遠業珍衛，茂迎新渥。《漫塘集》卷八。

賀趙滁州劄子 前人

伏以秋序平分，清商泛爽，恭惟某官千騎東來，邊城聳動，神人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不上記又累閱月。通才敏識，出際風雲之會，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願依餘光，走下風，獨某屏居衡茅，不克趨承於輿隸之間，如此景仰何！茲審膺時特選，守國要衝，成命一頒，千里長淮，隱然有金城之衛。防秋事竟，先生自此升矣。某敬拜手爲執事賀，重爲斯世賀。某壯懷牢落，舊疾浸淫，分甘終老丘園，已再具狀申省，乞終嶽祠之任，不復爲仕進計矣。但鄉邑不能半熟，飛蝗四合，未知向後竟如何。令嗣內機兄比數相見，清姿逸韻，不愧乃翁。天高氣清，小隊經行，山川亦當改觀。淮民待哺甚急，得夙駕星馳，布宣德意，幸甚。《漫塘集》卷八。

回趙滁州劄子 前人

竊以仲秋幾望，金氣高明，恭惟某官課最長淮，望高宗翰，趣還有詔，神人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自棄明時，苟安農圃，無足爲有志斯世者道。巨源之視叔夜，雖出處不同，要不爲無林下之舊。每明月清風，未嘗不與朋友緬想佳致。鼎來華問，足慰此情。建茗洪筴併頒，尤佩錫予之意。繼

自今俗塵可障，滯慮可滌，受惠不淺。滌陽戎馬之餘，前輩之風流幾墜。台座開藩，曾未兩月，百廢具舉，而規撫壯觀，且有加於舊，抑可以爲難矣。同時臨遣諸賢，譬之俗庖更刀，不闕則折，而游刃獨如許。鼎鑪有耳，曾謂當路者而肯甘受蔽賢之戮耶！如聞尺一之頒，近在旦夕，諒深稱愜。升沉益殊，無從晤對，因風敬上爲宗社自重之祝。《漫塘集》卷八。

### 回浙西安撫趙侍郎劄子 一 前人

伏以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恭惟某官總三輔彈壓之任，倡九牧阜成之功，宗社奠安，穹祇驚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介圭入覲之日，不得率先鄉人展道左之敬，日後伏承擢從星省，盡護神臯，貴名之起，如揭日月，如轟雷霆。某於此時，雖欲修掃門之役，躬執鞭之隸，何由可得！高山仰止，第勤此心。世變益下，通才不多得，泥文者或不知變，而應變者或失其正，得其全而不倚於偏，台座非其人歟？道路之傳，以爲開府以來，政適其宜而不剛不柔，交得其道而不諂不瀆，桴鼓不鳴而盜無容跡，鈎距不施而物無遁情，以至鉅筭無壅，囹圄空虛，蓋年來所創見，甚善甚盛。首善之地，四方風化之本，宦達之始，千載勳名之機，更長慮而遠觀焉，則歐、范諸賢由此而升，前張後王不足道也，如何如何？某一病不啻七年，而三年之艾屢試不效，蓋天之所廢，人力無所容。年來不惟仕進之念息絕，人事往復，亦置不問。敢謂久要之情，有容之量，度越流俗，先之以誨翰，重之以臺餽，使敝帚

增重，涸鮒得濡，某何感如之！某何愧如之！日何令嗣之行，具狀以謝，因循迄今，益負不敏，尚幸台照。《漫塘集》卷八。

### 回浙西安撫趙侍郎劄子 二

竊以夏秋之交，雨餘清潤，恭惟某官天府政成，聖心簡在，即持紫橐，入侍清光，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病容老色交侵，非復故我，然能飯蔬飲淡以樂餘年，則惟弘庇是藉，寧不知歸！一自故歲一再上記，爾後審聞當宁疇庸，絲綸屢下，禮闈擢秀，蘭玉爭榮，念當一貢賀牘，顧位分有殊，不敢數數。乃若區區贊喜之誠，仰高之慤，固不落他人後。庭梧鵲噪，稚子候門，雲翰墮前，光彩奪目，慰荷其何可言？况又重之以腆貺耶！大卿以一代挺特之才，當千載明良之會，大農國計所係，商邑四方所仰，異時知窮力竭、舌弊唇腐而卒不勝任者衆，大卿從容其間，不動聲色，而國以裕，民以足，强者戢，姦者屏，鉅筭無壅，桴鼓不鳴，其視史冊所載，發擿以爲明，而僅足以濟者，難易美惡，何啻什伯，甚善甚盛！甚善甚盛！浙河以西，又復一稔，鄉間下田頗浸，而高田可仰者八九，雖未知向後如何，以目前觀之，足爲樂歲。闔境之人，無非誦詠德政之日聞。使介即回，亟此以見感德謝賜之誠。尚遠參承，切乞倍萬珍賚，益展壯猷。厥今中原有可乘之勢，聖上無自用之心，相與經綸圖維，以爲宗社無疆之計，執事責也。伏惟勉之，某與海內函生，惟日引領。《漫塘集》卷八。



答知鎮江趙龍圖劄子 一 善湘

恭惟某官坐嘯之餘，振衣塵外，神職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巖栖谷飲無恙，悉仰二天之覆，矯首知歸。開府以來，日念從吏民後，致敬黃堂之下，顏因病改，不復可對人，以是自沮。仁聲與京峴爭高，仁澤與江水俱流，某雖在下邑，無非仰高山挹餘波之日也。巧夕無酒，搔首無聊，而靜治堂中，肯分餘瀝，整襟拜賜，不異淵明九日菊籬得酒之時。雖即草草稟謝，而時方伏暑，不克別貢一箋寫衷曲，以此自慊，未知能識察否。抑彊扶弱，理冤伸枉，古之善政，今既許時，施行已有緒，姦猾已服，良善已得其所矣。若循行不已，却恐滋告訐之風，爲無辜之擾。願自今稍吝受詞，稍省追解，已至者速決，毋使久留，庶幾治最全美，于古有光。某受知之深，不勝拳拳願忠之至。金壇前月之末，亦有旱徵。一自使府委官下縣祈求，甘雨隨足。頗聞上一二邑今猶闕雨，鄉民於是爲之謠曰：「幕府隨車雨，霽霽獨自今。懸知賢太守，此地最關心。」蓋鄉民以舊治之故，妄意如此，雖未足以知賢太守溥博無私之心，然其尤切感德之意不可誣也。某輒因奏記，代邑人誦此以謝，僭越皇恐，仰乞台照。《漫塘集》卷九。又見乾隆《鎮江府志》卷四八。

答知鎮江趙龍圖劄子 二

比者城闔之役，適與病會，虛下陳蕃之榻，莫修孺子之恭，歸來悵仰，折俎追賜，業已還舍，無階控辭，祇受愧仄。日念飭一箋稟謝，躊躇未敢。伏拜台翰，深極戰兢，頒示救災條目，仰見思溺猶己，同古阿衡。鄉邑旬日來雨不絕，禾之僅熟者多已生耳。令下而陰雲解駁，詰朝而天宇開晴。信知賢使君一念上與天通，以和召和，厥應如響。更冀平糶秣之估，使無科抑；止伐木之令，使免憂惶。庶凡此飲酒，無非飽德之人，亦使喬木猶存，不廢甘棠之詠。某舊廁名仙里絜齋袁侍郎薦士籍中，聞龍圖於絜齋頗有游從之雅，用敢恃聲氣之同，而忘位分之隔，數貢愚言，仰祈矜恕。《漫塘集》卷九。

又見乾隆《鎮江府志》卷四八。

答知鎮江趙龍圖劄子 三

金風薦爽，萬寶告成，恭惟某官巋然宗翰，爲國長城，籌幄需才，介圭促覲，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方念薰拔，嗣脩涓史敬，專使踵門，伏拜賜緘之辱，仰體謙撝，俯慙不敏。某病不可仕，浮游江海，以寄餘生。六龍御天，張八紘於宇內，必欲遐方萬里，深山窮谷，無一士之遺。遂使沉蹤，亦

叨異數，脫選階而通籍，由掾屬而佐州。超躡殊常，省循震越。自非某官念受塵之舊，憐卧病之餘，賜以裏言，吹而送之，何以得此！雖病類之駒，必不可以起廢；曳尾之龜，欲終自適於塗中。然此賜厚矣，何敢忘也。魏弱翁治行，朝廷之所深知，顧以京口爲國要衝，非兼將略之長如某官，無能任責，肆煩因任，以護北門。簡注方深，某日與邦人傾耳以聽三錫命之寵。《漫塘集》卷九。

### 回江東安撫趙尚書劄子

前人

恭惟某官肅將天威，盪平淮土，王三錫命，神百效靈，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春仲奏記修賀謝之恭，知籌邊鮮暇，瀆尊有誅，不敢嗣貢。惟心旌搖搖，日與荷戈執殳者後先。五雲妙墨，忽復與秦淮上釀俱頒。蓋尚書當凱樂獻功之時，而俯念山林獨處之人，當醜酒臨江之時，而不忘流涎麴車之士。此意厚甚，某不足當，惟有榮荷。下問萬全之策，此雖尚書之戲言，然在某辱盼矚之私，寧能有懷弗吐？竊謂自古收用兵之全功者，必非有罪者俱戮，亦殲厥渠魁，散其餘黨而已。尚書今已殲其渠魁，而不求有以散其餘黨，方合諸道將帥嚴兵而固守之，使其絕逃生之望，而堅其致死之心，非計之得也。故某愚意，謂大帥不必絕江建臺，在指麾諸將而已。諸將不必合圍攻賊，在開其去路而已。彼塗窮必死之寇，幸而可去，如兔斯脫，而回顧其後，重兵臨之，若卵就壓，其不跋前疋後者幾希矣。斯其爲全功，孰禦焉！不然，大帥奮然啓行，諸將躍然奔命，重圍四合，百萬齊驅，何敵不摧，何戰弗

克，而彼惟致死以守堅城，則我師進退不可，閱日既多，師老財費，加之耕耨廢而禾稼無望，暴露久而疾疫將興，某不勝瘋憂，敢因稟報，冒昧及之。今之世任天下之重，誰出尚書右者？爲天下自厚。某衰疾日侵，無由陪東閣奇士後，但切拳拳。《漫塘集》卷九。

回江淮大使趙端明劄子 前人

歲序維新，陽和肇布，恭惟某官勳高當代，澤潤生民，袞繡光華，縉紳頌望，鈞候動止萬福。某往歲恭承驅虎兇之師，正鯨鯢之戮，以張國勢，以暢皇靈，以培我宋億萬斯年之基。某與當代能言之士，咏歌雋功，若螽躍蟲鳴，不能已已。而草茅位下，軍府事嚴，無由上達，則又與田夫野老日焚香仰天而祝，庶或壽富康寧，與宋無疆。至於修小夫竿牘之恭，貢涓史興居之問，以是爲鄙且瀆，輟而弗敢。高明如日斯光，如燭斯炳，計必有以恕之。抑聞蜀道未寧，浮光告急，鷹揚之師復盡屬麾下，宜極倥傯。而專使之來，薦賜誨函，辭情繾綣，清尊旨酒，羅列滿庭，則古人所謂好以暇好以整、漢晉間人羽扇綸巾輕裘緩帶以却敵，皆端明餘事，甚盛甚盛。某醉酒飽德，當何如！云云。惟相公熟圖之。某感相公之先施，希古人之報效，率爾妄發，而盡略其他。且年老目昏，筆縱字大，惟相公察之。《漫塘集》卷九。

## 回知鎮江楊大監紹雲劄子

春序向晚，百卉芳菲，恭惟某官介圭入覲，禁橐須才，天地委和，台候動止萬福。某不肖，頃歲辱濠梁鍾貳車傳道賢使君之意，俾記石、韓二將狗國事，疏謬不能成文，謂宜斥去。繼承頒示墨本，知布鼓不爲雷門所棄，榮荷無涯。景星瑞時，有日咸仰，某此心炯炯，寧昧所歸！比者天幸，恭承易鎮，得與受塵。條教方頒，膏澤隨下，雖積年之愁恨歎息未易盡伸，而告訐不行，虐政頓減。吏歸于曹而不得肆暴于外，兵復其伍而不得伺隙于內。善者有所恃，惡者有所畏，千里之內已欣然若更生。某雖病骨衰頹，絕跡城府，猶將旅扶杖之老，拜舞黃堂下，爲聖世牧守得人賀。而淮南惟憚汲黯，遽煩十乘之行；宣室正思賈生，更趣前席之對。神山已近，風引船回，雖不能無缺望之私，而道行乎朝廷，則天下受其賜。某與有望焉，亦以自慰。竚牘寓誠，蓋下事上之常禮，某始以爲不若親見之恭而不敢遣，繼以不知召還之速而不及遣。鼎來使介，賜以朋箋，情文粲然，若施之敵己者。更錫家傳墨寶，使知世德之源流，折俎厚幣，使沾坐客之餘瀝，某不足當也。拜嘉感刻，且重不敏之愧。匆猝稟謝，莫究下悃，併祈矜恕。雲龍風虎之會，展也其時，愛莫助之。僭以嗇神養和，以對揚天子之不顯休命，爲侍介者請。《漫塘集》卷九。

### 回知鎮江趙大監范劄子

比忘僭冒，敢介子墨，以疏賤姓名自通于黃堂下〔一〕，伏辱專介下臨顏闔之家，錫以報章，爛乎郇公五雲之翰。且曰筐篚有實，以將下下之意，古道也，所不可廢，乃賜之簡編以啓其志之昏，賜之紙劄以寫其思之滯，上藥以扶其衰，文几以支其怠。又曰「絺兮紵兮，淒其以風」，寒不可以無備也，而賜之帛；「月白風清，如良夜何」，尊不可空也，而賜之酒。意密而禮厚，數多而物珍。考之在昔，王江州之於陶靖節，蘇杭州之於林和靖，殆不及此。某鄙人也，何克堪之。賤之事貴，却爲不恭，祇拜以還，感愧積臆。年來鄉郡吏絡繹於縣，而縣政日弛；縣吏絡繹於鄉，而鄉民日病。以攘奪禁民，而取之行鋪者不啻白奪；以取受禁吏，而索之胥輩者有同常賦。又自前任毗陵守以盜販利其鄉人，強暴因而縱橫，意少有忤即致殺傷。常、潤之間，民生凜凜，大非久安長治氣象。下車以來，曾未閱月，施行亦既有緒，受塵境內，孰不舉首加額！更惟力行，惠此千里，流福京師，某不勝願望。亟此稟謝，別賤之寵，小須嗣敬，仰蘄矜體。《漫塘集》卷九。

〔一〕賤：原作「踐」，據文意改。

通知鎮江趙大監劄子 前人

秋序將半，好風來歸，恭惟某官外控淮壤，內拱日畿，天棊忠嘉，神依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比以一介妄庸之人，而拜二千石駢蕃之賜，燁然光寵，賁于丘園。尺箋稟酬，大懼弗稱，曠不嗣敬，又已兼旬，仰止二天，此心耿耿。保障繭絲，二者難并，舊矣。寬之一分，使民心有繫而國本不搖，非高見卓識超出世表，忠肝義膽貫通神明，誰能知之！誰能行之！大監之臨吾邦，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然善始者易，圖終實難，更惟推持久不倦之誠，奮日新又新之志，使凜然不可犯之中，又有隱然不忍欺之意，則民生幸甚，朝廷幸甚。某熟讀前所賜台翰，似有下詢民瘼之意，管見一事，詳之別紙，乞賜采覽。昔之野人有食芹而美以獻之君者，左氏亦曰「澗溪沼沚之毛，可羞于王公」。敢援二義，以某物貢之鈴閣之下，辱賜之一言，曰「是真野人之獻，勿斥去之」，榮幸多矣。以陸沉之跡而仰申潭府之間之謂僭，以疾廢之人而欲往執庶人之役之謂欺。某不敢，併乞矜照。《漫塘集》卷九。

通知鎮江馮大卿多福劄子

秋高氣清，即日恭惟威行惠孚，人頌神贊，台候動止萬福。某故歲得七閩之政於往來士夫間，則

知攬轡登車，慨然澄清天下之志，不愧范孟博。繼又得里居之詳于錫山士友，知屏去聲色貨利，惟日以講明義理爲事，不異司馬公在洛中時。以是起敬起慕，不勝區區之情。而州里不同，貴賤有異，欲見不敢。日承輟自上卿，來鎮京口，蓋國家所倚，以爲長城之衛，主上所恃，以無北顧之憂者，微閣下之令德無以稱之，微閣下之長才無以任之，甚盛甚盛。某疇昔欲見不敢，今也受塵爲氓，似可旅吏民以見矣，而病不可往，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然每一引領，覺二天在上，未嘗不與闔境士民千踊百躍也。有自城闐來者，皆言閣下不鄙其愚，常賜齒及，比友人王穎叔書中又辱寄聲。自顧猥瑣，何足以當，第深愧荷。穎叔往謁黃堂下，念不可無一語以謝，謹附拜此。居田里久，不嫻竿牘彝儀，切乞識察。日來邊遽數至，國事方殷，此邦政令久乖，民力已困，內欲薄賦以寬民，外欲飭備以固圉，難哉難哉！惟閣下勉之，仰有以酬君父之知，俯有以慰閭閻之望，幸甚。《漫塘集》卷九。



# 全宋文卷六八二六

劉 宰 七

回鎮江馮大卿劄子 前人

一陽來復，斯道將亨，介恃誤知，敬飭一箋，代其身賀於黃堂下。專使踵門，乃知柔訥猶未徹于中涓，而誨函已先辱矣。謙光燁然，下照蓬華，況從事十輩于于然而來，使薦享之餘，得與田夫野老負暄簷下，洗盞酌酒，以侈邦君之賜，榮荷其何可言！大卿議論接乎諸老，治行最于當今，宜在朝廷，使天下被其賜，猶屈臨方面，師言謂何。然晉陽一大縣耳，尹鐸寬之，猶足爲趙氏他日地，況京口古重鎮，爲今北門，民之彫弊亦無如今日，保障繭絲，大卿必知所處。何但千里之人陶於寬政〔二〕，異時趙氏有賴，論者歸功，曰大卿之所寬也，顧不偉歟！因頌致規，伏紙愧汗。《漫塘集》卷九。

〔二〕何：原作「可」，據文意改。

### 回知鎮江桂吏部如琥劄子

某比者不揆僭率，輒修尺牘之恭，以溷籤史之聽，伏辱專介賜之手書，辭意溫然，若施之敵己者。某不足當，但深感愧。去冬不雪，人情鬱伊，三陽甫交，六花紛委，此雖不敢以言祥，而滌氛道和，厥功亦大。某與邦人探端知自，同深感詠。夫政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此理明甚。鄉郡瀕江，加之頻年淮土繹騷，寧無急政波及？開府以來，仁以拊之，寬以容之，安靜和平之中，自有隱然不可犯者。遂使連月以來，千里之內絕不聞縣吏催錢夜打門之聲，民生幸甚。然斂此大惠，施于一方，猶區區之所未滿，十行趣召，某尚竊聽之。《漫塘集》卷九。

### 賀知鎮江何秘監處久除太府卿劄子

恭審拜自天之命，正惟月之班，豈但九府泉流，須長才而辦此，抑以四方風動，俟重望以鎮之。綸綍誕揚，縉紳交賀。某辱知特厚，曷勝鼓舞之誠，而屏居探問不審，凡再易書而後得遣，不敏負愧。鄉郡間以受詞不謹而追逮者多，折獄不明而淹繫者衆，科擾或及於行鋪，追胥常滿於縣庭，以此田里騷然，不能寧居。一從台座此來，民間方識清明官府，一朝棄此而去，雖海內欣然仰萬化之維

新，而此邦之人亦寧無觖望！以獄市寄來者，固相業權輿，敢冀毋忘。時暑在塗，惟厚自愛養，以對駢蕃之寵。《漫塘集》卷九。

### 回嘉興何知府劄子 前人

良月謹初，小春協序，恭惟某官位冠列卿，政優三輔，凝旒注想，詔札方來，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疇昔受塵爲氓，日奉教條，被膏澤，猶以卧病田間，不獲朝夕出入東閣爲恨，况此邈在數百里外耶！修記府之恭，布饗人之問，何能已已。而位分有嚴，握筆輒止，維北有斗，第切瞻依。鵲喜庭梧，候門而使者在，盥手啓緘而誦誨言，整襟肅容而拜隆施，禿此筆何足以寫感謝之私，敢置言外。鄉郡前日之變，雖羣小造謀非一朝，而使明使君在上，賞罰信明，綱網不紊，則亦潛消默制，何致無忌憚如此，一呼而起，使百年文物煨燼，江山寂寥，識者不能不重歎。牧守之數易，明使君之不少淹此留也。鄉郡前兩載連稔，一從易鎮，上兩邑皆旱。聞千騎甫入，禾興而豐稔亦異常年。召和迎祥，度必自有道，不敢贅叙以爲諛，惟冀率由此道以爲時用，以致時康。庶幾勳業之成，有光奕葉。某以遲莫之年而抱危篤之疾，行當溘死，而君相誤知，猶未忍拚棄，覆護而保全之，使待盡山林，不死於道路，是所望於知己。某一飯三引領。潭府列仙之眷，某介恃婦家，僭貢問誠，仰惟福以序介，日升月恒。洮湖茅阜之間，有采藥等委，幸勿以屬凡子。《漫塘集》卷九。

## 回平江守吳秘丞淵劄子

比辰積潦初收，殘暑猶熾，恭惟奉寬大書，鎮股肱郡，仁聲流布，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某蚤歲僅一覩先正大卿名德於諸公間，屢欲操几杖從之，而蝸鷄低飛，莫克自致。一病三十年，萬事不到耳，惟卓犖奇偉之士爲時而出，則聞之喜，曰：「世道其庶矣乎！民生其庶矣乎！」執事之才之美，用之於外則談笑可以折遐衝，用之於內則一言可以定國是。四十專城，昔人所難，况蘇臺當三吳之會，爲三輔之劇，向來更刀，不闕則折，執事獨恢恢乎刃游餘地，非當世所謂卓犖奇偉之人歟！而某衰遲之蹤，欲伏謁則病不能前，欲奏記則賤不敢僭，惟有尊仰，旦晝此心。敢意隆謙，不遺小物，特遣專介，賜以手書，其爲禮甚勤，其爲賜甚腆，其所以慰藉撫存之意甚厚。靜惟衰晚，何以克當，却爲不恭，謹已祇拜，榮荷其何可言！蜀道頻年多故，荆湖、閩廣、江淮間事變亦多。其猶晏然寧居者，獨兩浙耳，此固南渡百年仁恩滲漉所致。而水潦連年，百物湧貴，穀價尤甚，民之狼狽甚矣。如聞使府見議勸分，以爲方來之備，甚善甚善。但浙人所仰下田，而下田之浸者已多，恐所得無幾。竊謂僧徒平時蠶食民間，且多占良田沃產，若賢使君推惻怛之心，出一紙書勸諭之，使公私寺觀，各捐今歲田租之半以助振恤，則六邑之內，所得不減二三十萬。但法行之初，必有掣肘，要在取其捨身濟物之說以曉之耳。公意以爲如何？某居山谿中，久不復爛箋尺之儀，言辭鄙率，一味惶恐。傳言澗谿

沼沚之毛，可羞於王公，而鄉邑一水之餘，雖溪毛亦無之，受而不報，更深愧悚。繼此有便，尚當陸續稟謝。秋氣日高，敢乞爲國爲民對時珍衛，某一飯必祝。《漫塘集》卷九。

### 回提刑吳秘丞劄子 前人

比辰甘霖薦至，苗稼勃興，恭惟英蕩所臨，貪頑丕聳，民情悅懌，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某竊伏田間，晝不聞擊柝之召，夜不聞犬吠之警。如一天之在上，寧不知德！粵從故歲一箋，敬復謙施，後雖審聞課二輔之最，正六條之察，爲厦成賀，竟不能以一字自見。我心匪石，夫豈忘之？浮陽非嘉魚，道旁多苦李，竊意觀人之法類於是。雖嘗展紙濡墨，輒復自沮，使星耿耿，惟謹瞻依。有來命价，復墮寶緘，重之以腆貺，紙劄極文房之選，果羞兼山海之珍，精縑燁然，可玩可寶。而杖頭得錢，又可供千里之醉。某平生何能得此於他人，亦何敢受此於他人！祇拜以還，感知己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浙俗之弊，妖黨縱橫。某頃在會稽，嘗獲其大首以屬李夢文，夢文不惟不究治，又掩覆之，今猶使人悶悶。近者傳聞使臺竟沈三之獄，視昔丘端明治姚八之事，更覺光明俊偉，使人聞之喜欲起舞。某僭欲一見臺府施行次第，以快心目，或私識之，使盛美不刊，來者有攷，得不靳一指麾之力，使一二小史錄示大略，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召還在近，推其所以行之畿甸者行之朝廷，使羣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此海內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伺候成命之頒，嗣修稟牘。《漫塘集》

卷九。

通知鎮江吳侍郎劄子 前人

一雨露足，萬彙欣榮，恭惟某官載鎮吳頭，爲國司命，穹祇孚祐，台候動止萬福。某深惟吾邦之民，居者安，飢者食，寒者衣，疇非侍郎之賜，而某自量於儔衆中，受賜爲獨深。蓋不學無知，而當世誤以爲有知，不才無用，而當世誤以爲可用，以至疾不可爲而藥之使愈，子未知教而推之使任。今一身之所以更生，一家之所以粗立，心非木石，敢昧所由？而一病連延，神識昏憤，形體支離，雖知使君之復來，歡呼之聲沸於田里，而足不能行，口不能言，手不能書，獨甘心與廢疾者比，尚祈隆寬，賜之矜宥。某區區不能自己，強勉作此，以見下悃萬一。且恐孤知遇，不敢假手他人，併乞深察。《漫塘集》卷九。

回鎮江高倅不倚劄子

青燁薄晚，紅藥翻階，即日恭惟某官當第一江山，分無價風月，天開遠業，人頌休功，台候動止萬福。某早快星鳳之覩，今爲封部之民，掃舍人之門不應落餘子後。頃以病不武，一箋致敬，又爲謙

施所先，愧負其何可言！伏自專使之回，草草稟報，不嗣敬又許日，別駕之望，與京峴爭高，日勤仰止。某自得水心先生所述先正銘文，誦詠日不釋手，豈惟見世德之深長，非其他勳貴比。台座問學之富，文詞之贍，一朝躡巍科、階廡仕，足以發奕世之光，大奕世之傳，斯亦偉矣。京口雖國北門，監郡不輕選授，然以判花視草之才，而屈居此，亶謂非宜。溫詔趣歸，善類引領。某輒恃登門之舊，有某物特以薦誠，辱不鄙而賜之留，幸甚。清和在候，更乞益綏福履，茂介寵光，某祈叩之至。《漫塘集》卷九。

### 通浙西劉提舉卮劄子

某一介庸陋，屏跡田里，仰使星於霄漢之上，欲少自近，厥路無由。茲承夙駕輶車，按行屬邑，某與在受塵之一，拜塵道左，此維其時。竊復自念，古人有盛冠服以見使者如漢雋不疑，有陳五術八計以說使者如唐陸宣公，彼皆壯年，才足爲用，故勇於自進。某老矣，才又不逮。比以先考雲茅居士墳所薄田輸官之外，歲收可百斛，不忍以供他用。積五六年，適際去歲水患，附邑居人苦飢，因舂以爲糜，與衆共之，其實所及能幾，況又不能久，僅止三月之末，賴鄉里好事者糾合衆力以相接續，故迄于今。似聞有以此徹台聽者，故勤軫記，欲賜訪存。深惟貴賤異分，飛潛異宜，萬有一枉旌麾之臨，必駭閭里之觀，使猿鶴驚疑，漁樵避席，故亟走深山，而拜此以布腹心，仰丐隆寬，處之世法之

外，不加譴責。倘周爰咨諏，必欲采其一言，則某何敢有愛。竊謂金壇故歲之水，蓋六十年間所無，使者之來，金壇亦七十年所未見。當飢饉之餘，而委皇華之照，未知何以慰之。以某管見，今農時已深，荒政多不如速；溪流易涸，移粟遠不如近；常平計非有餘，善後之策，濟不如貸。但計一月濟糶之數，更加劑量而併以貸之，則民間鼓舞，而使臺荒政便可結局。且不爲徒費，實公私兩利，乞詳酌施行。外此有丹陽戶長合保義役一劄，併望行下。某狂僭干瀆，愧懼之至。《漫塘集》卷九。

### 回提刑煥章趙大監汝樵劄子 一

月猶冬孟，節迓陽生，恭惟某官輟帷幄之謀，持英蕩之節，威名震耀，宗社奠安，台候動止萬福。某年垂七十，待盡窮閭，飲水飯蔬，萬事絕不到耳，惟周公、魯公有大勳勞於國家，拜後拜前，古今一轍。某與海內含生，同此引領。比者伏審君相以畿內之民生憔悴，國中之廩廩空虛，肆煩此來，兼此二任，甫爾建臺行政，咸適其平。又屬部之期會雖嚴，而幕府之文書日省，爲惡者無所逃罪，爲善者得安其生。王畿千里之民，無不詠歌鼓舞。和糴一事，向來多差官吏廣行科抑，所在騷然。而今不動聲色，事已辦集，此其神功妙用，尤非淺見所得測識，甚盛甚盛。某早登制相之門，今又得受塵封內，一箋貢賀，豈應獨後他人。所以遲遲未遣，正以分疏不敢僭，位尊不敢瀆。鼎來專使，賜以手書，且意其猶有識知而開其欲言，此又與周公之下白屋同一襟度。某不足當，但有感愧。



《月令》於是月欲齋戒，以待陰陽之所定，某敢援此致愛助之私。侍從近臣有虛位，伏計召還，匪朝伊夕，某區區贊賀之誠，倚須嗣貢。《漫塘集》卷九。

## 回提刑煥章趙大監劄子 二

春序平分，景物妍麗，恭惟某官凜乎風力，震于日畿，天棗忠勤，神依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宅生林下，雖無往役之階，而二天臨之，使星耿耿照之，時時引領，足以自慰。日迫於邑尉之請，冒貢一箋，瀆尊是懼。伏領答翰，既釋其僭躐之罪，又開之曰是職分之宜，蓋弘度如許，某敢不德？寶緘薦辱，珍貺鼎來，顧豈衰殘所敢當。却爲不恭，僕僕祇拜，以榮以愧。時事多故，獄訟之淹延，盜賊之竊發，在在有之。惟浙水以西，田里晏然，攬轡澄清，厥功有在。某與受塵之人，式歌且舞。抑聞唐人之詩，既曰職思其憂，又曰職思其外。厥今時事可憂非一端，大監寧能鬱鬱久居此，而不爲天下計耶！益裕乃德，遠乃猷，使周公、魯公之拜前拜後，不專美於前代，某一飯必祝。至於申鈞閣大眷之問，上分役隸人之請，謂非寒遠所宜，衰晚所能，敢略。《漫塘集》卷九。

### 回提舉袁秘丞肅劄子 一

某林下殘生，不應時以姓名自通於臺府。日因常熟孫丞行念部下有忠信之士，可以受上官之委，不可不使上官知，故冒昧嗣貢一牋。已而尉司人回，既領台翰，及先集之頌，專介及門，又拜寶墨及上尊之賜。人皆一天，我獨二天，前來舊雨，今來新雨，榮佩其何可言！《唐史》謂陸宣公論諫數百篇皆本仁義，彼專言論諫，若我潔齋先生仁義之言，豈直於論諫見之，凡一語一言皆是物也。孟子既沒，非潔齋先生誰其嗣之！敬歎敬歎。孫丞但質直耳，非遇上官之賢，巧者誣之，險者陷之，強有力者躡籍之，欲免於今之世，難矣。昧秘丞祝其謹交同列之言，尤見愛惜人物之深意。憚尉朴野，與孫相似，而其勁弗如，前書所謂得在收錄之數，庶保其終不畔於吾道，區區實爲世道計。若先諱有妨，須換舉者，丐終惠之。餘寇之在淮安者已無幾，三趙欲全其功，故不欲開其走路，要之窮寇勿迫，歸師勿遏，此是古今通論。有自淮來者，云今兵食日計萬石，倘幸一月之內克捷，亦須三十萬，更久當如何，此爲國家者所當深察也。邵武被論，聞有排之者，要之穎叔輕任其責之過，在他人乎何尤！化地一力主盟，乃知二三十年把得紀綱定不爲無自，宗社幸甚。本縣推排事，當達台意於縣大夫，使速申上。目昏筆禿，書不盡言。《漫塘集》卷九。

## 回提舉袁秘丞劄子 二

一雨連月，積潦浮空，恭惟某官思濟斯民，若保赤子，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在皇華臨照中，而內省惕然，不敢數數奏記，貫其不敏，而諉曰知分，則某幸甚。先正侍郎先生家集寵頒，某平生抱不及門之恨，茲得三沐三熏，開編快讀，猶如周旋於丈席間。由其言遡其心，所以事君則忠，所以拊民則仁，所以衛道則嚴，所以取人則恕，所以憂世則深且遠。不覺油然而自喜，曰：此生不虛爲韓門弟子矣。然非宗丞，何從得之？感此厚意，有言則淺。云云。楚氛幸息，後患猶深，重之水災，田疇多壞。民以食爲天，目前已困貴糴，歲晚奈何，賢使者盍預圖之。六月無暑，勢當在秋，不勝愛助之私，謹上安身保國家之祝。《漫塘集》卷九。

## 回提舉袁秘丞劄子 三

秋雨彌旬，新晴可喜，恭惟某官寵渥方來，百神呵護，台候動止萬福。某比承專介賜書，且餉以上尊，侑以嘉實。方此裁書稟謝，恭審趣覲震庭，進登郎省，不勝贊賀。某林下殘生，不復敢知當世事，惟以正人端士進退占國脉短長。忽傳新命，爲斯世喜，爲斯道喜，踴躍不啻千百也。舊聞臺省之

弊，莫甚於吏部。就吏部言，右曹爲尤甚。蓋西班之知格法者少，有援助者尤少，吏持其權，視貨賄爲予奪。近年更有官吏相爲表裏者，冤抑何所伸！惟郎中盡心焉。不鄙，令作《龍廟記》，其何敢辭？但建廟與丐爵二事並書，辭意未免重疊。本廟之神，自龍母外皆未有封，今欲徑於陳山已得封爵上加封，亦費牽合。兩山皆有龍母葬處，若以陳山爲是，則益彰《陽山廟記》之誕，故陳山之葬不書。又祭山川神之在境內者，郡縣事也，今其事皆出於使者，故太守之助錢亦不書。某甫得《廟記》了辦，來价亦自京口回，亟作此遣行。失事上之恭，惟哀其衷情而賜之闊略。《漫塘集》卷九。

### 回嚴州陳寺丞畏劄子

歲功更始，寒事解嚴，恭惟某官皂蓋頒春，羣生開泰，台候動止萬福。某略記永嘉之別，二十有四年，中間事變，不知其幾。所喜者吾輩或出或處，各遵其宜爾。嚴陵輔郡，籍郡計不裕，要勝他處。若使此時猶在漳贛，則當如何！雖然，漳贛等處皆士大夫有以致之，未可全咎他人，使吾年丈兩三年來猶在彼，盜賊小人恐亦未至陸梁也。聞之此任後欲決歸計，甚善。仙郡士夫多有私援，獨吾年丈可以自勉，然得早歸更佳。眼看時事，度必無以杜方來之患。頃歲青溪之盜，永嘉得劉教授部分，城下爲四廂八界，了不相紊，與其他規畫皆可舉而行，行之亦易得人信從。鄉間小縣素無城池。小民狼狽，皆有幸變之心，而大家無遠慮，但爲專利之計。又某衰孱，有言不信，祇自悶悶。戴子家生計

聞蕩於水，可念。忠甫教授遂爲故人，聞之痛悼。釋氏輪迴之說果信，則此文再出頭來，必不爲凡人。不然，如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此文當之矣。大事當已竟，某道遠不能致奠，茲又不敢附便，有愧存歿。專人賜書，拊慰勤至，楮幣及文籍，又有以見綈袍戀戀之意，即已下拜，但有感激。某疾病餘生，年亦加邁，不復可出，年丈更一二年亦當歸，良會無從，臨紙惘惘，任重道遠，惟各勉之。《漫塘集》卷一〇。

### 回鄂州制置李侍郎稟劄子

竊以陽春布澤，萬物生輝，恭惟某官卧護長江，折衝千里，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草率一箋附便，不謂即達聽下。專使鼎來，敬拜台翰，展誦再四。當隆冬飛雪千里之時，而坐我於春風和氣中，豈不快哉！邊頭去歲一捷，敵用大創，絕意不敢南下，蘄、黃之間，生聚漸復，制闔之功大矣。次對因任，蓋聖朝兼用陟明增秩之典。某受知門墻，贊喜之深，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年來氣數非愚陋所知，以耳目所接，惟一意哀斂以媚上，蠶絲保障，無能別其輕重緩急者。惟以尹鐸之所寬，寬於武昌，猶有望焉，伏惟深加之意。大參薨背，海內褫氣。方其壯年，銳於立事，議論豈無少差，要於大義無愧。中間維持善類，破除姦黨，厥功不細。至於淹貫古今，臨事有商量，憂國愛君，一飯不忘，今之世如斯人者有幾？前輩聞張無盡之死，爲之太息，以爲豈無他人，未必如無盡之素有人望，况大

參人望過於無盡，而無無盡少年之失耶，痛哉痛哉！某貧不能遣奠，欲作一哀詞，而或者謂不宜施之敵己以上，以是未敢。然此念不能釋也。不鄙，令作《勤武堂記》，可謂借聽於聾者。二千里相望，不敢固辭以孤盛心，勉強草數語去，或委不用，或刪修用之，惟所以命。五朝《長編》，激感頒賜四朝，正所欲得，更望周全，使爲全書。但部帙太大，爲帑更費，以是爲愧。某卧病家山，度非召還，道過丹陽，無由一見，尚間切乞爲國家自愛，以對寵光，某下情禱頌之至。《漫塘集》卷一〇。

### 回知遂寧李侍郎劄子 前人

竊以春序強半，卉物芳菲，恭惟某官嗣守名藩，增光世德，民安其教，神合之休，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武昌回，便飭一箋伸謝悃。轉頭累載，寒鄉地僻，蜀道天高，無便羽可以嗣音，而清香畫戟中，復非野老夢魂可到，耿耿寸衷，未嘗一日不泝江流而上也。侍郎疇昔立朝，稍稍私附則立致卿相。在鄂渚日，真是否不問，則亦可緩西歸。而一節凜然，真可謂不愧出處之義者。遂寧先正舊治，利病素所知，吏民素所孚，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宜矣。引年謝事，歸燕家山，誠計之得，未知果得從否？午橋風月之勝，平泉草木之佳，端不減古人。而又得鄉之俊秀相與從游，此古今盛事，聖賢真樂。引領西望，悵捫參歷井之無其階也。郵置日夜飛馳，雖在萬里外，所聞時事，當不若草茅之鹵莽。姑誦所知，或可參攷云云。某區區之跡，於棄官時生理薄甚，二十五年間，朋友相

資，某亦力勤苦節。年來衣食粗給，又以其餘率鄉之好事者，因淫祠之已廢，創社倉。厥初得米僅二千三百石，行之數年，今五千餘石矣。其規畫與朱侍講小異。聞治所諸邑建倉爲利甚溥，謹以王邵武所述記文一本納呈，恐可參訂。又《訓俗文》二本，詞太鄙俚，真侍郎見之，謂有益於世教，併納去，發一笑。頃歲誤恩，非望所及。自初出命，至更秩與除職奉祠，九以疾辭，竟闕俞音，不敢屢瀆，然實未嘗叙銜幫祠稟也。恐欲知出處，故詳言之。頒賜九老繡像，得之驚喜。儻秋成無兵革之患，當創草堂三間，張此圖卧興相對以娛老。或有建上便，當浼真文作記，記成錄本，托李校勘奉寄。所惠四藥皆嘉，四端尤厚實。內外之養如此，衰疾之人足可粗延殘喘，感當如何！四壁蕭然，無物可致遠，世傳黑錫丹有異功，其方實出於丹陽寺僧，其徒自以爲修合有秘法，人莫能知，售此以致富，今納去二十兩。小琴一張，乃妻祖梁仲謨尚書舊物，某莫能知美惡，併以爲獻。作字至此，目昏手戰，日亦至晚矣，不敢更滯來使。字之不謹，辭之不倫，切丐台察。萬里之隔，天令亦不齊，惟祈爲斯道自壽。令嗣判院，想時時得書，判院只留綵庭，恭惟潭府大眷序膺戩穀。某四子皆廢學，却幸寡過，因賜問之及，僭附申起居。《漫塘集》卷九。

# 全宋文卷六八二七

劉 宰 八

回四川制置李侍郎劄子 前人

伏以歲將更始，飛雪呈祥，恭惟某官大開幕府，盡護坤維，華夏聳聞，神天胥豫，台候動止萬福。某曩辱一介行李，賜以手書，且有腆貺，匆匆稟報，不究感悚。爾後嗣敬無繇，無一日不引領西南望也。蜀士大夫之不專任全蜀寄久矣，今專以屬侍郎，其勢非甚迫不及此，侍郎何以應之？向來南士之入蜀，凡邊防之有未知，險要之有未悉，與民俗之有未甚諳，民情之有未盡察，猶有可諉。今侍郎以蜀世家，爲蜀統帥，要當使令下而人人喜悅，政行而事事得宜。不然，無可諉者。彼謀國者審知蜀事之難，付之侍郎，實欲分任他日之責，尚慎旃哉！尚慎旃哉！夫事幾決於目前，而須報萬里之外，或失機會，責將安歸，某謂非得便宜從事不可。侍郎嘗有此請否乎？比年南士之入蜀者，皆掃其地之入以實歸囊。其歸也，既以充斥其家，復以饜飫當路。凡當路之奴僕廝養，必屬饜而後已，否則



譴責隨之。若是而欲蜀道之安，得乎？某以爲欲蜀道之安，非盡去此輩不可；欲盡去此輩，非以便宜行事不可。此輩盡去，則剋剝軍民之政可以漸革，軍民得以吐氣，而強敵不足畏，盜賊不足平矣。侍郎以爲如何？張荆門元簡與建安黃直卿丈游，意氣倜儻而議論平直，足備監司之選。荆湖安撫制置司幹辦公事羅愚，春伯樞密之季子，宰新淦未滿，辟荆湖機幕，任滿再辟此缺，非其志也。某謂使守一郡，必大可觀。蓋其人律己廉謹，而遇事有立，敬以爲薦。淮東寇粗息，蓋舊敵再失機會，已無能爲，新敵方向中原，未暇回顧。正是綢繆牖戶之時，而中外之慮不及此，燕巢幕上，令人瘋憂。道遠，侍見無期，書問亦無緣可數，嚮風淒斷。歲序行矣交泰，惟坐進此道，與時偕亨，以壽國家。某不敢僭拜令嗣昆仲書，敬想許國之誠，不愧家庭之訓。某四雛粗可教，而乃翁不學，無以教之，皆爲農夫矣，伏恐欲知。《漫塘集》卷一〇。

### 回李尚書劄子 前人

竊以登高節近，風露淒涼，恭惟某官日侍清光，盡摠素蘊，告庭有命，中外想聞，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比得一奉誨色於吕城道中，大慰三十年闊別尊仰之懷。還舍未幾，即領真翰，所以慰藉勸勉，勤甚厚甚。某以乞終老田間而未遂，正爾皇皇，未知底止，故未敢修謝。茲又承專介賜書，且重之以藥物之珍，皆老來所不可一日闕，而年來市肆所絕無，感激當如何。某區區之跡，向已嘗面稟，

本不當贅。別來氣血日衰，疾病亦益侵，最是早歲習懶，失於讀書，間有剽聞，今復健忘。蓋事甫過手，文字甫過眼，便如隔世，不異土木偶人。以此人而使之應聘清時，入官王朝，縱某不自羞，獨不爲當世羞乎？以此斷斷不敢前，所望尚書軫念慈恩之舊，且以近嘗控懇之故，有以容覆全安之。而今不然，既加之勸勉，又重之薦揚，豈尚書愛之至而察之乃未至耶？某今亦不敢固執其愚，見草一書，書成則欲以代其身謝君相，不然即束裝行矣。伏丐矜照。比傳入對數條，甚強人意，亦頗見之施行否？勝負兵家之常，而賞罰要當明白。前時三京之入，但乘其虛，頒賞之厚，震蕩耳目。汝蔡之敗，喪失幾何，而悉委不問，豈不欲四海之聞知，抑不欲自沮三軍之氣耶？尚書以爲如何？某亟拜厚賜，而田野間無一可見下悃，丹陽藥院黑錫丸併某物同拜納，敢乞視至。他須嗣敬，茲得以略。《漫塘集》卷一〇。

### 通知泉州真侍郎德秀劄子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恭惟某官戟衛載塗，綵衣容與，百神森介，台候動止萬福。某疇昔一牋稟謝先辱，時方旅處，控叙弗虔，歸來干分自嫌，弗敢嗣敬。流傳讜議，日星孔昭，仰止高風，山嶽屹立，其未見止，此情謂何。恭審當宁疏恩，便鄉得郡，宜近而遠，後天下，先一州，誰爲此謀，熟念令人太息。然擁千騎，奉板輿，錦衣行晝，綠髮不受二毛，人生此樂，亦何可得多！某亦不覺拜手，

私爲門牆賀也。某不學無文，猥辱過聽，俾撰《忠宣堂記》，某冒當不辭，實欲因致一言，少見愛助。既黽勉就緒，即欲拜納，私念當建臺時納去，不但鄙文不稱，或舍人牽於不得已刊置壁間，異己者或得藉口，故遲遲至今，方克遣前。得一關聽覽，便與擲去，幸甚。若夫杜撰不能成文，則始也托非其人，舍人當任其責。今既不外示，則責亦不必兩施也。李果州、王總幹皆言從者欲一到茅山，某因欲拜道左，快覩星鳳，候伺連旬，而車音杳然。屬以先塋整葺藩籬及種松刈薪，皆在此時，不果脫身，謹拜此令人奉候。泉南寓公傳閣學言論灑灑，非他昆弟比。雖政事非所長，使獻替人主左右，必有可觀者，然亦老矣。會間乞爲拜下誠。他惟恣調鼎飪，避遠聲色，使身安志强，弘開久大之業，某與海內函生旦旦引領。《漫塘集》卷一〇。

## 回真侍郎劄子

前人

季秋之月，萬寶告成，恭惟某官以禮率屬，以誼正君，以正論開人心，以仁言壽國脉，時資重望，天祐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疵賤姓名，不獲自通於門牆者且十年，豈忘之哉！病日侵，蹤跡日遠。病日深，則廢學而無以自見；蹤跡日遠，則欲自通而無由。侍郎居家則著曾、閔之孝，治郡則布龔、黃之政，立朝敢言如汲長孺，持正守文如宋廣平。今之世具耳目者皆知仰之，某寧不然？新天子嗣位，望侍郎之來如飢渴，僉告猶如旱之雨、金之礪。三劄入奏，快覩爭先，某亦得之道路之傳，真

足以砭膏肓，啓聾聵，甚盛甚盛。方將飭其固陋之辭爲世道賀，且自訟其不敏。友人之歸，先辱手書，書所不具者，又從友人得之，喜欲起舞，內愧亦不可言也。侍郎始之所以出，某不能盡知，今聞一意求去，無乃遽乎？願且靜以處之，事非大不可爲，未須苦苦立異。主意一朝開悟，事勢因之轉移，未可知也。抑蚤歲聞之師友，謂人主深居九重，親士大夫之時少，應酬事物之時多，觀覽文字之時少，奏疏不須多爲文辭，只須直指事實，使易讀易悟。又謂自古君上之患在諱過，臣下之患在好名，只文辭求爲可傳，而不計人主悟否，亦好名之一，必外無近名之嫌，內有補過之實爲上。侍郎此心如皎日，行道所知，區區願忠止此，亦可見盛德之無瑕也。某之出處，友人必已爲侍郎道之。本辭藉令，只欲退藏，今更秩佐州，超越甚矣，其何敢當！不得已，仍控忱辭，因間賜以一言，使亟得請，幸甚。中間奏篇之末，猥以微蹤綴諸老先生後，讀之慚懼，至無地自容，豈侍郎亦未知其無所可用於世耶？聞左史魏丈相與厚甚，十九年前時某嘗得一識左史於時貴坐間，方左史入朝過丹陽，某適以幹在道，亟扣座舟通名，則聞已輕舟前邁，遂失一見。前此亦誤玷薦士籍中，併深愧感。會次望爲致謝意，願言不殊此。某久不作上官書，乍爾斂束，書不成字，尚須嗣敬。風露日益高寒，謹上劫毖鼎茵之祝。《漫塘集》卷一〇。

通真侍郎劄子 前人

維時春半，寒力未央，恭惟以身出處，任世安危，昊天曰明，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昔歲介圭入覲之日，飭一箋以謝先施之辱，迄今已五年矣。音問闊疏，諒不我責。國步日蹙，人情日危，則風雨雞鳴之詩，蓋世所同詠，不直某一人之私也。時事某所聞，必不若侍郎之爲詳。張魏公平平生意廣才疏，事業無一可人意，人無智愚，皆以爲社稷臣，甚者以比諸葛孔明，亦豈不虞之譽也哉！召之則來，驅之則往，不宿怨，不辭難，非至公血誠不及此，彼固有以取之也，侍郎以爲如何？喜同惡異，人情同患，覺得善類爲尤甚。惟其如此，故有自托於同己而實夤緣以行其私者，亦有雖非其私徇名而不考其實，泥古而不達於今者。《傳》曰「偏聽生姦」，誠爲至論。近世士大夫鄙夷武臣，不與之接，或貌接而情不親，使有言不得達，有才不得用，有志不得伸。一朝臨事，無可倚仗，乃始收拾世上一等無訾省破落戶，謂之英豪而用之，其不敗人家國事者幾希。侍郎以爲如何？王去非以密院呼其稟議，入都已兩日，或傳得建倅。若果如此，廟堂端以侍郎深得平寇之策，欲去非面請教奉而行之，竊計不吝。某平生不善書，宜興大夫傳台意，欲令書《先賢祠記》，勉強稟承，惡札有玷高文，惶恐。某頃托鄭節夫控懇求先墓銘文，聞荷金諾，旦夕別當專狀。今因宜興便，先此候問起居。陶士衡仗節南方，任居天下之半，猶朝莫躬運甓之勞，此果何意，惟侍郎念之。某投老山林，不敢效細人姑息之

愛，上劾愆鼎茵之請，惟侍郎亮之。《漫塘集》卷一〇。

### 回真內翰劄子 前人

歲華向晚，日御迎長，恭惟某官以典謨訓誥之文鼓舞斯世，以仁義道德之旨啓迪上心，神天默扶，台候起居萬福。某莫景駸尋，偷生里社。前之日惟與田夫野老望西山之起，如元祐之望司馬公。旋承入奏，得緒言餘論於流傳，知國是可以不搖，國勢可以增重，爲宗社賀，不勝區區之情。而一箋之敬，猶未登於記府。陽鱗非嘉魚，意實鑑此，當沐識察。王副端人來，拜領雲翰，慰感之餘，深重不敏之懼。主上聖性高明而有典學之功，聖度恢洪而無偏聽之失，誠千載之遇。內相甘盤舊學，伏想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必有非外庭所得知，而况遠臣。某竊惟今日國家之事，要以多得人才爲先，而二三十年人才熟爛，不可振起。幸而有人焉，文華可觀必失之薄，才能可任必失之刻。有二者之得而無二者之失蓋少，則任進退人才之寄者亦難矣。惟內翰審之重之。某區區愛助之心，必沐深體。某比荷諸賢極力推輓，俾以荒唐不學之人，而廁頌臺禮樂之屬，控辭不獲，扶病就道，甫至平江而舊疾復作，精神昏亂，言語顛錯，十手十目之地不能自隱，蓋氣血積衰之故。自度死期已迫，必不可以進汗周行，即已回舟訪醫，且具因依申省，仍以告命繳申，乞即差替。深恐朝家或不察其情，則罪在不測，覆燾而生全之，於內相有望焉。伏紙不任祈叩之至。某見服黑錫等藥調理，度非可旦夕責效，力

疾具謝，盡略彝儀，仰丐矜察。《漫塘集》卷一〇。

### 通鶴山魏侍郎了翁劄子

一自辛江陵遞到報章及諸詩文，知况履不異平昔，不勝慰快。爾後絕無便，但有尊仰。春序向晚，百卉芳菲，恭惟某官以道自怡，爲神所右，台候動止萬福。某屏處只如前日，無足勤念。邊事未知底止，李全豎子猶得恐喝於淮南，大率淮浙間人如燕巢幕上。况鄉邑去江最近，憂端實多，帥守極力誅求，民生更有可念者。近作當益富，能錄寄否？自昔游南之士，人品雖不同，大槩不過二等，下焉者不堪久客，作《囚山》、《問大鈞》等賦以自遣，上焉者遂流爲參禪打坐，二者胥失也。詳味前賜詩文，知所養浩然，信非劉、柳輩小丈夫所敢望。更得所守卓然，不爲異端乘時引去，他日猶可做得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事業，天下幸甚，斯文幸甚。天下學者自張、朱、呂三先生之亡，悵悵然無所歸。近時葉水心之博，楊慈湖之淳，宜爲學者所仰。而水心之論既未免悞學者於有，慈湖之論又未免誘學者於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能是正之？願言勉旃，以副斯道之望，某鄉風拳拳。《漫塘集》卷一〇。

回夔帥魏侍郎劄子 前人

歲杪一雪，足慰人心。恭惟某官游拜恩綸，肇開大府，蠻貊懾服，宗社奠安，台候動止萬福。某頃聞便鄉命下，喜而不寢者連夕。羅季能遞到去年十月所惠書，慰藉諄復，感何可言！高文七篇却未之見，季能云附遞未可致，僅能見季能齋壁記。文辭高古，字畫遒勁，非向來比，益知學業精進類如許，不勝敬嘆。帥夔却未敢深賀，蓋久居遠外，情意未相孚，凡所施設，必一一待報，恐失機會。或拊機輒發，彼怏怏者能無疑乎？伏想靜觀天下之變，閱日已久，事至而應，決無留難，更在審而後動，使動而不括，是所願望。蜀事非林下人所能詳，得之傳聞不敢信。作得一書，介羅季能送李季允丈，令兒曹錄呈，得一過目幸幸。他所欲言，不異季允書中。晤對邈無期，惟爲家國壽重是祝。《漫

塘集》卷一〇。

回都督魏樞密劄子 前人

陽律潛回，寒威尚勁，恭惟某官肅將天威，以正天討，情深家國，誠格幽明，鈞候動止萬福。某比歲疾甚，朝路中惟王穎叔爲親家，間不免有書相往還。自餘如蜀李文端明，蓋場屋同年之舊，又五



十年知己，訊問往復宜數，亦絕不通書。蓋念李丈之出而未得其所以歸，故因循至此，不獨於相公爲然。顯冊之頒，薄海胥賀，然所可賀者固大，所當憂者亦深。亟圖其所當憂以致其大可賀，則宗社幸甚。不鄙寵呼，深知感幸，委曲以專幅控謝。君相委畀得人，當雪寒凝沍之時，而天宇開霽，人情可知。惟深體天意，茂集人和，以濟時艱，以開昌運。某至叩。《漫塘集》卷一〇。

### 回都督魏樞密劄子 二

冬在季月，寒事正嚴，恭惟某官奉命專征，百靈奔走，鈞候動止萬福。某昨拜書發使者回，即戒小舟爲迎候計，既未得行日之的，而某適痰疾大作，連夕迷悶，兒曹大驚。幸醫者知其病源，亟投感寒藥，凡數服方醒，今猶時一作。以此人皆以其出爲強，兒曹尤以客死爲憂，連夕從臾專人控不敏之謝，萬丐矜體。將才自昔使貪使廉，年來乃未見廉者。前趙殿帥亦可請與俱行，雖未有事任，無害也。某度膚功之奏，只在新舊歲之間。老矣，雖不能與諸生作爲歌詩以頌功德，尚能幸病之間，俯伏江臯以迎馬首。他惟爲宗廟社稷與聖神之眷厚衛。《漫塘集》卷一〇。

## 回李校勘心傳劄子

庚伏在中，霖雨繫望，恭惟影纓册府，主盟斯文，神聽勞之，台候動止萬福。某寒鄉賤士，猶記與果州使君別時，出《舊聞正誤》一編，曰：「此吾兄所著。吾兄杜門不爲時學，所著書甚多，恨子未之見也。」某歸讀之，凡所辯證，皆某平日所習聞，以爲可垂信萬世，而繆誤乃爾。因思時之至近莫如本朝，事之易攷莫如故實者尚爾，况蘊奧難見者乎！不有博聞精識之君子，誰其正之？繼又得《繫年錄》，讀一再過，故雖萬里相去，一見無從，而每一展卷，即心開目明，如親晤對，用慰遐想。應聘而出，薄海傾瞻。某願拜下風，豈落人後。顧以衰疾，入山益深，無階際遇，一箋之敬，亦無從遣。春間姪子歸自都，忽拜手書，辭之謙若施之所敬，情之親若施之所厚，某不足當也，但深愧感。出處事之大，幡然而起，竊惟盛心，惟一代之典是爲。昔太史公以《史記》未就，受天下之大辱而不辭。今執事之出榮矣，固應不憚遲留，成一家言，使祖功宗德萬世如見。斯事未竟而來書已動浩然之志，何也？向來果州使君出，與校書事異，可久可速，固各有攸當，試審思之。某書生命窮，年僅四十即得奇疾，形容如鬼，不可復仕。中間再叨誤恩，具以質言，荷蒙公朝察其非欺，賜之從欲。今年益老，志益頹矣，無足爲執事道。蜀客兄弟在本朝南渡以來殊少，近時李季璋、季允雖相繼登朝，恨不同時。今昆仲並登華貴，足爲盛事。令弟郎中會次，敢告叱名起居。果州令似審已登科，足爲門下

賀。頃亦及見果州，有子如此，生計厚薄不必計也。某偶遣僕過親友王山陰處，因得謝先施之辱，繼此有端便，尚當嗣音。當暑，謹上爲世道壽重之祝。《漫塘集》卷一〇。

### 通潭帥余侍郎嶸劄子

仲秋謹時，涼風應律，恭惟某官控三湘重湖之會，專五侯九伯之征，威行惠孚，遠至邇悅，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名在薦士籍中有年矣，而曾未有一日登門之便，仰太山之高、北斗之明，昔少壯，今視茫茫、髮種種矣。仰惟侍郎以諸老行事爲己師，以六經、《語》、《孟》垂訓爲己法，以宗社安危、生靈休戚、世道汗隆爲己任。世方冒于貨賄，而已獨清；世方酣于聲色，而已獨醒。蓋波翻而砥柱不移，剝盡而碩果不食，人極之所以猶立，斯文之所以未喪，繫侍郎與一二君子是賴。侍郎當自知之，某何敢贅！厥今宅牧潭爲大，浙距潭遠，田里之安否，寇攘之息否，非所目知。抑杜少陵謂：「得結輩布天下邦伯，則萬物吐氣。」侍郎豈結輩可及，膺連帥之任，又非邦伯可擬，湖南萬物吐氣，應在此時，田里之安、寇攘之息，固其餘事。思昔陶士衡居此，功業既有緒矣，猶朝暮運甓，飲酒不過度，蓋不若是則肢體惰矣，精神何以折衝。今之從政者不足語此，侍郎當自得之。當世所望，在閩惟真，在浙惟侍郎耳。而聽輿人之誦，皆有願忠之悃。大意謂希元與人太寬，而決擇或有未精；侍郎持己太嚴，而聽受或有未廣。決擇未精則施行或有誤，聽受未廣則信任或有偏。某既未識二公，則莫

知其言之中否。然念某自侍郎在浙西及江東之時，便欲以一箋自通，蓋因循者二十年，乃今始得附便。若必待知其言之中而後言，則已晚矣。故某姑言之，惟侍郎姑聽之而姑容之。某始棄官時，無屋可居，有田不滿三十畝，故亡友周南仲正字哀其貧而憂其未能安貧。今幸有百畝之田、五畝之桑，數椽之屋，飽食煖衣而詠歌堯舜於其間，於愚計得矣，不足爲侍郎憂。新道倅劉君泉南人，偶寓相鄰，因其之官問所塗，曰潭其一也，遂附拜此。侍郎之用捨行藏，吉凶休咎，不繫一身而繫天下，故不敢以觀頤視履致私祝。《漫塘集》卷一〇。

### 回余侍郎劄子 前人

竊以季夏謹時，恭惟某官功莫南極，望聳中朝，趣上星辰，均澤寰海，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昨因良便，附致尺書，蓋以昔受特達之知，而未嘗致一語之謝，豈但拘於位分，直以年尚壯、氣尚銳，猶欲有以圖報，而今衰矣，恐終無以自附於門墻下士之列，故欲及其心猶未昧，手尚能書，一自陳露。或侍郎督其前日之逋慢而麾去之，或諒其後日之不忘而笑領之，皆所不能計。尤制參歸，忽領台翰，粲乎其文之溫，其情之真，若將貫其舊而開其新。某負不宥之罪，而遇非意之幸，欣慰何極。折俎三百，此近世臺府交鄰之上儀，某何可當，不敢引辭，謹白之先廟，以旌知己之賜。退而頌之二三親舊之寤於婚嫁者，相與銘佩，誓畢此生。比年閩江川蜀寇攘之害，諉曰距朝廷遠，東浙去錢塘幾

何，亦有竊發者。重湖之外，百洞所環，列城之民，得仰父俯子，晏然安居，保障繭絲之得失，於是乎判。侍郎內之所以率先諸郡，外之所以爲備四境，其績效亦不可掩，甚盛甚盛。抑某聞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天下無智愚賢不肖，皆知侍郎還朝有日。竊恐他道殘寇當帥府前後交承之間，猶或有乘間伺隙者，惟侍郎謹之。大率盜賊之起，皆激於官吏之貪暴，侍郎正直之姿，廉潔之操，雖有以率先之，然亦須時擇其難於告語者汰斥之，庶其他皆有所畏而不爲。此語非山間林下人所當發，不爾又無以見愛助之誠。侍郎方當趣舍人之裝，殊未有逍遙綠野之期。當寒煖之變，萬萬劫毖鼎茵，葆毓冲粹，某日日與田夫野老南鄉上天錫難老之祝。《漫塘集》卷一〇。

### 回李司直燔劄子

歲事更始，寒氣解嚴，恭惟從容家食，宗主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以弘齋爲師友，而僅得儀真十日欵，與弘齋別三十二年，而僅通十年前一紙書，不但衰慵，亦地勢使然。鑑秋水而知精神，對明月而想顏色，此心常耿耿也。伯量來，知德履甚悉，賜之古律以啓其昏愚，上藥以扶其孱弱，感甚慰甚。某少而求仕，不後他人。嘉定更化之初，錢、衛秉政，既綴名堂審，後以錢、衛俱去，今相國未嘗識面，到堂既不可，赴部又不可，遂成蹭蹬。上初即位，丞相亦憐其沉滯，賜以招徠，以開其入仕之門。而某年及六十，多病早衰，手戰目昏，神識已憤而不可仕。實命之窮如此，而世乃以爲沽激，

或又以爲靖退，皆非其實。恐此心未能白於長者，故詳及之。隆興地近，聞新闕只在來年，若地主人迎之致敬以有禮，計亦且屈就。所在寇攘紛起，山林之人憂不及國，但欲爲保鄉井計而未能，日夜惴惴。尊年兄處此，當有餘裕，願因風教之。侍見難期，謹上爲世道壽重之祝。年家眷集尊幼，恭惟序介春祺，兒女列伸起居。有惠風字硯者，謂之端溪，謹以爲獻。《漫塘集》卷一〇。

### 回袁知縣喬劄子

王春謹始，景物維新，恭惟感雨露之濡，驚日月之速，攀號罔極，神道宣靈，孝履文福。某不肖，雖不及登先閣學侍郎之門，然名玷薦士籍中，則爲門下士久矣。閣學侍郎之亡，梁壞山頽，海內沉痛，某粗有識，寧獨不然？既引領東望爲當世慟，復重自悼於知音已矣，宇宙雖廣，吾誰與歸？故恍惚廢事，雞絮之奠，既不能勉效古人，而賡《薤露》之章以相挽鐸，亦坐不敏，其將何辭以自列於昆仲？獨有此心之死靡他，則先閣學在天之靈，必有以察之。誨劄寵貽，且緘示慈湖先生所述銘文，伏讀感涕，已而歎曰：先生之道，高矣美矣。雖其亡也，有不亡者存，何戚焉？友朋間傳聞送終之制，與伯仲居喪之禮，內外兩盡，足以不愧古人，高出一世，甚盛甚盛。祥除非遠，方將移孝爲忠。今事之是非，邦之安危，世之理亂，伏計昆仲間思之深，講之熟矣。飾空言而無救於實，立小異而終歸於同，蓋今世學士大夫之通患。昆仲思教忠之訓，推體國之誠，豈其出此。然盛德難繼，盛名難

居，惟昆仲勉之。某身居草野，疾在膏肓，繼此無由復以姓名上徹。拳拳愛助，惟昆仲念之。《漫塘集》卷一〇。

# 全宋文卷六八二八

劉 宰 九

## 回福帥李大卿駿劄子 一

秋屆仲月，物迓西成，恭惟令肅七閩，望高羣輔，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屏跡山澤，歷年已多，無階登執事之門，爲執事之御。然而池、秦拊麾之政，江、淮轉餉之功，若揭日月之行，某猶具耳目，寧不之知！《詩》曰「高山仰止」，某心拳拳；又曰「景行行止」，愧未能也。忽拜真翰，以小令嗣稅院銘文爲諭。某昨固有聞，以爲稅院致遠之器，必未止此，且道路之傳未審也，而今審矣，爲之流涕竟日。山谷悼邢居實詩，謂：「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誦此更助悽惋。執事以月卿之望作牧東南，東閣之士載文筆都儒林者，何可勝計，顧授簡於某，豈以某介友人胡伯量得納交於稅院故耶？某深惟此意，不敢不領厚賜，亦以敬拜。恐亟遣稅院喪歸，銘文不可緩，謹留來价三日，草具以往。或未足稱歸來望思之情，從大手筆徑自更定可也。姻家王穎叔冒當邵武之任，亦惟帥



府是恃。聞其去國時請於當國，乞給黃榜，許赦賊徒之降者，惟賊首不與，却許徒中殺賊首以降而重其賞，此意良是。或傳招、漕諸司更欲許賊首之降，庶幾其來，以幸早定，度必以事力不及，不得不爾。但與黃榜初意相戾，藉其乞降，誠否何可知，台意以爲如何？秋氣日高、場功既畢，恐此事尚勞區處。寬財賦之誅求，真弭盜長策，稅院垂沒之言，大卿其忍忘之？外此更乞於應酬之餘，厚自愛養，以上副聖天子之隆眷，內慰太夫人之慈懷。某與海內函生，一飯必祝。《漫塘集》卷一一。

### 回福帥李大卿劄子 二

孟秋謹月，殘暑傲裴，恭惟某官任同分陝，化浹全閩，田里阜安，天人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去歲飭一箋謝專貶之辱，後此亦間有閩中便，仰惟大卿以一身任東南之責，方若拯溺救焚，豈應山野之人數以姓名上溷，以是不敢。然斗南之仰，斷不他屬。捷足扣門，重拜五雲之翰，情文爛然，既勤且厚，而箱篚之實，又有以將之。某於分爲卑，於輩行爲晚，何足以當！祇拜以還，但有感愧。兩令嗣相繼淪謝，聞者猶不堪，而况所天？雖然，修短定命，自宣聖不能留伯魚之死，大卿宜知所處矣。王邵武歸，誦大卿之德非一，某與有感。邵武始爲此行，某固疑其未然，中間盡心竭力爲之，亦既有緒，而諸臺厄之於上，驕將梗之於下，竟不克美成。詠《無將大車》之詩，使人三歎。大卿之於邵武，事之可者，翼而成之，其僅有成者，誇張以激厲之。至其有所未可，亦從而覆護之。所謂其心

休休然，其如有容。充之是心也，足以相天下矣，敬歎敬歎！淮土東作久廢，百須皆仰之江南，昇、潤薪米雞豚等物色色湧貴，他州亦略相似。今夏久雨，下田多浸，冬春間必大闕糴，恐事變或起於此。聞大府所糴廣米最多，或更可招致客販，不妨過用力也。閩事幸少定，而蜀事方殷。淮土積年所行，皆非實政，今其遺民祇如燕巢幕上，大卿恐未容斂惠一方。竊乞對時自厚，某鄉風忱祝。《漫塘集》卷一一。

### 回紹興帥汪大卿綱劄子

四序將更，六花呈瑞，恭惟某官澤被八州，威行百粵，冕旒注想，宗社炳靈，台候動止萬福。某蚤歲以部從事道蘭溪舊治，見甘棠之愛，拳拳於邑民，言之有泣下者。歸爲諸公誦之，期有所申明，而竟不果，用爲大恨。一日讀《詩》至「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作而曰：「蘭溪之事其神乎！」旋聞召用，中外踐揚，聲聞隱如雷霆，績用昭如日月，曰：「信矣，吾聞不妄，神理不吾欺矣。」雖未嘗一登龍門，爲當世得人賀，爲賢者得時賀，蓋未嘗不手之舞足之蹈也。越地遠，連率與一介之士分殊，忽枉專介賜之手書，重以臺餽，此意甚厚，此道甚古，某不足當，但有感激。會稽督府於今爲古馮翊，責重事繁。以某舊所知，寬厚者必因循以廢事，吏得容奸；嚴明者必操切以爲功，民不見德。大卿開府六年，吏悚然常若斧鑕之臨，民晏然若依慈父母。又能以其餘閒，興

廢補弊，使百度維新，山川改觀，美矣善矣，不可以有加矣。今淮塵未靖，國步孔艱，折衝固圉，非大卿尚誰望哉！以向來異議爲嫌，某謂能料事於未然之前，則必能制變於已然之後。萬有一廟議出此，惟大卿勉之。不然，自楚氛以來，公卿大夫無一人敢出北關者，非所以服盜賊小人心也。高明以爲如何？洪監鹽甚感特達之知，其人內敏而外不自暴，鹽局歸十五六年，絕不作仕進想。連遇國恩，亦未嘗丐循轉。居家孝友，不愧古人。非大卿誰能振起之？仙居孫尉乃書生中之通世務者，一第亦近二十年，方成初任。寒素無蜉蟻之援，一路求關陞狀者幾人，大卿乃首及之，豈公道獨行於東州耶？某嘗侍倉使慈恩之舊，更欲爲求一削，庶困躓之人到部，有舉主兩員，易於入關。惟大卿會次一言，始終成就之。某與孫亦同鄉里，僭言皇恐。積陰沍寒，正在此時，而泰亨亦在近，敢乞茂對天時，宣輔神明，以就功業，某與海內有識一飯必祝。《漫塘集》卷一一。

### 回紹興汪侍郎劄子 前人

歲將更始，寒事方殷，恭惟某官鼎來一劄，增重十連，典相自天，台候動止萬福。某丹陽下士，久自放於山林，平生故人，視若隔世。侍郎之門，素無一日之雅，獨荷慨憐，特枉專書，問遺於疇昔之歲，感藏一念，之死靡他。一從裁謝，闕然嗣音。隔弱水望蓬萊，第勞引領。日審策保釐東郊之蹟，正候對西清之班。天聽自我，雖曲徇借留之請，而袞衣以迎，西歸亦有期矣。仰惟歡慰。竊觀世

變日下，人物日卑。侍郎智足以察，仁足以行，勇足以決，靜重足以鎮之，禮樂足以文之。《易》曰：「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侍郎有焉。宜遂立本朝，以伸主威，以強國勢，以慰人心，猶茲分陝，故雖爲十州賀，未敢爲天下賀也。盱楚爭衡，時事未一，國步方艱，誰其靖之！鄉風長懷，有言莫盡，謹上壽重之祝。《漫塘集》卷一一。

### 回浙東帥汪大卿統劄子

夏行季令，風薦初涼，恭惟某官當東南之奧區，總臺府之劇任，威聲震疊，惠澤周流，天棐忠勞，台候動止萬福。某仰惟大卿令德雅望，如日星麗天，當世能言之士，孰不願紬秘思，騁妍辭以備授簡，而某獨幸以故舊爲之先。十餘年間，連得奉紀載之委，故其講德爲尤詳，景行爲尤勤。雖於舍人之門，曾未供一朝之役，而自視已與出入東閣者等矣。世道益降，人才益難，爲守令則爲天子牧養小民，將使指則爲天子澄按所部，政事則審所先後，財用則澄澈源流。最後鎮越積年，當倥偬不暇給之時，常從容治辦如平日。凡事功之顯然著見者，皆隱然有深長之思。若先長公侍郎，信卓乎一代之奇才矣，大卿實繼之。以某所聞，學成行修而益尊所聞，政成事舉而益求其所未至，士服其教，人懷其素，吏朝夕惴悚，常若斧鑕之臨。則以後視前，殆又過之，無不及焉，偉矣。南渡百年，所恃東南人心之固。年來江湖閩廣皆有竊發之寇，兩淮又有睥睨覬覦於其側者，非巨才長德出力扶持，國將奚

賴？惟大卿念之。《書》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某敢於詠歎之餘，誦此以伸愛助。某一自王邵武吏山陰時，知大卿逢人說項斯，繼親戚四明穿山張鹽場書歸，其說亦然。某感辱知之深，甚欲因二先生祠記之成，飭一箋以自通。顧其屏居三十年，惟與漁樵相爾汝，凡下事上之禮皆忘之，或率爾而作，冒然而遣，恐無益於執事者之聽，而祇以爲瀆，故輟弗果。敢意謙光下施，專使鼎來，賜以手書，翰墨飛動，重以珍餉，箱篚橫陳。增弊帚以千金，大卿之爲禮過矣。某賤者也，何敢引却？敬下拜嘉之拜，感悚無涯。王邵武已至治所，人情幸相孚。但兵非所有，城池非所具，圖終實難。所恃者至公血誠上通于天，又其臨行時嘗受教大卿，奉而行之，庶幾其可耳。庚伏極暑之候，惟蓬萊閣敞軒檻於翠微間，盡納萬壑千巖之勝，非復炎歊可以到。伏惟寢食之暇澄慮其間，必益思所以爲天下國家計者。某恃在誤知，敢爲世道有請。《漫塘集》卷一一。

### 回江東帥陳侍郎韓劄子

秋序方中，甘霖繫望，恭惟某官令肅留都，望高羣辟，華夏仰德，嶽瀆效祥，台候動止萬福。某猶記昔歲於外舅梁總侍書院中，得一望履舄之光，繼此鵬搏鯤化，日摩穹蒼，而某蜩鷃之飛止於搶榆枋，無階際會，惟極傾瞻。江南佳麗地，一朝盡入提封，似造物曲爲衰朽地，使得密托廣廈萬間之庇，日借洪河九里之潤。復厄於疾，趨進無由。比者鄉邦不幸，戍卒弄兵，郡猶有守有將有吏有兵，

而坐視莫敢孰何，惟聽其肆。某擇地假息，儻非哀告大府辱亟驅虎旅，一洗梟巢，則於今京口三邑之民，與凡巖栖谷飲之士，猶未知宅生之所，而其淪胥以亡者又可勝計耶！某疾甚，既不得率先鄉之耆老跪謝階庭，復不克與鄉之能言之士作爲聲歌，磨崖深刻，以詔不朽，以此負負。敢覬五雲下覆，真染墮前，爛乎其詞之文，溫乎其情之真且厚，重以異書駢羅，珍玩環列，皆非窶人子所宜稱，祇拜感刻。惟楮幣三百，當論功行賞之時，不敢虛爲有司費，敢丐矜體。自昔功名之士多與時違，或幸而逢，歲亦晚矣。惟某官以方剛之年，任專征之寄，雖銘書已徧於旂常，而看鏡不慙於少壯。蓋我祖宗之所以屬意於侍郎者遠矣大矣，願益勉之，某與海內函生一飯必祝。《漫塘集》卷一一。

### 回衢州袁大著甫劄子

孟冬之月，凝霜護晴，恭惟某官入覲有期，借留滿道，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疏賤，世無比數，一自先侍郎過聽，俾綴名薦士籍中，始獲小自異於時人。而某學日落，病日侵，自度終無以自見，惟有退安田里以樂餘年，猶不至爲知己羞，故一向遠跡。以台座之名德，猶不敢介門牆之舊，以自通，則他可知。若夫景星卿雲之仰，舉世所同，某此心固未昧也。專介遠臨，賜以真染，重之以佳餉，爛然盈前，所以寵光寒陋者甚至，某不足當，登拜以還，但深愧荷。某官舉進士爲倫魁，登臺省爲先達，課治平爲天下第一，榮進信有定，勳業信有緒，豈拙者所能贊頌。唯今之士，巧於進而拙

於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則屹然爲世砥柱，非大著尚誰？望勉之。一時之榮，與千萬世之榮，重輕固有間也。妄發有罪，然非大著之謙牧，亦何以來之。或不斥去，尚嗣有以進。壁立之室，環視無一可將微意。施而不報，更重慚忸。寒事方來，惟順時令，謹齋戒，以迓陽復，以需泰亨。某忱請。《漫塘集》卷一一。

### 通浙東余提舉鑄劄子

歲序聿新，青陽開動，恭惟六轡載馳，百靈胥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不侍見二十年，不上記亦十五六年矣，疾病餘生，於親舊間大率如此。德尊道高有如年兄，固未始不一日引領南望也。茲審錫節中宸，建臺東道，以起家之驟，知眷注之深，以去天之近，知召用之速。凡忝游從，孰不效貢公喜！年兄抱負如許，一朝得展其學，行其志，其所自慰者當何如。敢問輶車以何日首塗，何日到治所？某老且病，無從陪幕府如向時，此情惘惘。趙昌父老丈能時相見否？宮祠似不必固辭，不知得請否？某晚末，叨承誤恩，得附老先生後，以榮以愧。金陵舊游，甚念一到，而賤疾已深，不復可出。骨寒命薄，有負明時，良用自歎。因里中某人便拜此。六條之察方新，想見應酬之多。公餘不忘自養，以須柄用，是祝。《漫塘集》卷一一。

## 復嚴州陸守子橘劄子

春序向晚，景物暄妍，恭惟祇奉召還，入膺前席，帝心傾僊，神聽具孚，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寒陋，蚤幸出入江州使君門墻。江州既沒，某以病屏處亦三十年矣，蹤跡沉下，無由敢以姓名自通於名門。然竊讀先待制放翁先生詩，至「六經燄久伏，百氏方縱橫，此責付學者，相勉在力行」，及「外物不移方是學」等句，知斯文衣鉢之傳，端在執事。高山仰止，日勤此心。敢謂隆謙，特遣專介，賜之翰墨，重以匪頒，寵光煥然，賁于衡宇，區區慰荷，曷勝此情！國家內治雖整，而實力弗強；外侮雖息，而隱伏有不可料者。使賈太傅復生，當不止流涕太息。執事當此時而奉韓侯之圭，承宣室之問，必有以闡切上心，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計。海內函生，拳拳願望。昔王駿經行足世其家而材器弗逮，劉歆論議有光其父而名節不立。若執事之所以脩之家庭，施之治郡，見之立朝，似不愧世德之傳矣。更惟勉旃，使放翁平生經國之謨，制遠之略，不徒載之空言，天下幸甚。若夫由是而居言語侍從之列，由是而殫論思獻納之長，此自公家舊物，奚俟多祝。某以位分之殊，不敢僭申崇閱仙集之問；衰病不任奔走，亦不敢僭請驅役。精縑足以備暑服，珍羞足以侑饑飡，拜嘉之餘，適有故人惠虎皮壹張，其文炳然，而茅屋之下，蒲團之上，無所用之，以復于執事，瀆尊勿罪。《漫塘集》卷一一。



## 回太平王大卿元春劄子

夏令將中，南風日競，恭惟某官坐嘯黃堂，流澤千里，穹祇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至愚極陋，蚤嘗妄意事功，一病家山，口不談世事十有六年矣。故歲過里中一士夫家，見舊邸報一沓，借歸讀之，其間一二疏言事之利害、民之休戚，皆切於實用，可舉而行，異乎其他剽竊牽課者，率是大卿在諫省時所上。以此起敬，恨不及識。一日王當塗之官，踵門告別，坐間有言大卿起家守姑孰者，某即起賀當塗之得所依。當塗曰：「然，吾固望之。」未幾還書於某曰：「吾邑自今使君之來，急者寬之，苛者除之，知民之艱而拊善良如慈父母，又虚心以待僚屬，從善如流，誠試邑者之幸。子嘗謂我得所依，信矣。」某因當塗所云，雖頗以知音自喜，然升沉異趣，實不敢以姓名自通。忽奉專使貽以手書，剝封莊誦，情文粲然，若施之敵己而有素者，某疏賤豈所宜得！重之以二十萬錢之餉，益體至意。昔顏闔居貧，曾君知之，遣使致幣，闔跪辭以逃其使，世以爲高。顏延之爲始安郡，以二萬錢與陶淵明，淵明悉送酒家，頗就取酒，世以爲達。某不佞，皆不謂然。夫幣以將意，上所以待下，而竟逃之，則爲不恭；周之則受，下所以承上，而褻用之，則爲不智。某既不敢不恭於承命，亦不敢褻於受賜，謹西面再拜，稽首登受，審思而重用之，以不孤大卿之盛心，其爲感激，雖禿千毫安能自殫寫。比年以來，邊遽未息，士大夫身計雖工，而公家之務日益苟且，設有一朝之警如壞堤，蓄水將四面潰

決而不可支，當是時求保障之功，捨大卿而誰！《詩》曰：「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惟大卿盡心焉。某惟是稟報，世俗書尾必效殷勤於起居膳服之間，而以爵位致頌望。某惟自養在己，而用舍天也，人力不與存焉，故於大卿一切屏去，伏惟幸察。《漫塘集》卷一一。

### 通寧國陳宗卿卓劄子

仲夏權輿，南風日競，恭惟坐嘯黃堂，流澤千里，聖心簡在，詔綍方來，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幸甚，疇昔忝同升之契，顧以姓名碌碌，方其時不得脩謁。友人張敏則自言於期集所得款，具以所聞於執事者爲某誦之，以此起敬。今三十有四年，而升沉殊塗，未有一日承接之便。意者天嗇其逢，抑人事好乖固如此耶！中間審聞直道致身，正色立朝，以秩宗而兼潤色討論之寄，眷注隆矣。使少紓徐，幹化鈞而秉事樞，當不在他人後，而言論不回，亟自引去。壯矣哉！孟子所謂百世之下可廉頑立懦者，執事近之。豈惟某輩有榜中得人之賀，海內善類皆因之吐氣，甚盛甚盛。宛陵巨鎮，徒得君重，卧而治之，斂大惠於一州，詎足見能事。然保障一方，以爲趙氏他日地，識者獨於執事有望焉。某僭易，太平符尉居相邇，道相若，歲晚得一官，更事深而遇事謹。旌德趙尉，庚戌乃翁量試，乃叔取應，皆褒然爲首。乃叔遂擢丙科，尉亦擢第，瞻于文而敏於事。二人皆得在僚吏之底，丐一眄睞以爲榮。知某爲榜下士而不知其未得爲門下客，爭來求書，爲根柢之容。迫於鄉里契舊，勢不得辭，或

不以人廢言，使得自異于衆中，曰「我宗卿門下士也」，則某與有榮焉。惟是陸沉之跡，不容不略稟似，而又難於精言，謹以向所書印紙後數語錄呈，以發一笑。世降俗末，士大夫係世道輕重者有幾！隆暑在候，壽重至祝。疏賤不敢僭貢年家眷集之間，山林之人，亦不敢干委役，併惟照察。《漫塘集》卷一一。

### 回司農張寺簿霆劄子

夏令將中，虞薰入奏，恭惟某官祇承渙渥，入佐大農，望實益孚，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違遠十有九年，雖天上星辰有日咸仰，而蓬萊弱水之隔，欲修辭薦誠，厥路無由。郇雲爛然，忽墮塵几，剝封莊誦，慰荷其何可言。且審妙簡上心，聿新除日，凡向來稽古之學，華國之文，濟時之略，皆將舉而措之事業。某東鄉爲天下賀，豈特故舊之情而已。某頃歲墮在牢盆之役，急于自脫，丐祠而歸，旋叨堂審之命，以駁疾浸淫，面目可憎，若天實黥之，故厄不敢前。自放漁樵，灰寒百念。大明當天，羣龍作輔，不忍一夫不獲，有如孱瑣，亦賜甄收，斷壁丹青，病駒芻秣，物之無知，猶將動色。某猶人也，寧不知榮！寺簿吹送之力，開導之先，勸勉之勤，既輓之使前，又推之使不後，物之無情猶將不已于行，某猶人爾，寧不知勉？但賤疾日深，形容變改，加之少歷艱苦，氣血蚤衰，年甫六十而頭童目昏，手戰心忡，已不啻如八九十者，自度必不能補於明時也。已具情實控告公朝，螻蟻之

情，恐不能自達，更望始終軫念，爲明述疾狀於縉紳間，使得轉而上聞，尤爲受賜，不勝真切之禱。飛潛夔隔，際會無階，臨紙惘惘。然丈夫以意氣相與，雖間霄壤，同此襟期，那能效兒女語？愛助未忘，惟頓首上爲世道壽重之祝。《漫塘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 回盱眙劉帥掉劄子

仲秋告朔，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威行惠孚，遠來近悅，天人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屏居二十年，無由得友當世士大夫。里中王穎叔喜言世事，又嘗捧檄行邊，與論今世守帥能得南北之心及如羊叔子者，穎叔謂惟太尉爲然。某繼采道路之傳，而考淮東西近事之變故雖多，而國勢自若，人心不搖者，惟太尉是賴，以是信穎叔之說，而於太尉起敬起慕，恨執鞭之無從。敢意謙光，先枉郇翰，慰藉勤劬，有踰舊識，重之以腆貺，若施之所親厚者。顧惟寒陋，何克堪承！齋釀謹以祇領，庶幾乎陶靖節拜王江州之賜。折俎之饋，辭曰「爲賀某方懇辭誤恩」，用是不敢下登受之拜，當沐矜照。區區感悚，非單辭可寫，別紙麗語，敢幸過目。綏邊一稔，實太尉理民將略兩擅其長，兵民相安，和氣所召。更冀念居者之艱而有以厚其生，察來者之誠而有以窒其間，通上下之情而無惑於浮言以紊其常，庶有機必乘，無往不克。某惟膳服視宜，則左右有常職，不敢僭請。《漫塘集》卷一一。

## 回周馬帥虎劄子

孟冬之月，清霜戒寒，恭惟某官懇辭中詔，高卧家山，天棗忠清，台候動止萬福。某恭以某官名擅倫魁，位爲大將，當開禧啓釁，敵勢馮陵，千里長淮，岌如累卵，執事在和則敵屈於和，在楚則敵屈於楚。以一身爲東西保障，迄底安全，海內之人，有耳皆聞，有目咸覩。矧惟不肖，蓋嘗有聞於月旦之評，有見於疇庸之典，高山仰止，何日忘之！尤自喜者，蚤歲得官實與仙里周南仲、朱景淵爲同年，某賦性介僻，與世寡合，惟二君爲厚。而執事於里中人，亦惟與二君厚。方南仲無恙時，某以幹過吳門，南仲出一編於書院，喜謂某曰：「吾平生爲文多矣，惟是爲無愧。」讀之則先國太夫人墓刻，相與反覆之頌歎。景淵生理素薄，歷州縣俸入無贏，求一廛以寧其親，蓋三十年在懷而卒未遂。執事捐舊宅與之，景淵乃克經始于今，仰事俯育，室處晏然。豈惟景淵知德，凡景淵之友蓋皆如身受惠也。夫以執事蓋世之聲名如許，某又幸有南仲往事可徵，有景淵友契足爲介紹，而足跡獨未登執事之門，一紙薦誠，亦未徹于侍御者之聽，豈木石人哉！顧以蹤跡陸沉，無繫世道輕重，又疾病以來，形容變改，如鬼如魅，見者怪駭，故一向自放山林，與漁樵分席，絕意當世。豈謂執事施盼矚於人眼不到之地，謂青松遠志，氣味略相似然，先枉論心之書，諄諄溢幅，文采爛然，而書法亦超絕近代。發緘展玩，因言而味其意，固已如升二高之亭，沃吳井之泉，而聽懸河飛屑之論也。其爲慰快，何可勝

言！沉沉水可以滌塵慮，吳牋可以寫滯思，而石鐘乳又足以起沉疴也哉！敬佩此意，一感字不足盡。某弱冠事科舉，名不在甲乙。壯歲仕州縣，位不過掾屬。碌碌隨人，無以自見。四十以後，稍欲自異，而病不可出。今老矣，夫復何云。尚有一債未償，時時爲人驅役，從事筆硯，所作記文銘誌可數十篇，散在他處，他時求得墨本，續當求教。然小巫見大巫，已神奪氣禿矣。某於月末得所賜書，時在山間營葬亡婦，中秋日訖事，即以疲憊得疾，凡一月方愈。私居不能專人具報，因循迄今，疏慢無所逃罪。然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以是自恕。某妻兄陶藥局居嘉興之遠郊，卜葬有日，勢須一向回塗，當介景淵造屏下求一二刻款。或得從清游於山水之間，尤所願望。因遣人過彼，謹附此稟謝萬一。寒事方來，惟爲國爲家爲身自重，某至禱。《漫塘集》卷一一。又見《虞邑遺文錄》卷三，《海虞文徵》

卷一。

# 全宋文卷六八二九

劉 宰 一〇

## 通總領岳侍郎珂劄子

歲功更始，寒事解嚴，恭惟某官以侍從近臣總中外大計，軍民以足，宗社以寧，昊天孔昭，台候動止萬福。某蚤歲聞侍郎筮仕鄉邦，好學讀書，知其爲名家子。中歲立朝，博聞彊記，能知人所不能知；比事屬辭，能述人所不能述；事有是否，能辨人所不敢辨，知其爲一代偉人。其後麾節游更，仁行如春，威行如秋。及建臺京口，當試調趣迫之時而持之寬，當事幾轆轤之際而治辦從容如平日，又知有克亂之才，制變之略，欲一見未能也。近者入城之役，乃得再見於今日之間。雖侍席不果，告別不及，若未之款，而侍郎不以法從自居，不以道德文章自高，相予之意已藹然著見於承顏接辭之頃，某幸甚。詩云：「未識想風采，別去令人思。」某於侍郎亦然。還舍已迫歲，亟營魚菽之祭甫竟，而得寒疾又累日始愈，乃克飾其固陋之辭，謝不敏於下執事。竊惟南渡社稷之臣四，三家者既泯泯矣，

惟侍郎膺重寄，開遠圖，方若揭日月而行，甚盛甚盛。今北警雖撤而楚氛未靖，邦本雖固而草竊未平，惟侍郎益厲壯猷，以紹前列。若夫茵鼎之祝，細人之愛人，某敢略。《漫塘集》卷一一。

### 回荆門守張寺簿元簡劄子

春序平分，景物明媚，恭惟政成楚甸，望聳漢朝，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去歲此時，特勤迂道，賜以臨存。衰疾之人，久與漁樵爭席，脫帽露頂，不復顧藉，聞賢者之來，強整冠巾，修賓主禮。槃飡羞澀，所不足計，而峙康瓠於周鼎之前，鏗瓦釜於黃鍾之側，今猶且忸也。道中回便，更勤書賜，好風送帆，吳楚夙隔，一箋莫寄，仰止徒勤。鵲噪簷前，家童出視，有闖門而立者，則來使也。再拜受書，三復展誦，知開府以來，令嚴而疆宇寧謐，政和而年穀順成。贊喜之極，不知手足之鼓舞。頃見圖經，長林一縣主客戶十有三萬八千，口二十九萬皆有奇。至慶元四年主客戶僅於一萬六百，口三萬五百，不知何多寡懸殊如此，豈承平時入京便道固應爾耶？不然，恐地利有遺。試思之。當陽縣戶口，比靖康中多寡懸絕亦類此。李全幸已誅，其妻逃去，則猶有可疑。二趙取山陽，猶未奏捷。自昔盜賊初起，必未能爲大害，向後乃可憂，而謀國者與任事者皆狃於幸勝，有輕敵之心，奈何！王穎叔初至邵武，經始郡事，爲寄居朱寺丞者所間，與漕、倉弗咸。朱君既過建昌，漕、倉方覺其非，而江東趙監軍者又從而間之。雖化地力相主盟，未知竟能免否。要之穎叔此行終欠商量，曾未若高飛



遠引之爲得也。羅能父攝副帥，此兄廉謹有餘，臨事尚欠幹旋，不無賴教誨扶持之力。韓監丞來鄉郡，懇懇爲民，所以明辨於繭絲保障之間甚至。方羽書交馳，大使復移司於此，征徭雜出，軍期文字周匝，鄉落供億不前，微韓使君則巷無居人矣。但御史稍寬，待頑民與良善不異，恐政久則玩，因書望有以警之。某多病之人，氣血固應蚤衰，而年來特甚，未知猶及見衮衣之歸否？寵貺潭羅，當染紫作衫，用以送老尚有餘。椒附併貺〔二〕，衰年胃膈冷，服此以扶老，恐紫衫尚可襲藏未用耶，可發數千里外一笑。台眷恭惟均燕繁祉。山澤放浪，委役所及，不敢以請。某物漫以寄意。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惟厚自珍愛。《漫塘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二〕貺：原缺，據嘉業堂本補。

### 通徽州謝守采伯劄子

孟夏之月，暑令權輿，恭惟某官坐鎮名藩，奉行寬詔，仁聲遠被，協氣周流，台候動止萬福。某病不可仕，學稼山村二十有餘年矣，猶記蚤歲注官中都，嘗得一奉誨色於王簡卿坐中。後十餘年從浙東使者行縣，又得望塵道左。自爾竊伏田間，無由以賤姓名自通。惟時於郵置中知除日之新，輒私自幸疇昔有先覩之快。仰惟某官毓德之粹燠若陽春，制行之嚴凜如冰雪。自其盛年，以大丞相元子，出

則徒步，無車馬侍御之好；游則就士，無游觀聲色之娛；士無貴賤，必與之齒，無驕吝簡倨之習。充是心以往，聖賢可及。其出入中外，望實具孚，宜矣。新安行都輔郡，又文公老先生鄉里，前輩未遠則其教易行，帝城相近則治最易聞，其於游刃乎何有！朝暮報政，即奉詔歸，某敬聽。某杜門久無來客，故歲之杪，忽令親新江陵倉曹惠然見過，且袖出令嗣宜興大夫書。倉曹之見面盎背，大夫之發於言，筆於書，其意之勤，德之謙，禮之過，皆足以使鄙夫寬，薄夫厚，豈但足以致直諒多聞之益而已。《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尤用歎仰。某自辱大夫委貺之先，即念因萬金書附貢一箋。正爾未能，適女夫爲其乃翁歛尉張修職求書致公庇之懇，義不得辭，就爲拜此，尚須嗣敬。暑雨此其時，切乞正高明之居，謹絺綌之御，以毓天飭，以對新渥。某至叩。《漫塘集》卷一一。

### 回季理卿直柄劄子

孟夏之月，晝永風清，恭惟某官直館燕閒，嚴宸簡在，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去門墻之日雖久，而去思之情猶與邑人同之，初不以地之遠分之殊爲間也。鼎來珍染，知賤姓名猶荷記存，欣慰無限。大卿俊逸之才足繼賀、白，仁厚之德不愧于、張，回翔惟月之班，未究補天之術。絲綸夜下，海宇顛顛。某區區之蹟，自金陵之歸，即染駁病，形容醜惡，不可出人前。年來加以氣體弗強，耳目昏聩，公朝過聽，賜以招徠。某實審於自量，不敢冒進，朝夕懍懍，恐干方命之誅，有以覆護而存全

之，惟於門墻有望，願毋愆然。令嗣小試警曹，家門復托鄰封之庇，殆有天幸。辱書，已別具報。衰老不事彌文，一水相望，有暇却當嗣記。《漫塘集》卷一一。

### 回婺守趙告院必愿劄子

秋序將半，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千里詠歌，九重簡在，穹祇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屬饜令聞有年於茲矣，頃承闕甥館之間，惠顧蓬華，倒屣迎見，此維其時。適侶漁樵，漫浪山澤，既歸則門徑寂然，仙駕已不可望矣。寄懷簡尺，略著勤拳，而未見之懷，怒如調饑，今猶昔也。豈期謙德，不鄙衰孱，專介鼎來，真翰與腆施俱辱，下拜登受，感愧裝懷。仰惟某官致君事業，嗣忠定之傳；瑞世文章，得頤堂之印。亦既宦塗歷試，固應要路立登。上方總攬權綱，究心民隱，必欲更治民以考功，功大者其報宜厚。肆迂逸駕，三鎮雄藩。寶婺委寄之重，既甲於京畿；而治平之課，復爲天下第一。旋歸有詔，識者數日以冀。某少不學，老無聞，重之以不可掩之疾，雖欲強顏與世追逐，勢有不可，其敢進趨於人主之前？以此雖荷招徠，屢屢控辭，尚丐哀矜，賜之容覆，使卒免於戾。惟是雲泥負隔，邈無侍見之期，鄉風惟上體國謹身之祝。《漫塘集》卷一一。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八。

### 通鄭常州萬劄子

季夏謹時，恭惟某官肇開大府，懽動屬城，天聽自民，台候動止萬福。某違遠熒煌之座，歷年浸多，自惟陸沉之人，不敢僭申涓史敬，令德雅望，如星斗昭回，昏旦仰止。頃歲姑蘇寄居方教授書中，近者里中趙安吉修敬之日，皆辱寄聲。某疏賤何足比數，而記存如許，第有感刻。郎中學足以高世而居之以謙，才足以濟時而養之以晦，踐揚中外，亦既如囊中之錐穎脫而出，庖丁十九年之刀，恢恢乎刃游餘地矣。意遂簪筆持橐，布武星辰之上，而猶俯爲此來，蓋上念毗陵久罹虐政，妙選一世人物來任蕃宣，無有出郎中之右者。東方千騎來曾幾時，而田里愁恨歎息之聲，已一洗而空之，况報政之後耶！甚盛甚盛。某舊以病歸，老去逾甚，形容豈但非復故我。曩者疊冒誤恩，悉由推輓之賜。入山益深，竟不克以一牋控謝，諒在高明必不賜咎。茲以一塵之居，距治境不遠，敢以登門之舊，僭修賀厦之恭。暑氣方張，并上滌煩御涼之請。率略，悚仄之至。《漫塘集》卷一一。

### 回張和州謙亨劄子

涼風披拂，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十行錫命，千騎趣行，百神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放浪山澤，

不上籤府敬之日久矣。然每聞治民之有成績，立朝之有正論，未嘗不斂衽敬歎，且賀先侍郎先生之不亡也。鼎來使介，旌之以手書，重之以珍貺，下拜登受，感喜其何可言。某官明敏之姿，卓絕之才，而英詞妙翰，又有以發揮之。此某蚤歲於孔庭窺見，知其不可及者。而向來治民之績用，立朝之風采，又表表在人。信矣，先侍郎先生之不亡，而執事之有光於前文人也。某少迫於貧，不克裹糧從四方宗匠游，聞見淺陋，猶幸先侍郎老先生不鄙其獨學無所聞見，收置幕下，朝夕奉令承教，得不爲小人之歸。今雖年垂七十，視茫茫，髮種種，然一念不敢忘也。朝廷更化，求靜退之士以厲薄俗，徒以某三十年家居，謂其近似，賜之招徠，而其實非其人，辭避數矣，而俞音尚闕。有以覆護而存全之，於門下有望焉。所賜某物皆寒家所未有，不敢不拜。適有以某物爲惠者，謾侑回緘，區區欲言，尚須嗣貢。末由會見，更祈酌涼燠之宜，謹茵鼎之奉，以迎召節。台眷不敢僭申問敬。京口委役，惟所以命。《漫塘集》卷一一。

### 回沈秘讀劄子

仲秋之月，暑退涼生，恭惟讀人間未見之書，探言外不傳之秘，天棊閣業，日擁繁禧。某生晚，不及登先正先生之門，疇昔每與先令舅宅之年兄言之，用爲大恨。病不可仕，歸伏田里十有七年，自先令舅典鄉郡時，猶不得一造郡齋。矧今加老，寧復可入城市？以此市朝之事不復到耳，雖秘讀茂實

英聲，嶽峙川流，第切服膺，無從上記。春間邑大夫下車，首出台翰，乃知不肖姓名猥荷記存，其間慰藉之勤，同於知舊。某益感歎，不自知其手之舞足之蹈也。秘讀由韋布而膺簪組，由家食而登蓬萊道山，此近世曠典。至寶陳於咸陽之市，何患不售！惟居安資深，坐進此道，使家學有傳，斯文有繫，以無負聖世非常之舉，是所願望。豐氏令表昆仲，計各已榮上。章贛開敏過人，舉員已及格否？因書告爲引誠。太夫人恭惟天錫難老，萬福來并，台眷中外迪吉。某春杪辱書，逮今方得修報，不惟私門多故，亦坐拙於伺便。今因前京尹趙工侍令嗣到闕，敬此謝萬一。《漫塘集》卷一二。

### 回建康范教授光劄子

恢台肇序，清和可人，恭惟某官業擅斯文，望重一府，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屏跡山林，不與世相聞，十有六年矣。故歲偶以大兒率意西游，尋聞預在講席，冒昧以一箋自通，且謝且祈。辱不鄙，即賜之答，又申之以問訊之書，什襲以藏，於今有耀。旋聞司文柄於會府，便道歸覲慈闈，竊意即遂留中，不敢嗣音。令名星斗爭輝，但勤仰止。忽奉專教，知猶俯徇常格，歸蒞芹宮，以須班改。慰浣良深，不敏益重自愧。執事以粹學傳家，以妙年擢高科，有聞於世，有援於朝，騰躍而上，蓋將羞崑崙、薄蓬萊，豈其他寸進瑟縮若凍芋抽萌者比。然進銳聖門所戒，急流中更須整棹徐行，執事所以自處，誠得之矣，某惟有敬嘆。惡札遂揭之廣文官舍之前，深懼不稱。頒示刻本，且有珍饗，

感何可言。介旋，亟此具報，不盡下悃，偵伺解組，續當遣賀。一節多雨，恐梅蒸必早，齋戒以居高明，行矣其時，某不勝愛助之私，敢預以請。《漫塘集》卷一二。

### 通常州余教授申劄子

維時陽春布澤，萬物生輝，伏惟志以道寧，尊候神相萬福。某嘗謂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於榮進，冒干貨賄，否則喔咿嚅唳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比見里中士友，皆欲東去從足下游，其歸也又傳高文三紙，如《古檜畫龍詩》及《祭坡翁辭》，固疑其卓犖奇偉，異乎今之文人。及叩足下之爲人，與其命題發策，向之疑者益信，起敬起愛，悵執鞭之無從也。嘗讀杜少陵《古栢詩》，頗有愚見，試爲足下誦之：夫「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工」，我踞得其地，烈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扒我，神明固亦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爾。今此古栢稟於天者，既異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鳳也、鷓鴣也、螻蟻也、蛟龍也，等是巢穴中一物，其去其來，於我何擇，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小計較，竊恐不足以見古栢之大，如何？《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因諸友及舍姪行，略此寄聲。因風多寄高文，以起衰懦，是望。《漫塘集》卷一二。

## 回高郵黃教授復劄子

風塵殘暑，雨洗清秋，即日伏惟發明斯道，以淑後來，神之聽之，尊候萬福。某衰孱無所可用，自棄明時，日杖策登東臯，臨清流，與田夫漁父相爾汝。忽捷足持書來，雞犬亦爲之驚喜。剝封莊誦，方知執事過聽，先之以贄幣，重之以長箋，意將望僕以輔執事之所不及，僕何足當，愧汗如洗。雖然，此禮不行於今久矣，僕雖衰孱不足當，而盛意不可孤也。昔曹交以「人皆可爲堯舜」問孟子，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執事以少學不出科舉爲陋，以鄉居寡出未能求正有道爲固，是二者豈獨執事之病，僕老矣猶病之。雖然，科舉之文雖無用，而所言者未始不尊堯舜也。鄉居雖少師友，而與吾輩游者，必不至皆不孝不悌人也。儻於孟子之言誦其言，行其行，則是堯而已矣，而何有於陋？其言之相符者吾從之，相戾者吾違之，則吾惟是之從，而何有於固？今之患在於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固有口誦堯舜而行如市人者。至於得喪分於目前而惑，取舍定於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忌，相傾相詐而不知恥，則雖日從先生長者游，日聞仁義道德性命之旨若先朝邢恕等輩，是亦小人而已矣，於固陋奚責焉！執事以爲然否？僕雖未奉識見，姻家王穎叔言嘗同僚山陰，知執事亦有志斯道者，今又不但求正有道而例及於衰孱，則其有志斯道也審矣。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僕方有觀焉。素紗兩端，聊答白苧之貺，視留幸甚。《漫塘集》



回溧水史知縣彌革劄子 一

冬令猶淺，和氣如春，恭惟某官連年爲邑，民賴撫摩，神依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聞徐仲車之居山陽，雖蹟蹟然不可復仕，而時事靡不聞，人物靡不知。某衰疾甚於仲車，而資稟之凡、聞見之陋出仲車下遠甚，何敢與知當時人物？然鄰郡屬邑有賢大夫，猶污塗中炯玉雪，某寧不聞，顧受塵不可，則惟有歎仰。佳客鼎來，寶緘下墜，發函展誦，知遭時之難，行政之不易，益用起敬。至於沖然處己，慨然論心，則某不足當。感荷之餘，更以自愧。執事有排山嶽之力，去之而不恃；有搏扶搖九萬里之便，捨之而不即。俛而爲邑，有決江河、沃焦枯之志，而鬱不得施，可爲太息。然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聞寬之一分，民間已不勝受賜，惟願益固所守，益充所志，以聽造物所以處我。爲執事謀，無過此者。因江君之行，亟此稟謝。某疇昔無階以姓名自通，今執事既有以先之，繼此尚當嗣貢。區區頌望，已見於前，鼎茵視宜，厥有常職，中外禔福，厥有定理，某不敢誦言以爲諛，伏丐台察。《漫塘集》卷一一。

## 回溧水史知縣劄子 二

夏令權輿，天宇清淑，恭惟某官以經世之才，循作縣之制，心勞撫字，天棐忠嘉，台候起居萬福。某林下殘生，與世闊絕，雖名門德望如日麗天，有日咸覩，某獨甘老漁樵，無一日之雅，真成自棄。去冬江君過門，袖出台翰，燁然爲蓬戶甕牖之光，稟謝斐然，嗣音不果。正爾內訟，專介之來，洵領珍染，其何榮如之，其何感如之！不鄙，令記治所譙樓之成。以某平生願執鞭而未能，乃今得以鄙陋之文，托盛美以不朽，誠所甚願。適衰病之軀，入春得怔忡之疾，執筆輒昏眩。親舊間書問間有不容已者，甫作字一兩行，輒語言不倫。以此自度，必不能仰承厚意，謹端拜控辭，尚望台慈賜之矜體。由縣最以升臺端，國有成憲。慈惠之政，中山之民既歌舞之矣，大鈞坱圠，顧豈容以嫌自別！某願厚自愛，以迎溫詔之頒。《漫塘集》卷一一。

## 回宜興趙知縣與哲劄子

夏令已深，積陰爲解，恭惟某官拊字政成，絃歌容與，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稍疏奏記，南望神馳。專吏及門，重拜真翰，欣慰無斁。世道益降，士大夫率以虐濟貪，以佞媚取容，執事獨於汙泥

中呈玉雪，於頽波中屹砥柱，利莫能誘，勢莫能屈，此固某所敬仰，願執鞭焉而未能者。幸甚不鄙，令記漏澤院顛末，遂得大書以詔來者，豈惟執事是爲，其有感於斯世深矣。言謝諄諄，非所敢聞，寵貺稠疊，非所敢當。以方命爲不恭，勉強祇拜，愧浮於感。留來价五日，欲得微物效野人之芹而未遂，貧者贈人以言，敢先道所欲言者。執事承累政頽靡之餘，不少厲威嚴，無以使惡者有畏，善者有恃。今惡者服，善者伸矣，少霽威嚴，使同鼓舞於春風和氣中，可乎？承縣計空乏之後，色色敗壞，不少事工役無以使廢者舉，壞者葺。今廢者復，壞者成，而昔之未具者今具矣，少休工役，使相安於清靜寧一中，可乎？士之游城市處庠序者，不必皆有公論，寧使人無鄙夷厭薄之心。然公論終自此中出，願少回此心，博采公論，擇老成而篤行、少俊而修謹者表勵之，則向之不率教者，雖如在泮之鴉，終可使之懷好音。惟執事圖之。縣庠不可無訓導官，宜興士夫某不能盡識，獨識蔣致政、惠倅、沈丞。蔣丈既高尚其事，惠丈亦方將立朝，惟沈丞尚困田里，其文采甚可觀，今得其一詩寄上。又有潘教授居溧陽，去治所甚近，爲舉業極工，應用之文尤長，得少捐月饋，招致一人，使居訓導之任，不但諸生得師，執事亦可得友，惟執事重圖之。他惟節欲強食，爲世道厚愛，某忱祝。《漫塘集》卷一

二。

### 回丹徒趙知縣劄子

王春謹始，化日舒長，恭惟某官絃歌堂上，保障江邊，神人俱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學無成，宦不達，竊伏林下以苟餘生，不復敢以姓名自通於有位者。賢大夫過聽，既逢人說項斯，復頒之以郇公五雲之翰，某不足當，以愧以懼。某官學無所不通，常矯其偏而守之正；才無所不能，常抑其過而歸之中。一從下車，豈但威行惠孚，百里實受其福。從容畫諾之間，所以使吾賢使君之德日新又新，而吾三邑之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君之助爲多。吾儕小人，寧不知德，寧不知仰？顧問謝不先而遽辱謙施，其何感如之，何榮如之！長江天險，自昔以爲可恃，而國步方艱，識者蓋甚凜凜。《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維城維翰，宜莫如君，尚勉旃哉！尚慎旃哉！某齋三日，先勒此以復於執事，他所欲言，尚須嗣貢。世俗竿牘彝儀，敢略。《漫塘集》卷一一。

### 回句容吳知縣淇劄子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恭惟某官花城治最，楓陛詔頒，神人先後，台候動止萬福。某昨以貧親弱植不能自伸，輒犯未見顏色而言之戒，冒貢一箋，悚仄俟罪。厚德過人，加之以高誼，不但薄其冒昧

之罪，又進其所語言之人，扣其所欲言之事，而賜之諾。某疏賤何以辱此！正爾感藏，而專使鼎來，寶緘下逮，玩其著語之工，結字之細，已屬饜謙縟，而某物又有以將其厚意，僕僕亟拜，慰荷其何可言！治境當更刀闕折之餘，得賢大夫臨之，大卻大窾皆迎刃而解，獄無淹囚，庭無滯訟，凡民所欲，不謁而獲。其鄰邑之人，猶敬而仰之，咏歌而鼓舞之，則受廩者可知。國家以臺省要官旌縣最，非執事而誰？某敬聽。鄉邑陳大夫三山人，鄉人之來者相望，誦冰翁之政，以爲律己如秋霜烈日，而拊民如春風和氣，前此數十年所未有。要之惠固足以感人，而廉尤足以服人，冰翁實兼之。因書爲致尊仰之意。某適有遠郊之役，且此見謝悃萬一，他須專貢，仰丐台照。《漫塘集》卷一一。

### 回句容趙知縣熙劄子

孟夏之月，日馭舒遲，恭惟某官拊字政成，絃歌容與，神人俱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病卧田間，所接惟漁樵之人，見其誦鄰邑大夫之賢，惟晉陵之唐與執事爲二，而皆無由一拜下風。晉陵既解縣章而貳帥府，則勢分已相隔絕，惟執事尚此淹留，似天假以趨承之便。復以病不克前，謂此情何！然威行惠孚，使旁近之政知所取則，旁近之民賴以寧居，則某亦在受賜一人之數，欣幸固不可言也。今世士大夫以貪成風，以苛取爲得計，吏之求進者率投其意之所欲，而小不如意者，復縱豪民持之，豪民又攘臂其間，故善良不伸，頑惡得志，而田里之不愁恨歎息者蓋少。今聞執事下車以來，一以清嚴律

己，以平易近民，民之所欲不謁而獲，此古循吏之政也，不謂於今見之。願益勉旃，以慰民望。某方念無階以姓名自通，而專介鼎來，賜以手書，且有匪頒，祇拜之餘，以感以愧。端綵匣鏡，非衰疾之人所可稱，敢用歸納。涼箠錦荔，不復引辭。適有來客，具謝不端，切幸賜察。聞賀厦不遠，竊計詔除亦已在道，小須嗣敬。疏賤不敢僭申台門寶眷之問，田間非委役所及，亦不敢僭請，併惟照之。

《漫塘集》卷一一。

# 全宋文卷六八三〇

劉 宰 二

## 通江寧陸知縣衍劄子

一雨迎秋，即日恭惟以家學踐世官，百里歸仁，諸臺奏最，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都城致敬東閣，轉首幾三十年。疇昔先尚書之喪，海內孰不聞，孰不弔。平生托契之深，受知之厚，又孰如某者，而一辭不能效楚人之哀些，微禮不克致漢人之雞絮，豈木石人哉！顧時方銳於謀歸，出門有礙。既歸之後，欲一力給薪水且不可得，以是區區之忱，竟不能自達。每一念至，慙負穹壤，竊意賢昆仲已置之不宥之地。春杪，汝進自乃舅梁料院處歸，備道記存之意甚至。某初聞汗顏如雨，既知弘度未深督過，則又驚喜過望，用是猶敢飾其固陋之辭以請罪於下執事。敢問榮改已幾時？榮赴以來已幾書上考？昆仲今皆何官？有已立朝者否？令嗣今幾人？與諸令姝幾人？受京秩今皆官何地？先尚書之盛德，宜昌厥後，其碩大蕃衍，不問可知。然門墻舊人，欲得其詳以慰遲莫之懷耳。江寧土瘠民

貧，縣計殊非旁邑比。先尚書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故縣足以支而民不知擾。距今十四年，吏民之老者死，少且壯者亦以老且耄，舊事度不復可問，惟儉寬二字乃不肖所親得於見聞者，惟率而行之。某初棄官時，家無經日之糧，身無卒歲之衣，比來內外服勤農桑，不但有以自給，時亦有以旁及姻婭之貧者，以少慰先人平生之志於地下，不足爲故人念。因遣人過梁親處，念今無書則永無贖過之日，謹拜此以謝萬一。軍務日殷，軍須日急，急則傷民生，緩則忤上意。《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尚書之寬得之矣，念之哉！《漫塘集》卷一一。

### 回前於潛程知縣燾劄子

維時秋早，老火方張，恭惟花城奏最，楓陛疇庸，綸綍方頒，穹祇胥右，台候動止億福。某庚申、辛酉間，得托先丈僚采之末，整整三十二年矣。中間世變之不齊，人事之好乖，安危否泰、吉凶禍福，何所不有，何所不歷！言之可悲可愕可喜者。先丈之得契兄，弱冠爲尉，即著能聲；甫壯出蜀，即脫選調；既臨赤縣，即爲治平第一。狀其德、形容其美者，大率以爲肅而寬、和而不同，愷悌樂易中有介然不可奪者，此豈惟今世所難，求之古人亦不多見。某親戚有居建平者，凡前所述，早已飡聞。石兄之來，益得其詳，蓋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有子如此，程建昌不死矣。手書下逮，重之以嘉餉，當排闥闔呈琅玕之時，而下顧投老山林之人，慰當如何，感當如何！某方在儀真時，已得駁



疾，後更憂患，疾日深，遂不可爲，因之棄官。今老矣，寧復他望！異時分符出守，攬轡行部，或頗興哀老子，迂道過之，使敗絮自擁之人藉以爲重，幸甚。秋暑未艾，京塵易汙，惟自力以昌遠業。  
《漫塘集》卷一一。

### 回呂節幹好問劄子

夏令平分，午風清暑，恭惟某官泛紅依綠，錫命維新，神聽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即衰懶，失於奏記，然月明無吠犬，雨後有耕夫，知從容贊畫幕府有人焉，用以自慰。新命却來，聞已奏除書，遂正賓僚之位，不勝贊喜。今外患未弭，內憂方深，當長江之要衝，任制閩之重寄，不有君子，其能佐之？願益究心，以開長筭。某以病丐閒垂二十載，曝背以爲溫，擊壤以爲樂，真不復知世間事。自公朝承化，意獎恬退以厲民俗，謂某近似之，故誤奉恩，俾綴奉常末屬。不知某蓋病不可爲，非能爲而有所不爲者，已具情實申控，一辭不敢欺，期必得請。勸獎諄諄，祇以自愧。某屏居惟蔭樾是藉，今大府辟屬，似曲爲某地。一箋未徹記府，而來翰復先之，不敏其何以文？得便，亟此謝萬一，他須專遣，伏乞台照。《漫塘集》卷一一。

### 回王縣丞唐卿到任劄子

春杪猶寒，恭惟已戒行李，將抵治封，百神後先，台候萬福。某少不如人，今老矣，惟敬賢一念與生俱生。執事德成于身，行修于家，名聞于鄉，某先人之敝廬去鄭鄉無二百里，鼎鑪有耳，寧獨不聞！顧已屏居踰二十年，欲問學攷德而無從，第深馳系。天作之合，得以受廬，仰承贊府，曲踊距躍，不勝此情。身在漁樵，未敢以姓名自通，豈意謙尊興憐沈滯，首飭籤史，賜以寶緘，粲然金玉之章，飾以錦繡之段，退惟衰陋，何克堪承！施報禮之常然，詎敢以狂斐廢！已裁成短啓，復於執事而書，心畫也，不復委諸人，具以質言，則惟聲氣之同是恃，仰祈情照。溪流漾日，好風送帆，伏惟次舍之間，吉祥止止，誦言祇以爲贅。隨軒玉集，萬福攸同。條教有當預聞，疏示幸甚。《漫塘集》卷一一。

### 回潘尉彙征到任劄子

夏行季令，雨借新涼，伏惟祇奉華次，發軔榮塗，台候神相萬福。某一塵密邇鄭鄉，得姓字於月評舊矣。而蚤歲漫仕，中年抱疾，欲見無從。《詩》云：「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蓋詠歌之不足也。

茲審光奉除書，來尉吾邑。邑偏小，尉冗曹，執事以清才粹學居之，猶驥伏鹽車，捐東序西廂之寶於道側，不知所賀。然吾邑地接僊隱，朝掛帆、夕抵岸，於迎養爲宜，則可賀孰大焉。伏惟爲親而喜，不在昔人捧檄者後。函翰相先，所以賁飾衰孱者甚至。視施以報，猶懼不敏，而某慵惰之久，失翰墨蹊徑，駢儷數語，直致其情，幸賜之察。裏章服事上官，適此隆暑，千萬厚愛，以開遠業。行當往役，其敢不恭！《漫塘集》卷一二。

### 回陸縣尉慶長劄子

矩令權輿，秋陽杲杲，伏惟某官祇奉安輿，來臨治境，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蚤以疾病自棄明時，當世名流耳目所不接，獨幸鄭鄉不遠，得熟知月評之高，兼聞九萬里扶搖之程，實昉乎吾邑，亦既見止，我心則降。誦古人之詩，預以自喜。執事以鼎盛之年，負傑出之才，爲璧水之名流，擢太常之上第，宜策高足，徑立要津，猶屈爲此來，以便於親養，他不遑計，甚善甚偉。某投老無聞，甘與漁樵分席。駢儷之文，條列之劄，此下事上之禮，執事顧於我乎施，過矣。視施以報，亦理之宜。某從事犁鋤，久忘筆硯蹊徑，率爾叙謝，切丐台察。鶴溪安流，朝發夕至，雖在暑塗，足可寧親。不敢贅辭，爲司膳服者請。《漫塘集》卷一二。

### 回倪監鹽祖智劄子

秋序將中，餘暑未艾，恭惟某官小須華次，即上要津，神具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從者還延邑，入山益深，不克以時上記。解組後兩月，延之士韋晰者來，能言在延時以季子故植表祠門，列楯沸井，備見所以旌賢尚德之意，良用欽歎，且恨不獲以此時奔走後先也。一介行李之臨，雙魚併墜，所以慰藉拊存厚甚，其何感如之。某官正學足世其家，清標不染于俗，延雖僻左，猶古名邑，糟丘非賢者所居，豈君相姑欲引之自近故耶？先正尚書名德之重，節行之高，百世師表。某早歲自棄明時，不得在門下士一人之數，用爲大恨。乃今得以哀些自見，真所幸願。兼得伏讀制表遺藁，雖時異事殊，猶得想見當時君臣相與之懿。草野孤臣，感涕不知所云，謹當遵稟，以不肖姓名附見卷尾。少遲數日，專人并元匣緘納丹徒大夫處，不敢浮沉，不敢稽違，仰乞台照。顧渚春芽，足清滯思，南昌秋筴，可障俗塵，二物拜嘉，尤深銘佩。寒鄉無致遠之物，此自執事者所知。某物謾友回箋，輕瀆愧甚。江西帥機之所踐履、之所言論〔一〕，不覲先尚書，蓋當世善類所望以植立斯道者，奄忽長逝，知不知所共悼，而況鵠原之情謂何！某以平生未及登門，不敢致雞黍之奠。亦以自有亡弟之戚，不及端拜慰牘，竊乞情貸。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要之我輩未死，無非勉於爲善之時，況當盛年，尤宜自力以濟世美，某敢以爲請。舊治凡委，願聞。《漫塘集》卷一一。

〔二〕帥機：原作「師機」，據文意改。按「帥機」即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之簡稱。

## 回信州鄭新恩夢協劄子

夏令正中，恭惟日崇令德，以啓脩程，神之聽之，尊候動止萬福。信、潤相望幾二千里，某暮景頽齡，加之以疾病，藉知執事之賢，何由見之，況實未之知耶？景初兄來，首出所狀章泉老先生行文，出自自然，如行雲流水，而布置縝密，森若武庫，讀之嗟嘆。亟從景初問出處，景初乃出銜袖之書。啓緘疾讀，知見遇甚厚。又昔之日嘗有枉道過我，意某疏賤，何以辱此，內省亦重自愧也。真、魏二丈聞往還甚密，師友如此，益信執事之賢。天步方艱，國論未有底止，二公行藏，實于世有繫。方事未到手，或居閒，或治郡，信有可樂。一朝幡然，則天下顛顛望治矣，將何以待之！頃年朝家召周叔子爲將，叔子以久閒，與後來將士不相知，度必不爲用。辭免劄中，說「某雖粗知忠義，然亦安能以口打賊」。叔子雖未爲良將，斯言亦有理，執事以爲如何？某久不通真丈問，方於王邵武處伺便。景初回，且此具謝。天下之寶，爲天下自愛，是祝。《漫塘集》卷一一。

### 回鎮江守韓監丞大倫到任劄〔二〕

冬序向晚，春律將回，恭惟某官肇開大府，宣布上恩，千里歸仁，百神受職，台候起居萬福。某不揣寒微，敢飭一牋，修民禮於黃堂之下，且以謝先辱，乞不斥去。某仰惟監丞之來爲闔境社稷民人之主，百靈之在境內者，何遠不屆，何福不臻。申承候之儀爲瀆，進頌望之語爲僭，某不敢。某恭聞聖上以淮土繹騷，京口實扼其衝，而先斬王實廟食茲土，肆煩千騎，亟爲此來，肇敏戎功，以光先烈。斂惠一州，雖未足爲門下賀，然尹鐸既至，晉陽以寬，則所以爲趙氏保障者，庶其在此，某敢不爲天下賀。某恭以某官生長富貴，而自奉若山澤之儒，天分之高，學問之粹，而隆師親友，常若有不及者，此其立志之堅，持己之嚴，求道之至，真足以特立當代之表。其見之辭章，施之事業，蓋其緒餘。方貴名日起，某時猶服役州縣間，曾未獲一登龍門。而以疾廢，望蓬萊瀛洲，遂有弱水三萬里之隔。不圖莫景，乃得受塵爲氓，某幸甚。某蚤歲應舉覓官，頗亦有志事功。中年得疾，形容如鬼，不容不歸耕隴畝，欣戚與野老同之。年來官賦益苛，鄉鄰之生理益困，雖瓶有餘粟，懼不得獨飽。比老稚之迎於境上者來歸，爭傳好語，殘生餘日，遂得及於寬政，曲踊距躍。某惟用下敬上，非言無以自見，儷語一通，皆下里巴人之言，幸一笑粲。某惟分卑而言親，皆當有慢上之坐。問眷請委，尤其甚者，敢略。《漫塘集》卷一三。

〔二〕按原本此篇之前原總題爲「七幅劄」，所含至《回丹陽臧知縣到任劄》止。所謂「七福劄」爲南宋興起的一種書札格式，由七段組成。亦有五幅、三幅者，總稱爲「疊幅」。此類劄子本應分段，而此本未分，今仍之。

## 回鎮江守何秘監處久到任劄

序迫秋清，風鑿午暑，恭惟某官誕布六條，肅清千里，穹祇協贊，台候動止萬福。某宅生治部，既不克效兒童竹馬之迎，復未遂修小夫竿牘之敬，一以疾廢，一以分拘。委貺之先，用敢忘其犯分，飭泓穎以候興居，且致不敏之謝，仰乞矜體。某載惟賢使君之來，將一洗吏姦，盡蘇民瘼。高高在上，實照臨之，起居之間，何福不臻，某不敢荐請。某欽以名門盛德，烜赫宇宙，而大監以清才邃學，又昌大之。海内含生，誰不引領？而某獨無望履之階，又疏賤自嫌，前乎此不敢介子墨以姓名自通，何期幸會，乃今獲以受塵之眈，聽役於下隸。靜言其私，距躍三百。某伏審奉詔昕庭，分符重鎮，已涓穀旦，誕布寬書，懽聲沸於里閭，和氣洽於上下，仰惟稱愜。某不佞，蚤讀周宣中興之雅，意其必有股肱心膂之臣，朝夕左右，而作詩者惟稱其屏翰蕃宣之有人，繼以仲山甫之賢，百辟之所取式，豈非中興事業表裏相關，在內在外初無間然耶！仰惟大監以學問文章致身，以道德仁義佐天子，無以異於山甫諸人，而猶虛袞職，俯爲此來，蓋聖天子所以望於大監者深矣，期於大監者弘矣，故某

不敢以五馬之東來私爲吾邦賀，而以中興有日公爲天下賀。某才不逮人，學無師授，其少也頗亦有志事功，而疾病纏之，竟成蹭蹬。聖世曾不遐遺，累賜甄收，蓋以其屏居積年，跡似靜退，而不知其實非也。賢使君在上，何微不燭、敢言其情。某甚願修民禮於黃堂之下，矧辱溫言以導之，其敢不勉？而當暑疾未容前，尚丐隆寬，察其匪懈。某疏賤不敢僭申台門大眷之間，亦不敢私請委役。惟是條教方新，必有合率先遵守以爲鄉黨倡者，敢乞頒下。《漫塘集》卷一三。

### 回葉知縣峴到任劄

青陽開動，萬彙維新，恭惟某官載驅百乘，來惠此邦，次舍之間，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潔齋奏記，且謝委貺之先，敢斬電覽。某承候之恭，已肅于前，辭不敢贅。惟是邇日春令猶淺，寒燠未齊，某不勝愛助，敢以順三陽之交，御六氣之正，以綏福履，以對寵光，爲侍介者請。某恭審光膺芝檢，榮領花封。制祿倍於上士，不啻三釜養；治行著於當朝，不俟三年淹。仰惟家庭之間，喜氣充塞，某與闔邑士民，以賢大夫將推其已試而惠綏之，曲踊距躍。某仰惟石林文物之盛，爲世王、謝；大監政術之長，爲世龔、黃。而台座挺生其間，豈但發祥鍾秀，非世所及，染教餐和，所得弘矣。上方更治民以攷功，故洊領除書，來膺邑寄。然百里之地，豈龐士元所宜淹，由治最登朝，不夙則莫，某尚切遲之。某屏跡二十年，凡當世知名士，皆耳目所不接，而雅望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某雖竊伏



田間，旦旦仰止，乃今將預受一廛，若澹臺子羽得自列於武城邑人，幸甚。某惟竿牘之敬，下所以事上，非上所宜先也。台坐方將攄其問學之素，以爲吾邑慈惠之師，而顧以其身先於匹夫，謙尊而光，豈世俗所及！某不肖，不足當也，但切凜凜。駢四儷六，非錦心繡口者孰能之。而某廢筆研久矣，牽課稟謝，祇切自愧，仰惟矜體。某不敢僭申庭闈興居之敬，仰惟天錫難老，萬福來同，隨軒寶輯，日新受祉。衰孱無能爲役，或恐條教有合預稟承者，日與父老俯伏以聽。《漫塘集》卷一三。

### 回魏知縣文中到任劄

月當季夏，風薦微涼，恭惟某官趣駕鼎來，闔境候望，神司聽勞，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沐三熏，酬委貺之先，仰乞台照。某載惟騶馭之來，將解嬈除苛，導迎和氣於一邑，顧何禍不除，何福不增。不勝愛助之私，猶於取舍之間，敬上節宣之請。某恭以某官天分獨高，風猷夙著，鍾雙溪疊嶂之秀，探六經百代之傳，粵從簿領，已聳縉紳之望。踐揚滋久，譽處益休。已通籍於金閨，宜進儀於禁路，以遂復公侯之始，而蕞爾邑猶辱照臨之，非幸耶！上方更治民以考功，由密令入爲三公，具有故事，某傾耳敬聽。某屏跡山林，萬事不到耳，惟國人皆曰賢如門下者，蓋竊聽而稔聞之。顧方分席漁樵，願一拜下風不可得。天假夤緣，使可以部民禮見，引領前驅，心旌飛舞。某至愚極陋，少不自揆，妄意功名，中年得疾，看鏡非復故我，遂賦《歸來》，迄于今更十有九寒暑，髮之黑者白，目之

瞭然者昏矣。今上初政，顧旌其靖退，賜之招延。某跡似實非，不敢冒當，縷縷陳情，亦既得請，枝巢自托，樾蔭焉依，有以覆護而存全之，幸甚。某未見顏色而言，伏紙愧汗。某屏居以筆硯爲長物，不復到手，拜長牋之辱，愧感不自勝，輒飾其固陋之辭，以謝萬一，仰乞矜照。某疏賤不敢修台閣大眷之間，疾病餘生，亦不敢僭干驅役，仰乞台照。《漫塘集》卷一三。

### 回林知縣佑卿到任劄

魯雲紀瑞，堯日迎長，恭惟某官已屆瓜時，將臨花縣，先聲壓境，和氣充閭，台候動止萬福。某受塵之人，盍奏記以候前驅，矧勤先辱，衰年不敏，仰丐矜察。某仰惟旌御此來，將廣九重之澤，以綏百里之民。山川有靈，紛馳薦祉，宜也。某爲是不敢贅申寒燠之間，亦不敢僭上鼎茵之祝。某恭聞聖天子以民社之寄，治忽之原，非威望久著，可戢姦偷，井邑相望，深知疾苦，不輕委畀。某官以天分之高，傳家學之粹，南昌小試，同子真之隱；藍田再轉，有斯立之高。而一念拳拳，惟恐食焉而怠其事，是致績用有成，聲華赫奕。矧惟寓里，實邇鄉邦，擊柝相聞，問津孔邇，固應大君有命，遂令父母斯民。仰惟道之將行，喜慰無斁。某以垂盡之年，將睹維新之政，望塵欣舞，倍萬常情。某昔歲往來閩浙間，熟聞譽處。年來故舊之居瀨陽、親黨之居句曲者，誦盛美皆不容口，以是起敬起愛，不勝區區之情。而自分席漁樵，曾未果通名於下執事，乃今將親率鄉之父老迎拜道周，而與鄉之後生子

弟受教於琴堂之下，幸甚幸甚。某瑣尾之蹤，蚤歲濫綴仕籍，頗亦有志於民。中間得疾，遂不可仕。今日邁月征，而志益衰、學益廢，駸駸與草木俱腐。起其廢、振其衰，於賢大夫之來有望焉。敢於未見顏色之先，敬申懇請。某比勤命介，寵以朋箋，粲然若風蟬碎錦，而鏗然如金薤垂琳琅，展玩殆不容釋手。桃李之投，瓊瑤之報，詩人猶曰「匪報也」，乃今反之，伏紙愧汗。某敢再拜敬問台閔大眷，仰惟至和所召，何福不臻。伏恐條教有預合稟承者，敢乞頒曉。《漫塘集》卷一三。

### 回丹陽臧知縣鏞到任劄

秋用季律，風露高寒，恭惟某官載臨花縣，問訊棠陰，闔境歡呼，百靈翼衛，台候動止多福。某方將展紙濡墨，修事大夫之恭，而誨函先辱，謹勒此謝不敏，崖略是懼，仰乞台照。某惟民情欣豫，則神道感通，賢大夫施德於此民舊矣，神之聽之，介以景福，蓋有不占而知者，某爲是更不敢贅上寢興之問，致節宣之請。某伏審光膺芝檢，來綰銅章，成命一頒，士相與言於學，曰：「是嘗教我者。」民相與言於家，曰：「是嘗拊我者。」皆矯首企足，以候前驅。亦既至止，亦既見止，其欣欣然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而爲之令長者其自慰當何如？某敢再拜賀。某仰惟某官以學問受縉紳之知，以慈惠感田里之心，重之以更世故之深，閱義理之熟，如庖丁之刀，善藏之久，出而用之，何所不可！竊計三異之政上聞，一札之召遄至，預恐雲陽之父兄子弟不得久私大惠也。某別去風采，日月如梭，雖具

紀無從，而榮問川流，時時竊聽道路，用以自慰。今茲偵伺不端，復爲來施所先，不敏負負，尚須還里負荆以請。某惶恐再拜，上問台閣星眷，伏惟由中及外，均介繁祉。召役則往，庶人之常，某敬聽。《漫塘集》卷一三。

### 回趙撫機與勲通問劄〔二〕

夏令方中，天宇清潤，恭惟某官從容帥府，領袖賓僚，天啓脩程，台候動止萬福。某勒此以謝委貺之先，不恭是懼。載惟傳家之學，經世之才，宜立登要津，以昌事業，談笑紅蓮之幕，見謂遲迴。然尺五去天，階陞有日矣，惟益厚所養，益充所存，使陰陽之寇遁而福祿日來，是所願望。某頃歲荷先令兄宜興大夫，以其所居距治境爲近，而忘其人之不肖，時時賜書以勞慰其餘生。某亦自忘其身之不肖，時時妄發，以庶幾有萬一之補。一朝千古，懷哉此心。忽來誨函，俾述遺愛之在民者，以備太史氏之求。某非其人，其敢冒當！然宜興之誤知不可忘也，執事之厚意不可孤也，敬當勉述所聞，嗣便以稟，伏乞台照。某疏賤自嫌，不敢僭申潭府之間。辱委未知所稱，不敢他請。《漫塘集》卷一三。

〔二〕此篇前原有文體標題「三幅劄」。

# 全宋文卷六八三一

劉 宰 一二

## 上江東安撫啓

鎮千古虎踞龍蟠之地，逖瞻大司寇之尊；察一邑鼠竊狗偷之姦，猥司南部尉之職。分之相去，雖如蓬萊之隔弱水；德之有容，則如江漢之納細流。介子墨以薦誠，冀司籤之委矚。竊以驅馳之賤，無如警捕之司，事雖猥而貴於必親，權至輕而易以速戾。故子真甘心於市卒，而灞陵激怒於將軍。矧惟建業之民，尤萃長干之里。連薨萬戶，列戍五軍。退慙年弱以貌羸，曷底令行而禁止。敢以塵埃之末，仰祈山藪之藏。某官以命世亞聖之才，富博古窮今之學，名揭日月而蒙以養正，氣塞天地而謙不可踰。風雲入壯懷，俾登要路；日月開黃道，直上禁途。上念二千石莫盡於母慈，乃數百里出臨於姑孰。襦袴方騰於歌詠，絲綸已促於還歸。夏道之近人，雖後刑章之用；秋官之率屬，益令德意之孚。宜正位於三台，以示儀於百辟。帝意先定，僉謀協從。惟六朝之故都，控兩淮之重地。令嚴帥閫，震

萬竈之貔貅；望重留司，肅九關之虎豹。何啻股肱之郡，是資心腹之臣。朱幡爰自於東來，丹宸已寬於北顧。既治居天下之一，宜晉膺晝日之三。屬叩關願借於寇恂，故增秩姑留於黃霸。聽輿人之頌，我公無以歸兮；促相國之裝，朝廷行召用矣。某家徒四壁，教稟一經，雖程能再冠於鶚書，然擢第竟羞於牛後。大冠黃綬，幸備使令於十國爲連帥之時；布襪青鞋，敢自暴棄於一氣轉鴻鈞之日！《漫塘集》卷一四。

### 通上元知縣啓

絃歌美化，方藹譽於西州；箠楚微官，行依光於東壁。喜形手舞，幸過心期。敢於雉見之先，冒貢魚封之敬。某官泰岳祚嗣，熙朝世家，文章鋪錦繡於筆端，才略妙經綸於天下。三千里宜張於鵬翼，十九年尚屈於牛刀。衆謂非宜，公惟自得。愛日御冬而良民心悅，嚴霜戒秋而黠吏膽寒。乳雉在傍，已化嬰兒之慕；非熊協兆，行聞尚父之歸。伏念某壁立寒家，管窺末學。再登鸚薦，暫居糠粃之前；一躍龍門，猥廁塵埃之末。瓜期已及，樾蔭焉依。君子秉心，諒笑白圭之壑；小人何幸，遂沾晉國之波。《漫塘集》卷一四。

## 通江寧簿啓

以上江寧尉時作

問簿書之聞，將倒中郎之履；修竿牘之敬，有慙從事之賢。謾布赤心，或垂青眼。某官名父之子，間世之英，好學能世其家，操行不同乎俗。鸞棲於枳棘，少須千仞之翔；鳳鳴於梧桐，佇應九成之奏。某家惟四壁，教稟一經。十年潛心，常極雞窗之苦；再鼓作氣，僅題雁塔之名。豈期筮仕之初，乃有親仁之幸。傾蓋如故，敢言心腹之敷；同官爲寮，尚資屑齒之助。《漫塘集》卷一四。

## 通吳真州洪啓

恭審出綉九重，分符千里。京兆尹之治辦，舊推別駕之功；聖天子之簡知，俾鎮迎鑾之地。蓋異時入貢上京之都會，亦當今圖復中原之奧區，非有長才，曷勝隆委？斂板將迎於鷁首，磨鉛頂貢於魚封。恭惟某官盛德鎮浮，英風立懦。胸中灑氣，南山秋色之相高；筆底詞華，白雪陽春之寡和。試觀游刃，何有盤根。巨竹庭前，吟哦有裕；紅蓮幕下，畫諾餘閒。藹聞望於縉紳之先，贊剴裁於輦轂之下。府無留事，人服至公。暇日湖山，何止平分於風月；九天閭闔，謂宜接武於雲霄。欲寬北顧於冕旒，笑擁東來之旌騎。靖言此郡，實控大江。賦斂尚寬，田里少聞於愁歎；舟車旁午，貨財粗有於源

流。小鬱經綸，來爲保障。雖五馬人生之貴，方快覩以爭先；然三公刺史之爲，恐召還之不遠。某偏親老矣，一第偶然。邑尉更書，愧見子真於吳市；法曹濫吹，擬同何遜於揚州。風流不逮於前人，鞅掌已成於俗狀。昔襦今袴，幸當叔度之來；大袞褒衣，願貸齊兒之緩。《漫塘集》卷一四。

### 通石漕宗昭啓

伏審載奉恩綸，聿新使節。大江以北，仍歸覆幬之中；白鶴之區，尤喜照臨之近。猥繇末掾，辱在下風，敢伸燕賀之私，就陳蠡測之見。竊以遣使分行於諸道，建臺獨重於此邦。歲漕六百萬石以爲常，睇遺規而在目；仇讎七十餘年而未復，宜仁人之動心。矧彼方朝夕不保之時，而我乃年穀屢登之日。熊羆之威以何而振，牛馬之運於何而施。固當同蕭相於關中，使轉輸之有賴；奚止爲夷吾於江左，終委靡於無成。然夷攷已行，殆可太息。戍役有限，每窘於餉給；舳艫相銜，惟謹於送迎。以至錢幣愈偏，而流轉失宜；倉廩徒積，而變通無策。並邊之地，未免逋逃之出沒；安土之民，或困豪猾之奪攘。當調瑟盍更張之時，必攬轡有澄清之志。曲學阿世者，誰識大計；以身許國者，無如我公。恭惟某官忠嘉世濟於父子之間，淵源獨得於師友之際。致知格物以治天下，信此理之不磨；息邪距諛以正人心，使斯文之未喪。早遂軻書之三樂，旋膺漢詔之十行。入居清切之班，出領蕃宣之寄。從容册府，追十八學士之俊游；笑傲環滁，踵六一先生之舊事。郎省進參於列宿，幾廷密贊於中台。勇退



急流，遠持籜節。露下而蕭蘭俱舊，歲寒而松柏不彫。考績舜朝，敢憚東西之易地；圖功朔漠，詎專南北之通和。然而內外異施，本末有序，願膺三錫命之寵，先收一正君之功。伏念某嚮道有心，獨學無友，貢部猥蒙於甄錄，銓曹自分於陸沉。邑尉更書，愧見子真於吳市；法曹濫吹，擬同何遜於揚州。風流不逮於前人，鞅掌已成於俗狀。今日已至於後日，喜惟厦屋之依；一天獨有於二天，敢恃師門之舊。《漫塘集》卷一四。

### 通鄭倅炤啓

綸制疏恩，緹車載道。綠水紅蓮之幕，曾未遠於風流；青鸞白鶴之區，肯載歸於封部。矧在牛馬之走，曷勝燕雀之私。某官天賦才猷，日新德業。學出於正，造游、夏之淵源；情見乎辭，有李、杜之光燄。斯立信爲丞之不負，淵明恥爲米以來歸。六條分佐於崇臺，八計獨裨於密議。政成幕府，名滿公車。睠東南水陸之衝，莫重迎鸞之地；而郡國海沂之詠，允資別駕之功。矧情僞之備知，而威聲之夙著。前驅至止，闔境晏然。圖畫天開，真州亭名。賸喜平分於風月；長安日近，佇觀布武於雲霄。某邑尉更書，法曹竊吹，曾未見於顏色，敢預布於腹心。惟今常平，坐視陳腐，價有貴賤而糶糴不問，歲或饑荒則耗折是虞。力哀在公之餘財，圖廣立法之初意。規模甫創而未備，財穀曾有於幾何。非提綱振領，力賜於主盟；則積毫累寸，終歸於文具。公之來此，天其相之。陳仲舉之題輿，幸親逢

於此日；鄭當時之推轂，寧有望於他年。《漫塘集》卷一四。

### 回程司理桂啓

伏審綴從機幕，來典刑曹，雖辭尊而居卑，實以退而爲進。拜魚封之先辱，愧燕賀之後時。恭惟某官粹然天資，輔以家學，黃綬脫身於下邑，綵衣贊畫於慈闈。德行道藝之興賢，早推先於鸚薦；禮樂光華以遣使，嘗遠涉於龍庭。宜遂策於殊勳，何尚淹於後軌。鄭武公之父子，方傾篚於國人；陳元方之弟兄，佇並登於朝著。某拙無與比，愚不可移，迫於甘旨之供，就此斗升之祿。三尺法從事，敬奉周旋；六七月云歸，尚資覆護。《漫塘集》卷一四。

### 謝韓漕榭舉練達科啓

偏城執法，幸逃司敗之誅；當路誤知，忽上公車之薦。非意所及，懷感實深。切以舉員之外，復旁設於諸科；立法之意，欲廣收於多士。名兼練達，才豈凡庸。通達如賈洛陽而更事未深，明練如胡中庸而守正猶惑。歷求於古，已罕其人。如某者妄詭事功，初無智慮，解數千牛而芒刃不頓，夫豈其能；有五石瓠而濩落無容，自憐其拙。勉從再調，實迫偏親。仰供甘旨之須，正藉斗升之祿。青鞋布

襪，未容追杜老之游；大袞褒衣，屢見鄙齊兒之緩。自適參軍之枯槁，幸逢使者之光華。恭以某官挹滄浪之秀於胸中，倒瞿塘之流於筆下。英詞潤金石，灑氣薄蒼穹。奉六條以察州，求一士以報國。謂某青衫十載，或頗熟於民情；以某白沙三年，亦粗了於官事。驟加薦達，罔使聞知，雲箋忽墮於目前，袞字已馳於天上。足以起末俗之風靡，居然破公舉之天荒。某獨何人，身當此選。誓堅素履，罔蹈他歧。當斯世而立功名，是爲報德；識時務者在俊傑，終愧非長。拳拳有懷，縷縷莫狀。《漫塘集》卷一四。

### 代兵官上吳守請假赴省啓

已上真州法曹時作

掌津人之事，悵初志之未伸；登天府之名，幸前功之不廢。輒忘狂斐，仰瀆聽聞。伏念某世寓三衢，家惟四壁。采芹泮水，屢蒙郡博士之知；擢桂禮闈，猥出羣公子之右。僅登勇爵，未究遠圖。慈庭闕甘旨之供，祠宇竊斗升之祿。間關再調，黽勉此來。夜如何其，筋力寢疲於警盜；朝至日昃，精神更耗於征商。夢不到於雞窗，分甘同於馬疋。頃嘗鎖試，誤辱甄收。幾年藏器以待時，尚存鸚薦；新歲臨軒而策士，適際龍飛。勉偷餘閒，復尋舊業。儻自今以往，居德行之科或言語之科；則不日之間，以俎豆之事易軍旅之事。顧所繫之甚重，豈此舉之敢輕。曲加禮貌於諸生，幸值文章之太守。茲蓋伏遇某官胸中錦繡，筆底珠璣。延州士之高風，尚遺于後；河南守之治行，復見於今。遇事凜然如

烈日秋霜，接物温然如春風和氣。驗之予奪之際，曉然賢否之分。幸以粗官，得陪下吏。察某平生，不飲盜泉之水；憐某蚤歲，嘗觀學海之瀾。未忍棄遺，常蒙寬假。顧辱在泥塗之久，猶庶幾死灰之然。豈綿薄之所能，必陶成之有自。謹憑筆舌，以布腹心。鹿鳴之宴，嘉賓倘獲陪於趨進；鵬飛之至，南海曾敢忘於吹噓。《漫塘集》卷一四。

### 通揚帥趙尚書師宰啓

竊以束擔啓行，將冒子男之寄；磨鉛奏記，敬干牧伯之尊。兢兢如涉於淵冰，爛爛冀垂於巖電。恭以某官剛大之氣不撓於物，經濟之才獨得於心。發於文章，見之翰墨。金聲玉振，遠承孔、孟之傳；鐵畫銀鈎，不數鍾、王而下。自最治平之課，浸膺神聖之知。每六轡之星馳，即百城之風動。向者灞上棘門細柳，多窘糗糧；時乎京兆馮翊扶風，屢鳴桴鼓。惟公至止，計效卓然。士飽而嬉，民歌且舞。雖蕭相國何以當此，如趙廣漢蓋不足云。持橐甘泉，已進儀於鴛鷺；旋舟吳會，俄托興於蓴鱸。睠古揚州、爲時督府。廿四橋之入詠，雖殊全盛之時；八萬石之分封，此實權輿之地。紫樞黃閣，少稽於進位；大纛高牙，聊藉於折衝。葭爾邑若不繫於戚休，重我民誠不忍其塗炭。遽枉五雲之賜，仍爲十日之期。俾驅車直俟於瓜時，庶交印可諧於穀旦。待下若此其至，有生蓋所未聞。宜得時才，以空積弊；更須夙駕，以副虛懷。而某能非己千，聞弗知二。窮塗久厄，而學問廢矣；俗狀已

成，而疾疹因之。暨祇嚴命以促裝，適值慈親之伏枕。莫遑遄邁，何以自文。幸少寬人子之心，將亟筮隸人之列。寧須良月，即托二天。前事之失後事之師，敢不深懲於曠敗；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尚蘄少緩於責成。《漫塘集》卷一四。

### 通郭倅啓

伏以捧大府之檄，趣爲下邑之行；題別乘之輿，幸遇中朝之彥。敬裁尺牘，以寓寸誠。某官家學淵源，天才穎出，胸次足吞於雲夢，詞源可倒於峽流。令肅花城，不羨南昌之隱去；望高蓮幕，坐令鄱水之春回。入典上方，出臨單父。百工濟濟，咸精技巧之能；萬井熙熙，盡仰絃歌之化。交驅鸚表，屢徹龍墀。十里紅樓，聊平分於風月；九重丹詔，行趣上於雲霄。伏念某俗狀可憎，散材無取。親年喜懼，慮遠宦之非宜；邑務浩穰，悔自謀之不審。方幸代者去及瓜之遠，俄聞朝來挈行李而歸。亟祇嚴命以促裝，適值慈親之伏枕。甫茲小愈，即走下寮。《漫塘集》卷一四。

### 通蔡僉啓

捧大府之檄，趣祇役於男邦；裁小子之章，敬通誠於幕府。退慙狂斐，仰冀優容。某官以耿介拔

俗之資，負英偉過人之識。直而不撓，端明未遠於風流；粲然有文，中郎尚存於典則。宜居近著，式展壯猷。睽邊防莫重於全淮，而帥閫獨隆於諸道。依紅泛綠，聊領袖於羣英；曳紫紆朱，即權輿於要路。伏念某散材無取，俗狀自嫌。部尉來歸，已愧子真於吳市；法曹濫綴，更慙何遜於揚州。代更惟急於便親，疏拙遂忘於揣己。所幸代者去及瓜之遠，俄聞朝來挈行李而歸。欲鑑前車，未知長策，非藉衷言之助，曷逃吏議之加。後同郭倅。

《漫塘集》卷一四。

### 通參議啓

伏以同前。恭以某官厚德鎮浮，清標拔俗，天民獨推其先覺，歲寒方識其後彫。皂蓋朱幡，宜承流於藩輔；紅蓮綠水，猶借重於賓寮。蓋邊防莫要於長淮，而帥閫獨隆於諸道。少煩協濟，即聽召還。某俗狀自嫌，短材無取。親年喜懼，慮適遠之非宜；邑事浩繁，悔爲謀之不審。方幸代者去及瓜之遠，俄聞朝來挈行李而歸。退揣才疏，曷逃吏議。自今以始，謹當戒於覆車；過此以還，惟仰依於廣廈。

《漫塘集》卷一四。

## 回泰興向尉啓

恭審已及瓜時，將臨梅隱。折腰爲米，方慙前哲之高；握手論心，幸遇故人之至。敬哀頌語，仰薦賀誠。恭惟某官粹然天資，加以學力。萬丈文章之光燄，夙擅英聲；三千禮樂之縱橫，入參大對。甚稱上意，咸徯中除。迺眷此邦，舊稱壯縣。雖雞鳴犬吠境內相聞，而鼠竊狗偷時乎未免。慙懸綵棒，即奉明綸。某一別風姿，屢更歲籥。當年烏巷，已無警肅之長；此日龜城，更愧催科之拙。擬逃百責，正賴一同。烹魚而得素書，曷勝其喜；立馬而伺行李，願疾其驅。拳拳有懷，縷縷莫狀。《漫塘集》卷一四。

## 賀趙帥元正啓

鳳曆頒新，歲月肇四時之始；龍墀眷舊，風雲開千載之期。凡藉帡幪，曷勝頌詠。某官勳庸之茂，望實之孚。稽周室之宗盟，誰其過此；數甘泉之法從，無以尚之。方三陽交泰之初，正九陛思賢之日。惟二十四橋之景物，方賴品題；而三百六旬之陰陽，允資調燮。即飛丹詔，遂轉彤廷。某不揣附庸，敢陳善頌。願令寒谷，盡回鄒律之春；何啻魯人，但祝僖公之壽。《漫塘集》卷一四。

賀李參政壁冬節啓 已上泰興令時作

七日來復，驗天行之始亨；五福類收，契君道之方長。慶歸宗社，喜在股肱。某官誠明守君子之中，剛柔得仁者之勇。庸言庸行，既深結於主知；一德一心，方密陪於國論。逮羣陰之既剝，育萬物以偕昌。宜叶朋來之休，遂膺爰立之寵。君臣相悅，福祿攸同。某夙被化鈞，方縻吏鞅。想黃扉於夢寐，莫獲登門；瞻赤舄之光輝，徒勤誦履。《漫塘集》卷一四。

通永嘉留教授啓

臺幕分員，遠作諸侯之客；郡僚接武，幸逢博士之賢。襮刺未馳，郇雲首辱。仰戢相先之誼，俯深不敏之慙。恭惟某官學海淵源，詞林根柢。陽春白雪，和者彌寡；霽月光風，溫乎可親。揚雄之賦河東，雖吹噓之有地；僖公之修泮水，須教育之得人。一從絳帳之開，丕變青衿之習。七十子之速肖，已著師模；九萬里之奮飛，佇應詔綍。某一寒到骨，寸進冥心，不憚折腰，端爲餬口。方祇遠次，忽冒辟書。謀利析秋毫，顧豈我輩之能事；生財有大道，所冀先生之與言。祈鄉采深，敷陳罔既。《漫塘集》卷一四。



## 通唐提幹啓

擢從令最，來長賓僚。幹山海之藏，正資婉畫；托官曹之末，采激歡悰。深慙燕賀之稽，重愧魚封之辱。恭以某官高標絕俗，厚德鎮浮。相業傳芳，粹然家此下有缺誤。裨於使指。前驅甫至，七城傾僣於仁言；公道方開，一札佇頒於溫詔。某猥從辟置，將遂趨承。所願驅車，亟諧傾蓋。樓臺近水，知得月之獨先；虎豹在山，尚采藜之不及。《漫塘集》卷一四。

## 通台州劉倅啓

丞郡得人，了無廢事；使臺分屬，濫吹充員。襮刺未馳，郇雲首墜。仰哉相先之誼，俯懷不敏之慙。恭惟某官霽月英姿，陽春淑氣。詞源袞袞，笑行潦之無根；才刃恢恢，鄙俗庖之易折。官塗布武，薄海蜚英，雙松快斯立之吟哦，行葦廣周家之忠厚。花縣來歸之未遠，棠陰遺愛之猶存。孤嶼中州，聊平分於風月；道山冊府，行直上於雲霄。某冷落孤蹤，棲遲薄宦。折腰爲五斗米，夫豈樂爲；負郭無二頃田，蓋不獲已。方安遠次，忽捧辟書。以道生財，雖聖經之明訓；與民爭利，寧君子之本心？方時之艱，何策而可。畏首畏尾，敢一意於謀身；足食足兵，尚同心於體國。《漫塘集》卷一四。

### 上安撫辛待制啓

恭審祇奉堯言，載臨禹會。五侯九伯，即專鈇鉞之征；萬壑千巖，重仰詩書之帥。神人胥豫，宗社有休。恭惟某官命世大才，濟時遠略，挺特中流之砥柱，清明寒露之玉壺。十載倦游，飽看帶湖之風月；一麾出鎮，迴臨越嶠之烟霞。上方爲尅復神州之圖，公雅有誓清中原之志。乾旋坤轉，虎嘯風生。俟對西清，入陪閒燕；承流北府，出分顧憂。肆煩十乘之啓行，盡董六師而于邁。然念京口之兵可用，徒侈流傳；太倉之粟相因，未多紅腐。必攷杜牧自治之策，庶收宣王外攘之功。衆竊遲之，我則異是。上還印綬，歸卧林園。既乖曲突之謀，屢見俗庖之折。旋悔雁門之失計，輕用王恢；欲使淮南之寢謀，莫如汲黯。起家有詔，賀厦無涯。竹馬驩迎，誤喜細侯之至；木牛饋運，正須丞相之來。某跪別風姿，驟更歲律，曩竊棠陰之覆，茲欣芝檢之頒。一天獨有二天，敢恃門墻之舊；今日以至後日，所祈山藪之容。誦詠采深，敷陳罔既。《漫塘集》卷一四。又見《啓雋類函》卷六六。

### 謝章倉燮舉改官啓

已上浙東幹官時作

分玉節之光，已叨辟命；通金閨之籍，更冒薦書。受恩不貲，拊躬知懼。竊以居閒以得祿爲急，

從仕以脫選爲難。起之於家食無聊之時，舉之於歲久無聞之後。有一於此，足爲特達之知；兼二得之，實謂殊常之遇。矧求之者皆有道，而主之者皆近臣。顧求者不與，而與其不能求；主者不觀，而觀其所無主。連飛鸚奏，等是鰕生。厥惟艱哉，見亦罕矣。必有若囊錐之脫穎，庶不孤藥籠之兼收。而某學負初心，病添俗狀。識慮謾疲於細故，器資不及於中人。一字之褒，雖可踰於華袞；斯言之玷，恐有累於白圭。某官以己而推之人，居今而行乎古。自以平生之志，誓不苟圖；故於屬吏之中，嘉其靜處。此事蔑聞於後世，此生親見於吾身。然而僥倖難常，報酬無所。惟期後日，勇退急流。袞衣繡裳，歸味閒中之趣；青鞋布襪，庶陪物外之游。《漫塘集》卷一四。

# 全宋文卷六八三二

劉 宰 一三

## 謝袁侍郎燮舉自代啓

春官宗伯，初拜除書；深山野人，忽迂遜牘。異哉取舍，駭於聽聞。雖壞木不復知榮，然頑石豈能無感。竊以從臣始上之三日，庶寮咸仰于下風。猥玷品題，可階進取。矧今學者山斗，實在夫子門墻。天佑斯文，碩果不食；躬有一德，砥柱弗移。薦口或開，有目咸覩。既士之求者不與，則吾之舉者極難。必視所以察所安，聽其言觀其行。語其學問則得於先生相與言，原其性資則異乎懦夫無立志。且疾疢不作，膂力未愆。庶用之則行，不孤求士報國之意；聞之者服，可無貴耳賤目之譏。如某者少無師友淵源，長逐簿書期會。歸來田里，荏苒歲時。孟浩不才，本非見棄於明主；陶潛爲米，亦非恥向於小兒。顧膏肓得疾之深，而面目可憎之甚。綠蓑風雨，聊追漁父之嬉；翠佩烟霞，屢問樵夫之路。蓋自知無所可用，夫豈曰有所不爲。誰實誑言，公乃誤舉。藉曰樂正在二之中，其如嵇康有七

不可。某官矯俗之弊，取世所遺。謂迎吸水上者無非陽鱈，而擲置道旁者或堪鼎寶。故甫正貳卿之任，盍推一士之賢。雖東閣所留，盡朝廷之選；而南宮所上，乃山澤之臞。某久知逢人而說項斯，未遂登門而見元禮。文移下及，魚鳥皆驚。某雖負吹噓，猶知愛助。芝蘭玉樹，聞滿家庭；梗楠豫章，無非國器。時固資於黃髮，公更隱之素心。儻事尚可爲，須煩元老；或道當馴致，願付諸郎。庶於彼得壯行之宜，而在我無逆施之誚。投以桃，報以李，雖有慙《大雅》之詩；濁斯足，清斯纓，尚不愧《滄浪》之詠。《漫塘集》卷一四。

### 謝喬左史行簡特薦啓

十五年病免，當施秦緩之方；二千石詔還，忽上襴衡之薦。駭于衆目，惕若寸衷。夫報國務在得人，而爲士尤貴知己。若乃過情聲聞。適使厚顏忸怩。某性也拙疏，學則孤陋。一痛哭六太息，既素無識治之才；二不可七弗堪，亦非有高世之志。肺感風疾，面若天黥。故自棄於明時，以苟安於窮巷。荷鋤帶月，不辭夕露之霑；抱甕灌蔬，寧恤夏畦之病。歲華荏苒，暮景駸尋。眼昏而觸皆生花，頭童而殘鬚如雪。蓋不但形容之改，而又嗟膂力之愆。向使看鏡無慙，踞鞍猶健。豈憚督郵之見，賦歸去來兮；又堪委吏之爲，曰會計當已。故謂之隱，既不諒其非得已；而謂之狂，亦弗察其所以然。是非兩忘，榮辱何有？不然指終南之捷徑，是有爲而爲之；勒北山之移文，必有議其後者。某官以龜

城學製之日，正海陵下帷之時。雞犬之音相聞，草木之味偶合。雖虞廷進長，方新此日之育才；而陳榻空懸，猶恐向來之失士。故采葑菲，不間草萊。某已負深知，敢忘忠告。夫名貴耐久，道惡苟同，願鑑前修，庶回後味。觀東閣之奇士，自愧無從；陪綠野之勝游，尚堪有待。《漫塘集》卷一四。

### 特旨改秩謝史丞相啓

起家而思帝籍，已屢控於忱辭；更秩以貳帥藩，更驟頒於明命。縉紳駭矚，閭里歡傳。仰洪造之非常，拊沉蹤而自嘆。伏念某起身寒素，賦性拙疏。蚤玷末科，志爲時用；長得奇疾，事與願違。泛紅辭幕府而歸，賦祿忝祠庭之佚。曾投閒之幾日，即召審之自天。俛仰十八年間，恍如昨夢；明良一千載會，徒想下風。燮調幸遇於時和，鼓舞第歌於帝力。豈意江湖之漫浪，尚紆廊廟之記存。某官忠貫兩儀，學洞千古。不震不動，不懟不竦，定大策於立談；無好無惡，無黨無偏，合羣才而器使。方小恙嗣王之求助，欲卷阿吉士之來游。遂使負薪有疾之人，亦在拔茅連茹之數。且謂申公已逾八十，難使留中；伏波尚堪一行，姑令補外。而某冠裳已裂，藥石弗瘳。雖病顙之駒，莫備於驅馳；然銜環之雀，尚思於報效。惟天道功成者退，人世位高則危。應侯疑蔡澤之言，居然有感；子房遵黃石之誠，去矣弗難。況社稷之元臣，有古今之明鑑。阿衡專美，在寵利之不居；忠獻兩全，由進退之有道。然衆人難與慮始，君子爲能見幾。誥誥鄙夫，惟知城社之託；瑣瑣姻婭，第顧門戶之私。東閣豈

無奇士如朱雲，禁闥亦有敢言如汲黯。試當暇日，相與靜思。或一時有味其言，實萬世無疆之福。某一身如寄，百念已空，願貸餘齡，俾安窮谷。制太平之禮樂，雖莫陪與議之諸生；作平地之神仙，尚不愧獻詩之處士。《漫塘集》卷一四。

### 秘閣奉祠謝史丞相兼賀徐少師啓

播一德格天之業，誕告多方；冠貳公弘化之聯，丕昭異數。雷風鼓舞，華夏懽呼。某官鍾天地之泰和，紹聖賢之純學。以古之道，爲帝者師。中原故疆，指擣而無不服；天下大器，談笑而實諸安。由心休休然有容，故事綽綽然餘裕。盛矣一千載而明良相會，信哉十九年而芒刃若新。昔位峻維垣，悵莫違於遜牘；茲禮成清廟，宜首渙於明綸。猶鬱具瞻，佇申成命。某山林下士，場屋陳人，厥初出身，頗亦有志。義之與比，衆雖笑其踽踽涼涼；居危而安，人亦諒其惘惘款款。數汗薦墨，亦忝辟書。不幸而有采薪之憂，既久而無勿藥之喜。形容變改，意氣衰殘。如陶彭澤之辭歸而非爲督郵，如孟襄陽之自棄而非關明主。從容田里，荏苒歲時。所願全生，比不才之樗櫟；豈期得月，同近水之樓臺。藉令清班，郡丞高選。老於選調，既叨脫選之榮；久矣逸居，更冒均逸之寵。凡茲誤渥，惕若煩言。矧惟退安蓬戶之居，其可遙寓木天之直。一忱控免，萬冀矜從。上光範門之書，不敏雖慙於韓愈；作畫錦堂之記，欲言尚擬於歐公。忤蹈惟深，敷陳罔既。《漫塘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

八。

### 謝宣參政啓

十九年山澤之游，了無榮望；一千載風雲之會，驟畀殊恩。鴻造難名，鯁生有幸。伏以起家而列奉常之屬，脫選而膺別駕之除。既知其疾之深，而俾修清靜之緣。復念其名之微，而俾寓邃嚴之直。此其事皆無與前比，必其人小異於衆中。如某者天分不高，月評更下，自笑其拙，人謂之狂。學以入官，本無於師授；仕而受祿，何有於吏能。重以采薪之憂，而無勿藥之喜。辭歸如陶彭澤，非恥屈於督郵；不仕如孟襄陽，非見棄於明主。看鏡驚非於故我，著鞭寧計於先吾。所願全生若不才之樗櫟，豈期得月同近水之樓臺。某官爲斯文之宗，任當時之重。方吉甫之入相，非裴垍無以盡致於名流；故周公之爲師，必召保相與共圖於至治。既小成其小，大成其大，復中養不中、才養不才。遂使陸沉之人，亦預甄收之數。某猶具知識，敢昧依歸。顧結草之未遑，豈獻芹之敢後。今邊塵未起，國步小康，正周家徹桑土之時，乃趙氏爲保障之日。願汰貪殘之吏，一蘇憔悴之民。庶使擊壤之翁，終侈太平之遇；抑令扶杖之老，永觀德化之成。感悚惟深，名言罔既。《漫塘集》卷一四。



## 謝薛參極啓

某官識洞古今，道兼文武。進居宥府，談笑而折遐衝；直上政塗，雍容而定大計。乃眷鳴珂之里，相聞擊柝之聲。惟逢人必說於項斯，故取近不遺於皇甫。同前。《漫塘集》卷一四。

## 謝葛參政洪啓

某官探諸老之淵源，爲後學之山斗。方淮南兵寢，獨推汲黯之忠；暨博陸功成，更賴延年之決。爰陞樞極，密贊璣衡。遂使陸沉之人，亦預甄收之數。同前。《漫塘集》卷一四。

## 郊贈謝王侍郎暨啓

劬勞之恩，欲報無日；贈卹之典，有來自天。並舍驚嗟，孤生感泣。伏念某丁年擢第，乙念榮親，自失投機，屢孤推轂。千鍾弗暨，養志焉實難；七選未離，揚名乎何有。曩由吹送，得冒殊私。自量何有於毫分，懇免亦幾於八九。端門有赦，深知推錫類之仁；陋巷宅生，其敢援升朝之例。忽幸

追榮之及，靡拘執法之常。某官參八柄以詔馭臣，閔一夫之不被澤。謂烏猶反哺，而況於人；雖雁不能鳴，當爲之地。乃飭所隸，毋牽於文；遂使亡親，例膺命秩。以至糟糠之舊，亦霑雨露之新。心實未安，義不敢却。潔蠲以薦，恍如稱壽於生前；英爽猶存，諒亦感恩於地下。《漫塘集》卷一四。又見

《啓雋類函》卷四一。

### 謝王趙二知縣啓

云云。千鍾弗暨，養志焉實難；七選未離，揚名乎何有。上無以副庭闈之望，下無以慰家室之心。逝川如斯，昊天罔極。端門有赦，深知澤及於漏泉；陋巷宅生，詎敢言聞於當路。忽例頒於綸綍，使弗異於縉紳。某官鄉誼甚高，交情更厚。謂不可失者逢辰之幸，代爲控陳；不可吝者執法之常，曲加料理。以至糟糠之舊，亦霑雨露之新。云云。《漫塘集》卷一四。

### 除直寶謨閣宮觀尋除常丞謝鄭丞相啓

伏以三十年山澤之游，了無榮望；一千載風雲之會，驟畀殊恩。既優其老而陞之延閣之三，復勉其來而處以容臺之貳。大矣洪造，曲暢甄收；萑爾微生，寔同冰履。敢伸摧謝，且控忱辭。伏念某涉

獵諛聞，迂疏野性。方其年當強仕，頗亦志在壯行。病色日侵，看鏡已非於故我；官情灰冷，著鞭一聽於先吾。輟祠官而召審於朝堂，免藉令而晉丞於留鑰。既許即安於草野，更令寓直於蓬山。幸會非常，敢嗟不遇。豈意此生之未味，載逢大化之聿新。異數駢蕃，危衷震灼。茲蓋伏遇某官以帝舊學，佐時中興。挈大器置諸安，天地以之奠位，開正路杜其枉，日月以之增明。人之有能有猷而有爲，我則毋固毋必而毋意。於以會歸有極，保合太和，協氣應而百穀用成，文德洽而四方無拂。更欲招來遺逸，益廣規恢。而某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變之長。期不負於陶成，惟少殫於忠告。不可失者誠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搖者尤南渡累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才俊之人，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須。已凜乎乏興之憂，況遲之經久之後。諉曰及此閒暇，儲之會通。或新敵捷出而因糧，或姦民乘間而投隙。竊恐方來之患，有非踰度可知。宜飭臨邊之臣，先爲固圉之計。必我疆我理，舉無太息之聲；庶自北自西，皆起來蘇之望。又近輔之所講畫，遠臣之所奏陳，要切之言，存亡攸繫，曾未施設，已廣流傳。亦恐獻議者甫離吻頰之間，而間諜者洞見腹心之蘊。要須申戒近密，深謹隄防。庶幾境土復還，混華夏而一統；勳名震耀，歸社稷之元臣。必有賡石介誦慶曆之詩，豈止述周人美山甫之雅。某愧書生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上光範之書，不敏深慙於韓愈；續彭澤之賦，歸來尚許於淵明。《漫塘集》卷一四。

### 賀辛待制棄疾知鎮江啓

奉上密旨，守國要衝。三輔不見漢官儀，今百年矣；諸公第效楚囚泣，誰一洗之。敢因畫戟之來，遂賀輿圖之復。豈比兒童之拍手，謾誇師帥之得人。某官卷懷蓋世之氣，如圯下子房；劑量濟世之策，若隆中諸葛。大兒僅數文舉，上床自卧；元龍赫然勳名，付之談笑。繩雁驚於三尺，俾愁恨嘆息之俱無；隸獮虎於五符，使災害禍亂之不作。田園歸去，翰墨生涯，馳騁百家，搜羅萬象。得其小者，風蟬碎錦襯；宏而肆之，金薤垂琳琅。落紙雲烟，爭光日月。上會稽，探虎穴，方八命九命之增崇；坐宣室，思賈生，忽一節二節之促召。皇圖天啓，敵運日衰。壺漿以迎，久鬱遺民之望；肉食者鄙，誰裨上聖之謀。星拱百僚，雷同一說。自介圭之入覲，借前箸以爲籌。究財貨之源流，指山川之險易。金馬玉堂之學士，聞所未聞；灞上棘門之將軍，立之斯立。眷惟京口，實控邊頭。雖地之瘠，民之貧，然酒可飲，兵可用。繭絲保障，豈惟增北固之雄；約軹錯衡，旋即首東都之會。某年幾四十，才僅下中。向須菽水之供，故五斗米是爲；今罹風樹之感，雖萬鍾祿何加。未忘父教之忠，有喜國讎之雪。矧鷦巢之有託，豈燕賀之敢稽。未終素鞵之期，莫扣黃堂之下。執舍人之役，雖阻見於曹參；勒燕然之銘，尚或須於班固。《漫塘集》卷一五。

## 謝辛待制啓

孤生屏處，已載二千石之良；專介鼎來，忽拜五十鎰之餽。周之則受，感不容言。伏念某未報劬勞，荐罹禍釁。顧何求於當世，惟苟活於殘年。時扣城闔，愧未忘於舐犢；日趨幕府，幸已遂於登龍。載月遄歸，望塵弗再。方慙疏慢，敢意記憐。欲於燕寢凝香之餘，進之樽酒論文之列。雖回船已遠，莫陪瀛洲山上之游；然折俎寵頒，猶是北海坐中之客。自惟庸瑣，何克堪承。茲蓋伏遇某官憫士之貧，行古之道。謂唐賢之鎮蜀，頗加厚於少陵；而長公之帥杭，亦垂情於和靖。故茲厚意，誤及微蹤。不勝銘佩之私，就貢管蠡之見。今歲之稔，雖及七八；時雨之愆，豈無二三。如聞里正不申被旱之圖，縣吏憚受訴災之牒。倘陳詞有踰於八月，則籲哀莫徹於二天。仰冀慈祥，亟垂矜憫，賜之揭示，許以實聞。庶使窮閭盡被邦君之惠，是爲小子不孤國士之知。《漫塘集》卷一五。

## 通知鎮江倪尚書思啓

陳善閉邪，正賴六官之長；承流宣化，忽來千里之邦。雖北府盡付重臣，而南面可無拂士。出人望以在外，識時危之可憂。肯把一麾而來，猶爲三邑之幸。某官凜然大節，行乎累朝，晦冥日星，汗

塗玉雪。四維不張國乃滅，力排當世之非；匹夫不獲予之辜，勉爲斯民而起。屬世變之愈下，而事勢之適窮。空玉帛以交鄰，理難善後；糜金穀以養士，戰則不前。旱魃與飛蝗相仍，楮幣與青蚨懸絕。併日一食，斗米千錢。田里之間，多賣產以鬻妻；道路之上，有析骸而食子。渤海之盜，必起潢池之中；季孫之憂，豈在蕭牆之外？前車之覆轍不戒，當筵之舞袖更長。有社稷臣，於公近之矣；欲邦國治，捨我其誰哉！泛觀論諫之數十百篇，可誅貪夫於千萬世下。雖七年病三年艾，若未易以遽瘳；而一女正百女淫，尚或仗之知恥。胡爲勇退，莫遂留行。膏肓若何，藥石去矣。幸厥今股肱之郡，無如吾父母之邦。孔子用則行、舍則藏，本泰然而無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寧薄之而不爲！惟戰衛之疾驅，慰履封之願望。某丁年一第，新歲二毛。壯志蕭條，著鞭焉往；病容滋漫，看鏡自慙。猥以名聞，許陪堂審。譬諸倦翼，圖南何爲；如彼泉流，得坎即止。猶叨祠廩，以累縣官。鮒魚之活斗升，敢久私於德賜；鳳凰之翔千仞，願即聽於召還。《漫塘集》卷一五。

### 賀趙守師畀禱雨即應啓

伏審憫雨惟勤，籲天有請。雖此邦之遇旱，比及三年；而甘澤之應祈，不俟終日。亶惟異事，盡揜前聞。端以某官愷悌存心，中和布政。視五穀之不熟，猶己饑之；自三日以爲霖，其禱久矣。故爐煙之甫炷，即協氣之橫流。不我後不我先，油然作沛然下。某心馳府上，身絆田間。亟趁朝餐，驅耕

牛於麥壟；更祈夜月，無吠犬於花村。

時邑境多盜。

《漫塘集》卷一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五。

### 謝史守彌堅招鹿鳴宴啓

身同鷁退，久自放於漁樵；晏起鹿鳴，忽許陪於俊秀。仰祇厚意，俯愧微蹤。竊以儼人以倫，歌詩必類。方食苹之雅詠，散入管絃，正連茹之羣英，進陪樽俎。豈應野服，輒廁廷紳。如某者疾在膏肓，形于面目。既有慙於看鏡，遂絕意於著鞭。西陌東阡，幅巾來往；南洲北渚，短棹夷猶。此已同鷁鷺之盟，彼方接鴛鴻之武。既殊出處，難奉從容。豈意博封，特枉郇公之翰；更勤專使，來臨顏闔之家。茲蓋某官以道而觀，取人所棄。謂鄉里所貢，故足備於時須；而山澤之臞，或可談於物外。故因盛集，特賜兼收。而某楚龜自適於泥塗，魯鳥難堪於享禮。辭齊王出東郭，此心實異於孟軻；從江州游廬山，他日倘同於元亮。《漫塘集》卷一五。

### 賀丘守壽雋再任啓

升華舜閣，因任吳頭。老稚歡呼，大慰攀轅之望；江山動色，重歸賜履之中。凡曰有知，同心贊詠。某官英資天賦，正學家傳，欲丕紹前人之休，不苟徇流俗之見。從容宰掾，已贊洪鈞；密勿禁

塗，即持紫橐。函奉守符而出，再經歲籥之更。復從漢家增秩之常，以副河內借留之請。觀其勇於求退而進之難，知其介然自持而守者固。敢爲世道賀，豈特閭閻私。夫久而易玩者常人之情，去如始至者君子之事。今邊塵未息，民瘼尚多，精神若爲而可以折衝，利澤若爲而可以及下。京口之兵可用，當不愧宣武昔日之言；晉陽之城爲歸，庶不孤趙氏他日之託。或強者欲掣其肘，貪者欲肆其心，則當官而行，在我而已，寧可鬱鬱居此，惟將望望去之。某於部封，公所盼矚。肯同餘子，僅修溢美之辭；願與編氓，更聽維新之令。三陽交泰，萬彙同春，併祈茂對昌辰，益介景福。《漫塘集》卷一五。

### 賀趙守善湘到任啓

輟從西閩，來護北門。赤縣神州，已撤沿邊之警；朱幡皂蓋，趣頒近甸之春。顧縉紳賀厦之攸同，况韋布受塵之自舊。某官澄秋爽氣，霽月英姿，探三《易》之旨於未畫之前，總《七略》之要於既分之後。雲烟落紙，炳然華國之文；樽俎折衝，允矣濟時之略。屬方外禦，式徯壯猷。羽扇綸巾，周公瑾之當赤壁；輕裘緩帶，羊叔子之鎮襄陽。坐令故國之山川，争上有司之圖籍。顧于今股肱之郡，無如吾父母之邦。况松下吟哦，勝跡猶遺於贊府；而棠陰蔽芾，去思未泯於鄰封。易地而來，闔境之幸。正簿書於始至，黠吏革心；折獄訟於片言，譁徒落膽。倚須治最，即奉詔還。某因病棄官，由壯至老，頰鬚如雪，志念已灰。十五年無趨進之階，三萬里悵仙凡之隔。潔蠲泓穎，聊申鼓舞之



私；漫浪江湖，尚置網羅之外。《漫塘集》卷一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五。

### 回趙守賀冬啓

觀臺紀物，八方星瑞之初；燕寢凝香，千里召和之始。鼎來諸福，比及羣生。恭惟某官識洞化元，道侔剛長。仁風駘蕩，漸回一氣之迎；義槩激昂，盡屏羣陰之退。宜入鴻鈞之運，默調玉燭之和。某久與鷗盟，莫遑燕賀。傳封下逮，既拜郇公之五朵雲；厚餉偕來，復領青州之十從事。雖座莫陪於北海，而醴實設於穆生。仰謝謙光，益深慙愧。旨且多，多且有，豈但歌周雅之詩；耆而壽，壽而昌，更願續魯人之頌。《漫塘集》卷一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九六。

### 回趙守賀除司令啓

農功是務，身已老於田間；帝籍攸司，恩忽頒於天上。深識吹噓之自，況勤問勞之先。惟三推之禮大備於有周，而千畝之掌聿嚴於先漢。於皇聖代，列屬儀曹，顧某何人，塵此清選。云云。某官以世儒英，爲國宗翰，折遐衝於樽俎，洽大惠於閭閻。以某受塵爲氓，實在提封之內；服田力穡，宜知耕耨之方。力賜褒言，俾膺中擢。然而某病惟日甚，貌若天黥。加之髮脫而不可勝冠，手戰而不可執

筆。時駭矚於行道，蓋面目之可憎；或見識於故人，幸聲音之未改。豈應冒昧，以苟恩榮。不辭方命之誅，謹上陳情之牘。更祈矜憫，使遂徹聞。四角雙輪，雖仰孤於推轂；高山流水，其敢忘於知音？感佩惟深，敷陳罔既。《漫塘集》卷一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九八。

### 賀趙守除集撰再任啓

課五年之治最，疏九陛之恩榮。秘殿羣英，獨高於論撰；長江千里，仍入於提封。歡動縉紳，慶關宗社。某官英姿皎如秋月，和氣燠若陽春。淮西之功克成，允賴十連之重；京口之兵可用，更資千騎之臨。既討軍實而訓之，且念民生之勞止。備禦成而國有金湯之衛，寇攘息而民無桴鼓之虞。父老爭叩關而借之留，天子顧在廷而難其代。增秩以寵郡國，聊再徇於羣情；聽履而上星辰，行趣歸於禁路。某青衫末掾，白首窮塗。弗俟五人之薦，而叨脫選之榮；不階一日之勞，而冒均秩之制。倘匪吹噓之有自，曷輒造化之曲成。深惟草野之宅生，難玷蓬山之寓直。乃抗章而懇避，豈推轂之敢忘。鑱鑰之在北門，仍喜寇公之託；保障之爲趙氏，更祈尹鐸之寬。抃蹈惟深，敷陳罔既。《漫塘集》卷一五。

# 全宋文卷六八三三

劉 宰 一四

賀趙守除待制帥金陵啓 並前人

恭惟升華禁從，易鎮留都。寶章候對之班，聿新觀聽；江左要衝之地，盡入提封。宗社奠安，神民欣豫，仰惟歡慰。某官雷霆威望，日月精誠。京口政成，豈但酒可飲、兵可用；淮南嚴憚，蓋常事爲制、曲爲防。宜二節以走，一節以趨；俾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佇擊中流之楫，盡收輿地之圖。翠蹕入京，大慰遺民之望；袞衣入相，式符薄海之瞻。某州縣陳人，門墻舊物。逖傳庭告，不勝抃蹈之私；更喜鄉閭，仍在照臨之內。《漫塘集》卷一五。

### 送馮守多福奉祠歸啓

慨伸忱請，寅奉真祠。遮道留行，人猶環於鐵甕；揚帆遠引，舟已過於錫山。進退綽然，譽處休甚。某官公心體國，實意爲民。言之可行，逆於耳而必受；事之無益，迫以勢而弗爲。出分顧憂，時方備禦。謂潁川閱車騎之盛，徒侈容儀；而晉陽成保障之功，在寬根本。故凡施設，必審後先。雖日討軍實而訓之，然常念生民之勞止。欲濬防而增壘，聿新耳目之觀；恐剝床而及膚，彌重腹心之擾。雖急符之屢下，終成矩之不移。東西旁郡之民，猶仰之如父母；南北沿江之地，信隱然若金湯。藉未疇固圉之庸，何遽遂投閒之願。諒畫戟初辭於兵衛，而錦衣得耀於鄉閭。綠野飛觴，散臘寒於竹葉；平泉得句，回春意於梅梢。然畎畝懷不忘君之忠，而駒谷有無遐心之戒。三陽交泰，惟茂對於時和；一節召還，遂入承於晝接。某山中狂客，林下陳人，二天仰竊於併幪，五雲屢頌於翰墨。汲黯甚戇，間復妄發；婁公盛德，每爲所容。願寇君更借一年，既莫侶叩關之父老；問郭牧復來何日，更阻陪騎竹之兒童。不敏懷慙，有言莫謝，敬陳尺素，尚亮寸丹。《漫塘集》卷一五。

## 賀趙守范冬至啓

天之道當還，式喜羣陰之退；冬之日可愛，潛迎一氣之回。敢控愚忱，敬伸善頌。某官修俎豆而知軍旅之事，置繭絲而成保障之功。故淮南之謀，獨憚汲黯；而北門之任，必委萊公。屬當剛長之辰，益致朋來之助。坐令隆慮，息乖爭凌犯之心；可但長江，集安靖和平之福。某壯心零落，暮景駸尋，撫己自憐，偷餘生於三徑；祝公難老，際嘉會於千齡。《漫塘集》卷一五。

## 回趙守送節物啓

前人

修履長之賀，曾未徹于聽官；攄逮下之誠，已先馳於命介。旨酒最江山之勝，嘉穀兼川陸之珍。忝然衰孱，何以報稱。某官喜新陽之肇復，推德令之撝謙。眷言陳人，屏居窮巷。如草堂之杜老，瓢棄而存；如玉川之盧生，盤空何有。爰頒厚餉，以賁孤蹤。某登嘉以還，寵榮何已。敬陳祖廟，以修豺獺之供；未昧此心，敢忘犬馬之報？《漫塘集》卷一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九六。

### 代邑人謝韓守大倫放苗啓

去歲官租，悵寒鄉之多負；比辰郡檄，飭闔境以停催。新令星馳，懽聲雷動。夫蠲前數年之積負，以沾二千石之美名。實有未孚，衆不可蓋。至於甫踰省限，當緊常程。固有駢首就追，殆若貫魚而進；亦或抱頭奔竄，不聞吠犬之聲。誰其新穀未升，許以陳苗盡閣。允茲曠典，耳目所未見所未聞；宜爾宅生，手足不知舞不知蹈。某官體上聖渴想於良牧，念先王血食於此邦。已責寬征，德意既孚於關市；輕徭薄賦，惠風更暢於鄉閭。謂出納之吝，雖曰有司之能；而積累之贏，或重他時之害。遂令計此有羨，填彼未輸。既無始作俑之嫌，何異人忘弓而得。繫者釋而家人率至於感泣，逃者歸而里胥不得以誰何。保障之功，當重光於宋代；旂章之錫，宜再屬於韓侯。某自喜老諸生，及見古循吏。駢四儷六，詎敢爲溢美之辭；去二及三，尚敢貢無厭之請。《漫塘集》卷一五。

### 回韓守公劄報免總所吏攤上戸和糴錢啓

訴以誣金，不謂小人之望；免其受杖，仰欽大府之寬。敬承公牘之頒，凜若私心之懼。伏念某支離病骨，苟且殘年。或命中車，棹孤舟，追漁父以同嬉；或濯清泉，坐茂樹，與樵夫而談道。利縱關

於天下，猶拔毛不爲；鬪奚恤於鄉人，雖閉戶亦可。何不忍向隅之泣，遽自貽出位之愆。既繫其人於桁楊之中，遂得其情於箠楚之下。宜震雷霆之怒，以懲其欺；使知日月之臨，莫隱其實。豈期善貸，竟道嚴誅。某官德毅以弘，氣剛而大，柔亦不苟，罪疑惟輕。謂罔之生，求幸免耳；而老將至，或耄及之。幸免者騁其浮辭，耄及者敢於妄發。浮辭者宥之則後必知戒，妄發者諭之則中必自慙。某敢不深惟至仁，益堅素守。議國之政，其敢效於鄭人；頌侯之明，尚許同於史克。《漫塘集》卷一五。

### 回韓守送物并賀除寶謨再任啓

升華禹閣，因任吳頭。千里山川，不改提封之舊；九天宮殿，遙瞻班列之高。詔下十行，懽傳萬寓。某官稟姿湛然光風霽月，制行凜乎寒露清冰。蚤從諸老之游，深探昔賢之蘊。文章得昌黎之正，更盡去於陳言；虔共如吉甫之云，期有光於先祖。簡知當宁，徑上要津。皂蓋朱幡，甫任蕃宣之計；昔襦今袴，即騰閭里之歌。蓋以斂不及民而上澤下宣，政必出公而下情上達。貨泉無壅，囹圄屢空。宜父老合辭，亟上叩關之請；聖皇稽古，爰從增秩之留。某鷦巢幸托於深林，燕賀敢忘於大厦。實懼瀆尊之咎，有稽削牘之恭。劃拜寶緘，仍頒珍餽，光華奪目，感激銘心。嗟報德之無從，惟盡言而不隱。下塵榻於陳君治郡之日，雖慙孺子之爲；聽規諫於武公入相之時，尚擬衛人之詠。惟祈弘度，終諒愚忱。風捲殘紅，雨滋新綠。緬想黃堂政暇，燕寢香凝，茂對寵光，益綏福履。《漫塘集》卷一五。

### 賀韓守除總郎啓

吳頭楚尾，課三年保障之功；江表淮壩，總四道營屯之餉。使星所照，郎宿交輝。綸綍初頒，搢紳相賀。某官英姿霽月，爽氣澄秋，明足以察而纖翳弗容，勇足以決而萬牛莫挽。有如邇日，深念疲氓。平斗斛以受輸，已盡掃積年之弊；揮翰墨以垂訓，更曲爲後日之防。汎觀識慮之深長，想見彌綸之密勿。惟兵食之重計，關廊廟之深憂。輓粟飛芻，小試幹旋之妙；簪筆持橐，即歸獻納之班。某幸以衰年，及於寬政。結草圖報，敢自後於邦人；卧轍留行，悵莫趨於道左。聊憑尺素，以寫寸丹。

《漫塘集》卷一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九。

### 回韓總賀除寶謨奉祠啓

職寓寶儲，聖世以光於末路；書先錦字，王人肯下於匹夫。仰戢謙撝，俯深震懼。某蚤緣疾病，遂賦歸來。釣月耕雲，惟退安於愚分；御風乘氣，敢仰企於仙游。方萬化之維新，閔一夫之垂老。超班聯於芸閣，俾晝錦之不殊。績俸給於叢祠，更朝餐之有繼。靖言微倖，厥有夤緣。某官仁厚撫民，溫恭下士。第漢太守治平之最，總唐計相飛輓之權。足食足兵，已嚴飭封疆之備；亟問亟餽，曾不遺



山澤之臞。賜以吹噓，致茲忝冒。忘情筆硯，悵莫酬明月之投；混迹漁樵，尚曲借二天之覆。《漫塘集》卷一五。

### 回韓總賀除常丞啓

延閣進陞，方叨於誤寵；容臺列屬，更越於殊恩。感造化之非常，知夤緣之有自。伏念某早纏風疾，殆若天黥，方當強仕之年，即上退閒之請。蓋歸來如陶彭澤，非恥屈於督郵；不仕如孟襄陽，非見棄於明主。跡偶同於靜退，名遂玷於選掄。某官以世清才，膺時劇任。飛芻輓粟，既擅於隼功；噓枯吹生，不遺於餘力。遂令猥瑣，亦預甄收。顧方力控於忱辭，未敢遽陳於謝悃。雙魚委貺，第深感佩之私；尺鷃低飛，尚賴安全之賜。《漫塘集》卷一五。

### 通何守處久到任啓

輟從蓬頂，來鎮吳頭。闔境歡呼，方爭迎于千騎；杜門衰冷，獨先拜於雙魚。仰盛德之謙光，拊沈蹤而震灼。曾未遑於庭謝，敢敬賀於厦成。某官鍾宇宙之太和，嗣聖賢之絕學。富貴當自致，蚤峻擢於儒科；州縣豈徒勞，幾掃除於民瘼。爰受知於當宁，遂布武於周行。正色臺端，風行草偃；盡言

諫省，坤轉乾旋。方進長於文盟，且密陪於廟論。屬上方勤於北顧，謂地莫重於南徐。少煩施緩馭之方，即遂正論思之任。惟入境而問俗，古義有稽；故援筆以成書，老生是及。而某久苦負薪之疾，那知拔薤之規。得郇公之朵雲，第誇榮於鄉黨；歌叔度之五袴，尚迭和於兒童。抃蹈惟深，敷宣罔既。

《漫塘集》卷一五。

### 回何守賀符請舉啓

周官之歲大比，方獻賢書；互鄉之童難言，忽塵首選。某官提千古斯文之印，爲四方學者之宗。當場屋之肇開，飭隄防而惟謹。雖嚴於奉法，務極其公；而恕以取人，不求其備。遂使不才之子，猥先諸邑之英。曾未展於庭參，先已頒於臺餽。瓊漿官幣，玉屑餼羊，登拜已還，懷慚無已。顧申公已老，雖應聘以奚爲；而漆雕未能，縱欲仕而不可。併祈福護，使獲安全。不勝感謝之私，更切歸投之悃。《漫塘集》卷一五。

### 謝王料院林免起夫運上供米綱啓

罔水行舟，聊激君子之怒；息肩弛擔，竟賴仁人之言。千里宅生，一誠感德。惟時下邑，合解上

供，適此旱乾，難於漕運。是任是負，藉使盡投三十六都之人；載馳載驅，安能驟致萬九千石之米。徒爲民擾，無補軍需。雖郡之政弗涉於餉臺，且君之官不列於幕府。然頗關首尾，易借齒牙，猶慮其有從有違，且度其不憤不發。爰徵故實，得古書之一言；公肆詆訾，忘官守之異事。果承勇往，力戒急徵。遂下州家，盡收星火之令；亟止陸運，俾須水澤之盈。茲蓋某官自期古人，樂聽苦語。凡北山先生之遺訓，每溫故知新；雖皇華使者之齊驅，能以小事大。故言雖越俎，然進則投機。某與受一塵，猶深百念。裹糧而往，已欣並舍之復歸；合耦而耕，更喜鄰田之可約。其爲感歎，莫既敷陳。

《漫塘集》卷一五。

### 回高倅不倚賀冬啓

陰陽迭運，驚化日之初長；郡國不空，仰卿雲之下覆。顧屏迹莫修於賀牘，而辱知先枉於來函。某官學海淵源，詞林根柢。典司奏牘，已上於星辰；乃眷价藩，猶分於風月。以寬濟猛，用廉律貪。履茲剛長之辰，茂介大來之祉。某負暄窮巷，莫陪賀客之後塵；矯首貳車，但祝我公之純嘏。《漫塘集》卷一五。

### 回葉知縣峴到任啓

申錫明綸，載紆墨綬。得百里地，未廣於前封；戲五綵衣，足便於親養。受塵四境，賀厦一心。仰惟某官以玉樹之姿，挺石林之秀，粹矣過庭之學，燁然華國之文。蚤歲踐揚，弘璧列陳於西序；羣公交薦，大鵬直上於南溟。玉殿傳臚，金閨通籍。棠陰障午，方深畿邑之恩；花氣回春，又領男邦之寄。蓋崇雅操，要訖外庸。眷惟一方，屬茲多事。經總制數千緡之入，驟益於一朝；前後政三四年以來，已同於常賦。加以州家迫甚，縣計索然。編民死徙幾半，而急征累歲逋負之租；綱運交發已足，而責償到倉折閱之數。吏胥之追逮略盡，田里之濟卹未聞。欲槌髓剥肌，遂除於他日；必明目張膽，力辨於此時。願采狂夫之言，益究大賢之業。豈但治平之課，可最於今；抑爲慈惠之師，比隆於古。某早緣多病，自棄明時。事是邦大夫之賢，信知有幸；聽滄浪漁父之曲，未辨修辭。辱問相先，拊躬知懼。所祈雅量，不殊楚澤之寬；庶察愚衷，有異陽橋之吸。《漫塘集》卷一五。

### 回葉知縣賀年啓

葭琯飛灰，夕喜陽春之到；椒觴獻壽，曉驚嗣歲之新。凡在提封，曷勝頌詠。某官以愷悌之質，

爲慈惠之師。善政方興，疾固知於无妄；寒氣已送，吉宜底於大來。快覩飛鳧，入陪振鷺。某方圖翌日，祇見下風。先勤駢儷之辭，欽仰謙摛之意。祝公純嘏，第極此情；踵客後塵，尚期他日。狂斐愧甚，高明照之。《漫塘集》卷一五。

### 回魏知縣文中到任啓

祇奉明綸，來紆墨綬。瞻言百里，方興何暮之謠；式喜一朝，爰趨後來之上。未修燕賀，先枉魚封。仰佩隆謙，俯慚懈怠。某官高標絕俗，奧學傳家。集知漢世之便宜，挺有鄭公之風烈。高士而爲主簿，卑棲咸仰於鳳鸞；掾曹之作刑官，滯訟悉空於犴狴。內司玉輅，外贊戎昭。司征聊示於假塗，論薦遄聞於溢格。賢人在上，引類方觀鵬路之開；君子學道，愛人自詭牛刀之試。惟今桑梓必恭之地，頗有杼柚其空之憂。里正時窘於誅求，戶長或困於白納。縣胥漁取，訟言月解之均敷；郡吏狼貪，相與日來而不止。儻非正始，何以圖終。二千石之賢，固常存於惻怛；一再見之頃，尚勿靳於敷陳。庶幾三異之成，亟迓九遷之寵。某衰孱甚矣，疾病加之。漫浪江湖，駸尋歲月。幸同吾黨之小子，得事是邦之大夫。絃歌而化武城，願快爭先之覩；軒蓋而迎子賤，預懷不敏之慚。《漫塘集》卷一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六。

### 回林知縣佑卿到任啓

祇奉明綸，來紆墨綬。閭閻在望，地無三舍之遙；舟馭戒嚴，陽當七日之復。地近熟知於民隱，陽回且迓於時和。凡此受塵，同於賀厦。某官探古往不傳之學，讀人間未見之書。筆陣足掃於千軍，文燄豈惟于萬丈。棲遲梅隱，笑傲槐庭。人物風流，更出昔賢之上；民情畏愛，猶存兩邑之間。眷此句金之邦，實接鳴珂之里。舊令尹之政，既井井可觀；賢大夫之來，諒繩繩不改。然吏之取於民者日巧，而郡之責於邑者日苛。持平於上下之間，致察於從違之際。仰惟明鑑，動有成規。要令九鄉三十六都之人，皆被明公之賜；庶幾四善二十七最之考，不爲他邑所先。某白髮蒼顏，殘年餘日，方賡杜老萬間之什，已辱郇公五朵之箋。執德之謙，惟深於佩服；修辭之後，尚冀於矜容。《漫塘集》卷一五。

### 回王丞唐卿到任啓

惠泉山下，笑別煙霞；藍田記中，來問松竹。受塵有喜，贊府得人。修燕賀以未遑，愧魚書之先辱。某官早探六經之旨，屢從諸老之游。七千朵獨秀於盤盂，九萬里擬搏於溟渤。一行作吏，聊收場屋之功；再轉爲丞，尚勞州縣之職。顧義廩侵移於他用，而役錢乾沒於吏姦。儉歲饑民，何以餬口？

警曹募士，頗有離心。因舊貫振而新之，開遠圖或者自此。某年踰耳順，事已心灰。收之桑榆，式借輝光之被；譬諸草木，幸逢臭味之同。敬觀駢四儷六之文，庶幾襲六爲七之作。瓊瑤匪報也，更有覲於後時；几杖以從之，尚許容於暇日。《漫塘集》卷一五。

### 回趙丞彥相到任啓

帝闕疏恩，男邦貳政。事功已就，有如熟路而駕車；里社相望，更若繡衣而行晝。凡在受塵之列，疇非賀厦之人。某官采秀天枝，攀華月窟。淵源學海，未多鴻寶苑之藏；根柢詞林，寧假古錦囊之蓄。世科俯拾，官路橫翔。綠水紅蓮，勝游荐歷；高槐翠柳，雅趣未忘。雖官稱不改於前時，而地望已殊於他邑。南連畿甸，足爲近水之樓臺；北接江壖，正倚濟川之舟楫。願亟推於素蘊，以直上於要津。某壯志已灰，病容如鬼，殘年幸矣，卿雲覆之。問牘重頒，采戢相先之誼；報章獨後，尚寬不敏之誅。《漫塘集》卷一五。

### 回張簿文之到任啓

天陞疏榮，雷封分職。高士而爲主簿，人言謂何；是邦之事大夫，我心則喜。蓋以草木之同味，

豈惟桑梓之必恭。仰惟某官典刑故家，文章正派。得其小者，風蟬碎錦頰；宏而賜之，金薤垂琳琅。天開九重，宜接俊游之武；地儉百里，尚資佐理之功。顧田里愁歎之相聞，由官簿勾稽之不審。賦已輸而追者旁午，前未竟而後者紛來。非得明敏之才，曷掃因仍之弊。鸞棲枳棘，夫豈久淹；鳳鳴梧桐，即膺顯擢。某自笑其拙，人謂之狂。向須水菽之供，故五斗米是爲；今纏風木之戚，雖萬鍾祿何加。已欣爭席之多，寧復曳裾之想。有如貢問，亦墮後時。敢期德履之謙，先枉誨函之辱。駢四儷六，足窺華國之文；問一得三，尚扣傳家之學。會言近止，企予望之。《漫塘集》卷一五。

### 回劉簿師成到任啓

祇奉絲綸，來司簿領，已涓剛日，遂振頽風。以邑人之相爭，知公心之有喜。伏以某官西京才子，東觀名流，雖謙謙自牧之卑，有挺挺不屈之操。顧吾邑勾稽之職，久墮吏姦；非賢者明敏之資，曷瘳民瘼。然其汨我也以始，其逢我也以私。惟益務於謹微，使莫能以投間。庶善良有恃，不盡折於豪強；亦望實孔昭，可遂階於遠大。某未修燕賀，先枉魚封。何以報之，擬效涓埃之補；可以言矣，甫修泓穎之恭。不敏懷慚，勿罪是望。《漫塘集》卷一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六。



## 回張簿杓到任啓

祇奉東擢，來典勾稽，稽甚英聲，聳於羣聽。凡在幘幪之下，同深鼓舞之私。恭以某官文采雲間之世家，風流天上之公子，雖春秋之鼎盛，已學術之淵源。飛鵬九萬里之程，足知直上；解牛十九年之刃，更在善藏。某百念已空，萬事俱懶。敬手裁于尺牘，以復先施；須躬扣於仞墻，尚寬後至。自餘衷曲，并俟面陳。《漫塘集》卷一五。又見《啓雋類函》卷一〇六。

## 回潘尉彙征到任啓

奮由上第，來莅警曹。百里去家，一帆便甚；雙親未老，三釜及焉。茲人子之至榮，諒公心之有喜。伏惟某官淵源學海，翹楚儒林，雖與人如和氣春風，而律己若嚴霜烈日。四舉禮部，文粹唐賢；一上太常，名傳漢陛。方青佩爭承於師範，而黃綬已屆於官期。萑爾此邦，紛然宿弊。良民怖吏若虎，黠吏驅民若羊。要須綵棒之威，一新羣聽；庶應金沙之瑞，即上要津。某未飭賀牋，先承問牘，既辱高軒之過，尚稽漫刺之投。惟山林之士蓋退藏，而疾病之軀多曠弛，加之以罪，亦又何辭，原其此情，則所願望。《漫塘集》卷一五。

### 回陸尉慶洪到任啓

祇奉選掄，來司警捕。縉紳歆艷，正雙親未老之時；輿衛雍容，乃百里便家之地。凡曰人子，所共贊喜；矧爲部民，將遂焉依。某官學於家庭，稱於州里，蜚英太學，擢秀禮闈。老生所未能，名早標於桂籍；後來者居上，戍靡俟於瓜時。足知世德之深長，想見天姿之卓絕。然才若發硎之刃，貴於善藏；學譬爲山之功，期於不止。庶弘遠業，不愧義方。某因病棄官，習閒成懶。雙魚尺素，良佩先施；景星卿雲，尚圖快覩。《漫塘集》卷一五。

### 回劉尉文明到任啓

擢第丁年，分曹壯縣。鼠竊狗盜，凜乎聞風；鷗化鵬搏，在於不日。贊喜之極，有職所同。某官致遠如千里駒，多聞若五經笥。方宣室欲賈生之見，而南昌勸子真之來。孰云會合之難，佇看騰踏而上。某少焉多病，老矣無能。首辱魚封，已欽爲禮之過；三迂騎氣，更知執德之謙。錦函敬用捲還，短褐自應走謝。居慚不敏，竊幸有容。《漫塘集》卷一五。

## 回趙尉崇邁到任啓

擢秀周盟，泣官梅隱。先聲震疊，已知狗盜之奔逃；亨會鼎來，更趣龍門之變化。受塵於此，賀厦同之。某官光風霽月之姿，白雪陽春之句。庶幾古之作者，豈但望之儼然。一第太常，名宜登於漢陛；五舉禮部，數乃過於唐虞。蓋造物欲老其才，而賢者貴習於事。四十曰強仕，茲其時乎；九萬之搏扶，自此始矣。某病容可笑，晚景何堪。猶幸吾儕小人，得事大夫賢者。雙魚跪讀，居慚惠問之先；歸鳥倦飛，尚恕登門之後。襟懷贊喜，筆舌奚殫。《漫塘集》卷一五。

## 回柴監愿到任啓

祇奉選掄，來司征權。析秋毫，言利事，豈云學古之宜；策高足，立要津，或者假塗於此。受塵四境，賀厦一心。某官玉雪精神，冰霜操履。夙稟庭闈之訓，久從場屋之游。獻賢能書，名已登於天府；司關市賦，職聊佐於雷封。惟糟丘之課有常，而隴斷之術難恃。粵自州網密而不漏，縣綱弛而不張。旁午追胥，迫斯是皆已甚矣；塊坐主者，本之則無如之何。以至付炊淘之任於姦豪，苟錙銖之贏於販鬻。茲謂倒置，盍亟更張。雖發策決科，其則不遠；諒改弦易轍，致此非難。某頽然病體，昧於

世故，辱尊公之手教，知執事之心期。矧琅函置在古錦囊，而瑰詞不減青玉案。辭之不可，領次懷慚。幸已諧雲霧之披，敢盡略寒暄之敬。謹哀儷語，以謝謙施。暇日從容，倘未嫌於過我；舊書廢忘，端有賴於起予。《漫塘集》卷一五。

# 全宋文卷六八三四

劉 宰 一五

## 通新太平曾侍郎喚啓

脫屣周行，分符姑孰。過家上冢，真衣繡而晝行；有命自天，即前席於夜半。猥托粉榆之蔭，敢忘桑梓之恭。切惟馬鬣之封，實共犬牙之地，尚接乎東阡西陌，寧分乎南富北貧。矧茲再世之藏，相去百步而近。亶爲幸會，敢後依歸。某官一代偉人，六經粹學，文章續南豐之派，靜重有文昭之風。難弟難兄，同持紫橐；乃祖乃父，不替青氈。方聽履而上星辰，忽把麾而去江海。必有以也，誰其似之。顧蘿蔓之旁緣，滔滔皆是；而松柏之特立，落落固宜。委曰涅而不緇，所謂具曰予聖。可止則止，料公心之甚明；時行則行，或天意之有在。某一官崛起，半世陸沈，援之進而不前，許其來而自棄。止圖寸祿，以養偏親。方水菽之奉未充，而風樹之悲已及。逝者已矣，天乎痛哉！斂手足之形，葬者藏也；依脣齒之勢，安且吉兮。聞畫戟之鼎來，正素衣之遯處。未見顏色，敢布腹心。倘憐草木

之微，粗同臭味；庶幾藜藿之采，不到家山。拳拳願言，縷縷莫狀。《漫塘集》卷一六。

### 上鄧侍郎友龍啓

厝火薪下，方事勢之可憂；作舍道旁，曾議論之未一。此韋布之士所爲流涕太息，豈紀綱之地所應循默苟容。敢進狂夫之言，少裨智者之慮。竊以治內治外，固有定序；知彼知己，要先反求。時方病於才難，國未臻於財裕。乃援匈奴五單于爭立之事，欲收樊噲十萬衆橫行之功。旁求狙詐之徒，肆爲誕妄；故縱鼠竊之盜，俾事奪攘。徒令大義之虧，莫副遺民之望。甚矣向來之過計，宜乎嘖有於煩言。其在于今，則異於是。我雖懷猶豫之意，彼已爲壯往之謀。聚師河南，竟立出征之號；貽書境上，公爲詰問之辭。輕兵來往之無常，互市關防之愈密。倘務折衝固圉，要在同寅協恭。竊聞上而執政之臣，了不任方來之患；下而列曹之彥，惟知咎既往之非。秋高馬肥，既已在於目前；狗苟蠅營，曾不慮於意外。豈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何以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一變流俗之爲，端賴風憲之長。恭惟某官鍾衡湘之秀，嗣齊魯之傳，精白一心，澄清庶位。以身出處，係國安危。楚甸將輸，周覽戰爭之地；穹廬講信，熟知邊塞之情。茲焉居耳目之官，允矣任腹心之寄。豈比餘子，僅效一官。固應及今之時，視上所向。舉棋不定，莫勝其偶；用意不分，乃凝於神。或盟誓當堅，則須釋敵人之疑；若間隙已開，則亟爲邊壤之備。釋疑於敵則生事者合正其罪，爲備於邊則在位者當同其憂。

庶彼雖藉口以爲辭，而我可協力以抒難。安有養成騎虎之勢，猶欲復持首鼠之端。況和戰雖有兩塗，而修攘初非二道。必敵國仰如父母，庶制梃可撻甲兵。而今也謀帥率用武臣，安知田里之愁歎；增戍多築營壘，第令征役之紛紜。連薨獸駭而安坐不知，粒米狼戾而賤棄不顧。青蚨之用殆折八九，耕牛之存十無二三。千里長淮，未穩枝巢之託；百年故壤，曷來簞食之迎。且立國以來，恃兵爲重，必先固本，乃可圖功。流傳細柳之屯，數賦采薇之遣。假如海道之警，有若孫恩、盧循；實恐宗社之虞，不在昆夷、獯狁。又有大者，敢竟言之。由來爵賞之行，蓋示功名之勸。或出畀鈇鉞之任，惟顧金錢；或入榮旌節之加，徒起刀筆。是使捐軀之士，居多解體之人。願回偷惰之風，譬若鷹鷂之逐鳥雀；庶使倉卒之際，皆猶子弟之衛父兄。不然推波助瀾，玩歲愒日，僅存仗下之立，無復朝陽之鳴。寒後索衣裘，亦已晚矣；櫝中毀龜玉，誰之過歟！某災患餘生，蹉跎末仕。不藉子公力，圖入帝城；實懷宗周憂，不恤嫠緯。久袖正平之刺，試登元禮之門。可與之不可拒之，惟安於命；所願也非所望也，有味其言。《漫塘集》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六六，《宋四六選》卷二〇。

### 上錢丞相啓

游申巽命，遂冠鼎司。內陽外陰，方天地交泰之日；視始正本，屬明聖厲精之初。人物會同，君臣契合，欣然有喜，徧于含生。某官先見炯如蒼龜，忠誠貫于金石，堂堂不撓，休休有容。方王恢信

馬邑人之謀，獨安國之異議；及延賞恃尚約贊之約，惟柳渾之深憂。行藏在我以何常，輕重於時而有繫。擢從經幄，載上政塗。惟時儉人，汨我成憲。乾旋坤轉，聿嚴堂陛之分；雷動風行，盡出規模之素。然且虛一心而接下，酌羣言而用中。緇衣美武公兮，已有光於世德；中國相司馬矣，宜遂息於多虞。不勝愛助之私，妄議急先之務。東宮國本，中書化原。左右未純乎正人，則國本未安；政令猶出於多門，則化原猶紊。千萬世無疆之計，宜審于今；十三年已失之權，盍還其舊。或解絃之未易，則脫屣以遄歸。使海內知富貴非所容心，人主知爵祿不足驕士。庶進則盡職，若子厚之傳梓人；而退則保身，合周詩之美山甫。不然事多掣肘，動輒違心。管仲得君，徒云專久；晉公立節，枉用浮沈。某看鏡自慙，著鞭非願。擬脫牢盆之役，忙求嶽麓之祠。不得於心得於言，敢上欺於崇聽；弗與其退與其進，將有累於至公。拜手陳情，翹首俟命。榆枋弱羽，雖絕望於雲霄；巖壑孤根，仍有霑於雨露。

《漫塘集》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三，《宋四六選》卷二〇。

### 上衛參政涇啓

誕告昕廷，擢先政路。視始正本，當明聖厲精之初；內陽外陰，屬天地交泰之日。君臣會合，神人協和。華夏含生，有喜相告；門墻下士，勿問可知。某官玉立英姿，金行勁氣。幾年家食，名齊太丘之高；一日朝紳，國增九鼎之重。凡樽俎笑談之頃，惟社稷安危之憂。若時儉人，汨我成憲。雖發



霍氏之事始藉延年，而用元齡之謀卒由如晦。入贊洪鈞之運，益隆丹扆之知。緇衣美武公兮，已有光於世德；中國相司馬矣，宜遂息於多虞。同錢丞相。《漫塘集》卷一六。

### 賀江淮黃制置度除禮書再任啓

策四道之勳，正八座之拜。湖邊風月，雖遲賀監之舟；天上星辰，趣聽尚書之履。少稽雅志，足展壯猶。諒緩身謀，而爲國喜。竊以制變以倉卒爲病，成功以持久爲難。方遠近之寇，首尾相銜；而饑饉之民，頭顱不保。一朝至止，百責叢之。資不預儲，謀非素講。使綿亘三十州之民命盡獲更生，懸絕一千里之盜區相繼撲滅，可謂難矣，又有甚焉。夫已汰之兵多窮于無歸，已息之寇多發於不測。故蕭俛、段文昌之議，爲患於河朔；而盧循、徐道覆之禍，反酷於孫恩。所以四經改歲之期，再頒因任之命。豈但北門卧護，選代實難；蓋亦當宁顧憂，責成甚重。惟其算無遺策，故能事爲之防。提封廣而窟穴盡除，歲月深而芽孽不作。彥國青州之政，雖已勝爲於中令；晉公淮西之歸，豈應遽反於午橋。弼予一人，宜登揆路；典朕三禮，是爲假塗。某官以世儒宗，爲國元老。一夫不獲，如推之溝中；萬變沓來，猶運之掌上。而又招徠衆俊，駕馭羣雄。使窮谷深山，皆若旌麾之親到；武夫悍卒，常如鈇鉞之在前。迄成駿功，盡杜後患。躋矣旂常之績，屹然巖石之瞻。有社稷臣，當不慚於孟子；對禮樂問，豈僅過於唐臣。或事未免於違心，而動輒有於掣肘。則松菊存於三徑，足遂雅懷；廉恥謂

之四維，可扶清議。矧嘗告老，茲謂踐言。不然寧有依違兩者之間，而可植立一世之表。某顏因病改，志與年衰，以在諸生之列而喜先生之升，故以愚者之慮而裨智者之得。觀東閣之士，雖莫遂於此時；從山陰之游，尚有祈於他日。《漫塘集》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六一。

### 送金陵余帥嶸奉祠歸啓

恭審奉金馬詔，解玉麟符。舊國山河，正倚長城之衛；春風桃李，忽迎綠野之歸。時事奈何，公計得矣。某官長於富貴而不溺其習，志於恬澹而不徇所安，以道卷舒，係世輕重。千重宮殿，於赫留都；四道提封，肇開制府。一施遠略，幾折遐衝。爲保障乎繭絲乎，蓋深明於上意；孰主張是綱維是，敢有二於此心！超乎汗塗，粲此玉雪。恭聞旒宸，漸攬權綱。袞繡歸公，當亟符於周雅；錦衣行晝，豈容效於楚人。某足未及於龍門，名蚤塵於鶚表。感此殊遇，于茲累年。無纖芥之長，既莫觀奇士於東閣；有負薪之疾，復阻陪候吏於西津。修辭不揆其荒蕪，藉手中詞於行李。所望菊松按行之暇，深惟棟梁克荷之難。使此心休休乎，其如有容；於衆善汲汲然，其如弗及。庶致主可登於堯舜，抑傳家不數於韋平。若夫味黃石戒而從赤松之游，聽滄浪歌而鄙三閭之隘，御風騎氣，飲露餐霞，蓬萊無三萬里之遙，大椿齊八千歲之壽，則所自得，奚俟多祈。《漫塘集》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

## 回金陵趙帥善湘惠酒兼賀誅李全啓

比者恭審大正使名，恭行天討。網羅四合，固知鳥獸之窮；金鼓一鳴，即正鯨鯢之戮。成功之速，亘古所無。仰惟某官開物成務之才，尊主庇民之德，超絕一世，勤勞百爲。蠢爾逋逃，敢行悖亂。方鹽城通泰，莽爲盜區，而京口蘇常，皆虞寇至。築隄斷道，積土塞川。東郊峙芻，既乏徐夷之備；百萬積穀，且無湟中之儲。通國皆稱，非公孰任。璽書之一札朝下，元戎之十乘夕行。指麾將校如繞指之柔，酬酢事幾類轉圜之易。風飛雷厲，坤轉乾旋。雖子璋之髑髏，血模糊而莫辨；而防風之骨節，車蹂躪以無餘。壯哉此功，光於前史。餘威所被，克令四海之歸心；大賞旋加，豈止百禽之拜後。某欣聞凱奏，擬綴頌言。以向嘗修小夫尺牘之恭，竟莫徹大府典籤之聽。深虞再瀆，罔措一辭。敢期專介之來，俯叩衡門之下。賜之以五雲翰，重之以十朋樽。蓋憐其貧悴，如常處於積陰沍寒；故加之拊存，使同歸於春風和氣。某敢不茂迎剛長，以對時亨。紀平淮之功，雖莫陪於韓愈；述興唐之頌，尚或比於次山。《漫塘集》卷一六。

### 回金陵趙帥善湘啓

長淮以南，侵疆盡復，泰山如礪，大功不刊，赫然威名，震於夷夏。有煒尚方之賜，丕昭當宁之誠。仰惟下拜登受之餘，曷勝有功見知之喜。某官詩書實學，文武全才。若姬公之輔周，任撫綏萬方、四征不庭之勞；如孔明之佐蜀，奮獎率三軍、北定中原之志。談笑而鯨鯢授首，指麾而狐兔傾巢。大書幾徧於旂常，深刻仍周於彝鼎。鄰境知有人之足畏，朝家恨無官之可酬。稽羲經在師之爻，舉《春秋》賜胙之禮。加之備物，燁然在庭。既體貌之增崇，宜精神之益壯。如聞中土生聚，實苦北敵繹騷。兼以新師，已圍古汴，竊恐必有援匈奴五單于爭立之事，欲遂用樊噲十萬衆橫行之謀。且謂人心久歸，可爲扼吭擣虛之計；而又天示常象，已開除舊布新之祥。倘遂舉義旗而長驅，必有奉壺漿而來迓。可期三輔復見漢官儀，無令諸公徒效楚囚泣。此其爲說甚壯，且其陳誼甚高。然而草茅之人，深爲根本之慮。蓋年來穀食滋貴，而目前楮幣浸輕。幣輕則賞或不行，食貴則糧恐弗繼。况降卒散漫於城市，恐狼心之尚存；而齊民憔悴於里閭，或狗盜之不免。要須在我有可勝之勢，乃能乘彼不可失之機。所望隆寬，不遺愚者之千慮；庶幾盛際，弗虧王道之萬全。某漫浪江湖，駸尋歲月。旨酒錫難老之壽，積荷知憐；竿牘修小夫之恭，莫殫報效。輒因燕賀，私述瘋憂。言之不文，惟勿加之罪；事或近似，冀有味其言。老眼不能細書，又不敢委之傭書者，齋三日乃發故篋，得幅紙信筆作

此。《漫塘集》卷一六。

### 回端明趙大使賀年啓

泰然後安，萬國喜回於新歲；豫順以動，元勳獨仰於宗工。茂對三朝，益綏多祉。恭以某官精忠貫日，一德格天。曩以叛臣，敢奸王略。棘門細柳，出總雲屯；江滸淮瀆，肅將天討。防風專車之骨節，方春富父終生之戈；子璋糊血之髑髏，已擲猛將花卿之手。燈火又臨於元夕，絲綸屢下於昕朝。秘殿隆名，班實聯於宰路；制垣大號，令仍肅於轅門。威名已暢於華戎，靜樂更延於仁壽。某漁樵浪跡，疾病餘生。涸轍不濡，望龍門而益遠；枝巢自適，脩燕賀以無由。敢冀矜容，不加斥絕。傳封一墜，已分奎壁之光；旨酒前陳，更挹河潢之潤。久矣文園之病渴，居然錄事之無書。拜賜燁然，捫心感甚。雖慚韓愈，莫書裴令之功；尚效奚斯，載述魯侯之頌。《漫塘集》卷一六。

### 回趙度支時侃啓

伏審游膺帝制，入踐郎闈。至止鄉邦，不異晝行文錦；鼎來府史，已分天上奇香。紛賀厦以相先，愧登門之獨後。恭以某官陽春淑氣，霽月英姿。淮右承流，獨上二邊之最；漢庭選表，宜參列宿

之躔。方國家廩庾之空虛，而州縣貨泉之膠擾，渴聞一語，以屈羣謀。職思其居，諒有變通之策；言底可績，佇興見晚之嗟。皂囊甫徹於宸聰，紫橐即陪於禁從。某無方愈疾，有覩逢人。迹非自外於故交，形顧已非於昔我。漁父莞爾而笑，聊同汗漫之游；大賢何所不容，尚略往來之禮。不然獲戾，奚以自文。抑恐饗鳥異乎魯郊，觀魚同乎單父。奏小夫之竿牘，姑自訟於此時；指童子之釣游，儻許陪於他日。更慚狂斐，併冀矜容。《漫塘集》卷一六。

### 賀張寺丞鎬得郡啓

祇奉明恩，載膺望郡。貳崇禮於外府，方深求舊之懷；推陽城於道州，忽奉維新之渥。千里喜仁聲之被，四方知公議之伸。贊美之深，受知所共。某官粹然天分，卓矣月評。待物之溫，和氣春風；律己之嚴，清冰寒露。選諸所表，再轉而丞。方直上於雲霄，忽退安於丘壑。喜歸亭下，松菊猶存；晚秀堂前，芝蘭爭茂。更修庠序之教，以收族黨之英。以陶靖節之高風，而有范文正之義舉。豈比餘子，取持祿保位之譏；亦異臞儒，犯潔身亂倫之戒。進退兩得，望實益孚。上眷不忘，師言允屬。起從琳館，再畀竹符。不惟正千載之違，若宗元所記；抑將吐萬物之氣，如子美所云。某雖已同鷗鷺之忘機，然尚知燕雀之賀厦。敬哀頌語，以寫微忱。居屬臯而立綢繆，雖此日莫陪於後乘；作神仙而辭富貴，或他時可貢於短篇。頌詠惟深，敷陳罔既。《漫塘集》卷一六。

## 回知盱眙劉都統倬賀除司令啓

疾病支離，已負漢廷之詔；情文粲爛，更枉劉公之書。三復以還，多辭莫謝。某粵從弱冠，得綴末科；甫及中年，而有風證。以致外貌，不異天黥。荷聖世之不遺，念孤蹤之久滯。忽疏一札，俾殿百僚。然而某已久同鷗鷺之盟，其可接鴛鴻之侶。雖已遂祈閒之請，其敢忘借助之由。某官熟中秘之書，鍾西州之氣。豈但如羊叔子，足以得南來之心；蓋有若諸葛公，常欲爲北定之計。已盡收於豪傑，更博訪於隱微。雖某於門墻，一日之雅素無；而心忘位分，五雲之翰先辱。飲江州之酒，竊自擬於淵明；辭齊王之金，尚深原於孟子。心之感激，言莫形容。《漫塘集》卷一六。

## 賀符丞仁壽啓

伏惟擢自警曹，榮須贊府。雖事從其長，未足據賢者之長；而余不負丞，已彌聳邑人之望。瓜時非遠，粉社有光。某官天分粹然，月評高甚。戶外之屨常滿，腹中之笥不窮。韓子少時，蓋嘗四舉于禮部；孫洪晚歲，寧須再上于太常。甫對宸庭，即登宦路。三年治狀，坐令鼠狗盜之革心；一日除書，會見雁鷺行之破膽。某粵從卍角，得遂承顏。從子貢游，雖愧原思之病；爲王陽喜，不勝貢禹之

情。《漫塘集》卷一六。

### 回呂制幹好問賀除直秘閣啓

晚歲軒裳，久茲絕望；先家香火，遽此具員。辱貺長牋，以光末路。退循初意，實有覲顏。某一自歸田，恍如隔世。雞鳴起舞，殊非少壯之時；鳥倦知還，寧作奮飛之想！方真人之御極，正多士之盈庭，豈意衰孱，亦膺獎拔。累上投閒之請，更叨從欲之仁。俾內聯冊府之班，而外綴祠官之列。雖名非其實，而下頗升高。致此何由，念之至熟。某官清才瑞世，高義薄雲。當從容入幕之時，念疇昔通家之舊。萋斐而成貝錦，已爲釋夫煩言；咳唾而爲珠璣，更曲借於餘論。因之吹送，有此僥逾。而某自斷此生，已無他念。既不敢干於升斗，亦何可列於縉紳。鷓鴣巢于一枝，所幸卑棲之有託；鳳凰翔于千仞，第祈快覩之爭先。《漫塘集》卷一六。

### 回臧丹陽鏞賀除寶謨奉祠啓

窮巷養疴，不計星霜之改；寶儲寓直，載分奎壁之光。感造化之非常，識吹噓之有自。某早緣多病，自棄明時。幸千齡際會於風雲，閱一士駸尋於溝壑。某官欽承當宁之意，俯念受廩之氓。謂其疾



不可爲，而心猶未昧，使得託名於禁近，庶不混跡於漁樵。某敢不祇沐恩波，益堅晚節？退惟庸瑣，實猶未免於鄉人；雖被龍光，其敢求避於舍者。尚見索形骸之外，使相忘道術之中。具謝不虔，賜察是望。《漫塘集》卷一六。

### 回張尉文德賀除常丞啓

陋巷偷生，久忘仕進；容臺列屬，誤玷選掄。感造化之非常，識夤緣之有自。某官情深友誼，行表鄉評。萬里之程，行快大鵬之運；數仞而下，更憐尺鷃之卑。且蚤歲周庠之從游，平生晉鄙之薰德，極其吹借，致此僥逾。更貽駢儷錦繡之文，以爲糞朽土木之寵。而某年垂七秩，才乏寸長。十年騎馬之朝，必難陪於處士；尺素烹魚而得，第知佩於故人。稟謝稽違，仰祈識察。《漫塘集》卷一六。

### 謝泉南陳尉惠周禮說啓

國有六職，言之非艱，學不專心，視之不見。必嘗從事於此，乃能折衷其間。某官風流遠紹於太丘，月評可質之許劭。三復二篇之予奪，足明衆論之是非。緬懷里中人，來爲坐上客。因迂蘭佩，猥及蓬廬。某已久同陶令之棄官，何敢問孟軻之班爵。夜闌秉燭，懸知共話於鄉關；月下推門，尚擬相

從於僧舍。先此具謝，他遲拱陳。《漫塘集》卷一六。

### 回新真州杜教授輔良啓

鄭廣文之才名，聞之久矣；禰正平之刺字，得之歉然。載披銜袖之文，更悵盍簪之晚。某官陽春淑氣，霽月英姿。蚤擢秀於桂林，即蜚香於梅隱。顧徼巡之職，莫展於長才；而宥密之司，實資於婉畫。爰疏恩於楓陛，小遲次於芹宮。幸甚吾邦，鄰於寓里。事大夫之賢者，諒無彼此之分；立諸生而誨之，曲徇勤渠之請。某衰遲晚節，際遇英規。烹魚喜於得書，況承親授；殺雞聊以爲黍，尚丐肯臨。《漫塘集》卷一六。

### 回修江劉君啓

爲李君御，久矣聞名；得曹公書，喜於會面。更承駢儷之及，仰欽眷予之深。某人德器老成，詩律高雅。暢幽懷于風月，抑壯志於雲霄。足繼前賢，相從修水之上；更全隱德，不愧廬山之高。某百病侵凌，一官漫浪，孤生自嘆，洪造莫酬。老將至而耄及之，雖追悔而無及；朝聞道而死可矣，尚忠告之勿遺。稟報匆匆，勿罪草草。《漫塘集》卷一六。

## 回友人求館啓

夏日可畏，方睇元亮於北窗；清風徐來，忽捧孟公之尺牘。居然展誦，洗我煩歎。某人里之秀民，古之學者。賢能之書鄉老，行矣奮飛；學校以明人倫，當從遠到。雖士而爲貧，固不辭於往教；然學以爲己，亦頗患於爲師。願言安之，以圖大者。某吹齋末路，掃軌衡門。叙孔氏之通家，敢未忘於宿好；擬曹交之假館，愧莫效於微誠。尚冀寬宏，賜之鑑察。《漫塘集》卷一六。

# 全宋文卷六八三五

劉 宰 一六

## 辭鄉友請主課會啓

某式喜德星，羣然萃聚，不辭畏暑，賜以臨存，使之命題，欲以肄業。自量不學，敢控忱辭。恭惟吾鄉，挺生衆雋。歲貢十二子，蓋在昔所無；名先五百人，方自今以始。宜得奇士，以主文盟。潘葑固學海之老龍，壽昌亦德輝之翔鳳。任道不殊於闕里，存心更有於當塗。三人同行，萬夫莫敵。况聞鄉校，樂育奇才。雲間陸士龍，方聿新於教法；天上張公子，更遠效於師資。如某者，六十徒愧於行年，三萬相忘於插架。綠囊遘反，非敢惜於微勞；白首無能，恐有孤於厚意。仰祈原貸，特追譴

呵。《漫塘集》卷一六。

## 代外舅梁漕謝舉白代啓

文昌進位，聳觀三日之薦賢；公車奏名，乃欠平生之識面。亶惟盛事，足振頽風。竊以人情相孚，而後相知，聖門所譽，必有所試。故伯垂遜及於同列，而韓起推趙武以比肩。未聞推轂之加，曾匪執鞭之舊。矧位已高於八座，而數僅止於一員。位尊則人共冀於吹噓，數狹則己尤難於決擇。諒惟崔祐甫，必取於親故八百人之中；使若平原君，當求之門下十九士之列。苟其道之反是，必所舉之非常。如某者素無絕俗之資，蚤失過庭之訓。幸逢千載，勉效寸長。半世迍邐，跡偶同於恬約；六條寅奉，政奚有於廉平。以至簿書戢鴈鷺之欺，財用防鼠雀之耗。第知以勤補拙，安能以虛爲盈。許以精明，譽言過矣。計其裁剴，成績幾何。雖喜冒此爲進身之階，然恐因之爲知己之累。逖聞郵置，積愧丘山。某官淑氣陽春，清標霽月，心惟靜退，政在撫摩。知識超然，知堅冰於履霜陰凝之始；才猷卓爾，別利器於盤根錯節之間。凡茲過獎之辭，皆其允蹈之實。渙絲綸於楓陛，新領袖於版曹。夙登龍門，或覬拔茅之連茹；有如馬走，豈期得寶以無心。某敢不深惟華袞之褒，益謹素餐之戒。爲李君之御，幸夤緣於此時；同文子之升，敢庶幾於他日。《漫塘集》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四三。

### 代外舅賀司諫啓

誕膺帝制，就陟諫垣。明主可爲忠言，幸親逢於千載；仁者宜在高位，爰進長於七人。國是不搖，輿情胥豫。自官名肇始於周室，而事任始正於雍熙。觀前輩勉范文正之書，與異時責高若訥之句。知時委任，繫國重輕。某官氣稟春溫，量涵秋宇。先生之入太學，儒林夙仰於範摹；學士之登瀛洲，王度式資於金玉。天啓上聖，日恢遠圖。爰拔擢於縉紳，俾拾遺於禁闥。獻可替否，非堯舜之道弗陳；距詖息邪，使楊墨之害不作。甚稱上意，亟拜除書。袞職維仲山甫補之，諒益攄於素蘊；淇奧美衛武公德也，佇入轉於洪鈞。某猥備驅馳，遠依覆露。雖莫陪珠履三千客，進展賀誠；尚能集諫疏數百篇，示爲來式。《漫塘集》卷一六。

### 代外舅賀丘宣撫宗密啓

伏審以大司寇，駐古揚州。河洛風塵，式徯甲兵之洗；江淮表裏，逖瞻節制之雄。十乘啓元戎之行，萬里屹長城之衛。天開廟略，雷動歡聲。恭惟某官沈潛圯下之子房，慨慷隆中之諸葛。甫賜太常之第，即膺孝廟之知。金馬石渠，屢上禁嚴之直；虎符龍節，徧更穰浩之區。于今全蜀之民，尚思何

武之去。十年家食，萬卷生涯。上方爲尅復神州之圖，公雅有誓清中原之志。旋歸紫橐，力抗皂囊。謂外攘須本內修，而遠來必由近悅。儻苟一時之快意，能無後日之噬臍！衆竊遲之，我則異是。秦淮鍾阜，出司留鑰之嚴；灞上棘門，屢見更刀之折。乃眷典刑之彥，屢陳藥石之言。罔敵我師，徒得君重。內聯法從，峻文昌八座之班；外總師徒，刷靖康百年之恥。願益量於彼己，以內固於藩垣。男耕女桑，盡復邊甿之舊；壺漿簞食，庶來遺老之迎。遂戢干戈，進調鼎鼎。某猥將使指，阻叩賓墀。登灞道而望長安，雖莫陪於先覩；勒燕然以銘漢德，尚有冀於將來。《漫塘集》卷一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六一。

### 代賀黃察院啓

錫命龍墀，升華烏府。四方引領，爭觀鷗鷺之橫秋；三沐脩辭，敢同燕雀之賀厦。某官德寬而栗，氣大且剛。妙年蟬蛻於詞場，即日鷹揚於仕路。百里而宰，有西京循吏之風；再轉爲丞，極東觀道山之選。英姿玉立，榮問川流。聿新糾察之權，大慰傾依之愫。顧政之有弊如腹心之疾，而責之所寄惟耳目之司。寬厚必幾於容姦，矯激必流於過察。惟中之所存，柔不茹剛不吐；至義有當爲，健而說決而和。庶聖主都謙受之名，抑君子享泰來之吉。敢陳一得，少補萬分。某久矣睽違，懷哉德義。方千里之旱，正困驅馳；修尺素之書，尚貸狂斐。歸心采切，涉筆何窮。《漫塘集》卷一六。

### 代賀豐提舉啓

伏審祇奉辟書，進長宣幕，王人故在諸侯之右，上介復居賓佐之先。除日又新，物情胥豫。伏以某官剛方之氣。正直之姿，自期古人，不數餘子。通金閨之籍，驟膺神聖之簡知；奉玉節而行，盡究貨財之本末。爰以光華之禮樂，就持議論之樞機。毋徒快意於一時，庶不噬臍於後日。某尚茲竊吹，久矣倦飛。淮蔡成功，知必登於韓愈；王陽在位，惟效喜於貢公。《漫塘集》卷一六。

### 代陶惠民上史丞相啓

槐庭政暇，方虛己以招延；藥市官卑，亦潔身而趨進。若爲諛語，諒所厭聞。用敬獻其朴忠，尚俯垂於鈞覽。維公宰輔，佩世安危，惟不玩常則政治可常，惟不厭事則國家無事。玩常則變生於不測，厭事則權去而不知。發于其心，繆以千里。故臯陶之股肱帝舜，致謹于一日萬幾；周公之左右成周，勤施乎三王四事。伊尹以日新望太甲，傅說以時敏告高宗。蔽以一言，所其無逸。後之賢佐，狃於小成。曹參之飲酒無爲，謝安之圍棋決勝。或以清淨成寧一之俗，或以文雅爲風流之宗。然使人主無畏相之心，禍已基於諸呂；致中原失投機之會，釁莫弭於沿邊。推原其由，慨嘆何已。天啓巨哲，



日恢遠圖。某官鍾宇宙之泰和，探聖賢之絕學。家傳相業，猶李衛公之於唐；獨運化鈞，小諸葛亮之於蜀。神人感悅，年穀順成。當一千載明良相逢，越十二年規模略定。著爲律，疏爲令，坦若可行；小作紀，大作綱，秩然不紊。制亂民如几上肉，走羣雄如盤中珠。則夫遂享成功，第專要務。授任於四岳羣牧，聽事於五日一朝。使法守各嚴於有司，而叢脞不及於元首。茲固哲人保身之術，豈但道家谷神之方。然懷安者敗之媒，養尊者姦之府。固嘗聽之輿誦，似未悉夫盛心。蓋士訝接納之希，事疑報可之緩。朝夕或廢，若爲啓沃，選任不時，能無淹滯？況山東之忠義未奠厥居，而關外之阨塞未還其舊。儻王文正聲樂之奉，遂盛於曩年；恐裴晉公浮沈之譏，難逃於晚節。雖然，猶身計耳，如國事何。願垂采菲之仁，遠取苞桑之戒。夙夜匪懈，嚴事上之恭；微賤不遺，盡接下之禮。而又傲於有位，欽乃攸司。三風十愆，勿使有一于是；四方萬里，固應不貳其心。燁然功名，光于簡冊。某青衫半世，白髮滿頭。分芹泮於侯邦，適當城守；須瓜時於輦局，更值家艱。仰欽造物之慈，俾綴惠民之選。某之所急者數人之薦，某之所望者一盼之私。顧乃當頌而規，夫豈以訐爲直。蓋忠於吾相，即所以忠吾國；而利於吾國，乃所以利吾身。故述其情，他不復計。儻舉之筦庫，何榮如之；或麾之門墻，亦命也已。《漫塘集》卷一六。

### 代謝知縣差學賓啓

窮閭養疾，曷奉親權；鄉校育材，忽叨賓選。喜不知於手舞，感何啻於心銘。竊以庠序之興，風教所自。故凡居於領袖，夫豈具文；欲共振於紀綱，以成美化。其或待以客禮，不使混於生員。必也不浮其名，庶或相觀而善。如某者支離病體，冷落生涯。茅舍日高，炊烟未起；地爐歲晚，冷灰不然。多謝鄉鄰，助供菽水。然米僅周於囊底，錢不半於杖頭。更值年饑，寧能家給。雖轉死溝壑，顧在己之何辭；而遠棄庭闈，實於心而未忍。敢圖寒谷，亦遇大鈞。茲蓋伏遇某官以孟軻樂育之仁，行潁叔錫類之政。謂饑所當恤，何況於爲士；士所當急，何況於有親。爰創此員，俾霑薄俸。緡錢之賜，已不啻於中流之一壺；廩粟之頒，更强半於折腰之五斗。少供母養，一洗婦愁。某自顧摧頽，徒深感刻。投桃之報，知莫效於詩歌；結草之圖，尚有符於傳記。《漫塘集》卷一六。

### 代縣庠士友上張守尚書啓

縣庠塊處，雖熟聞單父之琴；幕府天開，曾未拜尚書之履。敢同青佩，冒進黃堂。恭惟某官冠世才猷，摩空閥閱。自昔父子兄弟，入衣冠盛事之圖；維時學問文章，超古今諸儒之右。凜乎風力，障

彼波流。方特立朝廷，君子有恃而不恐；暨出爲師帥，主德無往而弗宣。厥今江右十州之民，未忘廉公五袴之詠。夢想四明之山水，懇辭九牧於雲霄。眷茲千乘之邦，困於積年之旱。賑濟有同於畫餅，流離殆類於弈棋。洪惟聖心，徒得君重。詔飛丹陛，歡動朱方。遂移冀部之天，來蘇彫瘵；迨沛傅巖之雨，一洗焦枯。窮閭已荷於拊摩，多士尤資於教育。伏念某箕裘遠紹，鉛槧非長。五十而無聞，雖窮居之有覲；三隅之不反，曾退省之未甘。曩製錦之誤知，俾橫經而在列。敢謂歷階而上，有同揚粃之前。顧校舍雖具體而微，而生徒乏餬口之計。欲文翁之化，遠覃於屬邑；俾鄭人之刺，不見於當今。非皂蓋從容之時，拜手敬陳於下悃；則衮衣歸去之後，噬臍徒悔於將來。是用斐然成章，伏而聽命。儻令學子不羨大田多稼之詩，庶幾我公無愧中沚菁莪之詠。依歸采切，敷序奚殫。《漫塘集》卷一六。

### 代恭靖兄調建平尉謝錢總領啓

彤庭射策，猥同西漢之甲科；銓部程材，更玷南昌之隱吏。雖桂籍有慚於少壯，而藍袍均拜於恩榮。幸而得之，顏則厚矣。竊以特恩之取士，蓋收累舉之棄人。以其更事之多，庶乎閱理之熟。然而阨窮已甚，則惟務苟得；血氣既衰，則烏能自強。主父偃猶以日暮而倒行，安昌侯尚以年老而防怨。矧姓名未階于九品，而得失徒決於一朝。阿世好則連茹以征，忤時尚則飯蔬以沒。非其詳審命義而不

顧溝壑，安能明斥利害而輕觸雷霆。如某者世業一廛，君門萬里。抱遺經，究始終，理粗識於尊王；及大比，興賢能，名獲陪於選士。對短檠而嘆息，拊長劍以悲鳴。不慙仰嚇之鴟，恐作不鳴之雁。喜承清問，例及陳人。公孫復上於鄉邦，靡容遜謝；賈誼少知於治體，不憚敷陳。謂政令造端於中書，而惡出多門；謂兆庶繫命於東宮，而盍親正士。笑仲舒之所陳大槩，陋谷永之專攻上躬。劉蕡之敢誦言，自期不第；匡衡之弗應令，宜復罷歸。而乃甄收同李却之諸人，調補過平原之文學。靖惟僥冒，厥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以道而事君，求士以報國，當臨遣輶車之日，正親覽奏篇之時。擇狂夫之言，必有沃心之論；獻愚者之慮，得無逆耳之嫌。前旌甫屆於崇臺，漫刺未通於涓府。十萬錢之愧，已下及於衡茅；一百里之行，遂無憂於桂玉。是謂曲成之賜，敢忘特達之知。四牡光華，推轂已勤於此日；洪鈞坱圠，鑄金更徯於他時。感佩采深，形容罔既。《漫塘集》卷一六。

### 代建平尉兄謝李倉舉關陞啓

分曹下邑，足未造於龍門；薦士崇臺，名忽塵於鸚表。不求而與，乃前輩所責難於先正；退省其私，豈孤生宜得此於大賢。冒以爲榮，歉然知愧。竊以士貴更事，而慮事深者或失之畏縮；士貴有志，而立志銳者或過於作爲。故胡公天下中庸，曾無補於世；而賈生洛陽年少，亦見廢於時。惟其外知窮閭之隱微，而內推中心之惻怛，有猷有守，不激不隨，庶可當袞字之褒，抑不負陶成之力。如某

者桑榆暮景，箠楚卑官，命素阨於五窮，縣更逢於九廢。財賦赤立，官吏倉皇。妻孥以闕俸給而歸，自安旅瑣；徒隸以無備直而散，力事羈縻。重以年饑，傷哉民瘼。尚賴皇華之使，曲意撫摩；故令愁歎之民，及茲綏靖。然窮斯濫矣，孰能禦之。職思其憂，夜不能寐。縱使情盡知矣，猶之識道而閉關；藉自心誠求之，殆亦無麵而作餅。未遑逃責，何敢求知。茲蓋伏遇某官以三館之儒宗，司九郡之民命。博采輿人之誦，以觀郡吏之能。以某終老犁鋤，艱難備歷，一念田里，食息不忘。賜以甄收，許其序進。金非躍於大冶，寶自得於深山。靖念僥踰，若爲稱塞。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已肩報德之心；饑者求食，寒者求衣，尚軫時宰之念。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具啓事，塵獻以謝。《漫塘集》卷一六。

### 代張句容尉謝余帥舉關陞啓

鳳曆初開，薦士聳瞻於連帥；鸚書直上，奏名乃始於陳人。當嗟古道之不存，豈謂吾身之親見。感銘心石，愧負背芒。百拜捧章，三熏贊謝。竊惟薦舉一路，僥倖多門。其在于今，厥有定價。可爲太息也已，尚忍重言之哉！其或不與俗同，難以貨取，則必由於夙契若孔、李先君，出於名門如王、謝子弟。否則借勢於金、張、許、史，爲之增重；結交於王、貢、蕭、朱，相與游談。庶從之也輕，得之孔易。或逢知己，而不俟問人，亦須掃舍人之門，勤於造請，貢小夫之牘，力於懇祈。乞有類於

播間，巽不止於床下。雖至再三而不憚，庶幾萬一之見收。如某者圭華寒生，布韋下士。雁塔竟辜于壯志，鹿鳴幾誤於升歌。少不如人，况乃日暮而塗遠；思不出位，敢忘夜寐以夙興。至於選人之用舉員，職狀之優令削，皆夢想之不到，豈覬覦之敢萌。况路別九州，府分五縣，秩自八品以下，員且百數有加。以言其材，皆一國之士與天下之士；而觀所主，非貴戚之卿則異姓之卿。况蟠木之先有容，且囊錐之末立見。有如么麼，重以衰殘，固宜反求，豈應妄想。故若主人之雁，寧死不鳴；亦知大冶之金，豈容自躍。敢意首春之舉，乃先遲暮之人，用匪時須，學無師法。愧一長之猶歉，豈二者之俱優。雖窮居抗志之素堅，然臨事求功之莫集。未知稱塞，誤辱品題。茲蓋恭遇某官受三聖之知，而握一世風俗之樞機；承上相之傳，而爲四海人物之宗主。謂必與夫求者，則奔競之習勝；惟自後而先之，則恬淡之操成。所以度越衆人而甄收，真足駭動流俗之觀聽。得非所冀，寵至若驚。某敢不仰佩洪私，俯堅素節。過北冀增三倍價，或舒窘步於他時；爲南豐持一瓣香，敢誓寸心於此日。其餘歸嚮，罔既叙陳。《漫塘集》卷一六。

### 代張穿山鹽場回交代啓

杯酒接殷勤之歡，恍驚昨夢；尺素述交承之好，忽奉先施。仰體謙光，俯慙蒙陋。竊以鬻海之利，實爲足國之方。有若通山，創於近歲，規爲苟且，條約闊疏。非兩賢之相承，講若畫一，則不才

者繼至，何所折衷！某官探學海之淵源，作詞林之根柢。楓宸賜第，馬蹄蚤踏於春風；梅隱效官，犬吠不聞於夜月。宜遂列北門之直，猶俯臨東海之濱。天惟棐忱，地不愛寶。熬波出素，論功獨最於攸司；泛水依紅，贊畫更裨於大府。方鶚書之交上，正鵬路之宏開。雖及瓜之期，猶有數月之隔；而行李之使，已勤一介之來。蓋恐其意氣衰頹，而遲遲其行；且懲夫世俗薄惡，而戀戀不去。風義若此，報稱謂何。伏念某屢戰文場，一官暮景。由南昌而往不復反，雖本夙心；顧東臯之存者幾何，尚須微祿。適里中人之過譽，荷部使者之誤知。俾越中銓之拘攣，而從外臺之辟置。去秋重有於僥倖，累日得奉於從容。忽拜手書，如承面命。果作臧之羨，知莫踵於前芳；推告新之誠，尚有須於後會。《漫塘集》卷一六。

### 代姪用辰謝鄉舉啓 一

考西周之制，猶昧指歸；貢北府之英，忽塵首選。矧惟同產，亦預偕升。非大賢曲賜於包荒，則小子曷由而並進。粵自三代之澤既斬，而六官之書不傳。重以始皇疾惡特甚，而焚滅無餘；孝武瀆亂是云，而排棄弗錄。雖《七略》總序，僅見取於劉歆；而六國陰謀，未釋疑於何氏。以至鄭衆之博而莫明書禮之異，賈陸之通而未知鄉遂之分。天之未喪斯文，要必有待；後之一遇大聖，乃可舉行。雅尚此書，亶惟昭代。學省與六經而並列，舉場惟三禮之獨優。熙寧大臣，謂以之而致君；元豐聖人，

亦因之而定制。由此選者，厥惟艱哉。非如郟子之對叔孫，深明龍鳳之紀；又若蔡墨之答魏獻，詳推社稷之臣。豈足陳作者之前，而遂玷褻然之舉。如某者月評素下，天分不高。學禮於過庭，蚤承慈訓；倚門而望汝，久負心期。蓋屢困於點頭，未免失於交臂。論秀而升之學，雖嘗居闔郡之先；觀光而賓于王，乃不預造廷之數。棲遲三載，俯仰一塵。久冥心於蟲臂鼠肝，豈過計於雞口牛後。忽聞芝詔，又下棘闈。郭隗登臺，已獨先於羣彥；季方爲弟，亦濫綴於後陳。人謂爲榮，已獨知愧。所自喜者，蓋亦有之。疾痛呻吟，內寬病母之意；塵埃奔走，外紓嚴父之懷。茲蓋伏遇某官以冰清玉潔之姿，富川納山藏之量。詞源浩浩，筆陣翩翩。雙鳧之飛，已推縣最；一鶚之上，盍踐朝行。猶爾低回，翻然外補。江山佳處，已不孤歐文忠之詩；風月平分，更可續蘇長公之句。鼎來別乘，適啓貢闈。既補周鄉老之獻書，更參漢郡守之勸駕。以致樗散，亦預甄收。某敢不勉所未能，期於有用。秋風浩蕩，已同雁序之飛；春浪和融，更借龍門之便。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漫塘集》卷一六。

代姪用辰謝鄉舉啓 二

秋闈較藝，舊愧在於廬前；天府登名，今復陪於漢傑。矧三邑俊彥，蝟毛而奮；獨一門兄弟，鼎足其間。雖粗慰於庭闈，抑有慚於鄉黨。自朝廷立糊名之制，而場屋絕取士之私。固有通榜居多同氣，而不累於偏；亦有闔郡弗薦一人而不嫌於寡。凡預此選，皆惟其才。如某者四十無聞，已愧於孔門；



三百設官，未詳於周典。故鶚表雖聯於季氏，而鵬程尚阻於南溟。風雨對床，共守過庭之訓；雲霄得路，誓殫報國之忠。賓興之詔又下於九天，彙征之吉寧忘於此日。人曰一之謂甚，我則再而不衰。荷朱衣之弗遺，俾青氈之僅復。數列侯之位次，雖尚愧於曹參；第進士之詞章，喜猶先於杜牧。非藉使星之照，曷持文鑑之平。茲蓋伏遇某官性資高明，識度凝遠。跡其平日履屐之間，無不得人；推此誠心吐握之頃，惟恐失士。方十萬竈正資於給饟，適二千石稍緩於驅車。爰奉廷綸，暫紆郡紱。恪遵成憲，申飭攸司。端以棣華，獨仰公門之盛；遂令茅茹，亦連寒士之家。某敢不仰藉吹噓，勉圖奮迅？廣寒丹桂，儻共折於高枝；岱嶽青松，當益堅於晚節。《漫塘集》卷一六。

### 代姪崇雋謝鄉舉啓 一

秋闈獻賦，慙無擲地之聲；天府登名，猥玷鑄金之列。矧先鶚表，更屬雁行。榮萃一門，感深六腑。竊以法制雖曰由舊，人心貴在作新。自文體變於歐、蘇以來，里選詳於熙、豐而後，人物之盛，古昔所無。習久而忘，或者析言而破律；事久而玩，居然廢法而徇情。其在於今，深懲厥弊。屬當大比，申飭攸司，擇雄深雅健之文以爲標準，選公正聰明之士以肅紀綱。既伐柯之則在前，而亂苗之莠已去。冒濫者削跡，浮靡者革心。宜得實能，以副公選。如某者雕蟲是習，刻鵠未成。生理索然，僅歎短檠之在；親年老矣，豈忘三釜之營。結髮雞窗，剗心蠹簡。固嘗終夜不寐，蓋亦靡日不思。時當

天日之清明，令若雷風之鼓舞。相連茅茹，有韡棣華。三人之行，雖悵一人之失；前車之覆，亦幸後車之收。敢云難爲弟難爲兄，共喜升於鄉升於學。重愧墮篋之末至，乃參律呂之前陳。茲蓋伏遇某官霽月英姿，陽春淑氣，文采中郎之嗣，風流伯始之家。葉縣飛鳧，已喜雲霄之近；治中展驥，俯從風月之分。適周鄉老之獻書，佐漢郡守之勸駕。以致么麼，亦預甄收。某敢不仰體誤知，益堅素履？擢禮闈之桂，儻少慰於雙親；看長安之花，肯但同於餘子。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漫塘集》卷一六。

代姪崇雋謝鄉舉啓 二

竊以往歲賓興，取數偶符於商頌；今茲旅進，登名復玷於箕疇。顧月評所升幾何，而雲路可階於此。矧惟一鶚之薦，乃容二鳳之偕。人以爲榮，己則知懼。自朝廷重科目之選，而士子病場屋之艱。故雖以公孫之才名，猶難再舉；必有若蘇氏之兄弟，斯可同升。矧惟吾邦，號曰多士，選幾百一，差在毫釐，又叨茅茹之連，允屬棣華之韡。如某者早聞詩禮，粗識簡編。半世雞窗，辛勤已甚；雙親鶴髮，喜懼併深。雁行昔忝於齊飛，鷁退未酬於始願。喜青氈之克復，更綵衣之相輝。矧以名聞，適當中立，雖慚周士見稱洙泗之間，尚友唐賢得伴瀛州之選。靖言僥冒，實有夤緣。恭惟某官以玉立之英姿，鍾金行之勁氣。雖家傳之學，獨妙於當世；而陸沈之士，不忘於盛心。當細柳連營，正資轉餉；適丹陽重地，暫倚折衝。祇承明詔之頒，式謹聖賢之獻。申明憲度，加重禮文。遂併衰宗，獲參諸

彦。某敢不相戒於風雨對床之夜，加勉於雲霄接武之時。要使功名，不落餘子之後；肯圖溫飽，上辜國士之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漫塘集》卷一六。

### 代姪應龍謝鄉舉啓

竊以藝專蟲篆，難升孔氏之門；祥叶鳳鳴，適應軒轅之律。鼎來捷報，喜動慈顏。幸乃自天，恩歸有地。洪惟得士，莫盛於國家；載考設科，率本於詞賦。固有玩舉子之業於平日，而設元輔之器於異時。須要不愧於子墨客卿，斯可見推於鄉老郡吏。如某者素安拙訥，何有見聞。問一得三，早傷於孤苦；駢四儷六，長乏於師承。恐墜箕裘，勉親筆硯。七秩之母，已當喜懼之年；百畝之田，無非腴削之日。又內外不啻百指，而饑寒皆切一身。難哉固窮，赧然往教，勢非得已，心實自知。倏聞明聖之朝，又下賢能之詔。獻荆山之玉，敢憚楚囚；聚咸陽之金，偶符秦鑄。矧闔縣或僅薦其一，而吾門乃並列者三。儻非卿月之照臨，曷致士風之振起。茲蓋恭遇某官淵源家學，冠冕宦途。以彈壓天府之餘才，當饒給日畿之重寄。適當守將留滯西淮，爰以王人下兼北府。欽承芝檢，加毖棘闈。遂令衡鑑之官，不輕所予；亦使草茅之士，得效所長。某誓與雁行，少圖鷗化。廣庭賜策，儻遂拜於明綸；直道事人，誓不愆於素節。《漫塘集》卷一六。

### 代姪孫子勤謝鄉舉啓

考制度於六官，緬想八百年之盛；興賢能於三邑，猥介十七名之中。矧惟駢肩而前，實乃同堂之季。光生寒族，喜溢慈闈。粵自姬公致太平而成是書，至於戰國惡害己而去其籍。幸秦漢而下，傳猶未泯；而隋唐以來，用之不精。天之未喪斯文，必將有待；後之一遇大聖，可舉而行。熙寧大臣，謂以之而致君；元豐聖人，果因之而定制。由此其選，亦大惟艱。如某者弱植弗強，深居無與，蚤稟過庭之訓，中罹陟岵之悲。弓冶箕裘，深知當紹；簡編燈火，其敢不親！豈意庸疏，遽叨選舉。引領而望，雖慚荀氏之龍；繼踵而來，猶具穆王之駿。况場屋相望於六載，而父子同占於一經。五綵斑衣，雖莫追於親育；青氈舊物，喜不替於家傳。幸出非常，恩歸有自。某官探列聖不傳之秘，受兩朝特達之知。中外踐揚，聲猷赫奕。淮壖攬轡，猶推保障之功；閩嶠建臺，獨仰冰霜之操。九列已高於卿月，一麾猶鎮於江天。實惠徧於惇嫠，鄰邑仰如父母。屬當大比，祇奉明綸。申飭攸司，不爲文具。盛服臨送，式張體貌之崇；綵筆親題，更示姓名之寵。眇然寒陋，有此遇逢，當益厲於初心，求不負於知己。躍桃花之浪，遂越禹門；聯棣萼之華，更符周雅。《漫塘集》卷一六。

# 全宋文卷六八三六

劉 宰 一七

## 通鎮江趙守范劄

竊以孟秋謹月，甘雨應期。恭惟某官以天上星辰，主江邊風月，山川改觀，宗社發祥，台候動止萬福。某久矣卑棲，睠焉高仰，飛沈異勢，拜伏無階。茲審錫命帝宸，陞華匠監。大江之左，正依玉節之光；二浙以西，更借金城之衛。豈但楚尾吳頭之故，有煩召父杜母之來。知己布於教條，敬陳於賀牘。某官英姿霽月，爽氣澄秋。讀人間未見之書，爲天下有用之學。青油幕下，正賡夜觀之吟；赤白囊中，忽報夕烽之警。一鼓作三軍之氣，十乘代元戎之行。陰闔陽開，孰測六奇之用；風飛雷厲，屢推千里之鋒。武夫悍將，奉命以爭先；儒生學士，動色以相賀。陸抗守邊之略，信不愧於伯言；孝文前席之思，欲亟見於賈誼。內徧儀於華貫，外游領於蕃宣。甫茲建臺，又爾易地。蓋兵之可用，古獨稱於京口；而謀之未寢，今猶慮於淮南。望公之來，真以日而爲歲；聞令之下，皆滌慮以洗

心。貪夫骨寒，黠吏膽落。乖爭侵暴，足知屏息於閭閻；風采精神，信可折衝於樽俎。願益體古人愷悌慈祥之意，以一洗積年愁恨歎息之聲。庶成保障之功，即正樞機之任。某蚤以多病，自棄明時。再冒招延，一無補報。俛焉耕鑿，免於饑寒。一塵爲氓，幸遇滕君之仁政；萬間庇士，敢祈杜老之歡顏。謹勒此代其身，致敬于庭下。意陋辭拙，且不嫻彝式，有乖事上之恭，以度外處之，幸甚。《漫塘集》卷一七。

### 慰趙守冬至劄

微陽肇復，庶彙潛通，恭惟某官當南路之日初回，望太行之雲益遠。一誠哀慕，五內分摧。然念大江之南，正資固圉；長淮以北，更藉折衝。惟深抑於至情，以導迎於和氣。某才非毛遂，雖莫預平原之十九人；頌擬奚斯，惟遙祝魯侯之萬千歲。無由面控，仰丐情原。《漫塘集》卷一七。

### 回韓守大倫劄

專价鼎來，華緘下墜，細字識隆謙之過，多儀欽厚意之將。四端出紅女之機，應念授衣之候；十壺遣從事之餉，尤憐把菊之情。錦荔螺頭，以慰其束苴采茶之勞；彩箋兔穎，以寫其登山臨水之感。

記存良厚，報稱謂何。某官家傳盟府之勳，身服聖門之教。方急符狎至，常思田里之寬；雖畫戟森羅，每想林泉之樂。淮陽信汲黯所薄，河內願寇君之留。惟酌民言，勿專己計。某少而落落，老已昏昏。了無鄒谷回春之能，徒有楚客悲秋之賦。無衣而何卒歲，已幸紓幽俗之憂；醉酒而歌太平，尚復見周家之盛。頌言及此，感歎兼之。謹勒此代其身謝于庭下。《漫塘集》卷一七。

### 回韓守請鹿鳴劄

以汝南月評之朝，舉周官歲貢之禮。不遺衰晚，亦賜招邀。仰惟二千石之尊，勸駕惟謹；固應大七十之老，扶杖往觀。竊以道同相謀，詩歌必類。方食苹之雅詠，散入箎絃；正連茹之羣英，進陪樽俎。詎宜此處，可著陳人，用控忱辭，仰祈矜照。辭齊王，出東郭，此心實異於孟軻；從江州，游廬山，他日儻同於元亮。《漫塘集》卷一七。

### 回韓守減苗斛劄

軫念一邑九鄉無告之民，盡革三斗八勝並緣之弊。二斛頒下，萬衆懽呼。某列在受塵，同深戴德。惟往事有當懲創，而細故尚須講明。小民所輸，僅止斗勝，則斗勝亦所宜更；更乞造斗一二面發

下，則小戶受賜者尤多。黠吏所增，常始勺合，則勺合亦所宜戒。乾道中，太守陳天麟侍郎總計倉場諸色合用，定為三斗八勝，許人戶自行斛槩，後却更於三斗八勝上增加「一」。竊乞明述旨意，詳載文移。其說四斗三升逐項各色「二」，將來不許更添。庶勒之堅珉，可垂於永式；而播之雅詠，盡揜於前聞。某敢因下問之先，輒忘上瀆之罪。仰祈宏度，特貫嚴誅。《漫塘集》卷一七。

〔一〕〔二〕斗：原作「斛」，據上文及文意改。

### 回韓總送賀新除禮劄

銅虎分符，已最治平之課；木牛給餉，益專總督之權。民歌今袴而昔襦，士喜投石而超距。事關軍國，權動神人。某曾未貢於賀牋，辱先頒於問餽。矧惟衰晚，允藉吹噓。起之間館之中，畀以容臺之屬。實以抱病，有負知音，方力控於忱辭，詎敢當於厚意。仰祈弘度，俯諒愚衷。《漫塘集》卷一七。

### 回韓總賀符請鄉舉劄

小兒末學，濫隨場屋之後塵；大比興能，偶占州閭之前列。由子弟之教，曾承於子產；而禮樂之光，尚賁於周原。致僥冒之若斯，實夤緣之有自。猶未伸於摧謝，已先辱於匪頒。老深舐犢之懷，曷



勝感佩；書拜雙魚之賜，更切欣榮。《漫塘集》卷一七。

### 回何守處久送賀七袞禮劄

恭惟二千石，已寬愁恨歎息於民間；更喜七十翁，得遂嬉戲遊遨於境內。特頒盛禮，以寵衰年。錦心繡口之文，鐵畫銀鈎之字。粲然二妙，藏去足以爲榮；副以多儀，並受寧得無愧。謹拜從事之辱，餘授使者以還。南窗容膝之易安，擬粗全於素守；北面稽首而再拜，尚曲諒於愚忱。時郡守被旨逮遣。《漫塘集》卷一七。

### 回張平江嗣古送七袞禮劄

恭惟二千石，方蘇愁恨歎息於東吳；頗喜七十翁，得遂嬉戲遊遨於北渚。所居山名。爰因新歲，遣貺盛儀，使內得以供魚菽之祭於家庭，外得以侈雞黍之招於鄰曲。更遣文星下照，老景增華，意厚而勤，感深以愧。歌雖寡和，未能措巴人之詞；壽欲作朋，尚擬繼魯侯之頌。其爲臯緩，敢幸容寬。

《漫塘集》卷一七。

## 回吳守淵到任劄

竊以日怙晝長，涼驚秋早。恭惟某官當勞來還定之時，行平易近民之政，百神呵護，千里懽呼，台候萬福。某比者鄉閭不幸，戎伍挺災，火盜相因，家室莫保。灞上將軍之如戲，固失防閑；潢池赤子之無知，亦幾扇動。肆煩趣駕，以任撫綏之寄；甫遂合符，即收蕩定之功。某官以世真才，膺時妙柬。河南治平之最，已光於前人；浙右澄清之功，未忘於舊部。故賞罰之行，堅如金石；而號令之布，疾若風雷。曾不崇朝，集此成績。某雖再謝誨函之辱，曾未一修屬部之恭。賜以風儀，光之雲翰。二千石爲禮厚矣，七十翁何德堪之。精縑非野服所宜，厚幣非塵甿敢受。用敢服歸于帑吏，餘悉敬領于使人。更有愚忱，敬陳別紙。蓋必小懲，乃可大戒；而無遠慮，必有近憂。併祈高明，深賜識鑑。《漫塘集》卷一七。

## 回吳守中秋送物劄

五馬人生貴，方仰竊於餘輝；明月今宵多，忽鼎來於嘉餉。富哉臘釀，美矣霜螯。餅餌芬香，果實羅列。具形真染，皆鐵畫銀鈎；敬誦好辭，信金聲玉振。自惟衰晚，曷稱撫綏！袖漫刺而弗前，愧

襴衡之不敏，舍正堂而安敢，尚齊相之矜原。秋氣益高，邊塵未靖。身安而國可保，尚謹節宣；內修而外自攘，更祈翼贊。伺頒召節，即貢賀牋，稟謝不虔，賜察是望。《漫塘集》卷一七。

### 回溧陽徐百里謂禮劄

敬領長牋，兼承真翰。幣實於筐，仰欽厚意之將；經必有權，更感誨言之及。顧惟衰朽，曷副矜存。某官粹然天姿，凜乎風節，推傳家之學，爲作邑之方。去惡如去草之農夫，何憂掣肘；愛民若愛子之慈父，孰不傾心。佇觀三異之成，即聽九遷之寵。某少焉不學，老矣無能。被毳荷氈，身敢專於衣帛；膠柱調瑟，理更昧於折衷。張公大谷之梨，放翁東野之集，敬已下拜，其敢引辭。文繡精縑，琢雕燕器。既越人無用於章甫，宜少陵捲還於錦衾。兩地相違，曾不異犬牙之入；尺書可寄，尚無忘雁足之傳。感愧惟深，敷宣罔既。《漫塘集》卷一七。

### 回邑官請送龍劄

龍無求於我，古語有云；貧者不以財，禮經明甚。况上户非關於下户，官居無預於私居。若欲致之座隅，吾則必在汶上。伏幸台察。《漫塘集》卷一七。

### 回閩士惠啓劄

承舉玉趾，賜以臨存。且貺瑰詞，加之賁飾。有如衰晚，何克堪承。某人紹龜山之傳，鍾閩嶺之秀，將鵬飛而直上，姑鵲遶以求安。顧惟里社授館之家，皆爲場屋掘井之計。故鄉人似而喜，謂可朋從；雖君子至於斯，未遑賓禮。况某老矣，無能爲矣；雖言之，誰爲聽之。恐塵行李之久留，謹憑尺楮以爲謝。尚惟寬假，洞照誠忱。《漫塘集》卷一七。

### 謝殷生惠詩劄

市廛之隱，緬想古人；衣冠而來，喜見吾子。矧出新製，采慰鄙懷。某人豹隱霧斑，璽藏春緒。兩端之叩，悵莫登孔氏之門；萬丈之光，尚有味韓公之句。敢因厚意，遂效寸誠。業在販繒，功雖高於漢將；學如斷織，言當念於軻親。拙語不知剪裁，高情幸略邊幅。家有綵帛鋪。《漫塘集》卷一七。

## 謝蔡親惠雪糕劄

半月之疾，累與死鄰；數日以來，漸有生路。忽承雲染，兼貺雪糕，味愈百牢，光搖六出。裹飯食子桑之病，仰欽陳義之甚高；撒鹽誇謝氏之工，却媿儼倫之未穩。其爲欣忭，罔既敷宣。故因蒼頭之回，謾致素書以謝。率略知愧，照察是祈。《漫塘集》卷一七。

## 答余兄惠詩劄

自遠來訪，出銜袖之書；以義見規，俾彈冠而仕。愧辱君重，悵未我知。蓋鷦鷯巢於一枝，足以自適；而駑駘責以千里，豈其所長。矧惟疾病之軀，非曰高尚其事。一痛哭、六太息，君宜勉策於治安；二不可、七弗堪，我已即安於懶散。不遑款接，併告矜原。《漫塘集》卷一七。

## 回司馬提舉述劄

陽春布澤，卉木生輝，恭惟某官振揚風采，聳動日畿，羣聽具孚，百靈胥衛，台候動止萬福。某

以昔登門之舊，爲今受塵之人。越自建臺，不勝賀厦。顧以二十載不違遠之拜，八九年闕承候之恭。不敢率然，惟勤仰止。敢祈義槩，曾不遐遺。親染誨函，以垂下問。某自惟衰惰，何克堪承。展玩再三，感藏千萬。仰惟某官潛心正學，濟美名門，布武周行，彌屬縉紳之望，分符江國，即騰襦袴之謠。九陞簡知，六條分察。顧惟鄉郡兩邑之旱，乃列城去歲所無，輟上幕以遠來，知窮閭之有賴。某幸托二天之庇，敢辭一日之勞？顧疾疢之已深，欲奔馳而不可。有孤隆委，曷追嚴誅。尚丐寬明，俯賜矜宥。《漫塘集》卷一七。

### 定諸葛氏婚啓

起草廬之顧，赫奕家聲；分藜杖之光，寂寥世裔。冒貢婚姻之請，亶由聲氣之同。某人四德夙全，允謂有齊之季女；而某人一經是訓，自慚新學之小生。敢期鳳卜之諧，式遂鸞膠之續。《禮》嚴納采，敬闡初儀；《詩》詠宜家，尚諧永好。《漫塘集》卷一七。

### 定周氏婚啓

令行細柳，赫然先烈之傳；光射青藜，久矣斯文之墜。許聯姻婭，祇佩謙勤。某人姆訓是循，卜

方符於鳴鳳；而某人身修粗謹，選偶預於乘龍。敢云聲氣之同，諒有夤緣之自。納吉納采，愧未究於彌文；宜室宜家，尚克諧於永好。薄禮端遣，別牋縷陳。《漫塘集》卷一七。

### 聘張氏婚啓

二姓共學，如管、鮑交；諸孫締姻，直秦、晉匹。穀旦將偕於佳禮，蕪辭敢薦於愚誠。某人婦德婦工，見稱族黨；而某人儒言儒行，未涉津涯。所恃通家，遂忘非偶。實幣帛以將意，其敢虧五兩之儀；欲男女之及時，尚無爽百金之諾。《漫塘集》卷一七。

### 定倪氏婚啓

傳美意於伐柯，久欽高義；却煩言於采葛，忽是定期。敬貢柔牋，以將薄幣。某人稟姿之正，展也宜家；姪某賦性之剛，勇於遷善。况甚知丈人之厚，必不爲小人之歸。鳴鳳之占，已幸式符於此日；乘龍之喜，更期不負於他時。《漫塘集》卷一七。

### 定郭氏婚啓

曲阿故家，舊連阡陌，句金寓里，近接閭閻。既草木之味略同，且葭莩之契不一。遂聯姻好，實副心期。某人毓德柔嘉，頗志女工之事，而某人稟姿庸瑣，粗知子職之供。尺素陳誠，百金得諾。涓吉之日，敬修不腆之儀；稱家之宜，尚追求全之責。菲然薄禮，具于別牋。《漫塘集》卷一七。

### 聘郭氏婚啓

樂男女之及時，人情所共；實幣帛以將意，古義可稽。方君家簡求玉潤之良，而姚子誤中金屏之選。其已久矣，迨其吉兮。宜其家而于歸，不勝幸願之至；送之門而必戒，尚祈訓飭之嚴。不腆聘儀，具陳別楮。《漫塘集》卷一七。

### 定湯氏婚啓

合二姓之好，荷不遐遺；修六禮之初，愧成臯緩。涓辰得諾，齋宿貢誠。某人毓秀閨門，義多陳



古；某人授經庠序，學未知新。許從甥館之游，更願師資之益。志同方，學同道，適我願兮；男有室，女有家，永爲好也。《漫塘集》卷一七。

### 聘湯氏婚啓

合二姓之好，夙拜諾金；陳七日之儀，敬將薄幣。深惟至意，頗略彌文。顧惟猶子之愚，未待先生之訓。茲爲幸矣，可遂符鳴鳳之占；更賴教之，使不負乘龍之選。《漫塘集》卷一七。

### 定王氏婚啓

道義之交，孰有踰於昆季；鄉黨之議，謂宜締於婚姻。雖君爲竹林宦達之家，而某乃蓮社棲遲之侶。然同聲相應，外此奚求。某人毓秀閨門，夙全四德；而某人從游家塾，粗守一經。幾年傳似於好音，今日得諧於成論。肅陳禮幣，具列副緘。謂此郎未有如，茲實上欺於衡鑑；曰孺子可教矣，尚幾曲賜於甄收。《漫塘集》卷一七。

### 聘王氏婚啓

曩伸懇請，婚欲及時，既荷矜從，禮應納聘。自惟寒陋，莫稱寵綏。某人許嫁以來，益懋宜家之德；而某人既冠之後，當爲授室之圖。辱原向平之心，不靳季布之諾。迨冰之未泮，及桃之始華。當使御婦車以行親迎，庶因留甥館而使師承。曰不汝違，敢忘君賜！儻其可教，豈惟寬舐犢之懷；幸而有成，亦足副乘龍之望。《漫塘集》卷一七。

### 定袁氏婚啓

幼孤兒弱冠方成，曰未有室；大丈夫以氣相許，言就其居。雖云賦分之自天，亦幸棲身之有地。令女言容夙備，尤高詠柳之才；姪孫伉儷欲諧，喜遂附蘿之願。可但二姓之合，庶幾五世其昌。敢貢菲儀，併伸下悃。子壯而贅，已敬奉於成言；親老而貧，尚時容於及願。《漫塘集》卷一七。

## 聘袁氏婚啓

既問名而納聘，婚姻之常；非受幣而不親，聖賢所戒。敬稽往訓，冒貢菲儀。願方同氣相求，夫豈以多爲貴。子之出贅，當謹奉於成言；婦以事姑，尚無忘於此義。《漫塘集》卷一七。

## 聘潘氏婚啓

合婚古所重，既已有期；納聘禮之常，其敢不敬。某曩爲從姪孫而締姻議，君亦以令姪女而惠好音。既二姓之好克諧，豈五兩之儀可略。實以箱篚，深慚幣帛將意之微；宜其室家，預有男女及時之喜。《漫塘集》卷一七。

## 定孫氏婚啓

三十年篤叙於姻盟，不爲無舊；一再世獲聯於親好，信亦有緣。繇父兄當日之游從，遂男女此時之配合。某人姆儀是則，亶謂有齊季女之賢；而某人師範方親，寧免新學小生之愧。敢自謂秦晉之

匹，幸復繼朱陳之姻。謹飭柔牋，肅陳薄幣。懿氏卜妻，敬仲已獲符鳴鳳之占；李監流詠，少陵尚不負乘龍之選。《漫塘集》卷一七。

### 代湯氏定趙氏婚啓

粉榆地近，相望一舍之間；草木味同，遂締二家之好。知夤緣之有自，願欣幸以何多。伏承某人  
有德有容，亶謂天潢之秀；而某人學詩學禮，擬攀月窟之華。荷采菲之不違，勤執柯之屢至。實于箱  
篚，雖有慚五兩之儀；報以瓊瑤，尚不靳百金之諾。《漫塘集》卷一七。

### 代張氏定丁氏婚啓

繆長宗盟，弟子是爲猶子；爲求嘉偶，名家孰若外家。冰清矧若於婦翁，桂香猶浮於仙籍。方求  
婿可比溫嶠，而問名乃許柯咸。伏惟某人毓秀閨房，可但吟於柳絮；而某人擷英藝苑，方擬踏於槐  
花。既同氣之相求，故不疑而何卜。續舊姻於五世，豈惟符鳴鳳之祥；占喜色於大門，或可遂乘龍之  
近。初儀不腆，別箋具陳。《漫塘集》卷一七。

## 回湯氏定禮啓

子也猶子，已托舊姻；親無失親，更勤嘉命。矧舒祺左師之甚愛，愧謝妣道韞之非才。幣帛以將，門闌有喜。某人公侯之別，天將興之；而某人閨闈之中，禮無違者。偶執柯之不遠，荷采菲之弗遺。書惠雙魚，已戢相先之誼；占符鳴鳳，更開有永之祥。《漫塘集》卷一七。

## 回蔡氏道日禮啓

時恭叔兄居期制

魚封委貺，中有尺書；鹿幣納成，數踰五兩。拜禮文之有煒，感契好之相先。顧伯氏尚牽手足之私情，俾小子代布腹心於下執。若稽古典，莫重新婚。七日爲期，雖敬承於命戒；再思後可，幸更審於事宜。《漫塘集》卷一七。

## 回蔣氏定禮啓

奉詔校秘書，愧家聲之久墮；修史稱良筆，欽祖德之有傳。雖相望十里之間，曾未有一日之雅。

魚素忽傳於至意，鳳鳴亦協於吉占。天實爲之，念不及此。伏承某人金玉之質，蚤自愛重；而某人箕箒之事，粗知服勤。荷葑菲之不遺，喜絲蘿之有托。實幣帛於箱篚，已佩先施；報桃李於瓊瑤，居慚往訓。方崇永好，願略彌文。《漫塘集》卷一七。

### 回蔡氏定禮啓

傳中郎之業，夙仰名門；校東觀之書，有慚末裔。再四許聯於姻好，異同敢徇於人言？某人蚤歲爲儒，師承不廢；而某人弱齡失父，姆訓粗聞。諒自欲進修之及時，亦豈待警戒之有道。實之幣帛，敬佩勤誠；報以瓊瑤，祇慙古義。《漫塘集》卷一七。

### 回洪氏定禮啓

男女婚姻，亶爲古義；鄉里孝友，無如公家。非曰擇而取之，蓋有幸而得者。不辭早計，敬拜先施。某人家庭之間，自得師資之益；而某人閨門之內，粗知姆訓之遵。猥辱魚封，許諧燕婉。端有夤緣之自，敢云聲氣之同。意以幣將，深有慙於報玖；禮必親迎，須少俟於及笄。《漫塘集》卷一七。

## 回張氏定禮啓

作《二京賦》，欽世業之有傳；校東觀書，愧家聲之弗紹。幸兩翁舊偕於里選，而一廛相望於邑居。聲氣不殊，游從良厚。宜超俗見，遂締姻聯。伏承某人開爽之資，學如不及；而某人愚魯之質，禮則無遺。納采粲然，拜嘉感甚。丈夫願爲之有室，寧敢後於于歸；良人仰望而終身，祈不孤於所托。《漫塘集》卷一七。

## 回黃氏定禮啓

一牛鳴之相近，久欽聲氣之同；雙魚素之鼎來，忽奉婚姻之請。非望所及，爲喜可知。某人東觀讀書，不替家傳之舊；某人列女有傳，敢忘先訓之貽！荷采菲之弗遺，介執柯而非遠。一言以爲信，已敬拜於嘉音；八世莫與京，更願符於往卜。《漫塘集》卷一七。